

道源長老
講述

金剛經講記

——二〇一九年增訂版——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金剛經講記——志蓮精舍版 目次

金剛經科會	七
懸談	三五
經題	四五
人題	六二
【法會因由分第一】	六七
【善現啟請分第二】	一〇六
【大乘正宗分第三】	一三七
【妙行無住分第四】	一六九
【如理實見分第五】	一九四
【正信希有分第六】	二一一

【無得無說分第七】	二三〇
【依法出生分第八】	二四三
【一相無相分第九】	二五三
【莊嚴淨土分第十】	二七一
【無為福勝分第十一】	三〇四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三一二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三三一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三四九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三八八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四〇二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四二五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四六〇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四七六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	四八〇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四八五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四九六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四九九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五一二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五一九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五二三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五三一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五四〇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五五〇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五六二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五六八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五七三

金剛經科會

【法會因由分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善現啟請分第二】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大乘正宗分第三〕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

【妙行無住分第四】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如理實見分第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佛告

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正信希有分第六】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何以故？是諸眾生，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何以故？是諸眾生，若心取相，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若取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

即著我、人、眾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無得無說分第七】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

是人所得福德，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一相無相分第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

陀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

【莊嚴淨土分第十】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不也，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無為福勝分第十一】

須菩提！如恆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恆河，於意云何？是諸恆河沙，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恆河，

尚多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即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為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即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

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即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是名忍辱波羅蜜。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即為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應如是布施。如來說一切

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即非眾生。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即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即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

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是人等，即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為人解說。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即為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復次，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即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十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即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何以故？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即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即為非大身，是名大身。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即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須

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恆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恆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恆河，是諸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爾

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

色身，是名具足色身。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眾生，非不眾生。何以故？須菩提！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是名善法。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眾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若有眾生，如來度者，如來即有我、人、眾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即非凡夫，是名凡夫。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爾時世尊，而說偈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何以故？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能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眾，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眾實有者，佛即不說是微塵眾。所以者何？佛說微塵眾，即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世尊！如來說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即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不也，世尊！是人不解

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

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志蓮精舍版）

—道源長老民國七十年講於台北志蓮精舍—

施旺坤敬記

懸談

今天要跟諸位講的這部經，就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簡稱叫金剛經。在還沒有開講之前，先給大家介紹兩部正確的註解，一部叫金剛經心印疏，一部叫金剛經新眼疏。佛經很多很多，但是只有這部金剛經對於我們中國人最有緣。要是念經的人，歡喜念金剛經；研究經的人，歡喜研究金剛經；註解經的人，歡喜註解金剛經，因為註解太多了，對於初學的人，反而不大大利益。就是久學的人，他有抉擇智慧，會抉擇得很分明，哪一部

註解正確，哪一部註解不正確。初學的人，他不懂經文，要依靠著註解，看看這一部註解，講這一個道理；看看那一部註解，講那一個道理，反而有越看越不懂的感覺。

所以金剛經，不研究則已，研究，有兩個很重要的問題，不容易解決：第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金剛經，分上卷、下卷，那麼三十二分的本子，就是第一分到第十六分，是上卷；第十七分到第三十二分，是下卷。上半卷跟下半卷，須菩提尊者問的問題一樣，釋迦世尊答覆的也一樣。既然問答一樣，為什麼分成上卷，分成下卷呢？

我們最初學佛法，親近慈舟老法師，老法師每逢講一部經，都要指定一部註解。因為初學的人，不曉得哪一部註解正確，講金剛經，就指定叫我們看心印疏。心印疏，把全部經，分成二大科，就是上卷是解釋降伏其妄想心，安住真心的道理，下卷是解釋發菩提心的道理。當初我看見這二

個科文，就有點懷疑，為什麼懷疑呢？就是大乘佛法，先發菩提心，後學菩薩行，哪有先講菩薩行，後再講發菩提心呢？這樣不是顛倒了嗎？但是我在老法師面前，也不敢問。

道源後來自己講經了，因為金剛經對於我們中國人有緣，請講金剛經的人多，道源講金剛經呢，也是依著心印疏講的，心印疏怎麼分的科，我就怎麼講。講到民國三十八年到了臺灣，在臺灣講金剛經，還是依著心印疏講。

雖然懷疑，但是道源的智慧不夠，那麼應該怎麼樣解釋呢？我也沒有辦法另外解釋個道理，一直在懷疑。後來無意之中，在卍字續藏，看見一部金剛經的註解，叫新眼疏。新眼疏，是通理大師作的，他把全部經分成四大科：信、解、修、證。上半卷是講要信心，要解悟經理。下半卷講修、講證，要修行，要證果。我把這部註解看了一遍，幾十年的疑惑，忽然間

就解釋開了。

再詳細研究，金剛經的文上，都有明文，講信的這一科，金剛經上就說得很明白，講信心；講解悟，金剛經文上，就說得很明白，講解悟；講修行，金剛經文上，講的就是修行；講證果，金剛經文上，講的就是講證果，不過在通理大師以前，沒有人發現而已。

那麼新眼疏講這麼清爽，在大陸上這些老法師講金剛經，為什麼沒有依著新眼疏呢？就是新眼疏在我們中國大陸沒有流通本子，我推想，可能當時通理大師著了這部註解，沒有刻板。在當時出版一部註解很困難的，要刻在木板，可能是沒有刻板，那麼他這部註解著出來了，學人就用筆把它抄錄下來，後來抄錄的本子流通到日本去了，日本編卍字續藏時，把它蒐羅到卍字續藏裡。一直到民國三十八年，道源逃難到臺灣來的時候，在大陸上還沒有看見新眼疏的流通本。

我就想發一個願，把新眼疏印成一個單行本，跟人家存卍字續藏的人商量，借給我，我去把它影印下來，這影印下來，才有了新眼疏的單行本。

這一個疑難的問題就解決了，就是上卷，是解釋信、解。解，就是解釋的解，念謝。下卷，就解釋修，解釋證。在新眼疏上，分科分得很明白。

我們剛才講的，就是新眼疏分科分得好，何必再用心印疏呢？因為著心印疏的溥畹大師，他不但是教下的法師，還是禪宗的宗師，他解釋金剛經的文義，甚深的合於中國的禪宗。

在中國禪宗，有六位祖師，從達摩初祖進了中國，二祖、三祖，統統用楞伽經印心，就是你開悟了，悟的跟佛理相合不相合呢？拿楞伽經來印證。到了四祖、五祖、六祖，統統用金剛經印心。所以溥畹大師的註解取名為心印疏，就是這個道理。那麼四祖、五祖、六祖，拿金剛經印心，就是你開悟了，悟的跟佛理相合不相合？拿金剛經來印證。我們初學的人不

看心印疏，不曉得它怎麼樣跟禪宗相合的，所以一定要看心印疏。看了心印疏，才曉得處處都跟中國禪宗的道理相合。

這就是為什麼要介紹這兩部注解？介紹新眼疏，採取它的大科。介紹心印疏，就是他解釋文義，深合於禪宗的道理。

剛才說，研究金剛經，有兩個重要的問題，這是講的第一個重要的問題，上半卷跟下半卷有什麼不同？有的註解說：下卷是上卷的重說，這恐怕更不對。釋迦世尊為遲到的人，有時候重說的，但是他一定要變化文體，就是前面說過這個道理了，又來些聽法的人，再說一遍，不能重複文體，前面用長行，後面一定用偈頌。金剛經上卷跟下卷，都是長行，怎麼能是重說呢？

第二個重要的問題，是什麼問題呢？就是應該用二諦解釋？或是應該用三諦解釋？二諦：就是真諦、俗諦。三諦是：真諦、俗諦，再加個中道

諦。很多的註解，都主張用二諦，因為般若經屬於空宗，空了就好了，就夠了。但是與金剛經的經文不合，一定要用三諦道理解釋才對。

怎麼樣跟經文不合呢？金剛經上，有二句明文：「如來為發大乘心者說，為發最上乘心者說。」釋迦世尊說金剛經，是為發大乘心者說，是為發最上乘心者說。發大乘心，大乘心般若空宗，就是大乘啊。最上乘呢，最上乘你再講二諦的道理，哪能夠金剛經的義理？釋迦世尊自己說的啊！所以一定要用三諦的道理解釋才對。

再算一算釋迦世尊說金剛經的年代，天台智者大師作一個偈頌：「阿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般若談，法華涅槃共八年，華嚴最初三七日。」世尊說法一共四十九年，「阿含十二」，阿含是小乘經，阿含經，說十二年。「方等八」，方等經，說了八年。「二十二年般若談」，般若經，談了二十二年之久。前面阿含十二方等八，十二年加八年，不是二十年嗎？

再加個二十二年般若談，不是四十二年了嗎？「法華涅槃共八年」，實際法華經講了八年，涅槃經只講了一天一夜。那麼四十二年，再講法華經八年，二處算，五十年了，實際只有四十九年。華嚴經呢，「華嚴最初三七日」，釋迦佛成佛了，最初三七日，只講了二十一天華嚴經，實際四十九年說法，就是前面三七日。

現在我們就算二十二年般若談的年代，我們中國的三藏法師，就是玄奘法師，他把一切般若經，編到一部叫大般若經六百卷。編了六百卷大般若經，金剛經在六百卷中，屬於五百七十七卷。我們大概給它分一分，二十二年談了六百卷的般若經，每一年要合到二十七卷多一點。二十年，一年談二十七卷，二十年談五百四十卷。再加個二年，五十四卷。五百四十、五十四，五百九十四了，還有六卷。所以每一年分配出來，要分到二十七卷多一點，這當然是大概的推論啦。

那麼每一年講二十七卷多一點，金剛經在五百七十七卷，要講到二十年開始，才講金剛經。也就是般若經快講完了，講到五百七十七卷，才講金剛經。把二十二年般若經講完了，就開始講法華經了，法華經是最高的大乘道理，屬於大乘圓教。

按中國賢首宗，也叫華嚴宗，也叫五教家，把釋迦世尊四十九年說的法，由淺至深，分成五個教：小、始、終、頓、圓。第一、是小乘教，下面四個教，都是大乘教。第二、是大乘始教，始者開始，大乘的初門。第三、是終教，大乘的道理講到最終了了。第四、頓教，超出終教之上，就是中國的禪宗。第五、叫圓教，華嚴經、法華經，都屬於圓教，最圓融無礙的大乘道理，叫圓教。

般若經，屬於大乘始教，應該按二諦的道理解釋，就是真諦、俗諦，解到空的道理就對了。可是終教，都要講三諦。頓教，更要講三諦。圓教，

更要講三諦。金剛經，剛才我們算這個帳，講到最後一年，二十二年了。講了二十二年，就要講妙法蓮華經，就要講圓教了，這不講三諦的道理，怎麼能跟圓教接得上頭呢？

介紹這兩部註解，心印疏、新眼疏，統統按三諦的道理解釋，深合於經文。就是金剛經判教，應該把它分判到大乘始教，屬於般若部，但是它通於終教、通於頓教、通於圓教。

這兩部註解，按三諦的道理解釋，深合於金剛經的經文，就是「為發大乘者說」，大乘，就是大乘始教，按二諦的道理就夠了。「為發最上乘者說」，最上乘，終教、頓教、圓教，都屬於最上乘，一定要按三諦的道理解釋才夠。

為什麼介紹這兩部註解呢？剛才說，可以解決第一個問題，上卷跟下卷有什麼不同？第二個問題，就是這兩部註解，都是按三諦的道理解釋

的。他們判教，都是判定它是屬於大乘始教，但是通於終教、頓教、圓教，那麼依著這兩部註解看，不會錯誤。

這一段在古早的時候，叫做懸談，在講經以前，遠遠的先談一談，我給它取個名叫方便談，前方便，還沒開始講解金剛經的經題、經文之前，先講這麼一段。就是為什麼給諸位介紹這兩部正確註解的道理，說明白了，這兩個重要的問題可以解決了，現在開始講金剛經的題目。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這七個字是此經的別題。「經」之一字，屬於通題。別者，別在此經；通者，通於一切經，只要是佛說的經都叫經。那麼這一部經，叫做什麼經呢？它有個別題，叫「金剛般若波羅蜜」，也不叫華嚴，也不叫法華，它有它的別名，這叫「金剛般若波羅蜜」，是此經

的別題。先講別題，後講通題。在別題這七個字，「金剛」二個字，是個譬喻；「般若」二個字，是佛說的法；「波羅蜜」三個字，是金剛經的功用、功能。

先講「金剛」二個字，金剛那個金剛寶，就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得見的鑽石。金剛寶，是一切寶中最尊貴，比黃金還貴，用金剛作個譬喻。金剛寶，是其體最堅，其用最利，其相最明。每一法都有體、相、用，金剛寶怎麼樣子這麼名貴呢？它的體質最堅固，一切物不能壞它，其體最堅。其用最利，它能以壞一切物，它的功用最銳利。

黃金的體質最堅固，但是沒有金剛寶堅固，黃金它不能刻動金剛寶，金剛寶可能刻動黃金。我們現在看見的鑽石，你普通戴的戒指，有黃金的戒指，有鑽石的戒指，你把兩個戒指攔在一塊摩擦，黃金會掉金粉下來，鑽石刻不動，就是它的體質最堅，它的功用最利，黃金刻不動它，它能刻

動黃金。再普通一點，我們看見劃玻璃，你用普通的刀劃不動，你用鑽石的刀，一劃玻璃就開，它能破壞一切物，其用最利。

我們現在戴鑽石戒指，那一點點的鑽石，一克拉、二克拉，都貴得不得了。金剛寶，方寸之寶，光照數十里。在中國古早的時候，外國進貢，進了一個鑽石的寶，有一寸見方，光明能以照幾十里那麼遠，這其相最明。

把「金剛」譬喻講好，再講「般若」這個法，先要讀音讀正確，這二個字，本來現在都念（班若），不能念（班若），一定要念（波惹），才可以跟印度的梵語的音聲相合，你念（班若），則不合梵音，一定要念（波惹）。

這一個問題也要把它瞭解，古早的時候翻譯，這叫音譯，拿音聲翻譯，為什麼不翻（波惹）呢？在中國也有（波惹）同音的字，為什麼翻「般若」二個字，再念（波惹）呢？這個道理也要瞭解。

還有順著解釋一下，我們念「南無」二個字，是念（南無），（南無）不合梵音，一定要念（納摩），為什麼不翻譯成「納摩」，翻譯成「南無」呢？這個問題都得瞭解一下。翻譯經典，最早的時候，金剛經是在姚秦時代，以後就到了唐朝時代，翻譯的經典很多。

那麼要是有人問你：你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二個字音是（南無），為什麼你不念（南無）？你都得會解釋，念（南無）不合梵音，不合梵音你為什麼不翻譯成（納摩）的同音字呢？你說：在唐朝時代，京都在長安，長安人念「南無」，就念（納摩）。

那麼念（波惹）之音，也是這個意思，剛才講過了，現在就是解釋它是梵語的音聲音譯的，要翻成中國的意思，翻成智慧，為什麼不翻譯成智慧呢？因為它含有三種智慧的意思，在中國這個智慧，只有智慧，而沒有三種的道理，跟那個般若不合，這叫含多義不翻，梵語裡頭含的義理很多，

中國沒有相當的名詞，不能翻，要保存梵語。

剛才講，含有三種智慧的意思：第一、是實相般若，第二、是觀照般若，第三、是文字般若。

第一、叫實相般若：實相是理體，理體者，真理之體，真理之體真實之相。金剛經上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那是生滅法。這個真理之體，人人本具的理體，它是真實之相，不是虛妄之相，所以叫做實相。實相屬於理體，這個理體具的就是智慧，叫實相般若，就是實相智慧。

第二、叫觀照般若：觀，是觀音菩薩的觀，念去聲念（貫）。觀照，觀照就是智用，智慧之妙用。智慧的妙用，從哪裡起來的呢？由體起用，由實相理體上啟發出來的智慧。所以翻譯成中國的智慧，不但沒有那三種的意思，而且這個智慧，不是佛經上的智慧。我們中國說智慧，就是世間的學問，有了學問，就有了智慧了，不是佛經的智慧。佛經上的智慧，叫

做真智妙慧，那是依著實相理體啟發出來的，是叫觀照般若。

第三、叫文字般若：文字，就是經上的經文，經本上的字，叫做文字。經典上的文字，不是世間書本上的文字。經典上的文字，都是說實相理體、說觀照妙用的。你不依著經文，不依著經上的文字，你怎麼能瞭解，我們有一個實相理體，還有一個智慧的妙用呢？你能瞭解實相般若之理體，能以瞭解觀照般若的妙用，完全依著經上的文字瞭解的。那經上的文字，不就是智慧嗎？不就是般若嗎？所以叫文字般若。

懂得文字般若的道理，你再研究佛經，在現在，就是研究金剛經，你就懂得怎麼個研究法？第一、不可以著文字相。你著了文字相，那只是文字，而不是般若。文字般若，要即相而離相。離開文字，則不能研究道理。但是你一著了相，變成文字相了！變成文字相有什麼不好？起了文字障。我們貪瞋癡，就是障礙，研究佛經，研究了一肚子，結果生了障礙，生了

文字障的障礙，什麼都懂？你證得了實相理體了嗎？沒有。你起了觀照般若了嗎？沒有。為什麼？你起了文字障，去障礙到了。你以為你瞭解了，實際瞭解的都是佛的道理，佛的道理都在經本子上，佛的道理在自己心裡啊！你怎麼著到經本子上呢？這就是著文字相的障礙。

有的人懂得這個道理了，「唉呀！不要研究經典啦，研究經典都著文字相，起文字障，好好修行用功就好了，修行用功就是起觀照般若啦！」你連經上的文字都不懂，怎麼樣起觀照呢？這叫做盲修瞎練，閉著眼睛走路，墮坑落塹，掉到水坑裡還不知道，怎麼了？你閉著眼睛走嘛！你研究經典上的文字，才能開智慧眼，才瞭解什麼叫做觀照般若？什麼叫做實相般若？依著世尊指導我們的，你再去修行啊！那麼合起來要怎麼樣子才對呢？不即文字，不離文字。研究經典上的文字，不要即，不要著文字相。可是也不離文字，離開文字，你怎麼會瞭解呢？所以佛法難學，就在這裡。

把般若的法講好，再用金剛的譬喻，來合般若的法。為什麼上面用金剛二個字呢？用的譬喻什麼？譬喻般若的法。

金剛寶，其體最堅，比喻實相般若的理體最堅。我們是個眾生，是個凡夫啊，在六道輪迴，自從無始劫來，就在流轉生死。一時天上，一時人間，一時畜生，一時餓鬼，一時地獄。但是實相理體從來不動，其體最堅。要是實相理體動了，它就壞了。這個東西能以破壞的，它都不是真實之法，虛妄之法它才壞。它是真實之理，怎麼能壞呢？實相理體要是壞了，我們成佛沒有希望了；我們的實相理體完全實在一點沒有破壞，所以成佛才有希望。

金剛寶，其用最利，譬喻觀照般若。觀照般若，屬於智慧，智慧妙用，其用最利。無始劫來的煩惱，就怕你不起這觀照般若的智慧，智慧一啟發出來，一下子它就照空。它有最銳利的妙用，等於金剛寶的妙用，能壞一

切物一樣。

金剛寶，其相最明，譬喻文字般若，其相最明。文字般若，是文字啟發的智慧，它能以放光，光明能以破除一切無明煩惱的黑暗，等於電燈的光明，能把黑暗照破。我們凡夫，在夜晚上，是屬於黑暗，開著電燈，才叫光明。按佛經上講，開著電燈，還是黑暗。白天屬於光明，按佛經上講，白天還是屬於黑暗。為什麼？都在無明裡邊過生活，無明者，沒有明嘛！所以一定要依著佛經的文字，才能以照破一切黑暗，照破無明煩惱，叫文字般若，其相最明，等於金剛寶的其相最明一樣。

「金剛」，屬於譬喻；「般若」，屬於法，喻跟法合起來，就是因果的因。下面「波羅蜜」，就是因果的果。由「金剛般若」的因，能得到「波羅蜜」的結果。

梵語「波羅蜜」，翻譯成中國話叫到彼岸。我們眾生在這流轉生死，

等於一個大海的此岸。成了佛，就到達了彼岸。中間一個大海，就是煩惱，煩惱中流，等於一個大海的水，廣大甚深；煩惱，也是廣大甚深。要能以由生死此岸，渡過煩惱的中流，到達了彼岸，就成了佛了，成了佛到達彼岸，叫到彼岸，這叫「波羅蜜」了。

生死有二種，有三界以內的生死，三界以外的生死。三界以內的生死，叫做分段生死；三界以外的生死，叫做變易生死。三界以內的分段生死，就是我們這些六道的凡夫，他的壽命都有分限，身形都有段落，叫分段生死。三界以外呢，就是三乘聖人的生死，就是：聲聞、緣覺、菩薩，沒有成佛，還有生死。這個時候呢，變易生死，沒有六道輪迴的，死此生彼，這個分段生死。但還有變易生死，由粗變細，有變易的生滅、生滅就是生死。要這二個生死都了脫了，這個時候才成了佛，才叫到達彼岸，才波羅蜜了。

怎麼樣能了脫這二種生死呢？你得破除二種執著：一種叫我執，二種叫法執。六道凡夫，都是我執；二乘聖人，他是法執；大乘菩薩法執沒有破完，也還是有法執。能把我執、法執這二種執著破乾淨，破到究竟處，這個時候二種生死了脫，就波羅蜜，就到彼岸了。

把七個字合起來，怎麼樣能以波羅蜜，能以到達彼岸呢？一定要用像金剛寶那種樣的般若智慧，那是個因，才能得到波羅蜜的果，才能到達彼岸，所以合起來叫「金剛般若波羅蜜」。

今天就講到這裡，別題講完，通題經之一字，明天再講。這次講金剛經的時間，大約二個星期就可講完，希望大家都能來聽，能把一部經聽完，不說全部佛法瞭解，大部分的道理，都可以瞭解。

「金剛般若波羅蜜」，這七個字的別題講完，向下文長，付待來日！請大家站起來回向！

請把經本打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八個字是經題，上邊七個字是別題，下面一個字是通題。昨天把上邊「金剛般若波羅蜜」這七個字的別題，已經講好了，今天講「經」字的通題。

「經」字，是梵語修多羅簡略的翻譯。梵語叫修多羅，翻成我們中國話應該叫契經。契者合也，上契諸佛之理，下契眾生之機，故曰契經。就是凡是佛經，往上面說，與諸佛之理相契合，叫上契諸佛之理；往下面說，與眾生的根機相契合，這叫下契眾生之機。凡是佛經，都是說明佛理的，佛的經意義上，有淺有深，但是淺，也是合乎佛理；深，也是合乎佛理。沒有不合佛理的佛經，要是與佛理不相合，那就不是佛經。

凡是佛經都與眾生的根機相合，佛說經幹什麼？教化眾生的，要是與眾生的根機不相合，佛何必說經呢？佛說經能是給諸佛聽的嗎？諸佛不必要聽經了，經都是給眾生聽的。

有人說：佛經很難懂啊！怎麼樣看、怎麼樣研究都不懂！

答：你看，也沒有用功；你研究，也沒有用功。還沒有入門，你說你不懂，就是你沒有用功。沒有不懂的道理，要是經看不懂，研究不懂，那還流通在世間幹什麼用呢？

所以是佛的經，都叫契經，上契諸佛之理，下契眾生之機，因為我們中國人說話都愛簡單，那些翻譯經典的大祖師，都知道我們中國人的根性，把梵語簡略的翻譯了，所以把契字略掉，只翻一個經字。

翻譯成契經，契理契機，這是總解。要是分別來解釋，經字含有四種義理，叫做貫、攝、常、法。

第一種義理，叫貫，貫是貫穿，貫穿所應說之義理。這一部經，它是一句經、一句經，對成一段、一段，合起來才叫經。就像穿念佛珠的線一樣，一粒一粒念佛珠穿起來，成了一串念珠。這一部經，就是一句經文、

一句經文，把它貫穿起來。一句經文的義理不夠，二句經文，有二句的義理；三句經文，有三句的義理。把所應說的義理，統統把它貫穿起來，就叫一部經，所以叫做貫。

第二種義理，叫攝，攝是攝化，攝化所應度的根機。佛說經，為什麼說那麼多的經呢？因為眾生的根機多，眾生根機不一，佛說經，不能說一種，看你的根機，與哪一部經相合，你就研究哪一部經，依著那一部經修行，能以了生死成佛道，那就算度了你這一個根機。

每一部佛經，都有信、解、修、證，你對於這一部佛經相信，那就是迎合了你的根機。你就求其瞭解，瞭解了義理，就依著你瞭解的義理修行，一定能以證勝果。要是自己修行，依著一部經就可以了，看你的根機，與哪一部經相合，哪一部經都能令你了生死，令你成佛道。

你要是發大菩提心，弘法利生，你研究一部經則不夠，因為你要講給

別人聽。別人不是一種根機，有的愛聽金剛經，有的愛聽阿彌陀經，那你研究一部經不夠，所以要發心弘法的，你應該多研究幾部經，可以應眾生之根機，這是講攝化的意思。

第三種義理，叫常，常永遠不變的常，常者三世不易。這個世間，有變化的，有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佛經的義理，只要是佛經上說的義理，過去是這個樣子，現在是這個樣子，未來也是這個樣子，不會變易的。

相信佛經上所說的是真理，學佛法第一要有信心，你信心不要動搖。有的佛弟子，驚於科學家的神奇，唉呀！現在科學可真了不得，這就迷信了科學。好像我們釋迦牟尼佛是個老古董，沒有什麼了不得，這信心動搖了，根本不信。你要是個科學家，不相信佛教還可以，你本來是個佛弟子，怎麼不信佛教了呢？這就是自己善根太淺薄了。

他不相信，認為佛經是一個落伍的東西，現在是科學時代，人都登陸

到月球上去了，還講佛經幹什麼呢？

答：登陸月球太神奇了，登陸火星，登陸上去沒有？還沒有是嗎？登陸太陽呢，更沒有。將來有朝一天，到火星上去了，需要講佛經；有了一天，登到太陽上去了，太陽的熱度，不曉得多少熱？科學家就有個辦法到太陽裡去玩玩。你看那多麼神奇，還是需要講佛經。為什麼？登陸月球，是有為法、生滅法；登陸火星、登陸太陽，還是有為法、生滅法。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非講佛經不可，你的信心怎麼會動搖了呢？你對於佛經的道理一點都沒有瞭解。

還有人迷信哲學，說：佛教徒相信釋迦牟尼佛有大智慧、有大神通、有大辯才，那不過是宗教家的崇拜，實際就是一個哲學家嘛！

答：西洋的哲學家，第一個哲學家一出世，喔！大家都很崇拜他。等到第二個哲學家一出世，把第一個哲學家的理論推翻、打倒了。等到第三

個哲學家一出世，把第二個哲學家的理論又給推翻打倒了。你聽說誰把釋迦佛的哲學打倒了沒有？推翻了沒有？因為哲學家的道理，可以推翻，可以打倒，他研究的道理不是真理，不是長遠不變易的真理。佛經是長遠不變，三世不易，決定要堅固你的信心，才能瞭解佛經的道理。

第四種義理，叫法，就是法則，十方皆遵，才為是法。佛經上這個法則，十方世界都以它為遵。

有人說：佛經，是釋迦佛生在東亞，印度人，到了中國還可以。到了歐美，人家怎麼能相信呢？

答：你到過歐美去弘過法嗎？你沒有去弘過法，怎麼知道歐洲、美洲的人不相信呢？美國的人到我們台灣來受了戒，你看見了沒有？出了家受出家戒，見了我們中國的法師，照樣磕頭頂禮，怎麼不相信呢？不相信，就因為沒有人講佛經給他聽，你講佛經給他聽，沒有個不相信的。所以，

不要說美國人相信，你到十方世界都相信，叫十方皆遵，這才叫做法。

具足有這四種別義，貫、攝、常、法，就叫經。總義，是上契諸佛之理，下契眾生之機，叫經。經，就是個通題，一切經都叫經，再加上別題，這一部經叫什麼經呢？這一部經，不叫華嚴經，也不叫法華經，叫「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別題、通題，合起來一共八字。把經題講好，再講翻譯的人題。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姚秦」，是個朝代的名字，站在中國歷史上，正統的國家，還是東晉朝，但是東晉朝已經不能統一中國了。在西部長安一個國家叫做秦國，秦國的皇帝姓苻，叫苻堅。後來他的手底下一位大臣，把他刺殺了，篡了位，做了國王，國家的國號沒有改，還是叫秦國，皇帝換了姓，換了姓姚

的。姓姚的，也叫秦國；而姓苻的，也叫秦國。現在不是苻秦，叫姚秦，揀別不是苻秦。

「三藏法師」，三藏，就是經藏、律藏、論藏。法師，就是講經弘法的師父。單講這二個字呢，法，是軌則之義；師，是模範之稱。法師，依什麼作他的軌則，依什麼作他的模範？依三藏靈文，依著經藏、律藏、論藏，所說的軌則為法，以此為模範，叫做以三藏之法自師，以三藏之法師人。自利利人，統統依著三藏之法，稱為三藏法師。

「鳩摩羅什」，是這個法師的法名，翻譯成中國話叫童壽。童，是童子，很年輕，叫做童子；壽，是高壽，年紀很大，叫做壽。這個法師怎麼取了這個名字，又是年輕的童子，又是歲數很大高壽呢？年紀年輕，不錯。壽，不是講他的年齡，是講他的德行，童年而有高壽之德。因為鳩摩羅什是個再來人，他七歲就大徹大悟，大徹大悟之後，就能以講經說法了。講

經說法，與高壽的老法師都相等，全印度沒有不讚歎他的，所以稱他為童壽，就是童子的年齡，而有高壽的德行，稱為童壽。

「譯」，是翻譯。佛的經典，都是用印度的梵文記下來的，什麼人把它翻譯為中國文字呢？就是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鳩摩羅什法師，是個經師呢？是個律師呢？是個論師呢？這個法師，叫三藏法師，經律論無所不通，所以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那麼翻譯成中國文，是在中國翻譯的，在中國什麼朝代呢？在姚秦時代，所以叫「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把譯人的題，消文釋義解好了，我們再講一講，這個法師對於中國人特別有緣。前面講過，金剛經對於我們中國人特別有緣。佛的經，翻譯到中國來很多很多，你在大藏經裡，看有多少經？但是大家一聽到金剛經，就覺得很熟悉，不會念的，要學著念；不懂的，要研究叫它懂，這就是金剛經，對於中國人特別有緣。

鳩摩羅什法師，對於我們中國人特別有人緣，中國佛教徒，歡喜念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經典，這就是個人緣。金剛經翻譯到中國來，一共有六種翻譯，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是第一種翻譯。後來翻譯的法師，當然先看前面翻譯的再翻譯，一定後後勝於前前啊！尤其我們中國的玄奘法師，也翻譯了一部金剛經。但是大家還是歡喜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金剛經，念，也是念他這一部金剛經；講，也是講他這一部金剛經，這就是人緣。

講到金剛經下面還要說明，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金剛經，少翻了一段，漏掉一段，一共有六十二個字。別個法師翻譯的有那麼一段，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沒有，沒有怎麼辦呢？把別個法師翻譯的那一段，把它抄到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金剛經上，把它補足了，還是要念鳩摩羅什法師這一部金剛經，還是要講他這一部金剛經。

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普門品，只有長行，沒有偈誦。別個法師翻譯的

普門品，前面一段長行，後面一段偈誦。那麼有人把別個法師翻譯的普門品，把偈誦把它抄過來，抄到鳩摩羅什法師普門品上，還是要念他的普門品。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阿彌陀經，只有六方佛，我們玄奘法師翻譯的阿彌陀經是十方佛，翻得很完整，但是不念玄奘法師的阿彌陀經，還是要念六方佛的阿彌陀經。

這有一句話，可以作解釋：「未成佛道，先結人緣。」要想成佛，你得弘法利生，功德做圓滿才能成佛啊！你要弘法利生，不跟眾生結緣，誰聽你弘法呢？所以在你沒有成佛道之前，要廣結人緣；到你成佛的時候，眾生才度得多，這二句話可以作鳩摩羅什法師的註解。他結的人緣多，尤其跟中國人結緣結得多，中國人愛念他翻譯的經，愛講他翻譯的經，就是這個道理。

把經題，譯人的題都講好了，開始講經文。

【法會因由分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先把大科分一下，是佛的經，都應該分成三大分：第一、序分，第二、正宗分，第三、流通分。這是在東晉朝時代，有一位道安法師，他發現的。只要是佛的經，無論是長的經文，無論是短的經文，都有三分。華嚴經六十萬字，也是序分、正宗分、流通分。阿彌陀經才一千多個字，也是序分、正宗分、流通分。這是佛經的一個題材，在道安法師之前，大家沒有發現而已。我前面講的，金剛經分成：信、解、修、證，是通理大師發現的，通理大師之前，沒有人發現而已，實際經上說得很清爽，信、解、修、證。你們拿的金剛經三十二分的本子，第一分，就叫序分，序，是敘述、

敘說，把正宗分的道理，把它敘說敘說，敘述敘述。敘述、敘說正宗分的道理的，所以叫做序分。

序分，再分成二科，科就是段，再分成二段：第一、叫證信序，第二、叫發起序。剛才念的這一段經文，叫做證信序，這一段經文叫做六種成就，由這六種成就這一段經文，才能證明相信這一部經是佛經。沒有這一段經文，不能證明相信是佛的經，可能是外道經冒充佛經的，所以叫證信序。

只要是佛經，你打開一看，第一段都是這一段經文：「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某某處，與某某大眾俱。」這是釋迦世尊臨到涅槃的時候，阿難尊者去請問的，說：「世尊涅槃之後，我們應該把世尊說的法結集起來，經頭上應該安什麼頭呢？」釋迦佛說：「一切法從因緣生，講經法會也是從因緣生，要具足六種因緣，才能成就講經法會。」釋迦佛親口遺囑，叫經頭上安這麼一段經文的，就是六種成就。

「如是」二字，就是信成就。如是二字，由淺至深，有三種解釋：

第一、指法之詞：最淺的一種解釋，如是者，就指著這一部經，叫如是。這叫指法之詞，指著這個經的法。

第二、信順之詞：佛如是說，弟子如是信，如是從。不信從，不如是嘛！如是，就是表示信從，這叫信從之詞。

這二種，都是淺顯的解釋。

第三、顯理之詞：顯佛說法的真理，在金剛經，就是顯般若之理。講顯理之詞，講如是，先消文，不動謂之「如」，無非謂之「是」。要是有了變動，就不如了，如如不動啊！要是與非對著的是，這不是究竟之是，完全無非，才叫真是。所以不動謂之「如」，無非謂之「是」。

實相般若、觀照般若是二種，怎麼不動呢？因為實相般若是個理體，觀照般若是個智用，它體用不二，理智一如。雖然說是有實相、有觀照二

個，實際是二而不一，它是不動如如，如如不動，所以叫「如」。

「是」呢？文字般若，金剛經是文字，可不是世間的文字。世間的文字，有是有非，是非對待。金剛經上的文字，完全無非，是無非之「是」。所以，無非之「是」，指著文字般若。

合起來三種般若之理，才叫「如是」。

第一、講「如是」二字，何必講甚深之理呢？它是信成就啊！你信什麼呢？就是信那三種般若之理，所以一定要把三般若之理，給它顯明出來，才合「如是」之義。

第二、「我聞」，我，是阿難尊者自稱。是佛的經，都是阿難尊者把它背誦出來的，所以阿難尊者自稱，這一部佛經，是「我」阿難親從佛「聞」的，這是第二種聞成就。

第三、「一時」，叫做時成就。講經說法，得有好的時間，沒有好的

時間不能成就法會。那麼是什麼時間？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呢？佛經上不能記載。第一、佛說法，一時天上，一時人間，天上的時間跟人間的時間不同。單說人間，印度的時間跟中國的時間也不同，越記得明白，越難瞭解，所以不能記年、月、日、時，而只說有這麼個時間。什麼時間呢？古人解釋，有二句話，叫做：「師資道合，說聽究竟。」這一時。師，是法師；資，是弟子。說法的法師，跟聽法的弟子，其道相合了，這叫師資道合，才講經、才聽經。說完了、聽完了，有這麼一個時間，叫說聽究竟。就是開講經法會，說究竟了，聽究竟了，這麼一個時間，叫一時。

第四、「佛」這一個字，叫做主成就。開法會得有一個說法的主人，在佛開的法會，佛就是說法的主人。解釋名義，梵語叫佛陀，翻成中國話叫做覺者，者，是指人之詞，就是個覺悟的人。佛，就是個大覺大悟的人，不是什麼神？什麼天？記著這個解釋。

為什麼不翻譯成中國話，翻個覺者呢？因為梵語佛陀，具足的有三覺之義，在中國的覺者，只有覺的意思，沒有三種意思。要具足三覺，就是自覺、覺他、覺行圓滿，才叫做佛陀。

凡是佛的德號，都是超九界以獨尊。四聖六凡，十個法界。六道凡夫叫做六凡，六凡它不覺，佛能自覺，就超出了六道凡夫的不覺。覺他，超過二乘的法界。二乘聲聞、緣覺，只能自覺，不肯覺他。佛自覺，又能覺他，就超過了二乘的法界。菩薩既能自覺，也能覺他，但是他的覺行還不圓滿。佛的覺行圓滿，就超過了菩薩的法界。所以佛超過了六凡法界，超過了三乘聖人的法界，超九界以獨尊，才稱為佛。

有人來找出家人問一些道理，問得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他問什麼道理呢？是佛大？還是天公大？你說怎麼答覆呢？他一點也不瞭解，弄得啼笑皆非，但是你不能不答覆他，答覆他可費解釋了，先解釋六凡，怎麼叫六

凡？再解釋四種聖人，怎麼叫四種聖人？那他怎麼能瞭解呢？就說：你就相信佛吧！佛比天公大，就好了。

第五、「在舍衛國，祇（音其）樹給（音幾）孤獨園」，這是第五種成就，叫處成就。講經說法得有個處所，就是得有個地方，在哪裡講的呢？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講的。

先講「舍衛國」，就是波斯匿王的京都，梵語叫做舍衛，翻成中國話叫聞物，也叫豐德。聞，是有大名聞；物，是物產豐富。這個國家全印度都知道，是個大國，有大名聞，而物產很豐富，所以叫聞物。豐德，豐是豐富，國家很富足，而道德很高尚，所以稱為印度的一個大國，叫做聞物，叫做豐德之國，物產豐富，道德高尚，這麼個解釋。

「祇樹給孤獨園」，在舍衛國什麼地方呢？比方在中華民國，在什麼地方呢？在台北市。在舍衛國什麼地方呢？在祇樹給孤獨園。

祇，是祇陀太子，波斯匿王的兒子。梵語祇陀，翻成中國話叫做戰勝，波斯匿王跟外國打仗，打了勝仗，生了一個太子，紀念戰功，就取名叫戰勝。

「給孤獨」，梵語叫須達多，是一個長者的名字，他能周給孤獨。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子曰「獨」。社會上的人，當小孩子沒有辦法，叫孤子，很可憐。到了老了，沒有兒子孝順，這叫做獨，也很可憐，這是社會上的苦人。須達多長者，他能以周給孤獨，所以大家給他送個德號，叫給孤獨長者。

給孤獨長者在舍衛國，是一個大臣，做大官的，家裡還是個大財主，有的是錢財，又有道德，給孤獨長者就是個大慈善家。因為他兒子要結婚，對象是王舍城一個大長者的女兒，長者叫珊檀那。他到了王舍城，珊檀那長者家裡去，為了兒子結婚的事，去到王舍城過夜。

到了珊檀那長家裡，天不亮，珊檀那就起來，忙得不可開交，布置房舍，什麼客廳、飯廳，都把它莊嚴出來，忙著備辦齋菜，要請客，把給孤獨長者吵醒了！天不亮，忙什麼東西呢？一看，布置這個，布置那個，就問珊檀那：「種種的布置，是不是為兒子結婚的事，好像是要請國王來呢？」珊檀那說：「不是，今天我要請佛來應供。」給孤獨長者是有大善根的人，聽著一個佛字，渾身的汗毛，都豎起來！給孤獨長者再問：「什麼叫做佛啊？」珊檀那向他解釋：「佛是個無上大王啊！功德無量，智慧無量，辯才無量！」讚歎不已！給孤獨長者說：「那太好了，我要先去見見佛。」珊檀那說：「你等我，我要請佛來應供、來吃齋啦！」給孤獨長者說：「那不行，我應該先去見佛，才是禮貌。」

於是給孤獨長者就先去見佛，佛給他一說法，他有大善根，當下就證得初果。自己證得初果，得到佛法的真實利益，大生歡喜，就想到：「我

們舍衛國的人，沒有見過佛，沒有聞過法。」他是有大善根，都是菩薩再來，自己得了利益，要利益他人，請佛到舍衛國去說法。佛說：「可以的，但是我的弟子很多，你得能以準備一個大的講堂，還有多的宿舍，才可以啊！」給孤獨長者答：「好，我回國，就去準備。」

給孤獨長者回到舍衛國，就去找一個好的地點來修講堂，找來找去，不理想。找到祇陀太子的花園，這個地方太好了，於是就跟祇陀太子商量，要買他的花園。祇陀太子聽見很好笑：「我是一國的太子，怎麼能賣花園給你呢？」就問給孤獨長者：「你買花園幹什麼用呢？」給孤獨長者說：「要請佛來說法。」祇陀太子的善根差了一點，他聽見佛，汗毛也沒有豎起來，也沒有發那麼大的信心，那是善根差一點，就給他說個遊戲之言：「你要買我的花園可以，你用黃金布滿了我的地皮，就賣給你。」給孤獨長者說：「你只要有價錢就好說！」給孤獨長者家裡有的是黃金，於是印

度人養象，就跟中國人養牛養馬一樣，把象群趕出來，把金庫打開，就拖著黃金，運到祇陀太子的花園，就布滿了他的地皮。

看守花園的人一看很驚奇，趕快報告祇陀太子，祇陀太子到花園一看，耶，真的，正在黃金布地，祇陀太子一看感動了，對給孤獨長者說：「黃金這麼多不要，要請什麼佛，佛一定是名貴、高貴，一定了不得啊！那麼好了，我是太子，我要是賣給你，人家一定批評我。既然佛這麼好，就把花園送給你好了！」給孤獨長者說：「不行，你答應賣給我，一定要賣給我。」初發心的人，還執著功德，祇陀太子說：「我答應賣給你，是賣你地皮，樹沒有賣給你。你布黃金，能以布到樹根下面去嗎？這個樣子說好了，樹，算是我布施的；花園，算是你布施的。」於是把佛請來了，講這段因緣故事，佛就紀念施主的功德，叫做祇陀太子的樹，給孤獨長者的園子，就取個名，叫「祇樹給孤獨園」。

這六種成就，第五種處成就很重要，有了講經說法的法主了，沒有一個講堂，在哪裡講呢？給孤獨長者，把祇樹給孤獨園莊嚴好了，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九年，光在祇樹給孤獨園，就說了二十五年之久。你們看經，不都是在祇樹給孤獨園說的，但多分是的，所以處成就很重要。

道源是發心講經說法的，曹居士夫婦他們兩口想聞法，要請道源來到台北來講經，沒有一個地方！於是曹居士他們才發心，起這個樓時候，就把第四層樓準備作講堂，取個名叫志蓮精舍。有了志蓮精舍，就講了好多的經，所以道源以前在這裡講經，講祇樹給孤獨園這個公案，就讚歎曹居士的功德，由曹居士發心起了志蓮精舍的這個講堂，大家才能來聽經。

可是我在讚歎曹居士的功德，感動一位聽經的居士，叫做范進村居士。他發了心，在桃園起了一個講堂，叫正覺蓮社。落成開光之後，道源在那裡講過普門品、阿彌陀經。現在擔任翻譯的仁光法師，前幾天又在那

裡講了一部地藏經，聽的人很多，皈依的人也很多，這都是處成就的功德。希望你們在座的大家，都向曹居士、范居士看齊；在遠處說，向給孤獨長者看齊，台灣各地方都需要講經說法，多成就幾個講堂。

第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叫眾成就。大比丘，比丘本來是聲聞眾的出家弟子，梵語比丘，翻成中國話，因為含多義不翻，它具有三種意思：乞士、怖魔、破惡。

出了家了，家產不許帶到出家這個地方來，生活托鉢化飯吃，叫乞士。怖魔，登比丘戒壇，受比丘戒，魔宮震動，魔王很害怕，叫做怖魔。出了家幹什麼呢？破除煩惱惡法，叫做破惡，具足這三種意思叫比丘。比丘尼，也是指這三義，尼者，女也，叫比丘尼。這個地方是說比丘，包含的有比丘尼，還包含的有優婆塞、優婆夷。因為比丘是四眾弟子的第一眾，只說比丘。

「大比丘」呢？比丘本來是聲聞眾，金剛經是大乘經，他們都是回小向大的比丘，叫做大比丘。

「眾」，就是僧伽的翻譯，念阿彌陀經，叫大比丘僧，沒有把僧翻譯過來。僧伽翻成中國話，應該翻和合眾，簡略的翻譯，就翻一個眾。

「千二百五十人俱」，這就是釋迦牟尼佛成了佛，最初先度五比丘，度了五比丘以後，印度的外道很多，佛沒有出世以前都是外道，外道的師父也很多，最有勢力的有三迦葉（音舍），他是弟兄三個：優樓頻螺迦葉、伽耶迦葉、那（音挪）提迦葉。

佛把三迦葉度出家了，把他的外道的弟子也帶來，一共有一千人。還有二個外道師父，就是舍利弗、目犍連，佛把他二個度出了家，把他的弟子有二百人，也度出了家。還有度耶舍長者子，一共五十個人，統統度來出家，這叫一千二百五十人。最先度五比丘也在內，就是把零數略掉，叫

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就是同在。

是佛經上，都是「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佛只有這一千二百五十個出家弟子嗎？不是的，這叫常隨眾，常常隨從佛的，就是佛的侍者。因為他們最初學外道，受些無益的苦行，聽佛一說法，馬上轉凡成聖，證了聖果。感念佛恩深厚，就發願，盡此一報身，常常跟佛當侍者，這叫常隨眾。

剛才講，佛的弟子，出家、在家，有四眾弟子，四眾是一個名詞。還有一個四眾的名詞，就是聽經說法的四眾：第一、常隨眾，第二、叫當機眾，像金剛經，是須菩提尊者當機；阿彌陀經，是舍利弗當機，這叫當機眾。第三、影響眾，像文殊菩薩、觀音菩薩，都是過去的古佛現身，來作大眾的影響的。第四、結緣眾，像國王、大臣，都是來聽經護法的，叫他出家，也不出家；叫他受居士戒，也不受。但是聽經說法，他都來聽，結

結緣而已，這叫結緣眾。那麼常隨眾、當機眾、影響眾、結緣眾，合起來有這四眾弟子。

講到這裡，把證信序講完，向下文長，付待來日！請大家站起來回向！

請把經本打開，「法會因由分第一」，先把經文念一下：「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昨天講到這裡，三十二分的本子，第一分屬於序分。序分，分證信序、發起序，昨天把證信序講完了，今天接著講發起序。證信序，只要是佛的經，都有這麼一段經文，叫做六種成就，已經講過了。發起序，則是不一樣的，現在金剛經的發起序，跟其他的經不一樣，要留心聽！

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

而坐。

現在講經的人很少，我希望在座無論出家、在家弟子，聽了這部經以後，將來發心講給別人聽。但是講經有規矩，不能東拉西扯，講了半天，別人聽不懂。

講經：第一、消文，第二、釋義，第三、顯理，第四、勸修，第五、舉證，這五個階段是講經的一個方法，你們都學到。

第一、消文，第二、釋義，消也是釋，消文，文就是字，先把經文上的字，把它解釋解釋，這就是消文，講經，你得依著經上的文字解。

第二、釋義，你把文字解釋清楚了，這是經文上的文字，它裡面含的什麼義理呢？解釋文中的義理。

第三、顯理，佛說法都是顯示實相妙理，在金剛經上就是講實相般若

之理，要把它顯明出來。

第四、勸修，你把理解釋明白了，我們是講經，要勸聽眾修行，勸修，勸大家修行。

第五、舉證，舉個證明，在我們講經的，就是說一個公案，現在就是說個故事。說個公案故事幹什麼呢？證明古人修行過，就得到佛法真實的利益。

有這五個階段，有這五個次第，這就是講經的方法。

這五個次第，消文、釋義，是處處用的，講經，要消解文字，解釋義理。講經，就要消文、釋義。顯理，該顯理的地方才顯，這個地方需要顯理才顯理，不是句句都顯理。勸修，該勸修的時候勸修。舉證，舉個公案說個故事來證明，該舉證舉證。

這就是顯理、勸修、舉證，看經文講到哪個地方，需要用才用。這五

個次第，後面三個，是看經文的義理。消文、釋義，是處處用，句句用的，要消文，消得清白；釋義，釋得清爽，大家好聽個明白。這是個講經的方法，告訴你們，你們好學到，聽到我講，你就會對得上。喔！這個地方是消文、釋義。喔！這個地方是顯理，這個地方是勸修，這個地方是舉證。

現在講發起序，第一、消文，第二、釋義，第三、顯理，先按這三個次第來講。先消解文字，帶著釋文字含的義理，你們注意聽著。

「爾時」，就是當爾之時，這就是消文。當爾之時，當什麼時候呢？當世尊要說金剛經，弟子們要聽金剛經，就這麼個時間。這就叫師資道合之時，有老師，資是弟子，這個道相合了，老師要講金剛經，弟子要聽金剛經，耶！就這個時候。

「世尊」，解釋名詞，世尊者，為世出世間之所尊，都稱為世尊，也是佛的德號。前面講佛字講過，是佛的德號，都是超九界以獨尊，世出世

間之所尊。世間，就是六道凡夫，都屬於世間，六道凡夫統統尊重釋迦佛。出世間呢，三乘聖人：聲聞、緣覺、菩薩，三乘聖人也無不尊重釋迦佛。為出世間的聖人所尊重，這就九法界所尊重，超九界以獨尊，為世出世間之所尊，故曰世尊。

「食時」，吃飯的時候，什麼人吃飯的時候呢？出家人吃飯的時候。出家人吃飯是什麼時候呢？天亮以後，日不過中以前。六道眾生吃飯的時間不一樣，諸天早食，天上的眾生，他早起吃。佛之弟子，是午前食，不要過午。畜生，是午後食。鬼，是夜食。

現在我們佛教，少人講，少人說，大家可在那邊做，為什麼要這樣子呢？不知道。我們現在做齋天的法事，大家都知道，齋天都是早起，為什麼早起呢？諸天早食嘛！供佛都是午前，午後怎麼不供佛呢？午後，佛不吃。那麼你打齋供眾，供養出家人也是午前，沒有過了午來打齋的。為什

麼道理呢？出家人過了午不吃東西，跟佛一樣，出家弟子學佛的嘛！

畜生是午後食，譬如：你要是家裡餵的有狗，你上半年，不給牠吃東西不要緊；可是到了下半年，一定要給牠吃東西。你要是鄉村裡的信徒，餵的有牛有馬，上午不給牠吃不要緊，下午一定要給牠吃，畜生牠是午後食的。放焰口，都是晚上到夜裡放焰口，你見上半年放焰口的嗎？它為什麼？放焰口是給鬼吃東西的啊！鬼夜食。

現在知道「食時」，就是天亮以後，日不過中以前。這個時間，是佛吃飯的時候，也是出家弟子吃飯的時候。

「著衣」，著，就是穿著、披著。衣，這個地方衣，就指著大衣。出家人穿的衣服，就是指著袈裟，有三件：大衣、七衣、五衣。

五衣，是五條衣，一長一短，叫作務衣。印度的出家人，不像我們中國的出家人，中國的出家人有便服，有短衫、有中衫，他可以做事務。到

印度，就是袈裟披到身上，他要做事務，就披五條衣，叫作務衣。

七衣，有七條，二長一短，那叫入眾衣。就是要來聽經，要來念佛，要來參禪打坐，加入大眾，就披那個衣，叫做七條衣。

大衣，就是我現在披的這個衣，梵語叫僧伽黎。

這三件衣，都是有長、有短、有條，都是叫做田相衣，就像種米的稻田一樣。那麼釋迦世尊，為什麼給出家人製這三件衣服呢？出家人要給在家人種福，是個福田僧，搭的這三件衣，都叫福田衣。

大衣的制度分九品，上上品，是二十五條，四長一短，我披這個衣就是上上品，一共二十五條。每一條，四個長塊，一個短塊，叫四長一短。那麼大衣什麼時候用呢？講經說法時候用，見國王的時候用，托鉢化飯吃的時候用。所以佛經上，或是註解上，指定這個衣就叫福田衣。其實三件衣，都叫福田衣，單指定大衣，因為他要托鉢化飯，要搭這個衣，眾生一

看見，這就是個福田僧，好去種福。那麼你種稻子，上哪裡種呢？到稻田裡種；你要種福呢，到福田裡種。福田在哪裡呢？就在出家人身上。所以出家人，又叫福田僧，搭的衣，叫福田衣。

這個地方「著衣」，就是到吃飯的時候，要去化飯吃了，把大衣披起來。著衣，披著這個衣，就是大衣，就是僧伽黎。

「持鉢」，梵語叫鉢多羅，翻成中國話叫應量器，簡略的翻譯梵語，就翻一個鉢字。應量器，簡單的解釋，應你飯量的一個器。你是個大飯量，準備一個大鉢；你是個中等的飯量，準備一個中鉢；你的飯量小，準備一個小鉢。總而言之，托一鉢飯夠你吃飽，應你的飯量，這是很簡單的一個解釋。「持鉢」，用手托起來，叫做持。化飯吃，又叫托鉢，就是這個意思。

「入舍衛大城」，出家人都應該守這個規矩，釋迦牟尼佛要以身作則，

他在祇樹給孤獨園，前面講過，那是黃金布地買的一個園子，起的講堂，給孤獨長者還沒有飲食供養釋迦世尊嗎？世尊就說：你不必這樣供養，我要帶領我的弟子，實行托鉢的制度。我們出家人是眾生的福田，不能給你一個人種福，我們要到舍衛大城，去托鉢化飯吃，給大眾的人民種點福。所以釋迦佛不坐在那安享現成，受齋主的供養。他以身作則，也是著衣持鉢，就入舍衛大城，舍衛大城城很大，人民很多，叫做大城。

那麼釋迦世尊住在哪裡呢？住在祇樹給孤獨園，祇樹給孤獨園距離舍衛大城有多遠？據過去的那些祖師算過，在中國的里，有六里路那麼遠。道源去朝拜過聖地，我雖然沒有一步一步的算，由祇樹給孤獨園走到舍衛大城，差不多有五、六里路那麼遠。釋迦牟尼佛要以身作則，都是用走的。「乞食」，乞，是乞求，到舍衛大城幹什麼呢？乞求飯吃。托鉢化飯，叫乞食。

「於其城中」，「於」字作「在」字講，「其」字指著「舍衛國」。在舍衛國大城之中，托鉢化飯吃。

「次第乞已」，怎麼樣去乞食呢？次第乞，怎麼樣叫次第乞呢？挨門挨戶，一家一家乞求，不揀貧富，管你是個貧窮人也好，你是個富人也好，挨門挨戶地去托鉢化飯。「已」，把鉢化滿了，滿鉢為已。

為什麼要標明次第乞已呢？這就是釋迦世尊是發的平等心，利益一切眾生。佛的弟子，有個迦葉尊者，他去托鉢化飯吃，乞貧不乞富，單找窮人化飯吃，不找有錢的人化飯吃。貧窮的人供養不起飯，托鉢化飯很困難，他不嫌困難，化不到、托不到，他餓一天，也不在乎，他一定要找窮人化飯。有其他的比丘問他：「迦葉尊者，你怎麼托鉢化飯，是單找窮人化呢？」迦葉尊者回答：「世尊說過，我們出家人吃了人民的飯，是給他培福的。貧窮的人，為什麼貧窮？他前生沒有行布施，今生才貧窮。今生我要給他

培點福，我要叫他布施，那麼他今生窮，來生就不窮了嗎？」大家聽見，是有道理。

還有一位尊者，須菩提尊者，就是金剛經的當機者，他去托鉢化飯吃，乞富不乞貧，單找富人有的錢的人去化飯，不找窮人。別個比丘問他：「你為什麼乞富不乞貧呢？」須菩提說：「富人，怎麼富的呢？他是前生前世行了布施，今生今世才富的。那麼今生今世他要不接著布施，今生享了一生的福報，來生來世不又變成窮人了！我要叫他繼續布施，叫他繼續培福，今生富，來生還富啊！」耶！大家聽見，也有道理。

這些比丘在一起，就在評論，迦葉尊者，乞貧不乞富，也有道理；須菩提尊者，乞貧不乞富，也有道理。究竟兩個人，誰個對？誰個不對呢？問問世尊吧，把他們二個的道理都說出來，世尊說：「對是都對，但是其心不平等。迦葉尊者是利益貧窮人，你為什麼捨棄富人而不利益呢？須菩

提尊者是利益富人，你為什麼捨棄了貧人，而不利益貧窮呢？這個心不平等。」你們要去托鉢化飯吃，應該不揀擇貧富，次第去乞求，挨門挨戶去化。不管他是貧窮人，不管他是富人，化滿了鉢就回來，這樣子心就平等了。所以金剛經上，世尊給弟子作榜樣，是不揀擇貧富，挨門挨戶的次第乞，乞到滿鉢，已，就回來了。

「還至本處」，還，是回來；至者，到也。回到了他的本處，本處什麼地方呢？祇樹給孤獨園。由祇樹給孤獨園出發，到舍衛大城，托鉢化飯乞食，乞滿鉢，乞已了，回來，回到他的本處。

「飯（音翻）食（音四）訖，收衣鉢。」回到祇樹給孤獨園，把托鉢化的飯。食，把它吃。訖，是吃完了，再把衣鉢收起來。這都是出家人的規矩，釋迦佛以身作則，就是你化飯是到城裡邊，舍衛大城。我們現在在台北市，到台北市化飯，但不許在街上吃。把鉢化滿了，鉢上有一個蓋，

把蓋子蓋起來，回來。在街上吃，則不威儀，人家看不起你出家人，等於討飯的叫化子一樣。所以要回來，回到自己寺院裡，再吃飯。釋迦世尊住的寺院，就是祇樹給孤獨園，「飯食訖」，吃完了。「收衣鉢」，收的什麼衣服呢？大衣，僧伽黎，把衣收起來了。把鉢要洗洗，洗乾淨了把鉢也收起來。鉢有一個鉢囊，一個袋子，把它收到鉢囊裡面，把它掛起來，這叫收衣鉢。

「洗足已，敷座而坐。」這個釋迦佛給出家人制的規矩，要赤腳走路，不許穿鞋子。釋迦佛制的戒律，有遮有開，遮是遮止，遮是不許穿鞋子。但是有開緣，要是地上有瓦礫、沙磧，赤著腳，刺得出血，不能走路，這個時候許可穿鞋子。平路，沒有瓦礫、沙磧，不刺腳的，不許穿鞋子，都赤腳走路的，所以釋迦佛不例外，他也赤腳走路。到現在造的佛像，你看見佛有穿鞋子的嗎？都赤著腳，釋迦佛的制度是這個樣子，你去托鉢化飯

赤腳走，去的時候六里，回來的時候六里，在大城裡面還要走路。往返，就是走了十幾里路了，腳上有塵土，怎麼打坐呢？所以把衣鉢收起來以後，一定要洗腳，把腳洗乾淨了，這個時候「敷座而坐」，敷，是展開，展開什麼呢？出家人打坐，有個坐具。釋迦佛也有個坐具，把坐具敷展開來，敷展座位上，這就坐下來。「敷座」，布一個座位。「而坐」，這才坐下來。

消文、釋義，都解釋清爽了，第三、要顯理，這個地方非顯理不可，不顯理，這一段文，跟下面金剛經的文，接不上頭。要講金剛經，是講空理的，先顯一段托鉢化飯吃，是什麼意思呢？不吃了飯，不能講金剛經嗎？這不像道理啊！一定有個真理在裡面含著，所以非顯理不行。

顯理，分二層顯，先顯淺的理，再顯深的理，才能以跟下邊正宗分接上頭。

先顯淺的理，是由戒定發起智慧。金剛經是講智慧的，就是般若妙慧，般若妙慧怎麼樣能把它啟發出來呢？要「依戒生定，因定發慧。」戒、定，是慧的基礎，不持戒、不修定，般若妙慧本來是人人具足，但是啟發不出來，所以要依戒定，而才能以啟發般若妙慧。

從「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到這裡為止，完全講戒，出家人的戒律，都在這一段上。「敷座而坐」，是修定的，為什麼要坐？坐下來打坐修定，這是講定的。就是前面講戒，最後一句講定。

這一段是叫凡夫研究的，也就是叫你我大家來研究的，我們都不是阿羅漢，我們要想得到般若妙慧，不能憑空得到它，從哪裡得到般若妙慧呢？得持戒、修定。這就屬於勸修，你不持戒、不修定，得不到般若妙慧。

般若妙慧，前面講過，叫三種般若，實相般若，就是理體，也就是佛

性。佛性，這個理體，人人本具，個個不無，由體起用，就是觀照般若，就是智慧。那麼人人本具，凡夫哪裡沒有呢？有，我們怎麼樣般若智慧不現前呢？叫那無明煩惱給障住了。怎麼樣能把它啟發出來呢？釋迦佛告訴我們有一個方法，你得持戒修定，把那無明煩惱降伏住，把它消滅掉，耶！般若智慧顯發出來了。般若智慧本來具有的，不從外邊來，不是我們師父教我們的，也不是佛給我們的，釋迦牟尼佛只是告訴我們一個方法，叫我們自己修行。你自己不修，般若妙慧啟發不出來，釋迦佛也沒有辦法。所以人人本具，個個不無，可是人人個個，都得持戒修定，才能以把般若妙慧啟發出來。

尤其研究金剛經的人，研究不懂，你來聽講，聽懂了；勸你看註解，最初看不懂，現在註解也看懂了。聽也聽懂了，看也看懂了，要發心弘法，要講，也會講了，講得還真好，大家都愛聽。你開了悟了沒有？你沒有開

悟，所講的道理，全是經上的道理，全是釋迦佛的道理，不是你自己的。般若妙慧你自己本來有，你沒有開悟，沒有把它開出來，沒有把它悟出來，你講的都是那些文義。顯理呢，顯的是釋迦佛的理，你自己拿出來點看看？沒有。所以要求個悟處，研究金剛經，要迴光返照自己，我有般若妙慧，怎麼樣不能開悟呢？開悟得有一個方法，你得把戒律持清淨，你得修定；沒有定功，般若妙慧啟發不出來。怎麼樣得到定功呢？持戒清淨。持戒不清淨，不會得到定；得不到定，不會開悟。所以持戒修定，是開悟的前方便，而且是最要緊的功夫。

第一段理，顯出來，叫淺的理，我們需要，須菩提尊者並不需要。須菩提尊者是阿羅漢啊！他持戒修定的功夫老早用好了，而且我空之理，老早證得了。他在金剛經上當機，到了第二分，他讚歎世尊希有，能是讚歎持戒修定是希有嗎？希有，稀奇少有啊！世尊住世，前面講過，「阿含十

二方等八，二十二年般若談」，我算這個帳，說金剛經，就是第二十二年，世尊住世四十二年了，常常持戒修定，阿羅漢常常持戒修定，有什麼希有呢？須菩提尊者從哪裡開悟的呢？就悟到這一段經，釋迦世尊並沒有開口說法，須菩提尊者看出來了，平常沒有看出來，這個時候看出來了。

這一段經文，就是說的日用尋常，出入往返，穿衣吃飯的家常生活，可是正在說般若經，這叫做離言般若，離開言語之相而說的般若。下面說的一部金剛經，都得開口說，那叫依言般若，依著言語而說的般若。這一段經文說般若經，是離開言語說的，過去不但須菩提尊者不知道，一切諸大弟子都不知道。

在過去親近了佛三、四十年了，到吃飯的時候托鉢化飯，世尊去化飯，諸大弟子都跟去托鉢化飯。這個時候幹什麼呢？托鉢化飯。等到回來了呢，洗足已，敷座而坐以後，則要開口說法了。喔！這個時候跟我們說法

了，這個時候要聽般若妙理了。所以過去沒有注意，世尊在那出入往返，穿衣吃飯，就是跟諸大弟子說般若妙法的，今天須菩提尊者看到了。

實相般若在哪裡呢？在我們心裡，你這一解釋就錯！實相般若它不在內啊！不在心內，那麼在心外，它也不在外。不在內不在外，它也不在中間。實相般若是無相之法，沒有個所在，沒有個所在而無不在，遍於一切法。實相般若在哪裡呢？穿衣服，也是實相般若；吃飯，也是實相般若；走路，也是實相般若。法法頭頭，無不是實相般若。

講到金剛經，第十七分有一句經文：「一切法皆是佛法！」只看你會悟不會悟？你會悟了，一切法都是佛法，穿衣服也是佛法，吃飯也是佛法，出入往返，都是佛法。你要是不會悟呢，你在那講經、聽經，那也不是佛法。為什麼？你著了相，哪是佛法呢？佛法叫你不要著相嘛！

所以會悟了，一切法都是佛法；不會悟，佛法也不是佛法，這個道理

大家要記在心裡。再講到金剛經，叫我們要安住真心，降伏妄心。妄心降伏住，真心安住了，真心安住是個什麼樣子呢？不入於斷滅啊！「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是金剛經上的經心，也叫經眼。住，就是執著，你應一切處不執著，在不執著之中生個心出來。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雖然生個心，而不住相，生心而無住，無住而生心，這就是真心現前的時候。

這一段經文，就是離言的般若，離開言語之相而說般若，沒有開口說，就是在那說般若，全部般若經都在這個時候顯出來。金剛經的經心、經眼，就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一段經文上，你就去會悟，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都在這一段經文上顯出來。釋迦世尊到了吃飯的時候穿衣服，拿著鉢，到舍衛大城乞食，他可生心動念了嗎？他要是生心動念，跟凡夫一樣了！我們凡夫怎麼樣個不同呢？穿衣服，著穿衣服的相；拿起個飯碗，著飯碗的相；吃飯，著吃飯的相；走路，著走路的相，處處執著，所以叫做

凡夫。釋迦牟尼佛跟我們生活一樣，穿衣服、走路，回來吃飯，吃了飯，收衣鉢，洗腳，洗了腳打坐，跟我們一樣啊！家常生活嘛！但是他絲毫沒有動念，絲毫沒有著相。沒有著相而在那兒出入往返，穿衣吃飯，又不落於斷滅，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生心可沒有住著，你會用般若經的功，就在這一段上會悟。應當怎麼樣用功？就這樣用，不是你到了禪堂裡打坐才用功，也不是你到了念佛堂裡念佛才用功，就在日用尋常生活中用功，那才是真會用功呢！

這是第二段，顯深理，顯離言的般若，就在這一段。發起序，能以發起下面一部經，都是依言的般若，不然跟正宗分怎麼能發起來呢？這是顯理，這再勸修，勸諸位幾句。

怎麼樣勸諸位修行呢？你修行在哪裡修行呢？剛才講了兩句，不是在禪堂裡修，不是在念佛堂裡修，那麼到哪裡修呢？不是說諸位參禪打坐，

到禪堂裡不對；也不是諸位發心念佛，到念佛堂裡不對，不是這樣講，你不要錯會了意思。禪堂裡，你去坐香，參禪打坐，這是對的。但是你要是單執著那是用功，而穿衣服、吃飯、走路的時候不是用功，這個錯了。你到念佛堂去念佛是對的，那是修行，但是不念佛的時候，你不修了，這個錯了。修行用功在哪裡呢？就在這穿衣服、吃飯、出入往返、行住坐臥，日用生活中這個時候用，才是真正的修行。

再舉個證明，我們不說有這麼個人，比如說，有一個人，他參禪真用功，他念佛也真用功，他以為用功是在禪堂裡用，在念佛堂裡用。在吃飯的時候就吃飯，這個時候不用功。喔！到吃飯的時候，著了吃飯的相，今天的菜飯很好，很對口味，多吃了些，唉呀！吃得漲得不得了！等到下午再去坐禪，也坐不好；念佛，也坐不好，為什麼？吃太多了。相反的，等到吃飯的時候，嫌飯不好，菜也不好，阿，自己發了脾氣，氣得一肚子氣。

到下午再去參禪，也參不好；念佛，也念不好，怎麼了？氣沒有消，中餐飯沒有吃好，你這樣能算真用功嗎？飯好，你吃得太多，動貪心；飯不好，你發脾氣，動了瞋恨。你用功不是要降伏煩惱，降伏煩惱最根本的煩惱不是貪瞋癡嗎？貪瞋癡的煩惱，不能對治，你參禪什麼用嘛！你念佛有什麼用嘛！所以你要真正會用功，在哪裡用呢？就在穿衣、吃飯、出入往返日常生活之中對治煩惱。貪煩惱，對治，不起貪心；瞋煩惱，對治，不起瞋恨，這樣才是真會用功。

三十二分的本子，第一分講完了，也就是三大分的序分講完，向下就講正宗分。正宗分，要分四大科，先把科分一下，我編的金剛經參考資料，寫得很清楚，又按信、解、修、證分為四科：

第一大科，依著三十二分的本子，自第二分到第八分，這就是第一科，「略明降住生信分。」簡略的說明怎麼樣能以降伏妄心？怎麼樣能以安住

真心？可以生起來我們的清淨信心，叫生信分。

第二大科，自第九分到第十六分，上卷完，這就是第二科，「推廣降住開解分。」前面是略明，這邊再推廣，推廣降伏妄心，安住真心，可以叫我們開悟，解字念（謝），解就是開悟，叫做開解分。

第三大科，自第十七分到第二十四分，就算下卷，是第三科，「究竟降住起修分。」把降伏妄心、安住真心，說到究竟圓滿處，好啟發我們的修行用功，叫做起修分。

第四大科，自第二十五分到第三十二分的前半分，要是依著心印疏的科，它正宗分到三十一分止。我們現在依著新眼疏分科，要到第三十二分的前半分止，這個叫做「決定降住成證分。」能以決定降伏妄心、安住真心，能以證得聖果，叫做成證分。

這叫信、解、修、證四大科。

【善現啟請分第二】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

「時，長老須菩提」，「時」，就是世尊托鉢化飯回來吃飯，吃完了飯洗腳，洗了腳打坐這個時候。「長老」，是德臘俱尊之稱。長，他的道德長。老，他的戒臘老。諸大弟子之中，他的道德很高，高，就是長，叫做德長。老呢，他受戒早，戒臘老。出家人老，不按世間年齡幾歲，只按出了家受戒的年。戒臘老，叫做德臘俱尊，道德尊，戒臘尊，稱為長老。

「須菩提」，就是當機尊者的名字，梵語須菩提，翻成中國話，翻成空生，也翻成善吉，也翻成善現。怎麼樣叫空生呢？他降生的時候，他父

親是個大財主，家裡的金銀寶藏統統空了，守庫藏的人來報告，黃金、白銀什麼都沒有了，所以叫空生。趕快找個相師來看看，這個小孩子恐怕不吉祥，剛落地降生，怎麼家裡的寶藏都空了呢？等到相師一看他的相，說是很吉祥，這叫善吉。等到過了七天以後，耶！寶藏的金銀寶物，又出現出來了，所以又叫善現。又叫空生，又叫善吉，又叫善現，這叫含多義不翻，保存梵音，叫須菩提。

在諸大弟子之中，他是解空第一，解悟空理他第一。諸大弟子，各有個第一，像舍利弗，智慧第一；目犍連，神通第一；須菩提，解空第一。他怎麼作金剛經的當機者？金剛經是講真空妙理，他本來就解空第一，他有這個資格來當機，這是按現在的迹相。要按他的本位，他是青龍陀如來，為輔佐釋迦如來弘法利生，來現身為聲聞弟子，而又回小向大，到金剛法會來當機的。

這叫「一佛出世，千佛護持。」這一尊佛出世，弘法利生，千尊佛都要來護持他，來輔佐他。像文殊菩薩，是北方成就如來現身；像觀世音菩薩，是過去正法明如來現身，就是這個樣子。

今天就講到這裡，向下文長，付待來日！請大家站起來回向！

請把經本打開，「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這是講到正宗分的第一科，略明降住生信分，簡略的說明，降伏妄心，安住真心，能以令我們生起一個清淨信心，這從第二分起到第八分止，都是這一科，現在才剛剛開始。

「時，長老須菩提」，時，就是這個時間，什麼時間呢？就是世尊托鉢化飯回來，吃了飯，洗腳打坐這個時間。「長老須菩提」，長者，是德臘俱尊，德，是道德，道德長；老，是戒臘，戒臘老。稱為長老，在現在的名詞，就是大學長，在弟子之中，他是長老。須菩提是梵語，翻成中

國話，如前面說的，含多義不翻，還保存它的梵語，叫須菩提。在諸大弟子之中，他是解空第一，就是解釋的解，念（謝），解是解悟，解悟空理他算第一名。因為他解悟空理最高，金剛經是講空理的，所以須菩提在金剛經上當機，來請問。請問，記著，不是為他一個人請問，為當時法會的大眾請問，也不是為當時法會的大眾請問，也是為未來的眾生請問，也就是為我們請問。

「在大眾中」，他要出來請法，有個請法的儀軌，也就是有請法的禮節。在大眾中，不但是在那一千二百五十個比丘大眾之中，那是常隨眾，還有其他的比丘很多。不但有無量的比丘，還有比丘尼，還有優婆塞、優婆夷。不但有四眾弟子，還有國王大臣一切結緣大眾。總而言之，是來聽金剛經的人，都在這裡。

他在大眾之中，「即從座起」，從座而起，聽經都得坐下來，各人有

個本座，從他的本座就站起來，走到佛的面前。那麼從座而起，站起來了，「偏袒右肩」，偏，一邊。袒，是露出來右邊的肩膀。就是搭的袈裟，把它偏袒起來，就像現在我搭袈裟這個樣子。我們中國有便服，還有一件長的衣服叫海青，這個大袖子衣服，是我們中國出家人的一個長的衣服，搭上袈裟，就是偏袒右肩。在印度沒有這些便服，也沒有海青，坐那兒聽經的時候，都是通肩搭衣。通肩，是兩個肩膀都蓋起來，要出來行禮，則偏袒右肩，要把右肩膀露出來，這是個什麼禮節呢？這就是請佛說法，自己可以擔荷如來的家業，露出來肩膀，表示負責任，可以弘法的意思。

「右膝著地」，那麼跪下來，是兩個膝蓋跪下來，只一個膝蓋跪下來，是什麼意思？這是佛的方便，因為要請法，不像我們現在請法，磕三個頭就回去坐那兒了。他這個請法，還是跪著請，跪著請兩個膝蓋到跪下，則不能持久，所以佛方便，跪下來一個膝蓋，右膝著地。

那麼偏袒右肩，右膝著地，為什麼不偏袒左肩，左膝著地呢？就知道，印度國的禮節，是以右為上，所以偏袒是右肩，一個膝著地，是右膝。

「合掌恭敬」，兩隻手合起來，叫合掌，表示很恭敬的意思。「而白佛言」，弟子跟佛說話，要仰白世尊，叫白；佛跟弟子說話，叫下告。佛告須菩提，這是經上的禮節，每逢弟子跟佛說話，叫白；每逢佛跟弟子說話，叫告。

這一段禮節，就是表示三業恭敬，三業，就是身口意三業。「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這是表示身體、身業恭敬。「合掌」，表示意業恭敬，意，就是我們的心，發恭敬心，心無形無相，用兩隻手合起掌來，表示一心不亂的意思。「而白佛言」，仰白世尊，這是口業恭敬，表示身口意三業恭敬來請法。

下面開口說話，先讚歎一聲：「希有！世尊！」希有啊！世尊！這個

跟其他的經不同，多了希有二個字。其他的經上，「而白佛言：世尊！」稱呼一聲就好了，就像我們弟子跟師父講話，師父！叫一聲，叫世尊！

金剛經上，開口先說一個「希有！」希有者，稀奇少有，這樣稀奇少有啊！世尊！什麼稀奇少有呢？前面，也就是昨天講的發起序，顯理，先淺的解釋，持戒修定，才能以啟發智慧。持戒修定，這些須菩提長老，他們都是阿羅漢，跟著佛數十年了，持戒修定，有個什麼希有呢？所以非顯深的理不行。深的理，就是釋迦世尊，在出入往返，穿衣吃飯，日用尋常之中顯示離言般若，以前沒有看到，看到了沒有悟到。今天看到了，悟到了，才是真正希有了！

這個希有，就佛那一邊講，能以在日用尋常之中，顯示般若的全體大用，真是希有！平常講般若妙理的時候，都是在講堂裡講，哪曉得就在日用尋常生活之中顯示出來，這不是希有嗎？

就自己身邊講，須菩提過去因為世尊去托鉢化飯，這是日常生活，不是說法。今天看到了，就在穿衣吃飯，日用尋常生活之中，討得個真消息，喔！世尊一舉一動，無非在那兒說般若妙法，以前不知道，今天忽然間開悟了，這真是希有！

下面還接著讚歎世尊，這希有，是很驚奇的意思，稀奇少有。怎麼樣稀奇少有呢？他要說出來，所見到希有的事：「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所以真是希有！

善護念、善付囑，講「善護念」，是講如來之心，如來之心加護愛念諸大弟子，叫做善護念。護，是加護，加被護持。念，是愛念。像父母愛兒女一樣，愛念諸大弟子，叫做念，這是講如來的心希有。

「善付囑」，是講如來的口，如來的口能以委付叮囑諸大弟子。付囑，是委付，詳細地解釋給你聽，如來口業說法，詳細地委付。囑，是叮

囑，勸導了再勸導，叫叮囑，所以這叫做善付囑諸大弟子。

怎麼叫做善護念、善付囑呢？善，是善巧方便。到了般若法會上，釋迦如來說了十二年的阿含經，完全小乘教；說了八年的方等經，是彈偏斥小，歎大褒圓。彈斥，彈偏斥小，你們學的小乘教沒有用，呵斥他。歎大褒圓，讚歎褒揚大乘法好，八年說的都是這個，專對著小乘加以呵斥，加以勸導。

到了般若法會上了，小乘弟子，他證得了阿羅漢，三界的生死了脫了，你叫他再進步，他不肯進步。怎麼個進步呢？大乘法是要發菩提心，弘法利生的，他發不起菩提心來，「我的事辦完了，還做個什麼事呢？我三界以內的生死，都了脫了。」所以佛怎麼樣呵斥他，他也不動念頭；怎麼樣勸導他，他也不動念頭。

那麼到了般若法會上，不得不善巧方便，「轉教付財，將大付小，以

小入大，囑小化大，以大激小，皆如來之方便護念也。」般若法會叫做「轉教付財」，把大乘弟子，都交給小乘弟子，說：「你們出家早，學佛法學得高深，這些大乘弟子出家不久，你們去講開示給他聽。」「將大付小」，把大乘弟子付託給小乘弟子，弟子都學大乘，你當老師的，怎麼學小乘法？「以小入大」，引導小乘弟子，來入大乘法，這是善巧方便。「囑小化大」，還要囑託小乘弟子，去教化大乘弟子。「以大激小」，弟子都學大乘，你當老師的學小乘，你天天講，講的什麼呢？所以小乘弟子講大乘，他也講，他是學佛講，佛叫他們講，實際他自己沒有發菩提心。所以要大乘弟子來激動他，叫他發大心，這都是如來的善巧方便，所以叫善護念、善付囑。

般若法會上，引小入大，以大激小的善巧方便，還不是今天金剛法會上，須菩提讚歎的善巧方便。今天須菩提看見什麼樣呢？看見釋迦如來到城裡化飯，化了飯回到祇樹給孤獨園，就穿衣吃飯，日常生活之中，處

處就在顯示住心無住，降心離相的妙用。金剛經下面二個大問題：云何應安住其心？云何降伏其心？就在入城還園，穿衣吃飯時候，正是顯示住心無住，降心離相的妙用。以身教不以言教，一舉一動都是教，沒有開口，沒有說話，以身體來教化。不以言教，時時處處，一舉一動，無不是給弟子作修行的模範，這真是善護念、善付囑，所以這樣子讚歎世尊，叫善護念、善付囑。

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

這是須菩提替大眾請法，在金剛經上，就多了前面那一段讚歎之詞，頂禮以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應該接著就是「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應該接上

這個。在金剛法會上加了那麼一段：「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這就是須菩提尊者，他在這個地方開了悟了，自己悟到般若的妙用了，所以他才替大眾請問。

這個地方還有「希有！世尊！如來」三個詞。世尊，也是佛的德號；如來，也是佛的德號。這個地方要料揀一下，這個如來，就是佛，也就是世尊。佛有三個身：應身、報身、法身。就是一個菩薩，他成了佛了，他怎麼樣成了佛呢？他親證法身，法身是個理體，它無相，這叫法身如來。他這一個菩薩成佛，不是隨便可以成佛，他要修六度萬行，功德圓滿了，才能成佛。他在因位之中，修的六度萬行，功德圓滿，在果報上，他成佛了，要身有無量相，相有無量好，好有無量莊嚴，那叫報身如來。法身如來無相，記著，報身佛有相，誰個看見呢？諸大菩薩看見，凡夫、二乘，看不見。那麼佛成了佛，他是要普度一切眾生啊！他成了佛，成了報身佛，

凡夫看不見，二乘聖人也看不見，那怎麼辦？所以他得示現應化身，也叫應身佛，也叫化身佛，叫應化身，有善根的凡夫看見，二乘聖人也看見，這叫應身如來，也叫應化身如來。在印度示現淨飯王的太子，丈六金身，那就是應身如來。

這三身，就是一個身。他不證得法身，顯不出報身出來，報身是由法身顯出來的。不證得報身，顯不出應化身來，應化身是由報身顯出來的。這個地方，這個「如來」，在三身如來，是哪一個身呢？二乘人看見的是應化身如來，菩薩看見的是報身如來。

有的註解上說：金剛經上，凡是講如來，都是講法身如來的，這個不通，法身沒有相嘛！二乘弟子看見的，都是應身如來；菩薩看見的，是報身如來，他有相嘛！法身沒有相，怎麼金剛經上講的如來，都講法身呢？有講法身的，有，到時候再指明。這個地方，就是報身兼應身，你是二乘

弟子，他還沒有大徹大悟，悟到大乘法，他看見的還是應身。是大乘弟子，看見都是報身。

下面就替眾生請法，須菩提尊者大徹大悟，他就發菩提心了，過去不肯度眾生，現在發心要度眾生，所以他請法不是為個人請，「世尊！」稱呼一聲，就像現在我們弟子跟老師說話：「師父！」叫一聲。「善男子、善女人」，這個善，不是普通的善，大乘善根的善，有大乘善根的男子，有大乘善根的女子。這個男子、女人，都是人道的人，就是男人、女人。

佛度眾生，是普度一切眾生，在三界以內六道凡夫，須菩提為什麼不代表六道凡夫來請法呢？你要知道，三惡道的眾生，苦得不可開交，他沒有法子來聞法，他怎麼能修行呢？那麼三善道的眾生，所謂：「修羅方瞋，諸天正樂，可以整心慮趣菩提者，唯人道為能爾。」「修羅方瞋」，阿修羅的脾氣大，動不動就動瞋恨，怎麼能發心修行呢？「諸天正樂」，天上

的眾生福報大，貪心大，就在享受五欲之樂，叫他發心修行，他也來不及，光五欲之樂，就忙得厲害。在我們人間大富大貴，都不能來聽經，叫做富貴修道難。勉強叫他來聽經，他也不發心修行，他的五欲之樂太多了！富貴之人修道還難，何況天上眾生呢？「可以整心慮趣菩提者，唯人道為能爾。」把自己的思想整理整理，不要打妄想了，趣向於菩提，只有人道的眾生可以。所以經上，總是替人道的眾生來請法，就是這個道理。

講到這個地方，都要勸導諸位，諸位都是有大乘善根的男子，有大乘善根的女人，你不要辜負了你的善根，我怎麼知道你有沒有大乘善根呢？你要是沒有大乘善根，講金剛經，你不來聽；或者來聽一天，你就不來了。天天來聽，沒有大乘善根，能天天來聽嗎？但是你聽了，要趕快發菩提心，趕快修菩薩行啊！不要辜負了人的善根，「可以整心慮趣菩提者，唯人道為能爾。」人才可以修行，所以釋迦世尊示現成佛，不示現在天上，不示

現在阿修羅道，示現在人道，唯人才可以成佛。我們是人，可以成佛，怎麼成呢？發菩提心，修菩薩行，你就能成佛啊！你不要對不起自己的人，不要對不起你前生前世栽培的大乘善根啊！

但是，人身難得，可易失！得人身不容易，但是人的壽命短促，最高不過一百歲，現在說可以活到一百二十歲，可以活到一百六十歲，讓你活到二百歲，還是剎那之際就過去了。你不要等著啊！生命不能等你，你聽到佛法，你就趕快發菩提心，趕快去學菩薩行，趕快行菩薩道，要趕快趕快，不能以推諉啊！你一推諉：「過幾年，我的事業還沒有成功呢，我家裡的事還沒辦完呢！」請問：「什麼時候事業才成功？什麼時候家裡的事才辦完？」你的生命不能等你，就讓你活到一百二十歲，轉眼之際就到一百二十歲了，到那時候，你的事業還沒有成功，家裡的事還沒有辦完，那怎麼辦呢？所以你聽到了，今天就發心，今天就修行，不能等到明天。

看著經文：「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發心，發的什麼心呢？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先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個文字消釋一下。梵語阿耨多羅，翻成中國話叫無上。三藐，叫正等。三菩提，叫正覺。這是釋迦牟尼佛，也就是十方諸佛的佛果。成了佛了，證得佛果，證得什麼佛果呢？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果。前面講過，解釋佛字，超九界以獨尊；解釋世尊，超九界以獨尊；解釋這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呢，還是超九界以獨尊。

這個無上正等正覺，超九界以獨尊，從下面往上解釋，三菩提，叫正覺，揀別不是凡夫的不覺，外道的邪覺。凡夫不覺，凡夫在迷，迷而不覺；外道求覺，不知道什麼叫做正覺，求些外道邪覺。那麼佛證得的果位叫做正覺，就超過了凡夫外道，包括六道凡夫。再加個三藐，加個正等，超過二乘，聲聞緣覺求的覺是正覺，但是它不等，只自覺，不覺他，心不平等，

只能自利，不能利人。三藐三菩提，就超過二乘法界。

再加個阿耨多羅，叫無上，大乘菩薩既能自覺，也能覺他，他是正等正覺，但是菩薩上面還有佛，他是有上之正覺。佛無上，無上者，沒有再上的了，沒有比佛再高的了，所以成了佛了，超過了菩薩法界，合起來就超九界以獨尊，叫無上正等正覺。

無上正等正覺，是佛的果位，這個地方是發心，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上面一個發，下面一個心，換句簡單的話，就是發成佛的心。要發成佛的心，就是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再簡單的解釋，就是發菩提心，就是這一句經文。

剛才說，勸諸位一定要發心，就是發菩提心，發成佛的心，今天就發，不要等到明天啊！再看看我們現在的佛教徒，天天上佛堂的，佛的寺廟的，燒香拜佛，他發的什麼心呢？一考察，你就要流眼淚！他發的求平安

的心，沒有想到來生的事，這能是佛弟子嗎？那麼你為什麼來燒香拜佛？求平安，換句話說，最好發財，再希望最好我們家裡的人做官。這都是現在凡夫的妄念，哪裡是佛出世的本懷呢？那個發心，是發個升官發財的心嘛！或者是，我是不求今生，求來世，求來世怎麼樣呢？今生做一個人，樣樣不如意，我要求來世轉一個富貴人，好享點人間的福報，還是要做人，人好像很有意思。那麼再者呢，想到來生來世高一點，要生天，不曉得天也是個凡夫，也沒有出三界，哪裡是佛法呢？

佛出世，做什麼事呢？為度眾生，怎麼度呢？先叫眾生知道苦，你生到人間是苦，你生到天上也是苦，不出三界，總在苦海裡受苦。眾生不知道苦，佛天天說法，叫眾生知道苦。知道了苦了，告訴你怎麼樣能了脫這個苦？再告訴你一個方法，叫你知苦就斷集，集，就是煩惱，你把煩惱斷掉了，就出了苦了。所以佛出世說法，就為度眾生了生死。那麼你發了心，

自己了生死了，這叫做小乘弟子，可以證得聲聞果、證得緣覺果。要發大乘心了，自己了生死，還要度一切眾生了生死，這就叫做菩薩。菩薩功德修圓滿了，成了佛。佛出世，就為度眾生了生死，度一切眾生了生死。不知道生死大苦，不知道了生死是個大事，根本你沒有聞到佛法，也沒有學到佛法。

這個地方，善男子、善女人，他這個善根，是大乘善根。他都發了成佛的心，已經發了這個心，不是發的人天乘的心，也不是發的聲聞緣覺二乘的心，是發的成佛的心，叫發大菩提心。發了大菩提心，他要修菩薩行，這就有了問題了，這菩薩行怎麼修？「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云何，就是如何？現在說白話，就是怎麼樣？應住，應當安住他的菩提心，發了菩提心了，菩提心會退轉，不能安住，有個什麼方法，世尊你說說看，怎麼樣能以安住他們的菩提心呢？菩提心不能安住，就因為妄想心不能降伏

啊！那麼云何降伏其妄想心呢？二個問題，實際是一個問題，為安住菩提心，才要降伏妄想心；降伏妄想心，也就是安住菩提心。金剛經問的就是這二個問題，全部經答覆的，也是這二個問題，合起來就是一個問題。

下面佛才開口說法，前面發起序，是無言說法，叫離言的般若。現在講般若，依著言語講般若，佛從這裡才開口。

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

「佛言」，佛說話了。「善哉善哉！」先讚歎他：問得好！怎麼樣連讚歎二個善哉呢？你自己悟到這個地方，這就是善哉；你又能替眾生請法，更是善哉。善哉，就是很好很好！叫善哉善哉！

「須菩提」，叫一聲當機者，「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

囑諸菩薩。」印證他說得對，如汝所說，就像你說的那個樣子。「如來」，佛自稱，我如來實實在在就像你說的那個樣子，是「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怎麼樣個善？前面講過，就是在出入往返、穿衣吃飯的時候，無不是在那兒護念諸菩薩，無不是在那兒付囑諸菩薩，就像你說的那個樣子一樣。下面就誠聽許說。

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汝今諦聽！當為汝說。」世尊許可他，給他說法了，你問這二個問題，我要給你解說，但是你要諦聽！諦字怎麼講呢？諦者詳審為義，詳是詳細，審是審實。你聽法，要詳細細地聽，要審審實實地聽。你聽法，粗裡粗氣的聽，不能瞭解真理；你輕浮不實在，也不能明白真理。所以你

要詳詳細細地聽，要實實在在地聽，叫諦聽。那你句句，不但聽到耳朵裡，還要聽到心裡，這個時候你才能開悟。要這樣子，我應當跟你說；否則，你根本不是真正來聽法，我給你說不是冤枉費氣嗎？不應當跟你說。所以是經上佛要說法，先要教誡，你要諦聽。不諦聽，跟你說了，也得不到利益。

聽經，聽到哪裡，學到哪裡，第一、你得會歸自己，世尊是教誡須菩提諦，叫他諦聽，你不要想到是教誡須菩提，現在是叫你諦聽的，會歸自己，聽到哪裡，學到哪裡。須菩提尊者能以代眾生請法，世尊就讚歎他善哉善哉，我們要替眾生請法，我們要學著。眾生要聽佛法的人很多，他不知道怎麼樣請法，誰個是法師呢？他也不知道。你知道，就替眾生請法師講經，這就是替眾生請法。我前天不是勸請，你們大家都發心去修講堂，各地方都起講堂，現在社會上，需要聽佛法的人太多，沒有一個講堂，哪

裡講呢？那麼眾生要聽法，他也不會請法，你替他請，你認得法師，知道哪個法師會講經，你就替他請，請了是為你一個人請嗎？大家來聽，這不就是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嗎？

「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答應給他說了，就是你問的什麼人需要聽這個：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是發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的人，先發心，後才學菩薩行嘛！須菩提尊者問，也是：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他菩提心不能安住，云何應住呢？菩提心不能安住，是妄心打閒岔，云何詳伏其妄心呢？也是先了發菩提心，才去學菩薩行。佛答覆他，也是：「善男子、善女人，發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的人，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都是先發心，後學修行，所以我第一天跟諸位介紹二部註解，就是心印疏的大科不採取，他說上半卷，是解釋：云何應

住？云何降伏其心？下半卷解釋是發菩提心的，這個不次第，顛倒了。這就是我們看古人的註解，乃至於看現在人的註解，都要有抉擇的智慧，應採取的採取，不應採取的不採取。那麼我怎麼還介紹心印疏，因為他解釋的跟頓教禪宗都相合，只有大科不採取，應該採取的地方很多。

還有，現在流通很多的一位大居士著的金剛經講義，他解釋金剛經上，是如來二個字，都是解釋法身如來，不對。這個地方明明說的是：報身如來、應身如來，怎麼是法身如來呢？那麼除了他解釋法身如來不採取，其他講得很好的地方很多。我們要有抉擇智慧，就抉斷揀擇，要有這個智慧，你研究註解，才能增加利益。

我們聽金剛經，研究金剛經，要求個悟處，釋迦世尊在那出入往返，穿衣吃飯，須菩提尊者就開悟了，他就是要求個悟，沒有開口說法就悟了。這個地方佛開口說法了，「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說了二個如是，也要在這二個如是上求個悟處。

「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這二個如是，可以作三番的解釋：

一、約顯理釋，如是者，眾生諸佛，本自如如。所謂生佛一「如」，莫不皆「是」也。設廓而論之，則內而根身，外而器界，無非真「如」，咸「是」實相。故言：「青青翠竹，總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此顯世出世間，無一法不「如」，無一法不「是」，以明如是也。

第一、「約顯理釋」，約顯理解釋，是個顯理之詞，顯發實相般若妙理的。「如是者，眾生諸佛，本自如如。」諸佛如，眾生也如，如者不動，「所謂生佛一『如』，莫不皆『是』也。」這麼皆如是。眾生怎麼樣跟諸佛無二無別呢？華嚴經上說的：世尊成佛的時候，三嘆奇哉：「奇哉！奇哉！太奇哉！」怎麼樣奇呢？「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一切眾生

都是佛，以前沒有知道，世尊今天成了佛了，他看見一切眾生都是佛，皆有如來的智慧德相。如來就是佛，如來的智慧，一切眾生都具的有。德相，是功德，相，是相好。一切功德、一切相好，都具足，跟佛沒有二個樣子，所以生佛一如，沒有二個，無二無別。

那麼我們怎麼當眾生，沒有成佛呢？「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跟佛不同的，多了個妄想。妄想者，虛妄的想念，他要執著，一執著變成真的了，眾生起了惑造業，都是執著妄念。所以本來具有的如來智慧德相，不能現前，叫妄想執著給障礙住了。現在你要求個悟處，我本來有一個佛性，跟十方諸佛沒有二個樣子，我具的佛性，就是實相理體，實相般若。實相般若裡邊，具足有如來的智慧，具足有如來的功德，具足有如來的相好。你只要一迴光返照，照著你本來的佛性了，你不是跟十方諸佛無二無別嗎？所謂生佛一「如」，莫不皆「是」也。

「設廓而論之，則內而根身，外而器界，無非真『如』，咸『是』實相。」再把它推廣開來研究研究，內而根身，我的五根身，我的身體。外而世界，山河大地，都是真如，都是實相。你研究過楞嚴經嗎？七處徵心，心在哪裡呢？在內不對，在外不對，在中間也不對，在哪兒呢？在一切法上，一切法無不是真如，一切法無不是實相。「故言：青青翠竹，總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所以古人說：你看見青青的竹子，翠綠的竹子，就是真如；你看見菊花，很茂盛鬱鬱然的黃花，就是實相。「此顯世出世間，無一法不『如』，無一法不『是』，以明如是也。」顯示世出世間一切法，無不是真如，無不是實相。

這就是在「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這二個「如是」上求個悟處，悟到一切法，世間法、出世間法，無不皆如，無不皆是，叫「如是」，這叫顯理之詞。你能以悟到這個理了，應安住你的真心，真心自然安住了，

妄心自然降伏了，所以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二、約指前釋：如是者，「如」世尊前面之穿衣吃飯，洗足敷坐，一段光景，這就「是」了。以此而住，無非安住。即是而降，無往弗降。此明無住之住，是真安住！不降之降，即真降伏！故云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也。

第二種的解釋，「約指前釋：」約前面那一段經文來解釋，指著前文解釋，「如是者，『如』世尊前邊穿衣吃飯，洗腳打坐，那一段光景，這就『是』了。」「以此而住，無非安住。」你依世尊那個樣住，無非安住。「即是而降，無往弗降。」這是說明無住之住，是真安住，不降之降，才是真降伏。這是指著前邊的解釋，所以叫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你不能安住真心，就是妄心不能降伏。要想降伏妄心，你得求一個方法。那麼你有一個方法來降伏，就是妄想上加妄想，越降伏，妄想越多。

你不曉得你的妄想怎麼生起來的？妄想生起來，就在這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上生起來的。你學佛那麼樣子衣食住行，佛不是該穿衣服，穿衣服嗎？他不著穿衣服的相；該吃飯的時候吃飯，不著吃飯的相。行住坐臥，我們住房子，他不著住的相；他行路，不著行路的相。他在日常生活，行住坐臥上，都不生心、不動念，這樣妄心不是不起嗎？妄心不起，不是真心安住了嗎？這才是真正會用功。

三、約開後釋，「如是」者，即指後文所說之一部金剛經也。

第三種解釋，「約開後釋」，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還沒有說出來的，下面一部金剛經，統統是說的降伏妄心，安住真心的方法。

約這三番解釋幹什麼呢？眾生的根機不一樣，你要是個上根利智的人，第一番顯理，你就能以開悟，法法皆如，法法皆是嘛！所以叫做如是。你要是個中根善根的人，照著佛前面那一段日常生活那樣做功夫，就是安

住真心、降伏妄心的方法，你就能開悟。你要是個下根智慧的人，需要解釋，這一部金剛經要解釋給你聽，怎麼樣降伏其妄心？怎麼樣安住其真心？

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世尊答應他，「汝今諦聽！當為汝說。」須菩提尊者就說：「唯然！世尊！」唯然，就是：「是的！世尊！」再叫一聲世尊！「願樂欲聞」，願，是願意。樂字念（要），樂，是好樂。欲，是想到。我願意聽，我好樂聽，我想到聽，世尊！你趕快講，趕快說吧！

「唯然！世尊！」唯然二個字，就是答應：是的，那個口氣。有些註解上，咬文嚼字，解釋唯然，解釋好多，冤枉費氣，實際打看經人的閒岔。唯然二個字，印度人，弟子跟老師說話的一個口氣：「是的啊，世尊！」

就是這樣，就是「是的」這二個字就好了，冤枉費氣解那麼一大堆，根本不相干。以後我再不料揀這些字，這是告訴你們看註解要會看，不相干的不要採取它。

今天就講到這裡，向下文長，付待來日！請大家站起來回向！

請把經本打開，看「大乘正宗分第三」。

【大乘正宗分第三】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

第二分，就是正宗分的開始了，須菩提尊者當機來請問：發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的善男子、善女人，他要想著修大乘的行門，菩提心發起來了，要叫它安住不要動搖，云何應住呢？云何，就是應住其菩提心？菩提心為什麼不能以安住？就因為有妄想心打閒岔，那麼云何降伏其妄想心

呢？提出這二個問題。

世尊跟他說：「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指著下文，就是這一部金剛經，要給他解答這二個問題。但是第二分還沒解答，到第三分就開始解答。我們聽經，研究經，都從第三分注意。

第三分最重要，第四分最重要，第三分先把要義說一下，就是要發心度眾生，度眾生要離相，不可以著相，叫做離相度生。第四分，你度眾生怎麼度呢？要行布施，行布施不要住相，叫做無住行施。第三分離相度生，就是叫我們發大願，要普度一切眾生，但是不要著眾生相，這是發大願。第四分，無住行施，就是起大行，你要普度一切眾生，怎麼度法呢？告訴我們去行布施，行布施不要住相，這叫無住行施，就是起菩薩大行。第三分、第四分是全經最要的要旨。以下都是解釋第三分、第四分的道理，所以第三分、第四分你注意聽著，大綱把它記住了，講到後面，都是講離相

度生、無住行施的道理。不然，聽到後頭，忘了前頭，不曉得說到哪裡去了。

看著經文，「佛告須菩提：」在這個文字上，前面料揀過，弟子跟佛說話，叫仰白，都用白。佛跟弟子說話叫做告，叫做下告，就是師父跟徒弟講話，用告。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先消文，怎麼叫做菩薩摩訶薩？前面須菩提讚歎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釋迦世尊印證他說得對，世尊是「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菩薩二個字還沒有解釋，這個地方又加了個名詞，叫摩訶薩，現在都把它詳細解釋一下：

佛教裡講，一切眾生分成十法界，叫四聖六凡。凡夫有六道，叫六個法界：三善道、三惡道。三善道是：天、人、阿修羅；三惡道是：地獄、

餓鬼、畜生。合起來叫六凡法界，六凡法界，就是六道凡夫，都在三界以內。出了三界，才叫做聖人。佛教裡講的聖人，跟世間法講的聖人不同，比方儒教講，孔子、孟子都是聖人。道教裡講，老子是聖人。耶穌教講，耶穌是聖人，跟佛教裡講的不同。

佛教裡講，你超出三界以外才叫聖人，超出三界以外有四種，叫做四聖：聲聞、緣覺、菩薩、佛。聲聞、緣覺，是二種小乘的聖人；菩薩、佛，是二種大乘的聖人。

金剛經，是大乘經，不是跟聲聞、緣覺說法；要是跟他說法，是接引他來學大乘的。所以前面須菩提尊者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菩薩是大乘弟子，不說善護念聲聞，善護念緣覺。這個地方又加個摩訶薩，就是菩薩中的大菩薩，叫摩訶薩。

現在把「菩薩摩訶薩」這個名詞把它解釋解釋，「菩薩」，是梵語簡

略的翻譯，應該是菩提薩埵，菩提薩埵翻成中國話叫覺有情。這個弟子，是大乘弟子，怎麼叫大乘弟子呢？上求覺道，下化有情。大乘弟子，簡略的說，叫做菩薩，菩薩是做什麼事的人呢？上求佛的覺道，同時下化一切有情，有情就是眾生。聲聞、緣覺，他上求覺道，不下化有情；能以上求覺道，下化有情，才叫菩提薩埵，簡略地稱叫菩薩。

「摩訶薩」，翻成中國話，摩訶，叫大，大菩薩。按菩薩的地位，分十信、三賢、十聖、等覺，連佛，一共有五十二個位子。前面這五十一個位子，都是菩薩。到第五十二個位子，叫妙覺位，才是佛。前面五十一個位子，都叫菩薩。

按地位上講，十信位、三賢位菩薩，都叫菩薩。登了地了，這有十個聖地，叫做十聖位的菩薩，初地菩薩，二地菩薩，乃至到十地菩薩。再高，就是等覺菩薩，都叫摩訶薩。不登地，不能稱摩訶薩，這是按地位講。

但是金剛經第三分，釋迦世尊說的菩薩摩訶薩，不能按他的地位講。按地位講，登到初地以上的菩薩，豁破一分無明，親證一分法身，才登初地。到了等覺菩薩了，就差一等，還沒有成佛，他還有降伏他的妄想心嘛！這是這麼一個解釋，要記著，金剛經上講的「菩薩摩訶薩」，是約他發心講，你發的菩薩心，就叫菩薩；你發的摩訶薩的心，就叫摩訶薩。

菩薩摩訶薩發心怎麼不同呢？佛教裡面，是菩薩都叫大乘，大乘裡面分權教大乘、實教大乘。權教者，是權巧方便的大乘；實教者，是真實的大乘。要按賢首宗判五教，小教，是小乘教。大乘有四個教，就是：始教、終教、頓教、圓教。始教的菩薩，都是權教菩薩，權巧方便的大乘。到了終教、頓教、圓教，這都是實教大乘了。你要是發心，學權教大乘，只能叫菩薩；你要是發心，學實教大乘，就是摩訶薩。

要是跟金剛經後面的文合起來呢，如來說金剛經，就是世尊說金剛

經，是為發大乘者說，是為發最上乘者說。發是發心，發大乘心的，跟他說金剛經；發最上乘心的，跟他說金剛經。跟這個地方配起來，發大乘心的，就叫菩薩，那就是權教菩薩；發最上乘心的，就是摩訶薩，就是大菩薩，那就是實教菩薩。

第一天我在料揀金剛經，有二個問題：一個，就是上卷跟下卷，怎麼不同？一個，是應該按二諦解，或應該按三諦解？從這個地方，你就知道，世尊說這個菩薩摩訶薩，不能光按二諦解，按二諦解，跟權教菩薩說法。這個摩訶薩，他是實教菩薩，一定要講三諦。跟下文也得配合上，為發大乘心者說，用二諦；為發最上乘心者說，不用三諦，怎麼夠呢？這個地方就可以印證，應該用二諦，或應該用三諦？

「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前面講如是，分三層解釋，這個地方只能以指後文，就指著下面開始要講了，須菩提尊者問，是「云何

應住？云何降伏其心？」先問如何安住其菩提心？再問如何降伏其妄想心？釋迦世尊答覆，先答覆他第二個問題，就是你的菩提心不能安住，就因為妄心不能降伏，你把妄心降伏住了，菩提心自然安住了，所以先答覆他降伏其心的方法。妄心怎麼樣降伏呢？下面就是降伏其心的一個方法。

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

「所有一切眾生之類」，你要發心去度一切眾生，這一句是總說。下邊是別明，一切眾生之類，都是什麼眾生之類呢？「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

這是別明，一切眾生之類，就是這些眾生。對這一些眾生怎麼樣呢？「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後面再詳細消這個文，我把他們都度成佛，一句話就是。度成佛怎麼樣呢？「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我沒有著一個眾生相，這一段經文就解釋通了。

再詳細地消這些名相，「所有一切眾生之類」，眾生，就是凡夫，凡夫怎麼取個名叫做眾生呢？眾多生死，自從無始劫以來，就在流轉生死，死此生彼，死彼生此，一時天上，一時人間，一時畜生，一時餓鬼，一時地獄，生死眾多，眾多的生死，所以叫做眾生。凡夫取個名叫做眾生，也就是釋迦世尊警策我們的，生死眾多，尤其受苦無窮。

「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包括三界以內的眾生，三界以內的眾生，受生的方法不出這四種：

「若卵生」，卵，就是個蛋。比方我們看見的雞、鴨，先生出來一個

蛋，由蛋裡再把它孵化出來一隻小雞、小鴨。一切飛禽、鳥類，都是卵生。「若胎生」，我們人屬於胎生，由母親懷胎生出來一個人。大的畜牲，像牛、馬、豬、羊，牠不生蛋，都是懷胎生出來的，叫胎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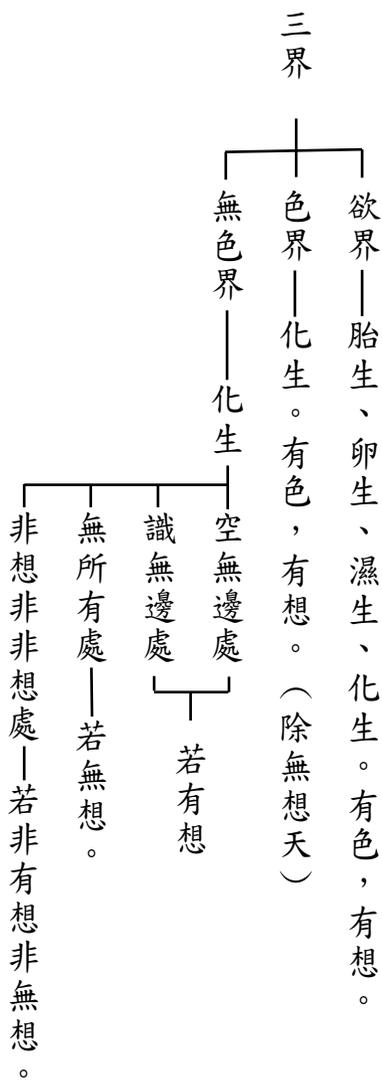
「若濕生」，水裡面的眾生，牠既不是蛋生出來的，也不是懷胎生的，必須得有水濕。大水也屬於濕生，陸地上有小小的水，也可以生小的蟲出來，那都屬於濕生，但是離了水濕，不會生。

「若化生」，變化生出來的，在我們欲界，我們人看得見的，像蚊蟲，牠也是化生。蚊蟲的母親是濕生，是水裡面的一個蟲，耶！等到生出來蚊子會飛。還有熱天在樹上叫得很大聲的蟬，牠也是化生，牠的母親是土裡邊的一個蟲，把蟲殼蛻掉了，耶！會飛，飛出來一個蟬，這都屬於化生。欲界有六層天，屬於化生，天上的眾生，天分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都屬於化生。這是接受生的方法有這四種。

再按身體上來分，「若有色、若無色」，欲界的眾生都有身體，這個色，指著身體，身體屬於色法，有身體的。色界天的眾生，也有身體。「若無色」，沒有身體，無色界的眾生，就是沒有身體的眾生。按身體上分，有這二大類。

再用心裡邊有心想、沒有心想來分，有三大類：「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欲界的眾生，都有思想，就是有心念。色界的眾生，除了無想天，統統有想。到了無色界，它分四空天，身體沒有了，按他心裡面有想、無想分三大類：無色界有有想的，有無想的，有非有想非無想的，有這三大類。參考資料上畫了一個表，三界的分類看那個表很清爽。

六道凡夫分三個界，都是各有一個界限，第一是欲界，第二是色界，第三是無色界。



欲界的眾生，有「卵生、胎生、濕生、化生」，都有。畜生道還有化生，剛才講過了。還有六層天，欲界的天有六層，都是化生。「有色，有想」，無論是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這六道眾生都在欲界裡，欲界裡都有身體，有色身，都有心想。

到了色界天，都是「化生」的，沒有胎生、卵生、濕生這三種，只有化生。「有色，有想」，他的身體，比我們欲界的眾生，是很清淨就是了，

但是它還有色身，內裡面有心想。但是色界天，除了無想天，外道修無想定，他有一個地方受生，生到色界天一個無想天，除了那一部分，都是有想。

再講到無色界，無色界沒有身體的眾生，由修四空定生上去的。四空定有淺有深，分四個天：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空無邊處、識無邊處，都有想，「若有想」。無所有處，這就是「若無想」。非想非非想處，就是「若非有想非無想」。這是指著無色界天，四空天有這三句給它分：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

「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是一句，有的經上多了一個「若」字，它是「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若非無想』，怎麼多了個「若」字呢？不懂佛教的名詞，歡喜多事，他認為掉了一個若字，耶！他給添上了若字，去印出來了，反而多了一個字，這

就是越不懂的人，越要自作聰明。

我們講經，消文釋義，第一、消文，這個文不能把它消解，初聽的人顯得很難懂，佛經難懂，就是這麼樣，怎麼樣難懂呢？名相不熟，這都是佛教的基本常識，你要是想學佛經，等於上佛教小學，開始得解釋這些名相。講到金剛經，用不著解，因為有初發心聽的，不得不消文嘛！耶！反而聽了難懂。難懂了，你把它合起來，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一直到「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就是頭一句總釋：「所有一切眾生之類」，那麼合起來了，就好懂了。下面是分別說明，一切眾生之類，都是什麼類？合起來就是一切眾生之類。

再消下面這一段的文，「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我，就是菩薩摩訶薩自稱，發菩薩心的人，發摩訶薩心的人，自稱我。我要發心度一切眾生之類，把他度到哪裡呢？「皆令入無餘涅槃」，入，是證入。叫

他證入了無餘涅槃。怎麼叫無餘涅槃？再解釋這個名相。

梵語涅槃，翻成我們中國話，翻個寂滅，翻個圓寂。圓寂者，是圓滿寂滅。圓，德無不備曰圓；寂，障無不盡曰寂，這就是成佛的一個果位。成了佛了，一切功德沒有不圓滿的，德無不備。寂呢，寂就是寂滅，寂滅這些障礙，煩惱障、所知障，障無不盡，統統斷盡了，這才叫寂。圓寂者，就是成了佛了。

涅槃，叫圓寂，講好了。還有一個無餘涅槃，是對著有餘涅槃講的。涅槃是個果位，有小乘涅槃、有大乘涅槃。這個眾生難度啊！釋迦世尊度眾生，都是希望他們成佛的。但是，他不發大心，不肯成佛。佛要度他怎麼度呢？叫他度到有餘涅槃，就等於我們現在小學畢業、大學畢業，都叫畢業，小學畢業跟大學畢業能以一樣嗎？小學畢業了，你還有多餘的學問，沒有求到，那叫做有餘的畢業。大學畢業了，學問都求圓滿了，那才

叫無餘的畢業，就是這麼個分法。

小乘他證得涅槃，怎麼叫有餘涅槃呢？煩惱有四種：三界以內二種，三界以外二種。煩惱，也叫做惑，迷惑的惑，三界以內的二種惑：叫見惑、思惑。三界以外的二種惑：叫塵沙惑、無明惑。三界以內的二種惑，就是聲聞、緣覺，小乘聖人斷的。三界以外的二種惑：塵沙惑、無明惑，就是菩薩斷的。那麼因為惑、煩惱，是個因，他得的果，是個生死的果！

生死，有三界以內的生死，三界以外的生死。三界以內的生死，叫分段生死。怎麼叫做分段生死呢？他的壽命都有分限，或是一條小蟲，朝生暮死，早起生出來，晚上死了，牠的壽命有個分限。你生到天上去了，壽命八萬四千大劫，他到壽命盡了，還是要墮落下來。無論長壽短壽，生命有分限，這叫分段生死。

到了三界以外，超出六道輪迴了，不死此生彼了。他還有生死，就是

他的身體由粗變細，還有生有滅，叫做變易生死。二乘聖人，他把三界以內的見惑、思惑斷掉，把分段生死了脫了，證了涅槃了。佛為安慰他，引誘他，說：叫你用功沒有白用，你得到涅槃了，但是涅槃還有餘，怎麼有餘呢？還有三界以外的塵沙惑、無明惑還沒有斷，還有三界以外的變易生死還沒了，不是有餘的涅槃嗎？

到了三界以外，大乘菩薩的用功，他把四種惑都斷掉，三界以內的見惑、思惑，三界以外的塵沙惑、無明惑統統斷掉，無餘了。三界以內的分段生死，三界以外的變易生死，統統了了，也無餘了，所以他成佛了，成了佛證得的涅槃，叫無餘涅槃。

「而滅度之」，這個滅，要是順著涅槃解釋，就是翻譯成寂滅的滅，這個地方就是究竟的意思。我們要度眾生，把他度到無餘涅槃，就是把他究竟度脫了。而滅度之，滅，作究竟講，很好講，而究竟把他度脫，都度

成佛了。

剛才講過，佛經難懂，聽了也難以懂，就是這些名相不熟。這些名相都是佛教小學學的，因為你沒有上佛教小學，所以聽不懂。我給你換個方法，前面那些眾生的名相，你都把它合成一句：「一切眾生」。什麼叫有餘涅槃、無餘涅槃，把它換個名詞，就是把他度成佛。我要發心度一切眾生統統成佛，這一段經文都講好了。

「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我把他都究竟度脫，度脫了怎麼樣多呢？無量無數無邊的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實實在在沒有一個眾生得滅度，那怎麼講呢？我度他成佛了，怎麼沒有一個眾生成佛呢？不是，我不著眾生相。這叫度眾生，應該發心度，但是不能以著相，要離相度生。

為什麼講這麼高呢？前面是告訴我們妄心不能降伏，這是告訴我們一

個降伏妄想心的方法，這個菩薩摩訶薩他有什麼妄想心呢？不是我們凡夫的妄想心，也不是二乘人的妄想心，是菩薩摩訶薩的妄想心。他們的妄想心，就是有個度眾生的心，這個度眾生的心還是個妄想心，要把這個妄想心降伏住了，一切妄想都沒有了。

那麼我們是個凡夫，或者從我們本分上說起，我們凡夫的妄想心，什麼妄想心？貪、瞋、癡。貪心，財、色、名、食、睡，無所不貪。貪財、貪色，貪名，好個名。貪食，就是貪吃好東西。貪睡，要貪睡覺，要睡個好的房間，還要睡個好的床鋪。財、色、名、食、睡，都是我們貪的，那都是妄想心。貪不到了，就動瞋恨，發脾氣，發怒，還是個妄想心。貪心，瞋心，不應當貪要貪，這就是愚癡；不應當瞋要瞋，這就是愚癡，愚癡就是個顛倒心。世間哪有可貪的東西呢？要貪，不是愚癡嗎？哪有可瞋的呢？要瞋，這不是愚癡嗎？貪、瞋、癡是三根本煩惱，再生出來無量無數

的煩惱，都是我們的凡夫妄想心。

這總名字叫做妄想心，前面講過，釋迦世尊成佛，看一切眾生都是佛，「一切眾生皆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具有，完全有，本來具足的，有什麼呢？具有如來的智慧，如來的功德，如來的相好。那麼他怎麼當凡夫，不成佛呢？「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我們跟諸佛本來無二無別，怎麼起了差別，諸佛成佛，我們還在當眾生呢？就多了個妄想。多了個妄想，妄想是虛妄的想念啊，它怎麼這麼大的力量呢？下面一個執著。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不能證得如來的智慧，如來的功德，如來的相好。打妄想，你不要起執著，妄想一下子就空了。因為這一執著，妄想變成真實的了，喔！它起了力量，叫你流轉生死，受苦無窮。

那麼釋迦世尊成了佛，他是個過來人，他知道我們眾生的毛病在哪裡？在妄想上？不在妄想上，妄想沒有力量，就在執著上。這個執著，再

一分類，分二種：一個我執，一個法執，內裡面執著一個我，外面執著一個法。譬如說，我們要貪財，內裡面執著一個我要貪財。把外面的財，屬於法，也把它當成真的，非貪不可，這個樣子才生起煩惱來。這就是釋迦世尊度眾生，叫我們斷妄想，就是要破這二種執著，先破我執，後破法執。

二乘聖人，他把我執破了，就超出三界，脫出輪迴，不能稱他凡夫了，叫二乘的聖人。但是他法執沒破，他認為生死很可怕，無始劫來流轉生死，受苦無窮。生死是個法，他的法執沒破，要求證涅槃，涅槃也是個法，他認為涅槃是需要證得的，法執沒破，所以落到二乘位。

菩薩呢！破我執，還要破法執。生死，也是如幻如化；涅槃，也是如幻如化；度眾生，也是如幻如化；成佛，也是如幻如化，都是個法。在我執、法執，都破盡了，這個時候功德圓滿成了佛了。

金剛經上說法，破法執的。因為他對二乘人說法，二乘人我執已經破

了。那麼金剛法會上沒有凡夫聽呢？有大善根的凡夫聽。他聽了，是我執、法執一起破。所以金剛經上講破執，都是講破法執，就是二乘人我執已經破了，你要是個大心凡夫，他可以我執、法執一起破。

剛才講，降伏妄想心，金剛經上降伏什麼妄想心？不是降伏六道凡夫貪、瞋、癡的妄想心，二乘人已經把它降伏住了。那麼二乘人還有什麼妄想心呢？他想到生死可畏，可以畏懼，令人害怕，見三界如牢獄，視生死如冤家，那還是個妄想心啊！他以為涅槃是寂靜之樂，他要求證涅槃，還是個妄想心。那比著凡夫高明得多了，他不會起貪財、貪色的心，他要貪個涅槃，還是個貪，所以二乘的妄想心，就是要了生死、要證涅槃。

二乘他已經證到聖人了，就要學菩薩。這個地方，就是他們已經發了大菩提心，已經要學菩薩，還有什麼妄想心呢？度眾生成佛的這個心。度眾生，生死如幻如化，哪有一個眾生可度？對著眾生，才說有個佛，眾生

相空了，哪有個佛相可得？所以你說度眾生成佛，還是個妄想。那比著凡夫的貪、瞋、癡，貪財、貪色、貪名，那是高明得多了，高明得多還不是個妄想嗎？再高還是個妄想，要把最高的妄想把它降伏住，這個妄想心一點點都沒有了。

要降伏最高的妄想心，我們凡夫好像是還夠不上？不是夠不上，你只發心度眾生，而不要著度眾生的相，把這個妄想心降伏住了，你回頭再想想：那貪、瞋、癡的妄念，還起它幹什麼呢？這不是一點價值都沒有嗎？度眾生成佛的心，還不應當執著，你還去執著貪、瞋、癡幹什麼呢？還要貪發財，貪男女之色，貪名，那不是太沒出息了嗎？所以凡夫的妄心，不降伏就降伏住了。

這是講究發心，對於凡夫就有利益。再說，你實際地去發心度眾生，我是真實發心度眾生，度眾生要弘法，弘法你不要學法，你怎麼弘？學法，

佛法難學，不是簡單的說是，你發心學法，馬上就會了，不好好用一番功，怎麼能學會佛法？不學會佛法，怎麼能講經弘法呢？天天忙著研究佛經去了，哪有時間，哪有工夫去貪財、貪色呢？所以大乘法叫妙法，你發心利益眾生，自然得了利益；你不斷煩惱，自然斷。因為你的閒工夫太多了，才去貪財、貪色嘛！我忙著研究佛經，就來不及了，時間不夠用，我哪有工夫去貪財、貪色，哪有工夫去貪名，還去貪點好吃的，哪有這個工夫嘛？所以你不要以為它高，你得斷凡夫的煩惱，斷凡夫的妄想，自然而然含在裡面就斷了。

剛才料揀的這些道理，都是就大家本分上，我們是個凡夫講的。但是釋迦如來解釋的道理高，因為他是對著二乘聖人說法，再看著經文。

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即非菩薩。

「何以故？」我發心，發大菩提心，度一切眾生都入了無餘涅槃，怎麼沒有一個眾生得滅度，是個什麼道理呢？釋迦佛自己徵問自己解釋了，「須菩提！」叫一聲當機者，也是叫我們注意聽到。

「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這是對菩薩說法，怎麼叫做菩薩呢？發心度一切眾生成佛，這就叫做菩薩。你要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你不叫個菩薩，就是這樣解釋的。

要空這四個相，金剛經下文很多，這是第一次看見，把這個名相解釋清白，把它記清爽，以後就不要解釋了。這個「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是金剛經上的解釋，跟其他的經上不同。其他的經上都是破我執的，這個地方是破法執的；其他的地方都是對著凡夫說的，這個地方是對

著菩薩說的。這個地方怎麼樣講，你注意聽著。

「若菩薩有我相、人相」，這個地方你假若要有我相、人相，有就不對了，因為我本來是空的。金剛經上講我相，是個最高的我相，怎麼樣高法呢？執著我度眾生，我是個發了菩提心的人，我是個行菩薩道的人，我能度眾生，這個能度之相，就是「我相」。「人相」呢，是所度的相。以彼為所度，便有人相。這個彼，對著我叫彼，彼就指著一切人，這一切人都是我所度的，那你就有了人相。「眾生相」呢，就是很多的差別相，你度的人，不是一個人，度的人也不一樣的根機，那麼種種分別，就叫做「眾生相」。還執著不捨，度眾生得有一個法傳授給他，我能講經，我能說法，這個有法，把度眾生的法執著了，法執嘛！還執著念念不捨，念念相續，等於我們的命根一樣，那就是個「壽者相」。分開來有這四個相，合起來就是個「我相」。因為有個能度的我，才有所度的人，有我、

有人，才起種種的差別相，才有個眾生相。你再執著不捨，就是個壽者相。既沒有能度的我，也沒有所度的人，哪有眾生得滅度的呢？能度的我就空了，所度的眾生相，不都空了嗎？所以你把無量無邊的眾生都度成佛，結果沒有一個眾生得滅度者，就是你沒有著眾生的相。要是著了相，你就是個凡夫，即非菩薩，你就不是個菩薩了。你既然是個菩薩，就不應當著相，不應當著相怎麼做呢？你天天去度眾生，天天不要著相，就這麼做下去就對了，做得功德圓滿，你成佛。

今天就講到這裡，向下文長，付待來日！請大家站起來回向！

把經本打開，今天該講第四分，昨天講的第三分，「大乘正宗分第三」，這個三十二分的本子，是梁朝昭明太子分的，就是梁武帝的太子，他分得簡單明瞭，不分子母科，就是不分大科、小科，一段一段地，分成三十二段，分得很好。因為分得很好，我們中國的佛教弟子歡喜念他這個本子，

所以我們講經，也用他這個本子。

昨天講的第三分，講的什麼意思呢？要我們發願度一切眾生成佛，而不要著相，叫做離相度生。在座聽講的，你要是發過菩提心的，你聽著很親切；你要是沒有發菩提心呢，聽著講得太高，講得太遠，這就是發心沒有發心的關係。我們平常常常在寺院裡聽到：發心、發心，發什麼心呢？發菩提心啊！須菩提尊者問：「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是為發過菩提心的人問的，怎麼樣安住其菩提心？怎麼樣降伏其妄想心？佛就答覆他，先答覆降伏妄想心，怎麼樣降伏呢？你度眾生成佛，不要著相，叫離相度生，這樣樣就把妄想心降伏住了。你發過菩提心的人，才需要聽的嘛！所以你要是發過菩提心，聽得很親切，是應該這個樣子。你要是沒有發心的，聽得講得太高很遠。

我前天講過，我們現在佛弟子，就是佛教信徒不能算少，你看你到哪

一個寺廟裡作法會，都是滿堂的信徒，就是這些信徒到寺院裡來作法會，是求個什麼呢？都是求平安。這根本就不是佛出世的本懷，不是佛的本願。佛出世為什麼呢？度眾生了生死，不是度眾生求平安啊！所以你把釋迦佛，當成天公來拜，當成城隍來拜，這個樣子實在是對不起我們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無量劫修行，受無量的苦行，都是為度眾生啊！成了佛度眾生，不是要你保平安的。

那麼佛出世，為度眾生了生死，有的真正發心了生死了，他為他個人了生死，不度眾生了生死。所以我們中國佛教怎麼樣子信徒多，而不能以發展呢？第一、都是求平安的，求平安的他為他自己啊！他拜了佛祖就回家去了，希望家庭平安，他不管鄰居。鄰居他都不管，還管一切眾生嗎？那麼發心了生死了，他要離開大眾，住山、住洞、住茅蓬，只怕別人打他的閒岔，這個樣子能是佛的本意嗎？佛出世要度一切眾生了生死，你好不

容易出了你這麼個寶貝徒弟，知道了生死了，你怎麼不去度眾生了生死呢？所以中國佛教，名字叫大乘，實際是小乘。小乘與大乘什麼分別呢？小乘自己了生死，不度眾生；大乘呢，自己了生死，要度一切眾生了生死，這才叫大嘛！我們中國佛教，沒有小乘佛教，全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你發心了生死，你要離開群眾，離開社會，這個樣子能叫大乘嗎？這個樣子能是佛的本願嗎？所以名字叫大乘，實際是小乘。這還是高明的，要了生死的例子，把天公當佛祖、當城隍來拜佛祖的，那個更不要說了。

這個病根在什麼地方呢？在沒有發菩提心。要發了菩提心，他就去度眾生了。現在就是說，你已經發菩提心了，你聽見這第三分經文，很親切。你要是沒有發菩提心的，我就勸導你，你要趕快發，今天就發。發菩提心怎麼發呢？觀眾生苦，發菩提心啊！你得觀察到眾生，都在苦海裡受苦，你要去救度這苦海的眾生，你的菩提心就發起來。菩提心者，大悲心是，

你發了大悲心，悲能拔苦，就是菩提心。

你觀察到眾生在這兒受苦，你要度他出苦海，你要發菩提心，發了菩提心要去度他，這就用著第三分的經文了，你可不要著相。你著相，你菩提心發不長遠，為什麼度眾生成佛要發長遠心，發菩提心要盡未來際的發？要普度眾生，要廣大的發呢？要發廣大心、要發長遠心，你這個菩提心，才叫發菩提心啊！你一著相，這個菩提心不會發長遠，就會退掉。

怎麼樣會把菩提心退失掉呢？你要是發了菩提心去度眾生，你得用菩薩的心，發了菩提心，就是個菩薩。你要是一著相，就是個凡夫的心，不是菩薩的心。菩薩的心，不能著相。凡夫與菩薩有什麼不同？我是個凡夫，一發心就叫做初發心菩薩，就是一發心，不要著相。你著相，發了菩提心，你還是個凡夫。

一著相怎麼樣呢？眾生，有善根深厚的，你一勸導，他就接受，耶！

這個眾生很好，你就跟他結歡喜緣，結了歡喜緣，就親親愛愛，動的凡夫心了。可是這個眾生沒有善根，勸他一次不聽，勸他二次不聽，勸三次，他還要給你反駁，跟你說些沒有道理的話給你聽，你就動了瞋恨，動了瞋恨還是凡夫心嘛！那麼你為度眾生了生死，令眾生斷煩惱，沒有令眾生斷了煩惱，你自己反而增加煩惱，這不是顛倒了嗎？眾生難度，不要發菩提心了，菩提心退下來了。所以你度眾生不能著相，你著相，經文上說得很明白，第一個就是「我相」，我能度眾生，人是我所度的，能度的就是我相。所度的就是個「人相」。所度的人不是一個，所度的人善根不一致，種種差別，這就是個「眾生相」。你還執著不捨，像執著命根那樣，叫做「壽者相」，合起來就是叫「我相」。你一著，你就不叫個菩薩，經文上不是說得很清楚嗎？你要是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即非菩薩，你還是個凡夫嘛！你發了菩提心，用凡夫的分別心來度眾生，

怎麼能叫做菩薩呢？

那麼你要是發了菩提心，你聽著這第三分，大乘正宗分，你才親切。沒有發，你今天就發，不能等到明天。

【妙行無住分第四】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

今天接著講「妙行無住分第四」，妙行，行字念（恨），社會上的文字，這個字沒有念（恨）之音的，只有佛經。這個叫做無住行（音形）施那個行，就是這個行。這個行（形）跟行（恨）在哪个地方應該念（形），在哪个地方應該念（恨）呢？你記著，作動詞講，都念（形），形容的形，修行的行。作名詞講，就念（恨），行字怎麼講呢？行，就是事相，行就是功夫。妙行，就是在事相上講，行布施都是事相嘛！但是那是一種不可

思議的功夫，叫妙行。這個行門怎麼會變得不可思議，妙字怎麼講呢？妙者不可思議，怎麼變成不可思議的行門呢？因為你不住相，妙行無住。這個就是昭明太子分得很好。記得，第三分是發大願，第四分是起大行，你發了大願了，就是要起大行的功夫，大行的功夫什麼功夫呢？度眾生成佛。要是你不腳踏實地去度眾生成佛，你發的願再大，都是空願，沒有用。你發了願再大，我要普度眾生成佛，我要把眾生成度盡，結果你不去度，不是發些空願嗎？所以第三分發了大願了，第四分要起大行。發大願，不許著相，叫離相度生；起大行，不許著相，叫無住行施。

再看著經文：「復次，須菩提」，復次，是重復次第，說了離相度生那一段道理了，重復次第又叫一聲當機者。前面跟諸位說過，叫須菩提，就是叫我們注意聽的，你就會歸你自己，就是叫你注意聽的。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於法」，就

是於一切法，下面跟著明文，就是六塵之法。於一切法，應無所住，這個住，就是執著，你應當無所執著。怎麼應當無所執著呢？因為你是個菩薩。菩薩於法應當無所執著，無所執著做什麼功夫呢？「行於布施」，這個行字念（形），形是做動詞講嘛！你去行於布施，布施二個字怎麼講呢？布，是廣布，普遍的意思。施，是施捨，把自己所有的給眾生，這就叫做施。就是普遍的施捨，叫布施。

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

這就是六塵境界，三界以內的有為法，把它合起來，就是內心、外境。內邊有一個妄心，外邊有一個虛妄的境界，妄境。再分開來，就是五蘊，也叫五陰：色、受、想、行、識。再分，分成十二處；再分，分成十八界。十八界，就是內六根、外六塵，中間生起來六個識。內裡面這個心，

把它詳細地分有六個：眼、耳、鼻、舌、身、意，眼睛起的作用，叫眼識；耳朵起的作用，叫耳識；鼻子起的作用，叫鼻識；舌頭起的作用，叫舌識；身體起的作用，叫身識；意起的作用，叫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合起來就是一個妄心，分開來有這六種作用，叫六識。

外邊對著這個境，都是虛妄的境界，總名字叫妄境，分開來就是有這六種：叫做色、聲、香、味、觸、法。這個色，不作男女之色講。眼睛所看見的都是色法。聲，聲音，耳朵所聽到的叫聲。香，鼻子所嗅到的香味，舌頭所嚐到的味。觸，是接觸，身體所接觸的冷、暖、澀、滑，都屬於觸境。冷、暖、耶！你怎麼知道冷、暖呢？身體接觸到。澀、滑，耶！這個東西很澀、很滑，你怎麼知道澀、知道滑呢？也是身體接觸到的，這都是叫做觸境。法，意根所對的叫做法境。這個境，就是外面的境界，這個境界能染污我們的真心。所以佛警策我們，這個六境叫做六塵，塵字就

是塵土之塵，這個六種境界都是塵土，塵土怎麼樣呢？它是染污之性，這六個境界能以染污我們的真心，叫做六塵。內六根、外六塵，中間生起六個識，根塵相接，才生六個識出來，一共十八界。三界以內有為法，不出這十八個界，界就是界分，各有一個界限。

佛法不難學，釋迦佛給我們分得清清楚楚，都是由一個法開二個法，二個法開無量法，合起來還是一個法，合起來就是一個妄想心。你把妄想心把它斷掉了，什麼法都空掉。所以三界以內的有為法，不出三大科：第一、五蘊，第二、十二處，第三、十八界。分得再詳細，分成十八界。

把文消通了，再釋其義。前面第三分開示我們，你要度一切眾生入於無餘涅槃，而不要著相。你接受了如來的開示，就要發大願，你要去度眾生，度眾生怎麼個度法呢？你得起大行，要去度眾生的功夫，度眾生的行門，你得建立起來。這建立什麼行門呢？行布施。但是呢，這個地方要開

示你的，你去行布施，不要著相，「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度眾生，用什麼方法度呢？行布施。行布施，就是度眾生的一个方法。

度眾生怎麼樣用布施來度呢？布施有三種：資生施、無畏施、法布施。

第一、資生施，就是財布施，錢財能以滋養眾生的生命，所以財布施，就叫資生施。

第二、無畏施，畏是怖畏，眾生遭了災難，他生了怖畏了，你能以救眾生的災難，叫他免除怖畏。這個無畏是你布施給他的，就是救災救難，這個樣子叫做無畏施。

第三、法布施，要講經說法給眾生聽，以法布施給眾生。

這三種布施，財施、無畏施，是前方便，叫方便攝受，也叫方便接引。法布施，是根本救度眾生。這個眾生需要財布施，你就依財布施，比方這個眾生，他沒有飯吃，沒有衣服穿，你給他講佛法，他不能聽。他沒有多

餘的工夫，他忙忙碌碌辛苦了一天，賺得錢不夠穿衣服吃飯，哪有工夫來聽你說法呢？所以你得先救度他，叫他有飯吃、有衣服穿，那就需要錢財的布施了。這個眾生遭了災遭了難，生命都不保險了，你叫他來聽法，他怎麼聽？你要先救災救難，比如眾生遭了水災了，怎麼來聽法？你得先救他的水災；眾生遭了火災了，你得先救他的火災。如此類推，眾生遭了災難了，你得先救災救難，這個樣子叫做無畏布施。

前面這二種布施，就是資生施、無畏施，只能救他現生的苦，來生的苦則不能救，何況盡未來際的苦呢？只有法布施，是根本布施，不但今生的苦給他救了，盡未來際的苦都給他救了。

要是單用資生施、無畏施，同於社會上的慈善家，社會上不懂佛法的人，他發心要做好事，眾生沒有飯吃，他給他飯吃；沒有衣服穿，他給他衣服穿；害病，請醫生沒有錢，他給他醫藥費；遭了災、遭了難，比方遭

了水災、火災，他都能以搭救他。這是社會上的慈善家，他不能令他了脫生死之苦。我們行菩薩道，用這二種是前方便，攝受眾生，接引眾生，叫他來親近你，才可以講佛法給他聽，他能接受了你的法布施呢，盡未來際的苦都給脫了。

那麼你去行布施，你對象是對於一切眾生。對於一切眾生，要發平等心，叫做怨親平等。是我的親人，我要度他；冤家對頭，我也度他，要怨親平等的度。

你不發怨親平等的心，你不是個菩薩，你是個凡夫。比如你要行財布施，這個人是你的親戚，或者好朋友，他沒有飯吃，你周給他，給他飯吃；他沒有衣服穿，你給他衣服，你很樂意。這個人是冤家對頭，恨他不死，那沒有飯吃活該，你還布施給他嗎？這樣就是個凡夫發心，不是菩薩。菩薩，冤家對頭，我也要布施給他。

你布施，用什麼東西布施呢？六塵。第一、用色塵來布施，比如需要財布施，財，無論是黃金、白銀、現在的鈔票，就是眼睛看見的色法，這是色布施。你布施的時候，不要著相，一著相，你這個心發不長遠，怎麼樣呢？你著了相了，你布施錢財給這個眾生了，就希望他報答你。你要曉得，眾生有有良心的，有沒有良心的。眾生有良心，他受了你的恩惠，得了你的錢財，解決了他的痛苦，他以後要報答你，耶！這個很好。沒有良心的眾生，你給了他錢了，他不報答你，或者你給他的少，他反而恨你，那麼你這個心就退下來，就說眾生不好度。

「所謂不住色布施」，你用眼睛看見的物品來布施，比方黃金、白銀、鈔票，你不要著相，只管布施就對了。「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不住聲布施，比方你講經說法，講幾句開示給眾生聽，這都是用聲音做布施。不住香布施，或者你買點香，送給了眾生，叫他去供佛，他沒有錢買

香，你買點香給他，這就是香布施。味布施，眾生沒有飯吃，你給他吃，這就屬於味布施。觸布施，眾生沒有衣服穿，你給他衣服，衣服屬於觸塵，叫觸布施。法布施，有世間法、有出世間法，都屬於法布施。

無論你用哪一種塵境來布施，都不許住相，這就合到前面說的：「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菩薩於法，於法就是一切法，也就是六塵之法，行於布施，不能住相。底下再分開來講，一切法，都是什麼法呢？就是色、聲、香、味、觸、法等等。

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

這裡把它結束一下再開示，你是發心當菩薩，要去度眾生用什麼方法度呢？你行布施啊！行布施，應當如是布施，如是怎麼樣子？不住於相！布施，你天天布施，年年布施，不許你住相，你就叫做菩薩。

菩薩行菩薩道，有萬種行門，萬種行門不出這六度。剛才講過了，釋迦佛有大智慧，他說法都是由一個法，開成無量法。菩薩行菩薩道萬種行門，萬種還不是九千九百九十九加一個，那個一萬。萬，就是無量，無量的行門，為什麼要無量的行門呢？因為要度無量的眾生。無論是無量的行門，無論是萬種行門，不出六度這六個法門。這六個法門怎麼叫度呢？度是度脫生死。要自己度脫生死，也用這六個法；度一切眾生了生死，也是用這六個法，所以叫做六度法門。

大乘法門，叫自利利他。他，就指著一切眾生。在人說人，指著一切人。利，就是利益。你自己能得到佛法的利益，也就用這六種法門；你要令眾生得到佛法的利益，也是用這六種法門。所以佛法難學，名相太多，不出這六種。這六種是大乘的大綱，你把它記得了，大乘的法門都記到了。

第一、布施，度慳貪。剛才講過布施了，六度法門第一度就是布施度，

你要去度眾生怎麼度呢？先告訴他，叫他行布施。剛才講的是我們自己行布施，你要教化眾生，也叫他發菩提心，也叫他行布施。布施，就度慳貪。眾生都有慳貪的煩惱，慳，是慳吝；貪，是貪圖。慳吝，自己有錢財不捨，屬於慳吝。人家的錢財，他還要貪圖過來，這叫貪圖。簡單說叫慳貪，布施就度慳貪。你不要再去慳貪，慳貪就生煩惱。你要施捨，你的我不貪，我的我不慳吝，還要捨給你，這樣就把慳貪煩惱給度脫了。你度眾生，你給他說法怎麼說呢？就說布施法。

第二、持戒，度毀犯。你要度眾生，怎麼度？你要勸眾生持戒，五條戒，大家都應該受的。五條戒前面四條：殺、偷、婬、妄，是根本戒。不但在家弟子應該守持，出家弟子也是這四根本：第一、殺生，殺生你造惡業。第二、偷盜，偷盜也是惡業。第三、邪婬，第四、妄語，都是惡業。你要是犯了這四條，無論你是佛弟子、不是佛弟子，都是做惡，那本性就

是惡法。第五、酒戒，是佛遮止的，社會上的人不是佛弟子不戒，是佛弟子一定要戒。這就是要度眾生怎麼度呢？你勸眾生，叫他持戒，持戒就度毀犯，不再做惡業了。

第三、忍辱，度瞋恚。眾生的煩惱各有一個偏重，貪心偏重，歡喜吃眾生肉，他就殺生；歡喜錢財，要去偷盜；歡喜好姪，就去姦姪男女，邪姪男女。如此類推，都是貪心重。有的眾生瞋恨煩惱偏重，動不動好發脾氣、好發怒，你怎麼樣勸導他呢？叫他行忍辱。他發脾氣，有個理由，說是對方人欺侮了他，我忍無可忍，他欺侮我嘛！你要勸他，叫他行忍辱：「你不行忍辱，自己發脾氣，動了瞋恨煩惱，你自己害自己！」要種種勸導他，叫他忍辱，忍辱就度瞋恨。

第四、精進，度懈怠。要行精進，眾生懈怠成性，比如你發了菩提心了，要弘法利生，你學會講經說法了，但是懈怠成性。天氣太熱不能講，

天氣太冷也不能講，身體小小的不舒服，也不能講。為什麼呢？懈怠成性。你要勇猛精進，精進就是勇猛，精進就度懈怠，勸一切眾生都要勇猛精進，不要懈怠。

第五、禪定，度散亂。我們眾生的妄想心是散亂心，東想西想，越不叫它想，它要想，為什麼呢？無始劫來打妄想打習慣了，睡覺還作夢呢！你坐在那裡沒有事，迴光返照照你的心，不曉得想的什麼，還在那兒想。它是無始劫來的習氣，你怎麼樣能把散亂心給它降伏住呢？修禪定，禪定，就度散亂。你叫一切勸眾生修禪定，度一切眾生的散亂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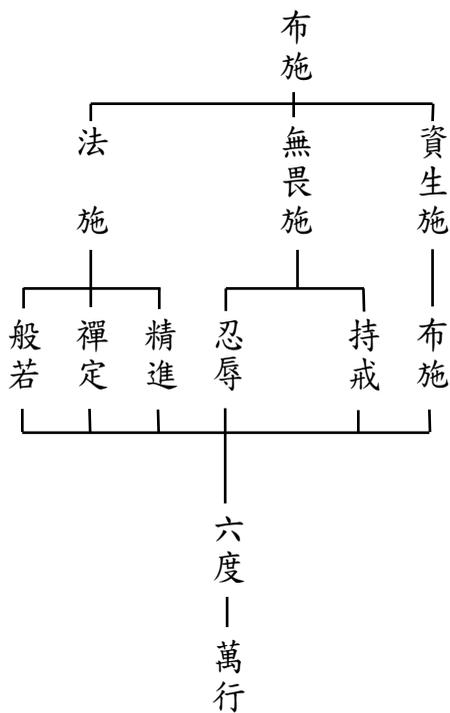
第六、般若，度愚癡。你講經說法給眾生聽，叫眾生也學著講經說法，愚癡是什麼呢？不明因果，不明正理。像一切凡夫敢做惡業，他不怕造惡因，招惡果，他不明因果之理，他愚癡。外道講些邪知邪見的歪理，他不明正理。你要講正理給他聽，說因果給他聽，這就屬於般若。以般若，就

度眾生的愚癡，叫眾生也學佛經，也學著講經，愚癡就轉過來了。

你要想著度眾生，令眾生得利益，就用這六個法門，這叫利他。利他就是自利，大乘法叫妙法，你發心利他，自己得了利益。怎麼樣呢？你去勸導眾生行布施，你自己還能慳貪嗎？你得給眾生作模範嘛！你給眾生作師父，師字怎麼講？師者模範之稱，你得給眾生作個模範、作個榜樣。你為度眾生，耶！自己要去行布施，把自己的慳貪煩惱度掉了。你勸眾生持戒，自己還能犯戒嗎？你自己也持戒。你勸眾生不要發脾氣、不要動怒，那麼不要動瞋恨，要忍辱，你自己還能發脾氣、動怒嗎？把自己的瞋恨煩惱也度掉。你度眾生，叫眾生不要懈怠，要勇猛精進，自己還能懈怠放逸嗎？把自己的懈怠放逸煩惱度掉。你勸眾生，叫眾生修禪定，你自己能不修禪定嗎？把自己的散亂度掉。你勸眾生學佛法、學講經，你自己不學佛法、不學講經嗎？把自己的愚癡度掉。所以你本來發心去度眾生，利益眾

生的，結果自己得了利益，所以這六度利他，也自利。

萬種行門合起來就是六度，金剛經上開示我們怎麼叫行布施，只行一個度呢？這一個布施度，開開來就是六度。你們看參考資料上畫了一個表，還有彌勒菩薩的偈誦：「檀義攝於六，資生無畏法，此中一二三，是名修行住。」



先把這個偈誦解釋解釋，「檀義攝於六」，檀，梵語檀那，翻成中國話叫布施。檀那的義理，含攝的有六度，叫檀義攝於六。「資生無畏法」，就是三種布施：資生布施，無畏布施，法布施。資生布施，前面講過，就是財布施。怎麼樣叫檀義攝於六呢？「此中一二三」，一攝一、二攝二、三攝三。一、資生布施，攝一個度。第二、無畏施，攝二個度。第三、法施，攝三個度。「是名修行住」，這是大乘的修行應該安住這個布施度裡面。

再看那個表，布施度開成三個，第一、資生布施，第二、無畏布施，第三、法布施。資生布施是一，一攝一個度，就攝布施度，就指著財布施。無畏布施，攝二個度：持戒度、忍辱度。持戒，令眾生免除畏懼，我不殺生，我不偷盜，眾生看見我不會害怕。忍辱，他打我罵我，我不還報他，他不會生畏懼，這就攝忍辱度。法布施，攝三個度，叫三攝三，第三個法

布施攝三個度：精進度、禪定度、般若度，都是屬於法布施。再看參考資料：

三輪體空

六度法門，度度輪轉不息，曰輪。各各如夢如幻，等無實體，曰體空。今舉布施言之：內無能施之我，外無受施之人，中無所施之物，故曰三輪體空也。

行這六度，都要三輪體空，怎麼叫輪呢？「六度法門，度度輪轉不息，曰輪。」不是我今天行六度，明天不行六度，要常常地行，像那車輪子轉不休息，所以叫輪。「各各如夢如幻，等無實體，曰體空。」三輪體空，它沒有本體、沒有自性，所以叫體空。「今舉布施言之：」現在拿布施講三輪體空，「內無能施之我」，誰行布施呢？我是能布施的，我空。「外無受施之人」，外面的人相空，沒有所布施的人。「中無所施之物」，有

我有人，中間才有布施的物品。錢財、物品也空，內無能布施的我，外無受施之人，中間沒有布施的物品。「故曰三輪體空也」，這叫三輪體空，就不會著相了。

為什麼行布施不要住相呢？第三分，勸我們發心普度眾生，那就是發菩提心，發了菩提心就是種了個成佛的種子。要行布施，就是行六度萬行，這是個成佛的正因，不能住相，才是成佛的正因。你行布施，一住相，變成有為法，就變成三界以內的福德，不是成佛的功德。那麼你布施，有沒有的果報呢？有，報在人天。來生來世轉個大富大貴的人，你布施得多了，來生來世生到天上享天福。有為法，就是個有漏法，你把人天的福報享盡了，它就漏失、漏落了。有為法，就是有漏法，只是人天的福報，不是成佛的正因。

有漏法這個漏怎麼樣講呢？漏叫漏失、漏落。漏失，等於我們做飯煮

湯的鍋，破一個洞，把這一鍋湯都給漏失了，你煮了一鍋好湯沒有了。怎麼沒有了？漏失了。漏落呢？等於屋頂上漏水，往下漏水，不會漏到房間上面，要漏到房間底下，漏下來。報在人天，不是很好嗎？很好，第二生好，第二生你轉個人，享受人間的福報；你生到天上，享受天上的福報，把天福享盡了，你的福報失掉了，一定要墮落，第三生一定受苦。

永嘉禪師證道歌有一段歌詞：「布施持戒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你布施、持戒，布施，不能住相；持戒，也不能住相。你一住了相，布施、持戒有沒有好的果報呢？有啊，生天上享天福。著相布施、持戒，都生天上享天福，猶如什麼呢？「猶如仰箭射虛空」，猶如仰著臉往虛空射箭，一箭射上去了，升上去了，它有勢力盡的時候，「勢力盡」，箭怎麼樣呢？「箭還墜」，箭一定落下來了，它勢力盡了。你生天上享天福，天福享完了，一定墮落下來。「招得來生

不如意」，招得來生，第三生，你福報享完了，決定受苦。所以你布施不能住相，才是成佛的正因。你一住相，只能第二生好，享點人天福報，第三生一定招得來生不如意，一定受苦。

學佛法，記住，不求人天福報，不要求來生來世轉個大富大貴的人，不要生天享天福。就是剛才講的這個道理，只能第二生享福，第三生一定吃苦頭。

這個修行，大乘的行門，行布施都不容易，眾生都是慳貪成性，勸他行布施都很難。勸他行布施，他接受了，再進一步勸他，不要著相。布施儘管布施，天天布施，年年布施；今生布施，來生布施，不要住相。但是還要再進一步，連不住相的心念，也不可以住著。我布施不住相，知道了，心裡頭存了個不住相的念頭，還是有所住嘛！所以：「若有一些些，便有一些些。」一些些，就是一點點，你心裡頭存了那麼一點點妄念，還是個

妄念，存了個不住相的念，還是個妄念嘛！要把它打掃得乾乾淨淨，真心才能現前。

再看著經文：「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這裡把它結起來了，你是菩薩，行菩薩行，行菩薩道，應當如是布施，不要住於相！底下再解釋。

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

「何以故？」為什麼叫你布施不要住相呢？「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不住相，你不是落了空了嗎？不會落空的，不住相的布

施，那個福德更大，大得不可思議，叫做其福德不可思量！

底下再說個譬喻，比方一下，「須菩提！於意云何？」在你的心意之下以為如何呢？「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這一個「不」字，上面「不」字音念（否），現在都底下打一個口字，否是個問詞。底下「不」字念（弗），就是釋迦佛那個佛字去掉人旁，弗，就是不可。下面經文都依著這二個不字，都讀（否）、（弗）這兩個音。

「東方虛空，可思量不？」虛空，東方的虛空，虛空無量無邊啊！不可以思量，有多少寬、多少長呢？「不也，世尊！」須菩提答：這東方虛空，不可以思量啊！「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再說九方的虛空：南方、西方、北方。四維，就是四個角：東南、西南、東北、西北。還有上方，下方。十方的虛空可以思量否呢？「不也，世尊！」那統統不可以思量啊！世尊！「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

不可思量。」菩薩要是行布施不住相，他所得的福德，像十方虛空不可思量那麼樣子。

這是對於初發心的人，他發了菩提心了，要行布施。聽說不住相，他怕落了空，開示給他聽的。其實福德之相，也不可住著，你不住著，任運自然得這麼多的福。你要是住相行布施，你不求生天也生天；你要是不住相布施，任運自然得無量的福報。就是勸導初發心行布施的人，你聽見佛說行布施，不要住相，怕落了空，得不到福報，你得到福報更大，你不住相布施就好了。

學金剛經，不得其要義，學空空洞洞的理，這第四分開導你，可以得到無量的福報，哪裡空空洞洞呢？這也空、那也空，你就懂金剛經了嗎？所以滿益大師最恨這一種人，他作金剛經破空論，金剛經沒有講空嘛！你怎麼講空呢？空，是叫你不要住相，不是不叫你不行布施啊！這個地方不

是說得清清白白嗎？叫你行布施不住相，能得到無量的福報，哪裡落於空呢？這是第一種人，學金剛經，學了個空空洞洞。

第二種人，想找個修行方法，金剛經上叫我們怎麼修行呢？第四分就是教你修行的方法，菩薩修萬種行門，萬種行門合起來修六度，六度合起來就是布施。你行布施，就是告訴你妙行無住，行布施不要住相，這就是金剛經開示我們修行的方法。所以第三分，開示我們發大願，普度一切眾生成佛。第四分，開示我們起大行，你要行布施，不住相，這就是金剛經上的修行法門。

第四分最後一段，是總結勸一下。

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教」，是如來的言教，如來說的法，叫做教。須菩提你問：如何安

住菩提心？如我所教導的，就安住了你的真心。

第四分講完，今天就講到這裡，向下文長，付待來日！大家站起來回向！

請把經本打開，看「如理實見分第五」。

【如理實見分第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

大要的意思，第三分，就是發大願，度一切眾生成佛，要離相，叫離相度生。第四分，就是要無住行施，度眾生怎麼度呢？要行布施，這叫起大行。行布施就是行六度，行六度就是行萬行，六度萬行都要修，這是起大行。第五分，證大果，就是證得法身如來，自己成了佛，一切眾生都成

了佛。

這個如來，有三身如來，前面講過的，法身如來、報身如來、應身如來。應身如來，也叫應化身。應化身如來，就是示現在印度國，淨飯王的太子，有丈六金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那就叫應身如來，也叫應化身如來。

法身，叫做理體，是實相理體，理沒有相嘛！身，都有一個身體，這個身體，屬於理體，是無相之體，這叫法身。

報身，是修了無量阿僧祇劫的功德，而應該得這個樣的酬報，所以叫做報身。報身，是證得了法身才起的報身，報身從哪裡來的呢？就是法身理體的智慧，那個真實的智慧之體。

應化身，是應機變化出來的，是由法身的理體、報身的智體，由理智不二的妙體，而生出來的應化身。所以說是三個身，實際還是一個身。

佛弟子學佛，學了大乘佛法，都知道空一切相的道理了，眾生相容易空，二乘的相也容易空，學了大乘佛法嘛！但是佛相、法相，不容易空。我們是尊重佛寶，尊重法寶，沒有佛說法，我們怎麼能以明白佛理呢？沒有法寶，我們怎麼樣會得到佛理的利益呢？最難空的相，就是佛相、法相。但是你要知道，佛相、法相，它也是個相啊！你也應該空掉。這個地方，就叫我們先空佛相。

「須菩提！」佛叫一聲當機者，「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這是佛當面考驗須菩提一下，「可以身」，就是是應化身的丈六金身。「相」，應化身的三十二相。須菩提自從跟佛出家，證了阿羅漢果，天天見的就是應化身的佛相。現在學了大乘法，到了般若法會上，還沒有登地，他見的還是應化身。要登地菩薩，初地、二地，乃至八地、九地，都是見的報身如來。那麼須菩提，天天見的都是應化身的佛相，要說是算年代，至少也

見了四十年了。每天見佛，就要恭敬，每天聽佛說法，執著佛相，已經執著得很厲害！那麼前面講到般若的道理，你要離相度生，你要無住行施，就是度眾生，要離眾生的相；行布施，要離布施的相。這個道理不是光說明白、聽明白就算完了，一定要從心裡真實的悟得。

這個時候佛就當面考驗他一下，你面對到的我，這個應化身如來，你可以身相見如來否？我這個如來是應化身。「見如來」，這個如來，是見法身如來。你可不可以丈六金身、三十二相，見到法身如來呢？當面考驗他一下，為什麼要當面考驗呢？這個悟，要真實在心裡悟到，光嘴裡說得明白不行，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所以要當面考驗一下。

學大乘法，說時似悟，對境還迷，佛法不是說的。當然，不說眾生不容易瞭解，講經說法嘛！說的是叫開悟的，悟在心裡。因為你最初聽不懂，現在聽懂了，好像是開悟了，似悟，似是相似。乃至於你學會講經了，也

學會講金剛經，講得很清爽，大家也都歡喜聽你講，好像是你講經的時候開了悟的。這都是好像，好像就是相似，說時似悟，對境還迷。你心裡沒有真實開悟，對不得境界。境界分順境、逆境，順乎你妄想心的叫順境；不順你妄想心的叫逆境。你對著順境現前了，照樣地起貪欲心；你對著逆境現前了，照樣地起瞋恨心，因為什麼？你沒有真實開悟。你說得好像開了悟，實際不是真功夫，對著境還是迷，迷了就生煩惱嘛！

現在講經的人少，每次講經我都勸聽眾，你們大家都要學講經，都要報佛的恩啊！報佛的恩，只有說法，所以說是：「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為床座遍三千，若不說法度眾生，畢竟無能報恩者。」你看大智度論有一麼個偈子，「假使頂戴經塵劫」，我要報佛的恩，怎麼報呢？我把佛頂戴在我頭上，頂戴多少時間呢？經塵劫，把一個世界碎成微塵，一粒微塵，算一個大劫，頂這麼長遠的時間，這樣可以報佛恩了。還要報佛恩呢，「身

為床座遍三千」，我把我自己的身體變成床座，叫佛像坐到我身上，我這樣報佛恩。報佛恩在什麼地方呢？報佛恩，把自己的身體作佛的座位，遍三千大千世界，我都要給佛當座位，叫佛坐在我身上，這樣報佛恩，報不了佛恩。「若不說法度眾生，畢竟無能報恩者。」你要想報佛的恩，你得說法度眾生。你不說法度眾生，你把佛像頂戴到你頭上經塵劫，你身為佛的床座，遍三千大千世界，也報不了佛恩。為什麼呢？佛出世為度眾生，你不去度眾生，佛叫你戴在頭上幹什麼？佛叫你坐在你身上幹什麼用？這個報不了佛恩嘛！所以你要報佛的恩，就要趕快學講經說法。

所以每次講經我就勸，在大陸上比丘多，用不著比丘尼說法，也用不著居士說法。到了臺灣比丘少得很，沒有人講經說法，眾生怎麼能得到佛法利益呢？那比丘尼很多，你要發心去弘法嘛！居士很多，男居士、女居士，都學著講經說法。比如在社會上學校裡，老師，男老師，女老師都有，

在學校裡都可以講課，怎麼佛經你不能以講呢？不發心。發心學，學了去講經說法，才能報佛的恩。

你要發心講經說法，一定要求個真實的解悟，我們講經說法叫別人開悟，你自己不用真功夫，自己沒有開悟，叫別人開悟，你自己沒有悟嘛！我們應該是開了悟，再講經說法。沒有開悟呢，抱慚愧心，不能以貢高我慢，抱慚愧心講經說法：「我是跟大家結緣，我拿佛法來供養大家的。」不能說，學會了二句，嘴巴皮能講講說說了，喔！自己覺得了不得。比丘尼，在四眾弟子，在比丘後面。現在比丘少了，不能講經說法，比丘尼學會說法了，想要超過比丘。居士，應該站在比丘、比丘尼的後面，你是在家弟子。他一學會講經說法，先瞧不起出家人，這不是貢高我慢？你會講經說法，令眾生斷煩惱，你自己先增加了貢高我慢的煩惱，不是顛倒嗎？自己會講了，講得還是真好，大家都愛聽，自己把自己騙到了，以為

一定是開了悟的，這就是說時似悟，說理說得很好，說得很清爽，大家都愛聽，好像是開悟了，實際對著境，你還是迷，自己要考驗自己。因為有佛在，佛考驗；沒有佛在，你自己要考驗自己。

怎麼樣考驗呢？人家對你說幾句好聽的話，你很高兴歡喜：「某人會講經，講得真好，大家真愛聽，你的智慧無量，辯才無量！」唉，聽起來很舒服、很歡喜，這是順境現前了。有人批評二句：「他講經講得什麼了不得，不過隨便就那麼說說，實際一點真功夫沒有！」你一聽見，心裡就很煩惱，瞋恨心生起來，為什麼？逆境現前，多說二句空話。說你講得好，也是二句空話；說你講得不好，還是二句空話。二句空話你都受不了，你就在迷，哪裡開悟呢？所以應該大生慚愧。

這個地方是釋迦世尊對著須菩提，說離相度生，無住行施不著相的理，當面考驗一下，你是不是說的時候好像開悟了，對著境你還迷不迷？

釋迦佛這個應身佛，天天對著他，見了四十年了，你可不可以，以我這個丈六金身、三十二相，見到法身如來呢？

怎麼用佛身當面考驗呢？因為前面離相度生，把眾生度到什麼地方呢？度到無餘涅槃，度成佛了。你把無量的眾生，所有一切眾生，都度得成了佛，你還不著相。那我這一尊佛，你怎麼能著相呢？所以這樣考驗。

須菩提尊者，不但是證阿羅漢果，在阿羅漢之中，他解空第一，解悟空理，他是第一名。聽金剛經，他當機，真實開了悟，下面他答得一點都不錯：「不也，世尊！」是須菩提答的，「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不可以丈六金身、三十二相，見到法身如來啊！世尊！

「何以故？」他自己徵問，自己解釋，我怎麼說這個話呢？「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如來所說的法身如來的身相，是法身、是實相，不是現在應化身的身相。應化身的身相，丈六金身、三十二相，這是虛妄不

實的。法身它實相，實相無相，所以如來所說的法身實相，是個無相的身相，不是現在的丈六金身、三十二相這個身相。

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如來一考驗他，知道他是真實有所開悟了，再推廣一步，再提高一步，再叫一聲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佛的相，應化身的佛相，是虛妄的。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三界以內的染污法相，三界以內的法相，都是染污法。三界以外的是清淨法相，統統是虛妄不實的，這是推廣來說。

再提高一步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但應化身佛的相，是虛妄之相；連報身佛相，也是虛妄的，因為報身佛也是有個相，有相都是虛妄。再高，高不過報身佛，連報身佛的相都是虛妄的，還有什麼相不是虛妄呢？應化身佛，對二乘人說法，叫他學大乘，就是你們不要以為我這個佛

相是真實的，我這個佛相是應化身，是虛妄的，報身佛才是真實的。這個時候，連報身佛相，都要給它空掉，因為報身佛他無量阿僧祇劫修的功德，得的果報，這應該是真實的，怎麼也虛妄的呢？它是地上菩薩見到的，要是真實的相，它不會變化了。初地菩薩見到的報身佛相，跟二地菩薩見的不一樣，二地菩薩跟三地菩薩見的又不一樣，乃至於十地菩薩跟等覺菩薩見的也不一樣，他是應菩薩的機而現的相，還是應機示現的。他不是應凡夫的機，不是應二乘的機。應化身，是應凡夫二乘的機現的相；報身佛，是應地上菩薩的機現的相，還是個虛妄之相，這叫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學佛，難學也就在這裡，你沒有信佛，先叫你信佛，現在應化身佛涅槃了，要信這個佛像。無論是木頭刻的，無論是泥塑的，無論彩畫的，你都要恭敬禮拜，要真實的信仰，信仰就得著相嘛！這是度你入佛門，最初叫你著佛的相。因為你不著佛的相，要著眾生的相，你著眾生的相，就要

生煩惱。順乎你妄想心的眾生，你起貪欲心；不順乎你妄想心的眾生，你就動瞋恨心。不應當貪而貪，不應當瞋而瞋，你動愚癡心，天天對眾生著相，天天動貪瞋癡的煩惱。所以佛沒有辦法，一下手就叫你空佛的相，他夠不上聽這個道理嘛！你先去著佛的相，見佛恭敬，著了佛的相了，你好把眾生的相不要執著了。等你再進一步，佛的相只是個假的相，你還要真實用功，能見應化身的佛。見了應化身的佛了，再精進、再用功，見到報身佛。所以對著三乘聖人說法，要見應身佛的相，見報身佛的相，還是個著相嘛！所以說到最高的大乘佛法，不但應化身佛相是虛妄的，連報身佛相也是虛妄的。

佛教的道理高，超過一切外道，在現在所有中國的外道超過；在當時印度九十五種外道，都要超過。哪一種外道它都要著相，尤其是它教主的相，執著更厲害！它有個外道的教主，你說它教主的相是虛妄的，它承認

嗎？它不承認，它不敢說虛妄，它沒有那個高深的教理。只有佛教，我們的教主是佛，佛告訴我們：我的相，我這個佛相，就是虛妄不實的，只有佛教才有這個高深的道理。

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這個如來，是法身如來，這就叫做證大果。「若見諸相非相」，不但眾生相非相，非相就是當體即空；連佛的相也是非相，也是當體即空。不但應化身的佛相非相，連報身佛的相也非相，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的時候，這個時候你可見到法身如來了。

「若見諸相非相」，要用功用到這個地方。沒有「即見如來」的功夫，你就用到「諸相非相」，用功用到這裡，你會走錯路的。走什麼錯路呢？墮無為坑，起斷滅見。你學無為法嘛！一切有相之法，皆是有為之法，凡

所有有為之法，都是虛妄之法。那麼你要學無為之法，無為之法什麼樣呢？無為之法，一切法皆空，落到空的地方去，再修，不修了，這叫一下子掉到死水坑裡去了。什麼坑呢？無為坑，墮無為法的一個坑，掉下去了。墮無為坑不要緊，起斷滅見：「唉呀！哪裡有佛，應化身佛是虛妄的，報身佛也是虛妄的，金剛經說得明明白白，哪有佛呢？」起斷滅之見，斷滅之見，是大邪見，你會撥無因果的。那麼你學佛法害了，撥無因果，起個斷滅邪見。所以你一定要會悟，悟到非有非空，不可執著有，不可執著空，這個時候，你才能見到中道第一義諦，才見到法身如來。

佛教裡講空，就不容易懂。佛教裡講的空，尤其金剛經上講的空，它講的空是真空。既不是虛空的空，也不是沒有了的空。虛空的空，叫頑空，冥頑不靈的一個空，它虛空怎麼能生個佛呢？沒有了的空，是斷滅空，沒有了，這個東西沒有了，就叫空了，沒有了怎麼成佛呢？金剛經上所講的

空叫真空，真空它不空，你才能見到法身如來，所以叫做：真空不空，即是妙有。你見了法身如來了，是有，不是凡夫執著的有，凡夫執著的有，還是虛妄之有。這個有，叫妙有，不可思議的有，所以妙有不有，可即是真空。要懂得佛教這個空，還不容易懂，所以糊裡糊塗就說佛教裡講空，金剛經上尤其講空。學會了金剛經，結果落個空空洞洞的空，實際你那個空空洞洞的空，不是虛空的空，就是斷滅的空，不是金剛經上講的真空。真空，是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這空，真空不空，可以見到法身如來。

這個如來，是法身如來。法身如來無相，不但沒有凡夫的相，六道凡夫的相沒有，連三乘聖人的相也沒有。就是染污法的相沒有，清淨法的相沒有。不但六道凡夫、三乘聖人的相沒有，連佛相也沒有。不但沒有應化身的佛相，連報身佛的相也沒有。你什麼相都空掉了，就存了個報身佛的相，還是證不到法身。這就是：若有一些些，便有一些些。你有那一點點

相，它就有那一點點相呢！有那一點點相，就生障礙了，法身如來不能證得了！一定要空得乾乾淨淨，這才叫真空無相，不但沒有九法界眾生的相，連佛的相也沒有，沒有了這個時候法身如來現前了。

法身無相，你要見到諸相，執著有，著有的相，有的相不是法身啊！法身無相嘛！你著個「諸相非相」的非相，非相是空相，你著個空，還是相啊！還是個相不是法身，法身無相嘛！你怎麼有一個空的相呢？所以，必須要有的相、空的相，統統把它空得乾乾淨淨，這個時候法身如來，你才能證得。

說到大乘佛理，說到最高頂點了，講到「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我們是個博地凡夫，我們的功夫差得太遠了，你可以得到利益嗎？可以的。我們天天生煩惱，不是貪煩惱，就是瞋煩惱，在哪裡生的呢？對著境界生的。什麼境界呢？都是凡夫境界。對著佛境，還不可以執著呢，對著

凡夫的境界，你執著它幹什麼？你這樣迴光返照照自己，我為什麼要去動念頭、生煩惱呢？對誰生煩惱呢？對的都是一些凡夫，這凡夫哪有個真實的嘛！你的煩惱當時就歇落下去，不就得到金剛經的利益了嗎？

第五分講完，接著講第六分，「正信希有分第六」，正信，就是清淨的信心，很少有。前面講，通理大師把金剛經的正宗分，分四大科：信、解、修、證，從第二分起屬於正宗分，一直到第八分，都是講的生信心，生的什麼信心呢？生的正信，生的淨信。昭明太子分的科，它是叫正信，經文上講的是淨信。我前面說過，經文上四大科的科文，都有明文證明，不過前人沒有發現就是了，前人沒有發現昭明太子就發現嗎？不過他沒有分成：信、解、修、證四大科而已。現在經文上，信字顯出來了，要生信心，看著經文。

【正信希有分第六】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

「頗有」，是個輕輕的疑惑，不是疑惑很重。「頗有眾生，得聞如是」，就指著前文：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言說章句」，世尊現在說的是言說，將來結集成經典叫做章句。

「生實信不？」能以生真實的信心否？須菩提尊者，他解空第一，他只解到空，空了就好了，今天才聽到真空不空。「若見諸相非相」這是空，空了「即見如來」，真空不空。須菩提尊者聽見這個道理太好了，以前沒有聽到，今天聽到了，聽到了他是生起了真實的信心，他替眾生擔心。他請問金剛經的道理，都是替眾生請問的，眾生夠得上聽這個道理嗎？對於

如來的言說，將來結集成經典的章句，就是對於如來現在所說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這個言說章句，能不能生起個真實信心呢？

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

「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須菩提這樣替眾生擔心，是恐怕眾生聽了信不及。佛告訴須菩提：你不要這樣說，莫作這樣的說法，你不要說，眾生聽了恐怕不會瞭解。

「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不要說我如來現在所有這樣的言說，眾生可以生真實的信心。就是如來滅後，到後五百歲，於此章句。如來涅槃以後，不說言說，就說章句了，於此章句，還能生個信心，還以此為實。

「如來滅後」，把這個文句消一消，如來是應化身，他度見佛得度的眾生。這個應化身，屬於生滅身，有生有滅。淨飯王的夫人摩耶夫人，把他生出來了，這就是世界上有了佛了，這叫做生。生出來以後，十九歲出家，三十歲成道，說法四十九年，八十歲入涅槃。入涅槃了，在凡夫看見就是滅了。那麼這個滅，不是生滅的滅，就是寂滅的滅，就是入了涅槃，總而言之，這個世界上沒有佛了。佛怎麼不常住世間呢？他住世間是度化眾生的，眾生的善根不夠了，再說法眾生不得利益，世尊就入涅槃了。世尊為什麼要出世呢？眾生見佛的善根成熟了，見佛說法就得度。等到見佛得度的這一班眾生都度了了，眾生還多，善根不夠了，佛再住世無益，就入涅槃，所以叫佛滅度以後。

我們初學佛法的人，看見世界上的眾生苦惱，只有佛才能以來度，佛大慈大悲，他為什麼要入涅槃呢？好像怪佛不對。不曉得佛沒有涅槃，叫

做佛出世，也沒有出世，都是示現的，虛妄之相嘛！等於水清月現，水渾月無。水要是清了，月亮現出來了；水渾了，不清，月亮隱了，沒了。實際，天上的月沒有動，法身如來根本沒有動。應身如來，有生有滅，他是應眾生的機，眾生的根機，不夠見佛得度的根機了，所以入滅了。

「後五百歲」，其他的註解上，都解釋為第五個五百歲，就是二千五百年，這個不對。怎麼不對呢？在我們中國佛教歷史，釋迦世尊涅槃已經三千年以上了。南洋佛教歷史，已經二千五百年以上。這五個五百年，二千五百年都過去了，我們見金剛經不能得利益了。

應該怎麼樣解釋呢？佛的法運一共一萬二千年：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這二千年過去了。末法一萬年，按南洋佛教歷史，才過了五百多年；按我們中國佛教歷史，才過了一千年多一點，就是還有九千年的法運。到了最後五百年，就是一萬二千

年的最後五百年，對於金剛經還能以得利益。

再解釋「有持戒修福者」，持戒修福，這一句話，學金剛經，要特別注意，不持戒修福，於此章句，不能生信心。為什麼要對於金剛經，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生起個真實信心，要持戒修福呢？這屬於般若智慧，般若智慧怎麼樣能以生起來呢？要持戒修福。因為持戒，戒是防非止惡的，你天天為非作惡，怎麼能生起智慧呢？一定要持戒清淨，把一切惡法都止住了，你才能以修定。你天天為非作惡，去修定看看，定不下來，你坐都坐不安。要能以得到定功，必須持戒清淨，所以戒能以止惡，能以生定。

修福呢，修福怎麼樣修呢？上供三寶，下救眾生，都是修福的。修福能以生善攝慧，修福能引生一切善法。上供三寶是善法，下救眾生也是善法，但是一切善法，都能引生出來。因為善法能以攝智慧，就是福能攝慧。

般若智慧怎麼樣能以生出來？你得修福，沒有福報，智慧生不出來。

尤其是學金剛經的人，懂得了空空洞洞一點空理，他認為懂得了金剛經。叫他持戒，他不肯持戒；叫他修福，他不肯修福。修福，上供三寶，下救眾生啊！持戒，一切戒律都要持啊！他看見持戒修福的人，認為是著相。他自己不持戒，不修福，還批評別人，持戒不應該，修福不應該，著相，學佛法不會學，處處著相。他認為他學得很好，他不持戒，不修福，他不著相。不著相，不著持戒修福的相。他不去持戒，不去修福，反而著些惡法的相。他不持戒，就不能防非止惡，於是吃眾生肉，要殺生。問他：「你是佛弟子，你怎麼殺生吃肉呢？」他說：「唉呀！不要著相嘛！」他姪欲心熾盛，要犯邪姪，問他：「你學佛法的弟子，怎麼邪姪？」他說：「唉呀！不要著相嘛！我這是不著相。」他反而以殺生、以吃肉、以邪姪男女，為不著相。這樣就天天為非作惡，怎麼樣能得到般若智慧？

他認為瞭解了金剛經的空理，不著相。他這個空，叫做惡取空，起了惡見。由惡見，執著一個空，為非作惡，沒有因果報應，叫做不著相，叫惡取空。永嘉大師證道歌上，叫做豁達空，豁達空就是什麼壞事都敢做，他不在乎！

永嘉禪師證道歌上說：「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豁達空」，他什麼事都敢做，他不在乎，認為不要著相嘛！「撥因果」，把因果報應都給撥掉，什麼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一切皆空嘛！把因果撥掉了，變成個莽蕩漢。莽莽蕩蕩，說粗氣的俗話，叫冒失鬼，他什麼都敢做，冒冒失失。「莽莽蕩蕩招殃禍」，他不相信因果報應，因果報應他逃不掉，因果是個因果律，他做惡，一定有惡報，要招殃禍的。

學金剛經，學了空空洞洞的空，你懂得金剛經了嗎？若見諸相非相，叫做空。即見如來，它就不空啊！這個地方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四

個字你看懂了沒有？持戒修福這個是空嗎？你不從持戒修福的有法，還證不到真空呢！所以到了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的人，才於此章句，能生起信心，還以此為真實之理。

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

佛自己解釋，到了末法時代，怎麼會有眾生持戒修福呢？怎麼會有這個眾生，他會相信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之理呢？這個人善根深厚，多麼深厚呢？他不是在一個佛、二個佛、三個佛、四個佛、五個佛，面前種的善根。已經過去親近過無量諸佛，供養過無量諸佛，在無量諸佛面前，種的善根太深厚了。

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

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

前面釋迦世尊一解釋，恐怕我們又生退心，唉呀！金剛經的真實的利益，恐怕我們生不起這個清淨信心來，要比起在無量諸佛面前種諸善根，我們哪有這麼大的善根呢？我們沒有善根，你怎麼聽到金剛經呢？一定有，恐怕沒有那麼高深啦！

底下就告訴你，「聞是章句」，就是指著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這一段的經文。「乃至一念生淨信者」，你能生起來一念的清淨的信心，「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須菩提！如來就悉知悉見這個人，這個人能得到無量的福德。

這個「一念」，很短的時間，生起個信心，這個信心，是清淨的信心。要注意淨字，這個淨信之心呢，就是不執著我，不執著法，也不執著空，

下文會解釋到。這個信心，是清淨的信心，不執著有，也不執著空。若見諸相非相，他不執著有；即見如來，不執著空。這個樣的信心，才叫清淨的信心。你能以最短的一念之間，生起清淨的信心，那就「如來悉知悉見」，如來的心，就知道你這個眾生；如來的眼，就見到你這個眾生，就這一念，跟如來就相應。

「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如來悉知，你能以得到如是無量的福德；如來悉見，你這個眾生得到如是無量的福德，得到什麼樣的福德呢？得像前面那個善根深厚，親近過無量諸佛，在無量諸佛面前種善根那麼樣的福德，你都得到。

今天就講到這裡，向下文長，付待來日！請站起來回向！

前面講到第五分，「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須菩提尊者，他是已經聽懂了，而且悟到這裡了。現在是到般若法會，他已經是發菩提心的

菩薩，他替眾生擔心是：恐怕眾生夠不上聽這個高深之理，所以問佛：「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

佛當下就制止他：須菩提！你莫作是說！不要說如來在世，跟佛同時出世的這些眾生善根深厚，聽了我的言說會瞭解。就是如來滅後，還是有眾生能以聽到這個章句，還是生信心的。不要說是正法時代、像法時代，有人相信。就到了末法時代，到了最後五百歲了，只要這一個人能以持戒修福，於此章句，還能生信心，以此為實。

但是這個人到了末法時代最後五百歲，他對於金剛經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之理，他還能以生起個真實的信心，這個人善根深厚，多麼深厚呢？他一定在無量諸佛面前種過善根了。

這樣一說，又恐怕我們這些初發心的人退了心，所以世尊大慈大悲馬上接著說：你只要對於金剛經所講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這個道理，

你能以一念生個淨信之心，就得到如是的無量福德。得多少福德呢？得到親近過無量諸佛種善根那麼樣福德，跟那個善根深厚的眾生一樣一樣。昨天就講到這裡。

何以故？是諸眾生，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

「何以故？」世尊自己徵問，自己解釋，這一個眾生他一念之間，就是最短的一個心念，生了個淨信之心，怎麼樣就能得到那麼多的無量福德呢？

這解釋了，一念淨信之心，要注意淨字，淨是清清淨淨。清清淨淨，我執的這四個相沒有了。「是諸眾生，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這個我執空了。「無法相」，那個法執，他也空了。「亦無非法相」，這

個非法相，就是二空，也叫俱空。就是我空、法空，這個二空，也叫俱空，連這個空執，他也空掉了，這就是三空及第。這一念淨信之心，他心裡是清清淨淨，怎麼個清清淨淨呢？我相沒有，法相沒有，連空相也沒有，這麼樣清淨。

**何以故？是諸眾生，若心取相，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
若取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

再跟著解釋，「何以故？」為什麼要空我、空法，還要空那個空呢？「是諸眾生，若心取相，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若取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

為什麼要三空呢？因為要空我等四相，前面第三分開始說：「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在般若法會上，要發心做

一個菩薩，你不能有我等四相。要有我等四相，即非菩薩，你就不叫個菩薩了。這個眾生，他雖然是很短的時間，一念之間生了淨信之心。這一念之間可是與三空相應了，為什麼要把我相空掉呢？因為「若心取相，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取相，就是取我執的相。「取」，就跟「著」一樣解釋。你一取，就執著，就有我等四相現前了。

這個法執呢，二乘聖人阿羅漢、辟支佛，我相空了，法相還不空，所以他不叫菩薩。菩薩高過二乘聖人，菩薩不但空我等四相，還要空法等四相。「若取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這個法執，還有我等四個相，一定要把法執空掉。要不空掉，你取著法相，就有我等四相。

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

「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非法相，就是二空之相。我們學大乘佛法，要求證我空、法空。我空了，法也空了，這個功夫就夠高深的了，為什麼二空之相，還要把它空掉呢？非法相，就是二空之相，我空、法空的那個相。你要一起執著，還是有這四個相，這就是：若有一些些，便有一些些。你還存那麼一點點，可就有那麼一點點呢！你那個心裡頭不清淨了，心裡頭還存個什麼呢？還存個我空、法空。空，還不是個相嗎？這個地方就叫做非法相。

「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取，就是執著。以是之故，你不不應取法相，也不應當取非法相，不應當取空相。就是不許執著法，不許執著有，也不許執著空，要遠離二邊，會歸中道，才是大乘佛法。

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

尚應捨，何況非法。

「以是義故」，義，就是義理，什麼道理呢？就是我要空，法要空，空也要空，以這個義理之故。「如來常說」，如來常常在金剛法會上說的法，推論到以前跟你們講過這個道理：「汝等比丘」，比丘，是四眾弟子的首眾、第一眾，包括的有：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都是聽大乘法的四眾弟子，以比丘作代表。「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你們聽我說法，就不要起執著，我說的法，像過河渡水的船筏一樣，以船筏作譬喻，譬喻我說的法，這麼樣的法，你何必再起執著呢？

先講筏字，是渡水渡河的一個工具，是用大的竹竿，一個一個把它連起來，連得像個棉床還大，可以過河過水。在台灣南部我看見過，名字就叫做筏。這是解釋筏字，不一定指定竹竿做的筏，就是舟船之類。船筏、

舟筏，小的叫舟，大的叫船。也不要執著大的叫船，小的叫舟，總而言之，就是渡河用的一個工具。

「過河須用船，登岸則不用舟。」你要過河，沒有過河的工具，你怎麼過去呢？需要用船。你已經登到岸上去了，還背著船走嗎？登了岸，則不用舟，舟也就是船，船也就是舟。你要是沒有斷煩惱，需要法，沒有佛說的法，你怎麼斷煩惱呢？等你煩惱斷了，超出煩惱中流了，就登到彼岸了，你還要法幹什麼呢？等於治病，你有了病，就需要吃藥，病好了還吃藥幹什麼？唉呀！這個藥太好了，太好了再吃，不是因藥增病嗎？現在病好了，天天吃藥，又生了個病，生了個什麼病？生了個吃藥的病。所以法是治煩惱的，煩惱斷掉了，你起了法執，又生了法執著的病。這就是說，你應該瞭解，如來說法，都像過河的船筏一樣，過河要用，登了岸了，就不要用了。那個法有用，可以斷煩惱，等於船筏過河有用，但是登了岸了，

不要再要船筏了，那個法還要捨呢？又何況是非法呢？

「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心印疏、新眼疏的解釋，都不是解釋上文空相的非法，都說是世間法。佛法還應該捨，何況世間法呢？這個樣解，就跟前文有點不順了，這是世尊過去講的一段話，把它引證過來，證明法應該捨的。

我每次講金剛經，都是依著心印疏、新眼疏講，心裡有點不安，前文：「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非法，就是二空的空，這下面解釋，為什麼不取法呢？你取法，就起我等四相；為什麼不取著非法呢？取著非法，還是起我等四相。這跟著說到這裡，引證以前講過的，不要取法相，法尚應捨，何況非法，說是非法，指著世間法，這個好解啦！但是跟前面經文不大順。我依著想了多少年，想個註解，想了一點道理出來，能以跟前面經文把它配合起來，今天我跟大家說說，還不算真正穩定，給大家

作參考。

「法尚應捨，何況非法。」非法，還是指二空。法尚應捨，法它有侵斷煩惱的功能，還應該捨呢！二空它沒有侵斷煩惱的功能，你何必執著二空的非法呢？這樣解釋。

那麼非法，這個二空，還是要捨掉，要把它無掉。前面說過，你一執著這個空相，還是起我等四相，你出了一種偏差，等於二乘人沈空滯寂，二乘人怎麼不發菩提心呢？他滯著空，滯這個寂，沈沒到空寂的境界之中了，等於二乘人的沈空滯寂，有退失菩提心的損失。你發過菩提心，要度眾生啊！第三分你度眾生，要離相，跟著講下來的，你沈到二空的境界去，不去度眾生了，不是違背你的菩提心，退失了菩提心嗎？所以非法的空相，還是要把它空掉，要空得乾乾淨淨。

第六分後面這一大段解釋，要空我、空法、空那個空，就是解淨信的

淨字的。這個清淨的信心，就是三空的信心。信的什麼？不要忘記了，信那個：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若見諸相非相，不著有；即見如來，不著空。不落空有二邊，就是中道，這個樣子你才能親證如來的法身。這個一念清淨之心，就是這麼樣清淨的，不落於有，不落於空，才能以會歸中道。

【無得無說分第七】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

這還是跟著生起來個淨信之心，加以解釋。你一定要信，信了不要起疑。要說是一切都空，我也空、法也空、空也空，世尊證得菩提果了才成佛啊！那麼得了菩提果，不是有個菩提果法嗎？如來成了佛就說法，說法

四十九年，我前面算這個帳，到現在已經說了四十二年，他沒有說法嗎？佛當面考驗須菩提，看你究竟心裡頭是不是個淨信之心？也是考驗我們一念淨信心，是不是的的確確信得的當？

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

解釋的解，在這個地方一定要念（謝），解是解悟，開了悟了叫解。解，是依文解義的解，解釋的解，這是解悟的解。

「須菩提言」，答覆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如我須菩提解悟如來所說的義理，沒有一定的法，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沒有一定的法，如來可說。

前面第五分，佛問：「可以身相見如來不？」可不可以丈六金身、三十二相，見到法身如來呢？「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這個應身佛空了，釋迦佛再給它提高一步，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報身佛的相也是空的，報身佛有個相嘛！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應化身佛，是應二乘之機示現的；報身佛，是應地上菩薩之機示現的，都是虛妄不實的。「若見諸相非相」，應化身佛的相，報身佛的相，一切相都空了。在這個諸相非相，你把它用觀照般若智慧，把它觀空了之後，真空不空，法身如來走出來。「即見如來」，你就親證法身了。見，淺之說曰悟，深之說曰證。見，不是眼睛的見，即見如來，就是你悟到法身如來、證到法身如來了。

講那一段文的時候，我就跟諸位說，我們什麼相都空了，佛的相，法的相難空。我們佛弟子，不信佛，先勸你信佛。信了佛了，叫你怎麼樣恭

敬供養。不信佛，叫你聽法，叫你聽法的時候，對於法起了信心，怎麼把它空掉呢？很難空掉。說世間財、色、名、食、睡空掉，這應該的，學佛的弟子誰不懂這個道理呢？雖然是當下空不掉，但是一定這個道理是不是？佛的相，法的相，空，這個是很難做到！前面叫你空佛，這個地方，不但空佛，也空法。

把佛空掉了，跟著就空法，前面第六分說：無我相，無法相，無非法相，都是空法。這個地方把它結起來再考驗一下，我成了佛，我是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才成佛，你說我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了沒有呢？我說法說了幾十年，你說我是有法可說沒有呢？這就是有佛相，有法相沒有？再考驗一下。

須菩提是真正解悟了，悟到佛相、法相，非空非有，他答覆得才妙呢！他不說：有菩提可得，有法可說，那落到有那一邊了；他也不說：無菩提

可得，無法可說，那又落到無那一邊去了。他不落空有二邊，不落有，也不落無，就是不落空。他說：沒有定法，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沒有定法，如來可說。

須菩提自己解釋他解悟的道理，「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沒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來證得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國話，叫無上正等正覺。對著菩薩，有上之覺，佛得的菩提叫無上。對著二乘人的偏覺，說這叫正等。對著凡夫不覺，外道的邪覺，說這叫正覺。是對著三乘六凡，三乘聖人、六道凡夫，這九法界的眾生，才取這個最高的名稱。實際是個對待的假名言相，真理是絕待的啊！是對待的，都是假名字。把九法界眾生都空了，你對什麼人說無上正等正覺呢？菩薩空了，沒有有上的菩薩了，你對誰說無上？二乘的相空了，沒有偏覺了，你對誰說正等呢？沒有凡夫，沒有外道了，你對誰說正覺呢？所以對待的都

是假名言相，沒有定法，取個名叫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講的佛果，是個假名言相，一切法都是假名言相，第一個，學佛第一步，先空我，一切人相都空了呢，你這個我名字還能存在嗎？比如你們大家都來聽講經，我就說：我道源怎麼跟你們講經，說我道源怎麼怎麼講。說我，是對著你們大家說的。這個時候講完了，大家都散了，我在講堂上，還說：我長我短，是不是神經病了？這個我字，安不上去了嘛！一切法都是假的，都是對待取的假名。

這就是如來所得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個假名言相，「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也沒有定法可說。如來說法，是應機說法，對著小根機的眾生，就說小乘法；對著大根機的眾生，就說大乘法，哪有一定的？跟名醫開藥方子一樣，你是個什麼病，他應你的病而施的藥，名醫哪有一定的藥方子呢？是有一定的藥方子，都不是名醫，名醫他是應症施藥，你是

個什麼病？給你開個什麼藥？所以沒有一定的藥方子。如來說法，是應機說的法，哪有一定的法可說呢？

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何以故？」須菩提自己徵問，自己解釋，我怎麼樣說，如來得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沒有個一定的名字。如來所說的法，沒有定法可說呢？「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斷句斷到這裡，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把不可說連到下面，不可說非法、非非法。

「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取，就是取著，就是執著。不但般若法會上不許執著，如來常常說，如來說法，如筏喻，常常說這個道理。我們都已經解悟了，如來所說的法，皆不可以取著。為什麼不可以取

著？「不可說非法、非非法。」不可說它是非法，也不可說它是非非法。非法，不是有法；非非法，不是空法。不能說如來說的法，是有那一邊的法；也不可說如來說的法，是空那一邊的法，要離開空有二邊，才是中道第一義諦。

「所以者何？」須菩提自己再徵問，再加以解釋。「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這一句經文，翻譯成中國話翻譯得不太顯明，要聽著解釋。

先消文，「一切賢聖」，就是一切諸大菩薩。十住、十行、十迴向，稱為三賢位的菩薩。登了地以後有十個地，叫做十聖地的菩薩。一切賢聖，就是三賢十聖，包括一切諸大菩薩。「無為法」呢？無為法就是實相般若，也就是我們人人本具的自性清淨心。自性清淨心，就是實相般若的理體，是本來具有的，不是你修行造作成的。你要是沒有一個實相般若，你天天

用功修行，修出來個實相般若，那是有所作為，變成有為法。我沒有個自性清淨心，我天天修行用功，修出來個自性清淨心，那個叫做有為法，有所作為，你天天修行用功嘛！實相般若，這個自性清淨心，是本來具有的，無所作為，不是你有所作為，才有實相般若，才有自性清淨心的。

「所以者何？」就是再徵問，再解釋，解釋什麼呢？就是還有眾生懷疑：你須菩提悟到了，悟到如來所說的法，不可取著，不可說它是非法、非非法。那麼如來所說的法，好像沒有功能，沒有妙用了。可是三賢十聖，都是聽佛的法，依著法修行，才證得三賢十聖，哪裡是空呢？有人懷疑，這樣解釋的。

須菩提尊者就這個疑惑，再加以解釋：「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一切三賢十聖的菩薩，並不是執著有法，他才得到三賢十聖的果位，他皆依著無為法，而得的差別果位。結果有差別，有三賢、有十聖

的差別，這就是菩薩的差別果位。差別果位雖然有淺有深，他都是依著無為法證的，他是不起執著才證得的。他一起執著，證不得三賢位，也證不得十聖位。他先明白了中道的義理，就是不執著有，不執著空，不執著非法，不執著非非法。這就是無為法，皆依著無為法，而去證得三賢十聖的差別果位。

講金剛經，是講空理，講三空之理，我也空、法也空、空也空，只怕空不乾淨。但是你不要聽偏差了，我們現在要供佛像，佛涅槃了，還要用木頭雕刻一個佛像，還要用彩畫一個佛像，要燒香、要供養、要磕頭、要禮拜，那麼著了佛的相了！我們天天念經、天天研究經、天天聽經，不是著了法的相嗎？這樣說，不應該著佛的相，我們不要拜佛了，也不要供佛了，也不要聽經了，這樣你聽偏差了，你害到你自己。

拜佛的像，供佛的像，就怕你不用功拜。你要是真正的拜，拜出功夫

出來了，你才能空凡夫的相。現在最害人的，莫過於電視機，家家都有一部電視機，這就是把那一個魔，送到你家庭裡來了。你不去看，送到家裡，你不看嗎？你不要聽，送到你家裡，你不聽嗎？不許故往觀聽，做不到了。可是你要是拜佛，拜出功夫來，你家裡的人都看電視，你不看，為什麼？我要拜佛，拜佛就有這個好處，它能對治煩惱。

那麼你聽了金剛經，不對了！金剛經那個面對著的活佛，還是假的，不可以丈六金身、三十二相見到應身佛，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連報身佛也是空的。那麼我們木材雕的、彩畫的佛像，不是假中之假，還拜它幹什麼？你大錯特錯！

「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你沒有懂這一句經啊！你能以在那個假相之中，知道它假了，這就是見到諸相非相。見到諸相非相，不一定要把諸相把它駁掉了，才能以見到如來。若見諸相非相這個時候，正是法身

顯現的時候，法身遍一切處，法身在哪裡？法身有個地方，就不是法身，法身沒有個地方。你看楞嚴經，在內不對，在外不對，在中間不對，在哪裡都不對。法身在哪裡？法身在一切法上，法身遍一切處嘛！遍一切處，遍不到你木材雕的佛像上嗎？遍不到你彩色畫的佛像上嗎？你懂得金剛經的道理，若見諸相非相這個時候，你就見到法身如來。正在拜木材雕的佛像，正在拜彩色畫的佛像時，可就見到法身佛了。

如來的法身，就是我們的自性清淨心，那是無為法，無為法無所作為，本來具有的，不是你修行造作出來的。那麼你聽偏差了：「唉呀！我天天修行用功，不要修了，修來修去也得不到個無為法，那是有所作為嘛！」你聽錯了，人人本具，個個不無，人人本具有的有實相般若，個個不無法身理體啊！我們統統與佛無二無別，那麼怎麼樣生了差別了呢？「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人人都具有實相般若，人人都具有法身理體，你的

實相般若、法身理體，怎麼不現前呢？叫妄想執著給障蔽住了。要把妄想執著把它去得乾乾淨淨，法身才能顯現，實相般若才能現前。怎麼樣能把妄想執著去掉呢？修行用功。修行用功不是修法身的，不是修實相般若，那是無為法。修行用功是斷煩惱的，斷妄想執著的。你不修行用功，是個大凡夫，你不是個大如來啊！

現在講到第八分，較量持金剛經的福德，這一大科，略明降住生信分，就是從第二分到第八分，實際到第七分，就把這個信心就成就了，什麼信心呢？淨信之心。相信第三分說的，度眾生成佛，要離相度生，這個道理相信了。度眾生怎麼度呢？要行布施，行布施不要住相，無住行施，這個道理相信了。說到第七分，已經把信心生出來了，再較量較量這個福德，這是第八分。

【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為多不？」這要較量持經的福德，先說這一個人是著相布施七寶的福德。把「三千大千世界」的文消一消，這是一尊佛所教化的一個區域，三千大千世界的組織，是先從一個小世界作單位，中間一座須彌山，四方有四大部洲，這就叫小世界。以這小世界作單位，一個小世界、二個小世界數上去，數到一千個，這叫小千世界。再以小千世界作單位，一個小千世界、二個小千世界，再數到一千個，這叫中千世界。再拿中千世界

作單位，一個中千世界、二個中千世界，再數到一千個，這就叫做大千世界。

大千世界，怎麼叫三千大千世界呢？不是三千個大千世界，因為大千世界，這個算數，是經過三個千，不是一、二、三數上去的，它是數到一千個作單位，再數到一個千，一個千單位，再數到一個千，經過三個千，合起來叫三千大千世界。

「七寶」呢，大家會念阿彌陀經，這個名詞很熟悉，金、銀、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瑪瑙，七寶，是世間的寶物。「若人」，若是個假設之詞，並不是事實有這個事，這只是作個比方。假若有這個人，把充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拿來布施。世尊問須菩提：「是人所得福德，寧為多不？」這個人得的福德，可以算多不算多呢？

「須菩提言：甚多！世尊！」唉呀！那這個人得到的福德真是太多了，

世尊！「何以故？」我怎麼說他得福德多呢？「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須菩提只怕又說錯了，我說的他得的福德多，是我聽如來說話的意思。如來說的福德，是福德之相，不是說的福德的本性，「是福德即非福德性」，說到本性上呢，它是無相之法，不可以說多，不可以說少了。在福德之相上，既然有一個三千大千世界的相，又有七寶的相，一定是講相，相就是事相。所以如來說福德多，我跟著如來說，也說甚多。

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

「若復有人」，這裡應該有個「佛言」，翻譯的人把它略掉了。我們念金剛經的人，念到這個地方，自然知道這是佛說的，「佛言：若復有人，

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彼！」這個較量持經功德，說經的功德，超過前面那個七寶布施的功德。

先把「四句偈」，把它解釋一下，看金剛經的註解很多，咬定這個四句偈了，可是金剛經上四句偈很少，只有二個四句偈，一個就是二十六分：「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再一個，三十二分金剛經說完了：「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究竟是哪個四句偈呢？那個註解上，自己跟自己辯論，辯論了好多的道理。再有人說：這個四句偈，那個四句偈，都不對，是：「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那又不是四句偈啊！這就是不懂得偈子的道理。

這偈，是印度的梵語翻譯過來的。印度的梵文，三十二個字，就叫一個偈，不是一定像中國作詩固定幾個字叫一個偈。三十二個字就叫一個

偈，比方中國的華嚴經，翻譯過來的有十萬五千偈，那華嚴經裡面長行文多得很，偈頌也有，偈頌少。這個都叫偈，三十二個字就叫一個偈。那麼你聽說聽懂了，你又咬文嚼字去算字，說金剛經上是哪三十二個字呢？這都是不會解釋經的道理。四句偈，就是一小段經文，這樣解釋就對了。

再講「受持」二個字，領納於心叫受，受者領納為義，持者憶念不忘。對於金剛經的義理，你領納於心，這叫受。憶念不忘，常常記在心裡，這叫持。那麼金剛經什麼的義理呢？簡單的說，就是第三分的離相度生，第四分的無住行施，第五分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這個義理你領納於心，憶念不忘。再廣說，一直說到第七分為止，這個義理你都領納於心，憶念不忘，這就叫受持金剛經的義理。

「若復有人」，這就是假若另外一個人。「於此經中」，於此金剛經中。「受持」，受持其義理，能以全部經受持，那功德更大。「乃至四句

偈等」，乃至受持一小段經文的義理，自己受持。這是大乘佛法啊！要為「為他人說」，為他人說，能說全部金剛經，功德更大。乃至於你說一小段金剛經，福德也大。多麼大呢？「其福勝彼」，你所得的福德，勝過前面那個人，以充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作布施的福德。

「何以故？」這個人的福德，怎麼超過前面那個七寶布施的福德呢？「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這個經裡面出佛、出法，你能以受持全部經，福德大。你受持一小段經，為他人講全部經，乃至於為他人講一小段金剛經，這個福德大。因為金剛經裡面能出諸佛，乃至於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都是從經裡面生出來的。

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前面講，不要著佛的相，不要著法的相，怎麼到了第八分結科文的時
候，又出佛、又出法，這個福德又大起來了，這不是著相了嗎？叫你離相，
是即相離相，不是叫你落到斷滅。「所謂佛法者」，如來所說的佛法，「即
非佛法」，當體就空，如來沒有著佛的相，著法的相。你不要著佛的相、
著法的相就對了。

學金剛經，不會學，學來學去，學了個空空洞洞的空。你看，講了一
個禮拜了，什麼時候講個空空洞洞的空呢？講的真空，真空不空，即是妙
有啊！金剛經能以出佛、出法，哪裡落到空空洞洞的空呢？

第四分無住行施，你能得到無量的福德，像十方虛空那麼樣的無量，
哪裡落到空呢？這個地方，你受持金剛經，能以得到甚多的福德，超過三
千大千世界七寶布施的福德，哪裡落到空呢？

在這個經文上還要注意，這是開始說這麼二句，「所謂佛法者，即非

佛法。「下面經文上都是三句，「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這個地方先開始，只說二諦，下面配上個是名佛法，三句，那就是說三諦。把二諦的道理講一講，二諦的文嫌長，今天就講到這裡，向下文長，付待來日！請大家站起來回向！

昨天講到這二句，「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今天再把二諦的道理講一講，黑板上寫的有，參考資料上也有，說明如下：

二諦

二諦者，真諦、俗諦也。俗諦者，凡情所見世間之事相也。是順凡俗迷情之法，故曰俗。其為凡俗事相之道理，決定而不動，故曰諦。真諦者，聖智所見真實之理性也。是離虛妄，故曰真。其理決定而不動，故曰諦也。

「二諦者，真諦、俗諦也。」先講什麼叫做俗諦？「俗諦者，凡情所見世間之事相也。是順凡俗迷情之法，故曰俗。」是我們凡夫的情識，叫

凡情，所見到的這一切差別事相，這都叫做俗。「其為凡俗事相之道理，決定而不動，故曰諦。」諦字怎麼講呢？決定不動的道理，叫做諦。是在世間法上，這個道理都是決定不動的，這叫做俗諦。

「真諦者，聖智所見真實之理性也。」真實的理性，我們凡夫見不到，是聖人的智慧見到的。「是離虛妄，故曰真。其理決定而不動，故曰諦也。」我們凡夫見到的，都是世俗的差別事相，這個是虛妄的。真實的理性，它是遠離虛妄，它不是虛妄，就叫做真。在真理，決定不動，所以叫做真諦。

再看著經文，「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就是按二諦解釋的，說有佛、有法，是對凡夫講的，它有差別的事相。按它的理性上講，聖人的智慧所證得的，沒有佛的相，也沒有法的相，所以「即非佛法。」

金剛經，這是開始有這麼二句經文，講二諦，不講三諦。下面可都是三句經文了，下面多一句是名佛法，「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

這就是由二諦的道理，引到三諦的道理，金剛經經文，是這個樣子的次第。

正宗分分四大科，從第二分到第八分，第一大科講完了。第一大科是：「略明降住生信分」，簡略的說明，降心離相、住心無住這個道理，令我們生起個清淨的信心，這一大科講完。

從第九分到十六分，這是第二大科：「推廣降住開解分」，把降心離相、住心無住這種道理把它推廣來開示，多講一講，多說一說，令我們好開個解悟，解就是悟，開解，就是開悟。

先講降心的方法，再講住心的方法，都是答覆須菩提的問題，須菩提問：「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世尊在前面第一大科答覆他，先答覆降心的方法，再答覆他住心的方法。下面第二大科，還是先講降心，後講住心。降心的方法怎麼樣降法？要離相，你把一切相都離得清清淨淨，你的妄心它不就降伏住了嗎？

這前面是離相，是叫我們發大願，普度一切眾生，皆入無餘涅槃，實無眾生，得滅度者，要離度眾生的相，這叫離相度生。

這把它推廣開來講一講，說一說，證了聖人的果位，也要離相。小乘有四個果位，佛問須菩提，你們證了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有沒有著這個相呢？須菩提是四果阿羅漢，他是過來人，他答覆的，都沒有著相，沒有著相就對了。那就是我講的，度眾生離相，那個離相一個樣，沒有二個樣，那就是降伏妄想心的方法。

【一相無相分第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

看著經文，「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小乘的，有聲聞，有緣覺。這是講聲聞，聲聞有四個果位：初果、二果、三果、四果。

先問須菩提，你證得初果了，初果叫須陀洹，翻成中國話叫預流，也叫入流，金剛經上翻譯的叫入流。預，也就是入。流，就是流類。流類是哪一流？聖人之流，聖人之類。他最初預入聖人的流類了，所以給初果取個名叫做入流。就是從今天起，他證了初果，不是凡夫，他已經預入了聖人之流類了。

世尊問須菩提，初果，他證到初果的時候，他心裡有動這個念頭：「今天很好，我今天證得初果了！」有這個念頭嗎？「須菩提言：不也，世尊！」須菩提回答：初果聖人，他證了初果，不會動這個念頭。「何以故？」我怎麼講他不動念頭呢？我是過來人，我知道，因為「須陀洹名為入流，而

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須陀洹名字是梵語，翻成中國話，就叫入流，他名字叫入流，可是無所入。怎麼無所入呢？「不入色、聲、香、味、觸、法」，他不入六塵法。就是須陀洹，他斷了見惑了。三界以內的煩惱，也叫惑，迷惑的惑，就是有見惑、有思惑，見惑是迷理之惑，詳細的解釋有八十八使，你們要去看佛學大辭典。怎麼樣叫八十八使？我們現在分開來講，講一點半鐘，不夠講的，實際與金剛經，沒有大幫助。金剛經就是講大乘法的，初果聖人，他斷了見惑了，明白我空之理了，這個明白是親自證得了我空之理，他六根不去攀緣六塵。外面的境界，不出六塵之境：色、聲、香、味、觸、法，他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怎麼不入呢？他不起分別心，我空之理證得了，他不入六塵的境界，才叫須陀洹。他沒有起分別心，怎麼會動念頭：「我今天當了初果聖人了！」他怎麼會有這個念頭？一定沒有嘛！

這是講什麼呢？不是講初果，下面二果、三果、四果，都是佛在講阿含經的時候，詳細講過了。這個時候，在般若法會上，都是四果阿羅漢，用不著解釋這些名相，不是講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的。講什麼呢？講他離相，他不動念，就是離相嘛！講四果離相，也不是小乘家的功夫呢，是叫他引證到前面第三分說，度一切眾生入無餘涅槃，要離相。你不是請問我，叫我世尊給你講，降伏妄想心的方法嗎？你發心去度眾生成佛，不要著相，這妄心就降伏住了。那怎麼樣子離這個相呢？你是證到四果的人啊！把你用過的功夫給你提出來，叫你自己瞭解，初果他就離相，他不動念，不是離相。他離相，他起了妄想心嗎？妄心不降而自降，解釋這個道理的。

我們現在用功，妄想很多，或者你是參禪，或者你是持咒，或者你是念佛，越用功妄想越多，很奇怪啊！我不用功，還沒有妄想，一用功，怎

麼這麼多的妄想呢？這是你自己解釋的錯誤，你不用功，是天天在打妄想，你不知道。現在你用功，喔！才知道妄想了。就是在過去，你房間裡沒有光明，桌子上、地上統統是垃圾，你沒有看見。這個時候屋子裡邊有了光明，或者你點上燈，或者開了電燈，一看見，唉呀！很多垃圾！不是開了燈，垃圾才多，是本來就多，以前沒有看見。這個時候用功才知道，才覺照到妄想多。

這個用功，比方就說念佛吧！一念佛，妄想就來，唉呀！自己很討厭、很生氣，你討厭它，不是妄上加了個妄想嗎？你生氣，不是妄上加了個妄想嗎？那不是降伏妄想的方法，怎麼樣對治妄想呢？不理它。打了妄想，你不要理它。你念佛，只管念你的佛，念得久了，妄想就少了。再念下去，念得久了，妄想沒有了。你越理它，它妄想越多，所以說，妄想起不理它，不理它就是金剛經說的離相。你把妄想的相，把它離開，妄想

是個妄念嘛！你把妄念遠離開了，不打妄想，它不就是沒有妄想了嗎？

這就是說，前面告訴我們降心離相的方法，你度一切眾生成佛，還要離相，那還有什麼妄想離不開呢？這個地方說，證了初果，他是聖人啦，應該著點相了，他沒有著相。證到聖人的果位，還不著相，還有什麼相可以著的？我們凡夫打妄想，離不開貪、瞋、癡，離不開財、色、名、食、睡，那有什麼價值嘛！你把它放下，就好了嘛！不理它就是放下，你無理它，它就歇下去了。「狂心頓歇，歇即菩提。」這是楞嚴經上二句話，狂心，就是妄想心，妄想心你把它一歇，歇就是把它放下來，放下來就是菩提心現前。

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

來，是名斯陀含。

再講二果離相，「須菩提！於意云何？」在你心意之下以為如何呢？「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須菩提！你是證過二果的人，證到二果的人，他可作這個念頭：「今天又高了一步，我證得二果了！」能作這個念嗎？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他不會動這念頭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初果是破了見惑，還有思惑沒有破。見惑是迷理之惑，這個我空之理，過去是在迷而不覺，證到初果，他是親證到我空之理了，但是我執的思惑不能破，不能證二果，還要用功。悟了理了，悟到了不行，還要修。要修的時候，思惑不容易破。見惑，三界以內的見惑，欲界、色界、無色界，要破一起破，就是他迷理了，這個

道理只要能反過來，三界以內的見惑，一下子破了。

思惑，是迷事之惑，事相上你明白，怎麼明白，你把它破掉，可不容易。所以三界分九地，一地分九品，要九九八十一品思惑。現在先破欲界的思惑，我們是欲界的眾生，九九八十一品思惑，欲界九品，是難中之難。先破，破了六品，欲界的九品思惑，把前六品破掉，證二果。

證了二果了，他欲界的思惑，還有後三品沒斷，超不出欲界。這個惑，也就是業，業叫業繩子，是一根繩子牽著你的。你想出，出不去，要想出去，還得用功修行，要把後三品斷盡了，才超出欲界。超出三界，頓超的根機，一下子超出去；不是頓超的根機，漸次的根機，先證二果，證到二果，叫做一來果。一來果是簡略的翻譯，實際叫「一往來」，就是他一來天上，一來人間，天上人間，一個往來，他把後三品的思惑斷掉了，就證三果。

證了初果，就叫做聖人，聖人就是了脫了生死，叫做聖人。我們凡夫呢，凡夫流轉生死，就叫做凡夫。流轉生死流轉到什麼時候呢？盡未來際，沒完沒了，永遠流轉生死，叫做凡夫。初果，他只破了見惑，思惑還沒有破，怎麼就叫聖人呢？他的生死有了限度了，初果聖人只有七番生死，就是七番生天上，七番來人間，他一定證二果。二果更超勝，他只要一來天上，一來人間，就超出欲界了，所以他們的生死是決定了脫，都有限度了，叫聖人。

初果聖人證得我空之理，他就不動念，何況二果呢？那麼他一來天上，一來人間，是隨他欲界後三品的業，任運自在，潤澤一番生死，他是隨著他的業力走，他並沒有動個念頭：「我證了二果了，我只有一番生死了！」他並沒有動個念。「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因為斯陀含心裡實實在在沒有往來之相，所以他才叫斯陀含，才叫二果聖

人。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

再講三果離相，「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音挪）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阿那含，翻成中國話叫不來果，也叫不還果。金剛經上翻成不來，他不來哪裡呢？不來欲界了。他把欲界九品思惑後三品斷掉了，就是把欲界的業繩子給割斷，沒有業繫縛了，他任運自然超出欲界，所以他來不來，不還，不回来了，不再回欲界來了。

那麼他證三果的時候，心裡有沒有動這個念頭：「我今天證了三果，我不再來欲界！」有這個念沒有呢？「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他沒有

動念頭啊！「何以故？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他不來欲界，是把欲界的九品思惑斷盡了，他並沒有動個念、著個相：「今天可好了，我超出欲界的生死了！」他並沒有動這個念，所以而實無不來，這名字就叫阿那含，他證三果，離三果之相。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

再講四果離相，「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先講阿羅漢是梵語，翻成中國話有三個義：第一、殺賊、第二、應供、第三、無生。

第一、殺賊，是殺盡了煩惱賊，他把三界以內的見思煩惱統統斷盡，等於把賊殺死了。

第二、應供，他把見思二惑斷掉，他是四果聖人，堪受人天供養。

第三、無生，三界的生死，他沒有了，不受後有，永遠再不會轉到第二個生死，他超出三界，叫無生。

三果聖人，他把欲界的思惑斷盡了，上面還有二個界：色界、無色界。色界、無色界分八個地，每一個地有九品，八九七十二品思惑。但是他不再來欲界了，住到哪裡斷上二界的煩惱呢？他住到色界天那個四禪天，四禪天最高五層天，叫五不還天。那個五層天，都是不還果的聖人住的，住在那裡斷。但是住在那裡斷，思惑還多，七十二品很容易斷掉。最難斷的，就是欲界的思惑。所以二果只斷到前六品，三果才斷後三品，還要分二次斷。上二界的七十二品思惑，它沒有欲界的煩惱深重，很容易斷掉，斷掉

了就證四果。

這就是我們現在用功，你最初下手用功，煩惱很難降伏，你不要怕，你用得久了，煩惱就少了。你用得再久，煩惱就空了。它是最初難，越往後它越容易。

還有個字要料揀一下，前面初果、二果、三果，都是「果」，阿羅漢第四果，叫「道」，這個有什麼不同呢？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統統是修的無生道，要了脫生死的道，要證得無生法的道。可是初果、二果、三果，他還沒有證到究竟處，他用功修行，有個階段，就要酬達他因位的修行，酬因叫做果，所以證到初果了、證到二果了、證到三果了。到了四果的時候，把無生道真實證得了，所以叫做道，不叫果了。

佛再問：「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他證得的是無

生法，超出三界了，三界的法他沒有了，空掉了，哪裡還有個阿羅漢的法呢？要有阿羅漢的法，有生有滅了，他證得了無生法了嘛！所以實實在在沒有個阿羅漢的法，這是順著解釋，他已經證得無生法了，哪有個阿羅漢之法呢？當然他不動念啊！

再反過來解釋，「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要是阿羅漢，他動個念頭：「我今天證到阿羅漢！」這個阿羅漢他沒有證到，他有我等四相，是個凡夫，怎麼叫做四果聖人呢？反過來證明，他沒有我等四相，我相空了，誰個動念頭？他當然不會生心動念，這是四果離相。

再反過來證明前面說過的：我執的四相、法執的四相、空執的四相，你只要一動念，就有四個相。只要有這四個相，你就是凡夫。為什麼要你空，空得乾乾淨淨？要你轉凡成聖嘛！你不是要降伏妄想心嗎？誰有降伏

妄想心呢？凡夫有降伏妄想心啊！凡夫的妄想心，是貪、瞋、癡，財、色、名、食、睡，那個太俗氣了。菩薩的妄想心呢，你證得我空，執著個我空；你證到法空，執著個法空。我也空了，法也空了，二空還要起執著，取這個俱空，還不是個妄念嗎？不是貪、瞋、癡，比貪、瞋、癡高明了，不是財、色、名、食、睡，但是還是個妄念嘛！你妄心沒有降伏住，菩提心不能安住嘛！所以一定要把它空得乾乾淨淨，離相離得清清爽爽，把我等四相，由深到淺，由粗到細，分三層：我執的四相、法執的四相、空執的四相，統統離開。統統離開了，這個地方就證明，阿羅漢他沒有四個相，沒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他怎麼會生心動念？沒有生心動念，不是妄心降伏了嗎？

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

漢！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即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

下面再引己作證，把自己的功夫引出來，作一個證明。「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世尊常常讚歎須菩提，說須菩提得了無諍三昧，這個諍字念（爭），不跟人家起爭論。「人中最為第一！」人中，這個人不是凡夫人，就是得無諍三昧的人，阿羅漢得無諍三昧的，不是須菩提一個，得無諍三昧的人很多。可是他的功夫第一，在無諍三昧人中，他最為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在阿羅漢之中，他是第一個離欲阿羅漢。這個欲，不作婬欲講；這個欲，就是欲念，就是心裡有念頭，就叫做欲。他離開心念，就是離開妄想，他是第一，離

得最高明。這是世尊常常讚歎須菩提的話，他把它背出來。

「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引自己的功夫作個證明，世尊這樣讚歎我，我心裡頭，沒有生心沒有動念。這再反過來解釋作個證明，「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假若我證了阿羅漢道的時候，我有這個念頭：「今天我須菩提可好了，我超出三界，了脫生死，我得了阿羅漢道了！」假若我真動這個念頭，世尊就不會讚歎我，「世尊即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這個樂字念（要），樂是好樂。阿蘭那，那字念（挪），翻成中國話叫寂靜。行，念（恨），是功夫。須菩提，是最好樂寂靜行門的這個人。世尊前面讚歎他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讚歎他是第一離欲阿羅漢。還讚歎他一句話，就是須菩提是好樂阿蘭那行，是好樂寂靜行門的人。好樂寂靜行門，就是心裡頭沒有生心動念。假若我證了阿羅漢道，我心裡作是念：「我今天證了阿羅漢了！」那世尊

不會讚歎我是好樂寂靜行門的人了。

「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以字，作個因字講。中間這個行字，不念（恨），念（形），做動詞講。因為我須菩提行無所行，我天天用功修行，沒有著修行的相，我修的是寂靜行啊！我沒有著寂靜行的相，心無所恃，天天就這樣任運自然的用功。我用功的時候就沒有著相，所以我得到阿蘭那行，世尊才讚歎我，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的人。我要是生心動念，世尊就不會這樣讚歎我了不是！

第九分，就是講的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都離相，離相他的妄心就不起了，還是告訴我們降伏妄心的方法，降伏妄心的方法怎麼降伏呢？離相。凡夫的相離，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都是聖人的果位，他都離相，離相妄心就不起，這就是推廣來講，降伏妄心的方法。

下面再推廣來說，住心無住的方法，怎麼樣能安住你的菩提心呢？住

心無住。你有所住，心就不會安住了，講這個住心無住的方法。

由小乘四果聖人離相，再講到大乘聖人：菩薩、佛。他住心無住，怎麼樣住心無住的？修因不要住著，證果也沒有住著。修因沒有住著，在修菩薩因行的時候，他得了成佛之記，他不住著；莊嚴佛的淨土，他也不住著。

〔莊嚴淨土分第十〕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不也，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前面是須菩提引自己來作證，證果離相的。這是如來以他自己來作證明，住心無住。這個如來，就是應化身如來，那菩薩見的就是報身如來。菩薩成

了佛了，叫如來。還沒有成佛，他要修大乘的行門，修多長的時候成佛呢？要修三大阿僧祇劫。修到二大阿僧祇劫滿，就遇到然燈佛授成佛之記。

他修到二大阿僧祇劫滿，佛經上有二個名字，一個叫做儒童，有的佛經叫做善慧，或者叫儒童菩薩，或者叫善慧菩薩。他這個時候，修行六度法門，萬種行門，已經修了二大阿僧祇劫了，這個時候然燈佛出世了，他要去親近供養。他看見皇宮裡面一位宮女，拿了七枝青色蓮花，蓮花以青色為最名貴。善慧菩薩這個時候身上有五百錢，看見青色蓮花很名貴，他要供佛，要拿青色蓮花才好，他就跟宮女商量：「妳賣給我幾枝，我去供佛好不好？」宮女說：「我是宮中的女子，花有用途，怎麼能賣給你？」善慧菩薩說：「我是要供佛的，青色蓮花我買不到，我有五百錢，統統給你。」雖然青色蓮花沒有，但是他拿五百錢要買太多了，宮女受了感動，說：「你去供佛，我是宮女，不能隨便走路，把我這二枝也給你。」善慧

菩薩一共拿了七枝青蓮花，宮女賣給他五枝，把二枝寄託他拿去供養佛。

善慧菩薩拿了七枝青蓮花去供養然燈佛，見了然燈佛，把這七枝青蓮花都獻上去。以他虔誠心的感應，再有佛力的加被，這七枝青蓮花在虛空裡，變成一個寶蓋，就在然燈佛的頭頂上。然燈佛正在走路，他在前面走，善慧菩薩看見地上有一塊濕泥，就是水土叫做泥，「唉呀！佛走過來，不是把腳染污了嗎？」這個時候要去找乾的土來墊來不及，他就把他身上的衣服脫下來，把泥蓋上，還有一點點泥沒有蓋住，再找東西找不到了，心裡一著急，怎麼樣呢？把自己的頭髮打開，把那一點點泥蓋上，就發了個願：「佛走過來，唯願佛能以踩著我的身子走過去。」然燈佛知道他的願心，就踏著他的身體走過去，叫其他的菩薩這些弟子，不要再踩他的身體。等到然燈佛走過去了，他也站起來了，然燈佛就給他授記：「你再過九十一劫，就要成佛，號釋迦牟尼。」這就是我們的本師釋迦牟尼佛，修行到

二大阿僧祇劫，在然燈佛面前授成佛之記的公案。

這裡佛把過去的公案提出來，問須菩提，「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昔，是往昔，過去。「在然燈佛所」，在然燈佛所在，就是在然燈佛的面前所在。「於法有所得不？」我授成佛之記，我得了佛的法了。你說：我那個時候，有個佛的法得到沒有得到呢？這樣問須菩提。

「不也，世尊！」佛沒有法可得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授成佛之記，世尊在那個時候，已經修行二大阿僧祇劫，妄心不起了，哪能以執著有個法可得呢？實實在在沒有個法可得。要是反過來解釋，要是世尊你心裡動個念：「我今天得了授記之法了！」那然燈佛就會給你授記。

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

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

「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授記，他無住，沒有住相，住就是執著，沒有執著授記之相。菩薩莊嚴佛土，修六度萬行，莊嚴佛土，也沒有執這個相。我們天天念迴向偈：「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都是學菩薩發心，學菩薩修行。

菩薩他修六度萬行，他有功德啊！他不求人天福報，不求二乘小果，他的功德迴向到哪裡呢？迴向莊嚴他的佛土。像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那麼莊嚴，是他無量阿僧祇劫修的功德莊嚴出來的。我們學菩薩呢，學菩薩發心，學菩薩修行。我們要修六度萬行，我們的功德，都迴向莊嚴佛土。莊嚴誰的佛土？莊嚴我們自己的佛土。我們成了佛，是正報。我們得有個依

報，依報得有一個莊嚴的世界。佛的國土，就是佛的世界，佛的世界都得有無量的莊嚴，都是由無量的功德迴向莊嚴出來的，這叫菩薩修因莊嚴佛土。

「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釋迦世尊問須菩提，菩薩在因位修六度萬行莊嚴佛土，有沒有莊嚴佛土呢？須菩提答：「不也，世尊！」菩薩他不會動莊嚴佛土的念頭。「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菩薩莊嚴佛土，是在事相上，有所謂莊嚴佛土。按空理上講，「即非莊嚴」。按中道第一義諦上講，「是名莊嚴」。

這個地方是三句經，第一次看見，前面「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只有二句，是講二諦。這個地方再引到三諦上，下面把三諦解釋解釋：

三諦

諦者，真實不虛之理也。三諦者，空諦、假諦、中諦也。空諦者，謂

一切由因緣所生之事物物，其體性空無之理也。假諦者，謂一切事物體性雖空，而假相實存之理也。中諦者，謂空假不二，中道之理也。龍樹菩薩所造之中觀論，有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空諦），亦為是假名（假諦），亦是中道義（中諦）。」即明此三諦之義也。

「諦者，真實不虛之理也。」前面講二諦的時候講過，諦是決定不動之理，決定不動之理真實不虛之理，叫做諦。「三諦者，空諦、假諦、中諦也。」空諦，就是二諦的真諦。假諦，只有假名，就是二諦的俗諦。這再加個中道諦，叫做中諦。

先講空諦，什麼叫空諦呢？「空諦者，謂一切由因緣所生之事物物，其體性空無之理也。」就是世俗的俗諦，事物物，都由因緣生出來的。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是因緣所生的法，沒有個本體，沒有個自性，沒有本體自性，那個空理，就叫做空諦。

「假諦者，謂一切事物體性雖空」，謂一切事事物物，體性雖然空，它是因緣所生法，它沒有體性，體性是空的，「而假相實存之理也」。所以你修菩薩道，你講這個道理，不能廢除假諦，假諦是眾生的果報法，它假相實實在在的存在，這就叫做假諦。

「中諦者，謂空假不二，中道之理也。」會歸中道，空諦與假諦並沒有二個，正在講空諦的時候，可假相還存在；正在講假諦的時候，它就是當體即空。這空有不二，就是空假不二，就會歸了中道，這叫中諦。

「龍樹菩薩所造之中觀論，有偈云：」「中觀論是龍樹菩薩造的，裡面有一個偈誦：「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空諦）」，這二句叫做空諦，是因緣所生的法，當體都空，它沒有本體自性，這叫做空諦。「亦為是假名（假諦）」，但是它假名還存在，假相假名都存在，這叫做假諦。「亦是中道義（中諦）」，空假不二，就是中道諦。「即明此三諦之義也」，這就是

說明三諦的義理。

懂得三諦的名義了，再配合到經文上這三句：「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再看參考資料：

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

「莊嚴佛土者」，乃約假諦說，菩薩修六度萬行，以莊嚴佛土，是有所莊嚴也。「即非莊嚴」者，乃約空諦說，菩薩所修之六度萬行，皆是因緣所生，都無自性，當體即空也。「是名莊嚴」者，乃約中諦說，中諦能圓融二諦，雖然莊嚴而不著其相，雖不著相而不妨熾然莊嚴，是則名為莊嚴佛土也。

「『莊嚴佛土者』，乃約假諦說，菩薩修六度萬行，以莊嚴佛土，是有所莊嚴也。」有所莊嚴，就是假名假相，這是約假諦說的。「『即非莊嚴』者，乃約空諦說，菩薩所修之六度萬行，皆是因緣所生，都無自性，

當體即空也。」菩薩修六度萬行，離不開因緣，皆是因緣所生法，統統都無自性，當體即空，所以叫「即非莊嚴」，這就是空諦說的。

「『是名莊嚴』者，乃約中諦說，中諦能圓融二諦」，中諦，能以圓融二諦，中道諦能以把空諦、假諦圓融起來，叫它不生障礙。「雖然莊嚴而不著其相，雖不著相而不妨熾然莊嚴，是則名為莊嚴佛土也。」這才是中道第一義諦的莊嚴，天天修六度萬行，莊嚴佛土，他沒有著相。莊嚴佛土，是假諦；不著相，就是空諦。這樣天天莊嚴，天天不著相，這就是會歸中道，才叫是名莊嚴。

我們講到哪裡，學到哪裡，我們怎麼樣修六度萬行呢？依著三諦的道理來修。你天天修六度、修萬行，天天不要著相；天天不著相，可天天修，這樣就是會歸中道第一義諦。

今天就講到這裡，向下文長，付待來日！請站起來回向！

把經本打開，看「莊嚴淨土分第十」，「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不也，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第二大科，就是推廣降住開解分，第九分起到第十六分止。

第九分，是推廣降心離相的道理，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證了聖果，都沒有著相，他都是離相。就配合到前面第三分度生離相，離相度生，度一切眾生成佛，要離相，一樣的道理。

第十分，是推廣住心無住的方法，剛才念的那一段經文，釋迦如來在然燈佛面前授成佛之記，而沒有住相。他授了成佛之記，授了，但是他不住相，所以「於法實無所得」。

再接著講，「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菩薩在因位之中，要修六度萬行，是莊嚴佛土。那麼有沒有莊嚴佛土呢？他不住相，所以就沒有莊嚴，

這還是講住心無住的道理。

住心無住，這就是把前面第四分無住行施的道理，推廣開來說。我們發心，要修六度萬行，先修布施度。修布施度，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這是無住行施。一直到你成佛授記，也是無住；菩薩莊嚴佛土，也是無住。

那麼金剛經，講二諦的道理、三諦的道理，開經的時候，我就料揀過。前面講到「所謂佛法，即非佛法。」只有二句，那就是按二諦的道理講。講到「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這是三句，下面這樣三句的經文很多，都是配合到三諦。

要是按二諦解釋，很簡單，「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莊嚴佛土，有沒有莊嚴呢？有，是按俗諦講的。「即非莊嚴」，是按真諦講，一切因緣生法都是空的，菩薩莊嚴佛土，也是因緣生法嘛！「是名莊嚴」，不過

假名莊嚴而已，這就是按二諦的道理解釋。

按三諦解釋，前面把三諦的道理依著參考資料講清爽，「莊嚴佛土者」，是假諦，假諦就是俗諦，有所莊嚴。「即非莊嚴」，是空諦，因為莊嚴佛土，因緣生法，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嘛！「是名莊嚴」，是中諦。

「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假諦跟空諦，合起來圓融無礙，這就「是名」中道的「莊嚴」，怎麼樣是名中道的莊嚴？你每天去行六度萬行，莊嚴佛土，而每天不著相，這就是即非莊嚴；可是每天不著相，每天還是照樣地去行六度萬行，莊嚴佛土，這個樣子就是名中道的莊嚴，這是按三諦解釋的。

昨天就講到這裡，今天再接再講。

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那麼住心無住，究竟應該怎麼樣子用功，用到住心無住呢？把這一段經文聽清爽，把它受持到心裡，你就會用功了。

前面講第三分、第四分，已經說過，第三分，度一切眾生成佛，這是發大願。你怎麼樣度一切眾生成佛呢？你得行布施，第四分就是起大行。但是行布施，你不能住相，叫無住行施。那麼菩薩修行，也就是金剛經上告訴我們修行，就在住心無住。這一段經文更推廣來說，怎麼樣個用功修行？

看著經文：「是故須菩提！」是故，以是之故，以什麼之故呢？以前文所說的道理之故。就近說呢，就是釋迦如來授成佛之記，而不住著；當

菩薩的時候，莊嚴佛土，他不住著，以是之故。那麼往遠處推呢，就是推到第四分，你菩薩要行菩薩道，就得行布施，行布施不住相。「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以是之故。

以是之故，「諸菩薩摩訶薩」，菩薩，或者是摩訶薩。菩薩、摩訶薩，前面都料揀過，菩薩，是權教大乘的菩薩。摩訶薩，叫大菩薩，就是實教大乘的菩薩。無論你是權教大乘、實教大乘，依著金剛經修行，你就應當如是生一個清淨心出來，你心裡一有了染污，那就與金剛經的意思不合，你不但不能成摩訶薩，連權教的菩薩也成不了。

「應如是生清淨心」，清淨心生出來，是從自己內心生出來，不是從外面來的，不是釋迦佛給我們的，也不是現在我們的師父給我們的。釋迦佛告訴我們個方法，我們現在的師父教給我們，也是告訴我們個方法：生心自己生，生個清淨心，清淨心不從外面來，本來具有的，清淨心是個什

麼？不染污的心。

下面再加以解釋，「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住，就是住著，就是執著。外面的境界不出六塵，對著我們的心就是外境，內心外境，心境是一對，它是對待之法。你這個心只要一動念，不是住色，就是住聲，或者住香、味、觸、法，不出這六樣。你一說，住一個塵境，塵者染污之義，你對一個境界住著了，你心不清淨了，被塵給你染污了。那六個境界叫六塵，前面講過了，塵者染污之義，它染污我們的清淨心的。你不要住著外境，你心本來清淨，這個時候不清淨了，怎麼不清淨了？你住著外境，染污了嘛！現在學了金剛經要修行，知道過去上這個當，上六塵境界的當。現在你不要再去住色、聲、香、味、觸、法六塵境界，你清淨心就現出來了。生怎麼生呢？現出來了叫生。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把這一段經文結束起來，究竟用功修行，

應該怎麼樣用功呢？生清淨心。怎麼樣叫做清淨心？不著六塵，就是清淨心。清淨心怎麼生呢？「應無所住」，把它總結起來，你不要住著而生個心，生個心而又不住著，這個心生出來，就是清淨心。

在中國禪宗有六位祖師，五祖、六祖都是在這二句上開的悟，現在就談六祖的公案，講一講「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六祖大師，叫做惠能，他沒有出家的時候，家裡很貧寒，而且父親早亡，就一個老母親，沒有飯吃，沒有飯吃哪還有錢去念書讀書嘛！所以他也沒有念過書，可是自己要吃飯，還要養活他母親吃飯，就在山上去打材，打木材，把它打上兩捆，擔了一擔，就擔到都市裡面來賣，賣幾個錢，買點米回去跟他母親兩個人吃飯，就這樣生活。

這一天，他擔了一擔木材，到都市裡來賣。賣材不是你端到那個地方就有人買，得等待有人來買。把這一擔材，端到路邊上，等著有人來買。

這個時候他在那兒站著，等人來買劈材那個地方，背後有一個窗戶，裡面有人念金剛經，六祖大師不認得字會開悟，當然有大善根啦！他一聽就很可能入耳，就聽得懂念經的義理，聽到裡面這個人念金剛經，念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忽然間開悟了！

他自己開了悟了，就得到佛法的真實利益，但是他認識字，不曉得是什麼經？他就到念經的房間裡，跟人家請教了，說：「你這位先生念的是什麼呢？」「我念的金剛經。」「唉呀！念金剛經太好了！」「你念過嗎？」「我不認識字啊！」「你不認識字，怎麼知道太好了呢？」他說：「我聽見有二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個道理我懂了。」「喔！懂了，你講給我聽！」耶！一講講得很好，「唉呀！你這個人有大善根啊！你沒有讀過書不認識字，從來沒有念過經，今天怎麼聽我念經就聽懂了呢？你有大善根，不要誤了你的善根，你應該去親近親近五祖，求個深造。」「五

祖在哪裡呢？」「五祖在湖北黃梅。」那麼六祖大師這個時候，在廣東，距離得很遠啊！

六祖，這個時候我們就稱他是六祖，還不是六祖啦！因為他在家的名字，在他的傳上不清爽，他說：「我去不了，第一、路途遙遠，我沒有路費。第二、我家裡還有個老母親要吃飯，我依著賣材才養活我母親，我走了母親沒有飯吃啊！」這個念金剛經的是個居士，還有幾個錢，他說：「你這個不算大問題，你家裡就是一個老母親嗎？我把你老母親接到我家裡來，我來供養她吃飯，母親的問題解決了。你沒有路費，我供給你路費，這個問題不是也解決了嗎？你還是趕快把你母親接來我家裡，我給你幾個錢，你趕快走，不要誤了你的前程大事。」

六祖就接受了他的供給，把他母親接到這位居士家裡，拿著路費，就到湖北黃梅去親近五祖。到了五祖的寺院裡了，五祖每天要上堂說法，很

多出家人就在那裡聽，他出來就跟五祖頂禮，五祖一看是個在家人，就問他：「你從哪兒來的呢？」他說：「我在嶺南。」廣東，是個省名；嶺南，是個地名，這是在廣東的嶺南。

湖北是在中國的中央，廣東是最南部，中央的中國人對於廣東的人，向來有一點看不起，給他們取個名字叫獠子。那麼五祖就順口說出來：「是個獠子啊！你還來學佛法嗎？」六祖馬上就答覆他：「人有南北，佛性有南北嗎？」人有南北，我住在南方，住在嶺南叫獠子，佛性能以分南方、分北方嗎？這在佛教裡，叫獅子吼，嘩！一下子，五祖結到了，知道自己失言，說錯了，五祖心想：耶！這個獠子根機還很利。

五祖知道他的根機特利，要叫他行點苦行磨練磨練他，說：「學佛法不是簡單啊！要行苦行，你到舂米房裡去舂米去！」他就接受這個職務，到舂米房裡去舂米，一舂，就舂了有八個月之久。

那麼舂米，舂了八個月這個時候，五祖上堂說法，就發表說：「我年齡太大了，我要趕快傳法下去，傳法得傳給大徹大悟的人。你們在我寺院住的大眾很多，哪一個大徹大悟了，作一個偈子叫我看看，要是你能以大徹大悟了，就把祖師位傳給你，我好退休了。」

這個時候五祖法會，有一位教授和尚，叫神秀大師。除了五祖，就是說他大了，他是教授嘛！大家都沒有開悟，心裡邊有數：「我們不要去作偈子了，我們也沒有開悟，作了偈子也沒有用，想做祖師也做不了。要是接祖師位，只有我們教授和尚，誰有他佛法懂得多呢？」大家都沒有作，神秀大師，他自己也沒有大徹大悟，可是他想到了：「我是教授和尚，除了五祖，就是我高我大，我不能不作個偈子！」這麼想了，他要是個開悟的人，一開口就是個偈頌嘛！他沒有開悟，得用分別心來想的。

他作了一首四句偈：「身如菩提樹，心似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

惹塵埃。」「身如菩提樹」，我們這個身體，就是個菩提樹。「心似明鏡臺」，我們這個心，就是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要好好的打掃打掃，勤勤常拂拭，把它擦擦乾淨。「勿使惹塵埃」，不要叫它惹了塵埃。這個樣子我的心就如明鏡臺，身是菩提樹，就常常現前了。

那麼作了這個偈子，是很好很穩當，但是自己因為沒有開悟，沒有把握，想把這個偈子拿給五祖看，恐怕受訶斥：「我是教授和尚，作了這個偈子，要是五祖說我沒有開悟，怎麼樣做下去教授和尚呢！」於是想了半天，怎麼樣呢？等到半夜，大家都睡覺的時候，他把偈子寫了個紙條，貼到走廊的牆壁上，明天天亮，一定有人看見報告五祖。五祖來看，要是說這個偈頌是開了悟的，我就出來，承認是我作的，好接祖師位。要是說這個偈子沒有開悟，就不出來說是我作的，隨它去就算了。

到第二天天亮，有人看見，就報告五祖，五祖一看，說：「這個偈頌

作得好，你們要是把它念熟，把它背誦，照著偈頌用功，將來一定會開悟。要是能以燒香、供養、磕頭、禮拜，也能以培福。」但是沒有說這個偈頌是開悟的人，也沒有找作偈頌的人。

祖師講的開示，大家聽了都接受了，於是都念，把它念熟了背，就有人來擺了香案，就來燒香、供養、磕頭、禮拜。這一下子，不但把寺院的出家人都轟動了，外面來的在家的信徒，都要來看，都要來念，都要來燒香、供養、磕頭、禮拜。

有一個年輕的小沙彌把偈頌念熟了，就像唱山歌的，一邊走一邊念，念到舂米房裡去，還在念。六祖在那兒舂米，聽到小沙彌念的什麼呢？就問：「小師父啊！你念的是什麼？」「你這個獠子知道什麼？」小孩子說話很輕狂，他說：「我不知道，你教我嘛！」小沙彌就把前面的經過跟他說：「有人作了一個偈頌，我們的祖師說，誰能把它背熟照這個樣修行，

將來能以大徹大悟，要能以去燒香、磕頭、禮拜，供養，也能以培大福。」他說：「這個偈頌在哪裡呢？」小沙彌說：「在走廊裡。」「那麼你我，也到那裡去磕頭、禮拜看看，我也培點福不好嗎？」「好啊，我帶你去！」小沙彌把他帶去，到那邊叫他看，六祖在那看偈頌，聽他們在那裡念偈頌。

六祖不認得字，他聽別人念，越聽越不是意思，就搖頭晃腦。有一位參拜五祖的人，聽說這件事，也都來看。這個做地方官的人，看見這個人，怎麼表示不太贊成，別人都在念在背，在那燒香、禮拜，他怎麼表示不太贊成的樣子呢？

這個地方官就問他，一問他，他就說：「這個偈頌並沒有見性，沒有見到自己的本性。」這位地方官說：「這個偈頌沒有見到本性，你作一個見性偈子，給我們看看不好嗎？」他說：「我倒是有一個偈子。」就是在那裡聽他們念，六祖已經作了一個偈頌出來了。

這個地方官就說：「你作了一個偈子，寫出來，貼到牆壁上，我們大家都念念，也種點善跟不好嗎？」他說：「我不認得字，不會寫。」這個地方官更奇怪了！「你說人家的偈作得不好，你不認得字，怎麼作偈呢？」那就考驗考驗他了，說：「不認得字不要緊，你會作個偈，我替你寫。」

「那好，你替我寫，我很感謝你。」於是這個人就找紙找筆，替他寫下來一首偈。

真把神秀大師的偈子給駁掉：「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菩提，翻成中國話叫做覺，叫做道，佛的覺道哪有個什麼樹呢？「菩提本無樹」。形容明鏡只是個譬喻，明鏡哪有個臺呢？「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空空洞洞的，這才是清淨心，哪有一個樹，哪有一個臺呢？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嘛！你有一個心，它才惹塵埃；你沒有個心，它惹個什麼塵埃呢？他把偈子作好，這個地方官替他寫出

來，貼到牆壁上，他也回舂米房舂米去了。

這個時候大家驚奇了，舂米的獠子，他不認得字，怎麼會作偈？於是就趕快報告五祖，五祖一看，就知道這個獠子是明心見性了，心想：「要是把祖師位傳給他，這個時候沒有開悟的人很多，要爭名奪利，恐怕要害他，不能說明。」五祖就說：「這個偈沒有見性，給它擦掉，你們還是去念前面那個偈，好用功、好培福。」把他這個偈頌給撕掉了。

五祖大師知道這個獠子，是大徹大悟的人了，於是就到舂米房裡去看，五祖年紀大了，走路用柺杖，到舂米房裡來問他：「米熟也未？」六祖答：「米熟久矣！猶欠篩在。」米熟也未？就是你舂米舂好了沒有？猶欠篩在，我米老早就舂好了，就是差過個篩子。米舂好了，也要拿篩子篩一下，猶欠篩在，還沒有篩，一篩就好了。這就是說機鋒話，打個味語，就說：米熟也未？你明心見性了沒有？六祖大師說：我老早明心見性了，

就是差祖師給我印證一下，過個篩子就好了。

五祖就拿拐杖，把他舂米的石頭臼子，敲了三下，就走了。六祖就會了意思，叫他半夜三更到五祖房間裡去。半夜三更天，到了五祖房裡，進了五祖的房，五祖把門關起來，插起來，就給他講金剛經，拿金剛經來印證他的心，看看他所悟的道理，跟金剛經上道理合不合？合，那你悟得一點都沒有錯，就把六祖的位子傳給他。傳給他得有一個東西表徵信，就是有一個衣，有一個鉢，是達摩初祖從印度帶來的，傳給二祖，二祖、三祖、四祖傳給五祖。五祖就把衣鉢傳給他，叫他開後門趕快逃走，說：「沒有明心見性的人很多，爭祖師位，要害你，所以你趕快逃走！」走了，這以後六祖大師出來，就大弘中國的禪宗，中國的禪宗興起來，就是從六祖興起來的，這個公案故事就講到這裡。

五祖大師也是在金剛經上這二句開的悟，六祖大師也是在這二句經上

開的悟，那麼「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八個字，這二句經，就是金剛經的經眼，也是金剛經的經心。你要開智慧眼，就在這二句上開；你要得到你的清淨心，也是在這二句上得，所以是全經的一個眼目，是全經的一個心臟。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就是前邊說：「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你一有所住，住什麼呢？住六塵。有所住，心就染污了，就不是清淨心。所以生個心，而不住六塵；對於六塵無所住，不落於空，它又生個心，這就是清淨心。

清淨心生出來做什麼事呢？把前面第三分離相度生，第四分無住行施把它合上：你天天去度眾生，不要住眾生相，離相度生；你天天去行布施，不要住布施相，這叫無住行施。就這樣去度眾生、就這樣去修行，那你就合著金剛經的清淨心了。

那麼我們再往淺處地方講，好有個下手處，應無所住來行布施，布施有財施、法施、無畏施。你行財布施，這個眾生需要錢財，你就拿錢財去布施眾生，但是不許住相。你一住了相，布施心不會長遠了。你一住了相，就是這某一個人沒有飯吃，我給他飯吃；某一個人沒有衣服穿，我給他衣服穿，有了衣、有了食了，他還要謀點生活，比方做個生意、做個買賣，沒有本錢，我給他拿錢，給他作本錢。他現在生活很好了，這就是你做對了，但是你著了相，就希望他報答你。

眾生根機不一樣，有的知恩報恩，得了你的恩惠，他真報答你。報答你，你就生歡喜心：「這個人很有良心，我過去怎麼樣周濟他，他現在很知道報恩！」那麼這個心，就是個貪欲心，愛上這個人。相反的，「這個人沒有良心，他日子好過了，把你忘了。」你想起來就氣，這樣就動了瞋恨心。你無論動貪欲、動瞋恨，都是根本煩惱，與佛法不相應，你這個布

施，布施不下去了。所以要不住相布施，你永遠的布施，管你報答我，不報答我，是你的事。布施是我應該做的，我只行財布施就對了。

財布施如是，法布施也如是。行法布施，是我的職務，我應該行法布施，利生為事業，弘法是家務嘛！弘法利生是我的事業，是我的家務事，我應該做這個事。那麼你一著了相，聽你佛法的人，跟你學法，一學，學得很好，他也學會講經說法，你想起來就歡喜，這就是著相生的歡喜心，歡喜心不是貪心嗎？那麼這個跟你學佛法學法師的，把你老法師忘記了，根本見了你等於不認識，也不恭敬，也不供養。你想起來就氣：「這個人不知道報法恩，簡直不但是佛法的法恩不知道，連社會上的良心，他都沒有。」你想起來就氣，氣不是瞋恨嗎？所以你做顛倒了，一著相，就生煩惱。

財施如是，法施如是，無畏施，救苦救難，亦復如是。有沒有人去行

布施沒有啊？有，有就是生了一個心了。生了個心，我沒有住相，這就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個心什麼心呢？這個心就是清淨心，就這樣子保持你清淨心常常前，你的煩惱自然會空掉，你的菩提心自然會增長。再看著經文。

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這段經文在新眼疏的科文，叫「得果無住」，得了報身佛果了，他也不住著。心印疏上說這段經文是「喻明無住」，是個譬喻，是個比方，實際就是個譬喻，譬喻什麼呢？譬喻得了報身了，而不住著。二個科合起來都是一樣的。

先把須彌山王的文消一下，梵語叫須彌盧，翻成中國話叫妙高。須彌

盧怎麼叫妙呢？它不是石頭山、土山，它是四寶所成，叫做妙。怎麼叫高呢？出海八萬四千由旬，在海水表面上，它有八萬四千由旬高，叫做妙高。妙高山王，是中國話，它高出一切山，所以稱為山中之王，叫妙高山王。

「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譬如有一個人，身量高大，多麼高大呢？像須彌山王那麼高，有八萬四千由旬高。「於意云何？」在你須菩提心意之下以為如何？「是身為大不？」這個人的身量，算不算大的身量呢？「須菩提言：甚大，世尊！」像須彌山王那麼高的身體，太大了。

「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須菩提自己徵問，自己解釋，為什麼我說身大呢？因為佛說非身，才是個大身。我答的身大，不是像須彌山王八萬四千由旬高那個身，叫大身。我是依著佛的意思，佛的意思決不是說，像須彌山王那麼高的身，就算大身。佛的意思是說：非身，叫大身。

我答的身大，也是說非身，叫大身。

前面說像須彌山王那麼高的大身，就是報身佛的身量，報身佛的身量能算不算大呢？不能算大。為什麼呢？它有個尺寸，八萬四千由旬高。要是再有一個人，有八萬五千由旬高，那不是比他高嗎？他怎麼叫甚大呢？這個「非身」，就是法身，法身無相，所以叫非身之身。無相的身，它沒有個尺寸，多少由旬高？沒有尺寸可以量，所以那才是叫大身。這個譬喻什麼呢？就是你一住著，這個妙法就不妙；你不住著，這個法才是妙法。你一住著，你的心就不清淨；你不住著，你的清淨心，才是遍法界，才是一個大心。

下面較量無為的福最勝，恐怕你聽說不住相，恐怕你聽說個清淨心，又落到空那一方面。金剛經上講的真空，真空不空，你才能得到大福。

【無為福勝分第十一】

須菩提！如恆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恆河，於意云何？是諸恆河沙，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恆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

「須菩提！如恆河中所有沙數」，恆河是印度一條大河，新翻譯叫旃伽河，翻譯成中國話叫天堂來。這個河的水源，是從天堂來的，因為這條河很長，水源很高，形容它等於天堂來，是印度的一條大河，裡面的沙子很細，像麵粉一樣那麼細。現在交通便利，去朝拜聖地，都要去到恆河看看，要包一包沙回來嘛！

消這個文就要注意，算這個帳要算清爽，這一條恆河裡面的沙子很細，一粒沙算一個數目，叫恆河沙數。「如是沙等恆河」，那一條恆河的

沙，每一粒沙算一條恆河的數，如是沙等那麼多的恆河。「於意云何？是諸恆河沙，寧為多不？」諸恆河沙，就是恆河沙數的恆河沙。記得這個解釋，恆河沙數的恆河沙，這個沙子多不多呢？

「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那可太多了，世尊！「但諸恆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恆河沙數目的恆河就多了，何況恆河沙數的恆河裡面的沙子呢！那不是更多得不可思議了！

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

「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佛恐怕譬喻持經的福德太多了，反而不信，佛說話都是真語實語，所以先安定我們的心，你要聽佛的話，佛的話

不會打妄語的。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前面第八分有一個譬喻：「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說善男子、善女人，以充滿一個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來布施。這裡是恆河沙數恆河沙數那麼多的三千大千世界，充滿了七寶，統統拿來做布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那他用那麼多的七寶來布施，得福可太多了！

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佛告須菩提：」佛還是以實言告訴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假若

另外有一個善男子、善女人，他受持金剛經，或者受持全卷、受持半卷，乃至於受持一小段的經文。四句偈前面講過，就指著一小段的經文。自己受持，為他人說，也講給別人聽。你講全部金剛經也好，講半部金剛經也好，講一分，乃至講一小段經文也好。而受持經、說經這個的人福德，超過前面七寶布施的福德。

為什麼持經的福德這麼大呢？金剛經，能以出生諸佛，能以出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不要說出生無量諸佛，出生一尊佛，福德還可思議嗎？你就相信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向下文長，付待來日，請大家站起來回向！

請把經本打開，請看「尊重正教分第十二」，前面推廣降心之法，怎麼樣離相？這是聲聞乘，也叫小乘，證到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都沒有著相，那就是離相。也就是金剛經第三分上說的，度一切眾生，要離相。

以後再講到推廣住心的方法，要住心無住。釋迦牟尼佛自己在然燈佛面前，授了成佛之記，他沒有住著，住，就是執著；菩薩莊嚴佛土，也沒有執著。這也就是前面第四分說的，要行布施，不要住著，就是無住行施。講到這裡，就較量持經的功德，你用恆河沙數恆河沙數的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作布施，不如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這個福德要超過前面那個七寶布施的福德。那麼昨天就講到這裡。

昨天已經把這個意思料揀過，是不是釋迦佛說持金剛經的功德，說得太過份了？前面那一個人用恆河沙數恆河沙數的三千大千世界七寶布施，那個福德該有多少呢？怎麼沒有持金剛經，乃至於一小段經文的福德，為他人說的福德，怎麼這個福德，還勝過前邊呢？就是你用七寶布施的再多，眾生接受了你的七寶布施，不能成佛，得的利益，只是現生的利益。你的七寶統統布施，布施得很多，他接受你的七寶布施，衣食住都不

感困難，得的享受，是人生的享受，而只能享受這一生，來生來世，你不是還跟著布施給他七寶呢？你也不是個聖人，怎麼能跟著他流轉生死，再去布施他呢？所以接受你七寶布施的這個人，只能以現生得人間的衣食住的享受，不能了生脫死，不能以得成佛道。這個金剛經，你能以受持金剛經的義理，你能以為他人說，自己能以了生死，也能令他人了生死；自己成佛道，也能令他人成佛道，所以福德不可同日而語。

前面第四分，無住行施，行施，行布施有三種布施：第一、資生施，就是財布施。第二、無畏布施，第三、法布施。前面較量的是財布施，財布施不如法布施。因為財布施，只能以利益人間的衣食住，得這樣的利益。法布施，能令他了生死、成佛道，這是剛才料揀的意思。

還有一種意思，前面第八分說：以一個三千世界七寶作布施。後面第十一分又說：以恆河沙數恆河沙數的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作布施。那只是個

假設之詞，根本世界上沒有這麼一個大有錢的人。這就是說，財布施，自己沒有那個無窮無盡的財來布施。法布施呢，你只要學點法布施，永遠布施不完，布施不了。所以釋迦世尊說金剛經，都要帶著為他人說，向下經文還有這種意思。注重在叫你學金剛經，學會了道理，為他人說。為他人說，就是法布施，你跟人家說法，你不要住相，無住行施，你永遠的布施，永遠布施不完，這一層道理，大家都要記著。

財布施，我們力不從心，需要財施，眾生太多了，我們自己沒有那麼多的財，盡量的布施，也不能滿眾生的願。可是我的財布施完了，也就了了，再沒有了。再沒有了，也沒有滿眾生的願，財布施則有窮盡。法布施，則沒有窮盡，你學會了佛法，永遠布施不完，永遠布施不了嘛！這一層意思要記著。

那麼這兩層意思，就是比較法布施與財布施哪個布施重要？第一個意

思，就是法布施，能令眾生得到究竟利益，能令他了生死、成佛道。第二個意思，就是法布施，無窮無盡，永遠布施不完，布施不了。但是你學佛法，不要學偏了，聽說這個道理，那我就學法布施了，不要用財布施，這就偏了。財布施，是法布施的前方便。那個四攝法，你要攝受眾生，四攝法：第一個就是布施攝，布施攝就指著財布施。你要跟眾生結緣，眾生，愛法的眾生很少，愛財的眾生很多。這就是你先跟眾生結好緣，他需要財，你就用財布施，但是知道財布施，不是究竟之法。等你跟他結了緣了，你再來用法布施。這就是：「先以欲勾牽，然後做佛事。」眾生他貪財，我就拿財布施他，等於釣魚的，財是五欲之一，釣魚，你得用個魚餌，牠好上鉤啊！先以欲勾牽，拿財的五欲，作一個勾，把眾生給他勾進來，先把牠牽到佛門裡來了。然後做佛事，然後你再用法布施給他說。

你自己會說法，可以為他人說，你先用財布施攝受眾生，然後講佛法

給他聽。你自己要是不會說法呢，尤其是在家弟子，你不會說法，你用錢財做布施，記著，還是把他接引到佛門來聽法。你替他請法師講經，他受過你的財布施，他得過你的恩惠，你把他請到來聽經，他肯聽你的話。你要是沒跟他結過財布施這個緣，你叫他來聽經，他不來，所以還是以法布施為究竟。你用財布施接引了他，叫他來聽法，你不會講，你替他請法師來講。

懂得法布施的重要了，那你就知道金剛經的重要。今天接著講，你要尊重金剛經。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

前面說是自己受持，再為他人說，世尊的意思在為他人說，所以這個地方單講為他人說。「復次，須菩提！」，重復次第，釋迦世尊又叫一聲當機者須菩提！「隨說是經」，隨說，就是隨便說說這個經。是經，就指著金剛經。隨說，按心印疏上解釋，有四種意思：第一、是隨說的人，第二、是隨說的義，第三、是隨說的經，第四、是隨說的處，參考資料上有：

第一、隨說的人，隨說這個經，什麼人說這個經呢？不揀僧、俗、凡、聖。不揀擇什麼人，僧，或者是個出家人；俗，或者是個在家人；凡，或者是個凡夫；聖，或者是個聖人，什麼人說經都可以，這叫隨說。

第二、隨說的義，你要說這個經，是說金剛經的義理，不論事理精粗。只要是金剛經，你說金剛經上的事相也可以，你說金剛經上裡面的理性也可以，你說得很精深也可以，你說得很粗淺也可以。這就是義理，不管是事相的義理，理性的義理，或者精深的義理，粗淺的義理，隨說，都可以。

第三、隨說的經，不定章句前後。不管你說的是前面一段經，或者後面一段經，乃至於你說個四句偈，都是叫做隨說。

第四、隨說的處，不拘城市山林。或者你在城市裡面說，或者在山林裡面說，都可以，都叫隨說。

你懂得隨說的意思，你要負責任跟眾生講金剛經，你全部講，那功德更不可思議！你隨便說一段也可以，只要是金剛經，功德都不可思議！

再看著經文，「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這四種意思，第三種是隨說經。你講金剛經，隨你說，或者前面的一段，或者後面的一段，「乃至四句偈等」，講一小段。

「當知此處」，都應該去供養講經的這個地方，處，就是處所，就是這個地方，就是說經的地方。「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阿修羅，翻成中國話叫非天，有天之福，無天之德。一切世間，是包括六

道的眾生，這個地方只有一切世間的三個善道。三個惡道的眾生，他沒有因緣來供養，想供養而不可能了。所以天上的眾生可以來供養，人道的眾生可以來供養，阿修羅道的眾生也可以來供養，皆應供養。

「如佛塔廟」，先把塔廟二個字，依參考資料解釋一下：

塔

梵語塔婆，新譯窣堵波，華言方墳，亦云圓塚，亦云高顯處。塔的種類甚多，大分四種：一、生處塔，二、成道塔，三、轉法輪塔，四、般涅槃塔。

供養講金剛經之處所，即等於供養佛之四種塔：一、經云：「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即等於「生處塔」也。二、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又云：「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即等於「成道塔」也。三、經云：「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又云：「隨說是經，

乃至四句偈等」，即等於「轉法輪塔」也。四、經云：「所有一切眾生之類……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即等於「般涅槃塔」也。

廟

廟者貌也，供佛像貌之處也。

「塔」是梵語的略稱，梵語叫塔婆，新翻譯，每逢講新翻譯，就是玄奘法師的翻譯。新翻譯叫窣堵波，翻成中國話，翻成方墳，或者圓塚，或者叫高顯處。塔婆是個什麼呢？塔婆就是一個墳、一個塚。印度的墳，有方形的，有圓形的，或者翻譯成方墳，或者翻譯成圓塚，它是裡面埋葬的。是釋迦世尊的舍利，所以還是一個墳的意思，一個塚的意思，塚也是墳。但是這個跟普通的墳塚不一樣，做得很高，叫高顯處。這是塔婆的意思，翻譯成中國話，簡單翻，翻一個塔字。

塔的種類很多，大分分四種：

第一、叫生處塔：釋迦牟尼佛降生在藍毗尼園，藍毗尼園的塔，就是紀念他的生處，叫生處塔。

第二、叫成道塔：世尊在菩提樹下打坐七天，夜睹明星成正覺，成佛道那個地方修的塔，叫成道塔。

第三、叫轉法輪塔：釋迦世尊成了佛，最初先度五比丘。五比丘在鹿野苑，世尊就到了鹿野苑，最初跟五個比丘說四諦法，叫初轉法輪，鹿野苑那個塔，就叫轉法輪塔。

第四、叫般涅槃塔：般，就是入，釋迦世尊在雙林樹下入涅槃，在那個地方修了塔，就叫般涅槃塔。

釋迦牟尼佛應化身，降生在印度國，在一千多年以前，叫回教打進了印度，佔領了全印度，把全印度的佛教都給破壞了。二百多年以前，叫英國佔領了印度，英國雖然是天主教的國家，他們不那麼野蠻，不但不破壞

佛教，對於佛教的古蹟還保存，但是已經沒有古蹟可以保存了，都叫回匪教給破壞了了。

道源去朝拜過印度的聖地，只有成道塔完整，就是菩提場，佛成道的那個塔完整。怎麼樣完整的呢？印度的人民都是信佛教的，印度打仗打敗仗了，回匪教來破壞佛教，是塔是廟，統統破壞了，他們沒有辦法保存，怎麼樣呢？老百姓大家擔土，把菩提場的塔，用土埋起來，埋得像個土山一樣，這樣保存起來的。

等到英國人佔領了印度，不破壞佛教了，這些老百姓就把土拔開，把塔拔出來了。現在你們要去朝拜印度聖地，到了菩提場，菩提場那一個塔的周圍，完全像個土圍子，那就是把土拔開，拔到外邊，像一個土圍子一樣，就是那一個塔還完整。鹿野苑轉法輪塔，雖然沒有徹底破壞，也是破壞了。般涅槃塔，徹底破壞，沒有了。

現在印度國自己獨立了，政府做總統，做官員的，都是婆羅門教，不是佛教徒。婆羅門教在過去也是反對佛教，但是現在根本沒有佛教徒了，也無所反對了。他們政府當局者，知道釋迦佛出在印度國，世界各國都很仰慕釋迦佛，是印度國的光榮，所以它不反對佛教。現在政府還要拿錢出來，修理八大聖地，修理八大聖地幹什麼呢？修理了號召觀光的遊客，政府國家好進錢，就是這樣修整的。現在都修整的都很好，我去朝印度的時候，涅槃場，已經起了一個佛殿。起了一個佛殿很特別，一個圓桶子形的佛殿，中間供的是一個臥佛的像，供臥佛的像對，釋迦佛在那裡涅槃，就是臥到下來涅槃的槃。那麼怎麼修個佛殿，修個圓桶形呢？我一問，印度的棺材就是圓桶形的。因為釋迦佛涅槃以後，還是裝到棺材裡，所以佛的殿還是修理成棺材形，是個圓桶子的形。

講到這裡，就是希望諸位要出國觀光，最好到印度去朝拜聖地。我們

是佛的弟子，是佛出生的地點，成道的地點，轉法輪的地點、涅槃的地點，都應當去朝拜朝拜。

現在講到隨說金剛經這個地方，就等於佛的塔廟一樣，再講到這個意思，你供養講金剛經的這個處所，即等於供養佛的四種塔。

第一、經云：金剛經上說：「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即等於供養「生處塔」。金剛經上說：一切諸佛，都是由金剛經生出來的，不是等於一個「生處塔」嗎？

第二、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見如來，不是成道了，見了法身如來，下面還要講到。又云：「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也是成就佛道，即等於供養「成道塔」一樣。

第三、經云：「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這是剛才講的，又講到：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即等於供養「轉法輪塔」。

第四、經云：「所有一切眾生之類……，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即等於「般涅槃塔」也。金剛經上說：度一切眾生都入無餘涅槃，就等於供養「般涅槃塔」。

塔講好了，接著再講廟，「如佛塔廟」，廟字怎麼講呢？「廟者貌也」，相貌的貌，「供佛像貌之處也。」供佛像的地方，就叫做廟。

再料揀一下，我們中國佛的廟，都叫佛寺，應該說如佛塔寺，怎麼叫如佛塔廟呢？這個道理你要知道。印度只有塔、有廟，沒有寺。寺，不是塔不是廟，這個道理你要懂。在我們中國漢朝寺字，就是現在內政部、外交部那個部字的意思。後來寺就改成省，一個省、一個省，就等於現在一個部、一個部。那麼由省以後再改成部，政治上的名稱轉變了，寺，就是現在中央機關內政部、外交部的部。

佛教進中國，是在後漢明帝時候，派大臣有十八個人，到印度去請佛

法。連佛經帶佛像，還請來二位高僧：一名叫迦葉摩騰，一名叫竺法蘭。把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位高僧請到，帶來有梵文的佛經，還有佛的像，這就是佛寶；經，是法寶；二位高僧，是僧寶。三寶到中國來，但是沒有供養三寶的所在，因為外國來的人是外賓，都歸外交部招待，那個時候外交部就叫鴻廬寺。後來鴻廬寺這個外交部，另外遷居到一個地方，把原有的鴻廬寺，就讓給這二位印度的高僧住了。因為是白馬馱經來，紀念白馬馱經，鴻廬寺的名，就改為白馬寺。在中國有佛的廟而叫寺，就從這個時候起。

為什麼不叫佛的廟而叫寺呢？因為那時候很光榮，外交部讓給佛教的高僧住，他們另外遷居，搬了家，又寺的名字，就像現在用部。我們也是一個部，很光榮的意思。這以後是佛廟，都叫佛寺了，寺字就從這裡來的。寺字，是中國佛的廟才叫寺，印度梵文沒有寺字，英文也沒有寺字。

所以現在佛教到了美國，你去彼岸，取個什麼寺？不給批准，因為英文上根本就沒有寺字，你說什麼叫做寺呢？人家不懂。所以你現在到了美國，你取個佛的寺，管你取什麼名，政府的彼岸，只能用個什麼佛教會的名，用佛教會英文有那個字。

現在把「塔廟」二個字講清爽了，要供養，用什麼供養品來供養呢？經上說的供養品很多，普通的就是十種供養：香、花、燈、塗、果、茶、食、寶、珠、衣，這十種供養品。香供養，燒香、末香，現在我們用的燒的檀香或是沈香，是香都是香供養。花，種種的花供養。燈，點燈供養。塗，是什麼呢？塗是洗身體用的一種油，洗了身體了，用這一種的塗香抹身體，不是油，是一種的香料。用這一種的塗香，洗了澡以後，抹擦身體，身體上可以得一種清涼的感覺。那麼供佛用塗香，就是用一碗水，上面撒一點香末，這就叫做塗香，叫做塗供養。果，水果，種種做的果品。茶，

飲的茶。食，吃的東西，供飯、供菜，都是食供養。寶，用七寶供養。珠，用掛珠來供養，珠就是纓絡等等，像我們現在掛的珠，可以供養佛的。衣，就是搭袈裟來供養佛。

十種供養，不一定要辦這十種，隨力隨分，插一支香也可以，插一支花也可以，點一盞燈也可以，倒一杯茶也可以。沒有茶葉，倒一杯開水也可以，隨力隨分，只要虔誠恭敬，就是供養。

供養佛有什麼好呢？培福的。我們學金剛經，要開智慧啊！前面講持戒修福講過，你不持戒不修福，開不了智慧，福能攝慧，慧不能攝福，一定要福慧雙修。釋迦牟尼佛成了佛，叫福慧兩足尊，福也具足，慧也具足，不是單單有智慧就成佛啊！而且福報比較起來，比智慧還重要。你沒有福報，根本開不了智慧，所以要供養，就是要培福，培福能夠開智慧。

再依著這個經文，你會到，「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

三惡道的眾生，怎麼不來供養呢？墮落到三惡道，沒有供養的機會了，尤其墮落畜生道，牠愚癡，不知道供養，想供養，也沒有辦法供養。畜生道都沒有手，智慧也沒有，身體也不具足，牠怎麼樣供養呢？墮到餓鬼道、地獄道，一天到晚，苦得萬死萬生，受苦就無間斷，它哪有機會來供養呢？所以我們現在是個人道的人，我們既有智慧可以瞭解供養的道理，又有手可以辦供養品，你要盡你的力量，隨力隨分來供養。等到一失足，掉到三惡道裡，你再想供養，不可能了。

供養還得有財力，剛才講過，隨力隨分，你有多少財力，你供養多少供品。燒一支香，要不了幾個錢；插一朵花，也要不了幾個錢；點一盞燈，也要不了幾個錢，就是心裡邊要恭敬虔誠，就能以培大福。

佛在世的時候，叫大家都用點燈供養，點燈供養培福啦！燈是光明，還屬於智慧，同時可以修慧，要福慧雙修，點燈供養佛。那麼這些國王、

大臣、有錢的居士，喔！都點了很多的燈，把這一個佛殿前面統統點的是燈，很莊嚴！

有一位討飯的貧女，從佛殿前面走過去看見了，羨慕得不得了：「唉呀！供佛太好了，可是我連一文錢沒有，想供養也不可能啊！心裡頭很難過。」她連一文錢也沒有，怎麼供養呢？心裡想著：「要是能以什麼時候討到了一個錢，我就去買一點油供養。」可是她去討飯，人家都給她點殘餘的剩飯，沒有人給她個錢。不曉得經過了多少天，天天想著有人給她個錢，耶！這一天有人布施她一個錢，唉呀！她歡喜得不得了，我今天得到一文錢，我要趕快買一個錢的油，去點一盞燈。那個時候油還便宜，一文錢還能買油，於是弄了一個小燈盞給點上，去供養佛。

她這一個小燈盞，供養了一文錢的油，就供養上了。最稀奇的是怎麼樣呢？有錢的人，供的大碗的燈油點完了，貧女一文錢的油，點不完。

大家看見奇怪了，就去問世尊，這是個什麼稀奇事呢？怎麼這一個小盞燈，一點點油點不完呢？世尊說：「她的心力虔誠，超過了大碗的油供養的人，她自己討飯討了一文錢，她不吃飯，忍饑受餓，他來供佛的心力，多麼虔誠呢？是她的心力超過人，所以燈油點不完。」

佛經上說這種公案，是叫我們學的，我們要供養佛，心裡要虔誠，供養品，無論多、無論少都可以，非一個虔誠心不行。不然，你供養得再多，求福很少，因為什麼？你心裡頭根本沒有虔誠嘛！

再料揀一下，我們聽金剛經，金剛經上不叫我們住相，要我們離相，為什麼講了半天，供養還要虔誠供養呢？那不是著相嗎？你聽金剛經沒有聽懂，你聽到偏空那一方面去了。金剛經上所說的三句經文，要你會歸中道，這個供養要配那三句：「所說供養，即非供養，是名供養。」不是不叫你供養，供養而不著相，那你得的福報更大。第四分上，不是叫你無住

行施嗎？得的福報無量無邊，像十方虛空那麼多的福德。不是不叫你布施，是叫你布施，而不著相。這個地方就是，不是不供養，是叫你供養不要著相。

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再看著經文：「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前面說的什麼呢？說有人：「隨說此經，乃至四句偈等」，說小小一段經文，這個地方、這個處所，都應當供養，供養像佛的塔廟那麼樣供養。那只是隨便說一段經文，這個地方你就要如佛塔廟那樣的供養。又何況有一個人，他盡能受持全部金剛經，讀誦全部金剛經呢？要是盡能受持、讀誦。受持，是受持其義；讀誦，是讀誦其文。

「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當知這個人，成就了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了。最上第一希有之法，是個什麼法呢？成佛的法。你能以全部受持金剛經之義，讀誦金剛經之文，你一定成佛，就是這句話。

「最上」這二個字，就是他成就了法身之法。因為法身，無漏無為，離名絕相，再無一法，加之於上，所以叫做最上。

「第一」這二個字，他成就了報身之法。因為報身是萬德莊嚴，是無量的相好，他是在眾聖中尊，沒有哪一個聖人再超過他。眾聖，就是一切三賢十聖的菩薩，都超不過報身佛，所以叫做第一。

「希有」這二個字，配到他成就了化身佛之法。因為化身佛，是隨類化身，在天而天，在人而人，羊中現羊，鹿中現鹿，隨類現身，稀奇少有，故名希有也。化身，有三類化身：大化身、小化身、隨類化身。在天上也是化身佛，身量很大，叫大化身佛。在人間，現的丈六金身，也是化身佛，

叫小化身佛。羊中現羊，鹿中現鹿，要度羊的時候，看見的是羊相；要度鹿的時候，看見的是鹿相，那叫隨類化身，稀奇少有，故名希有之法。

那麼合起來呢，最上第一希有之法，就是成就佛的三身之法。

「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為有佛，若尊重弟子。」還是尊重這個經典所在的處所，前面「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的處所，就應當恭敬供養，如佛塔廟。這一個人他是盡能受持全部的金剛經，這個金剛經所在之處，就是三寶所在，「即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即為有佛」，這個好懂啦！「若尊重弟子」，可尊可重的弟子，就是一切賢聖僧，僧寶。「若」字怎麼講呢？注解上不講，若字是不是過去翻譯經典，大家都是抄襲的，抄成個錯字？我查康熙字典，查出來個意思。康熙字典上，若字，各種解釋，有一種是作「及」字講。及是並及的及，若字，作並及的及字講。這個地方有經典，有金剛經這個地方，就有佛寶，

並及有僧寶，經典，是法寶，所以三寶具足這個地方，那還不可以令人恭敬供養嗎？

今天就講到這裡，向下文長，付待來日！請站起來回向！

請把經本打開，看第十三分，「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

須菩提尊者聽經，聽到這裡，就是聽圓滿了，要請問經名？怎麼樣去奉行、去受持？就是要流通到後世，流通到十方，一定這個經上，要安上一個經名。那麼流通這個經，就是要眾生奉行受持，怎麼樣的奉行受持法呢？這麼來請問世尊。

這個地方有點疑問：就是這金剛經，才講到第十二分，三十二分的經，

還有二十分呢，怎麼現在老早老早就請問經名？怎麼奉持呢？有這個疑問？我們來解釋。

金剛經講到第十二分，這個道理已經說圓滿了。就是開始須菩提尊者請問二個問題：「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就是云何應住？怎麼樣能安住他的菩提心？菩提心不能安住，就是妄心不能降伏啊！怎麼樣能降伏他的妄想心呢？那麼世尊就答覆他，先答覆他降伏妄心，再答覆他安住菩提心。因為菩提心不能安住，就因為妄心打了閒岔嘛！你把妄心降伏住了，菩提心不就安住了嗎？所以前面略明，簡略的說明，怎麼樣降伏你的妄想心呢？你要發大願，普度一切眾生成佛，但是你不要著相。度一切眾生成佛的心，不要著相，還有什麼心可以執著呢？這就是說一個最高離相的方法，其他的妄想心也都離開了。那麼怎麼樣安住你的菩提心呢？你要度眾生，得去行布施，財施、法施、無畏施，但是無住行施，你行布施不

要住相，菩提心就安住了。你一住相，妄想心又起來了。這是簡略的說明，向下就詳細說明。

向下再推廣開來說明降心的方法，住心的方法。就是你是四果阿羅漢，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你都證過了。你證初果、二果、三果的時候，心裡有動念嗎？「我今天證了初果了，乃至於我今天證了四果了！」須菩提是過來人，他說：「我沒有這個念頭啊！」沒有這個念頭，那就是離相。

再說怎麼樣子無住呢，住心無住，怎麼個無住法呢？你拿我釋迦世尊，我修行二大阿僧祇劫了，當然會安住我的菩提心了，我在然燈佛面前受記，可有法得到嗎？沒有，就是我無住，沒有執著。乃至於我行菩薩道，莊嚴佛的淨土，我有著相嗎？無住，那就是無住而住的方法。這一直說到第十分，應當不住色生心，不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

生其心！你會這樣用功，生心而無住，無住而生心，這個樣子就是菩提心常常現前，菩提心常常現前安住著了，妄想心它就不起了。所以金剛經說到第十分，就說得很詳細了。第十一分、第十二分只是較量持經的福德而已，所以說到第十二分就圓滿了。

到了第十三分請問經名，請問奉行受持的方法，世尊就說這個經叫什麼名字，依著這個名字應當去受持。金剛經到第十三分，全部金剛經圓滿了。

那麼向下怎麼還有那麼長的經文？須菩提尊者還要說、還要問，釋迦牟尼佛慈悲無盡嘛！須菩提再問，釋迦牟尼佛就還講還說。須菩提怎麼還要問呢？因為有些眾生需要多聽一聽，需要釋迦牟尼佛多說一說，所以一直說到三十二分才圓滿，這個樣子疑問就解決了。

須菩提這個時候請問：「當何名此經？」這個經應當安一個什麼名字？

「我等云何奉持？」我等，包括一切眾生。云何奉持？怎麼樣奉行受持？
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

「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名字，是佛自己安立的，說的是般若妙法。般若妙法，像金剛寶那樣，最堅、最利、最明。依著金剛寶那樣的般若妙法，你就可以波羅蜜，可以到達彼岸，所以安立這個名字。

「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沒有另外還有其他的妙法，去奉行受持，你就依著金剛般若波羅蜜這七個字的經名，去奉行受持就對了，你一定可以波羅蜜，可以到達彼岸。

我們再把「金剛般若波羅蜜」的意思，再詳細地說一說，分二種意思說：一種就按著般若妙法來說，一種按著我們自己本具的真心來說。

第一種意思，按般若妙法來說，像金剛寶那樣的般若。般若，具足三種般若：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實相般若。像那金剛寶堅、利、明一樣，實相般若，其體最堅；觀照般若，其用最利；文字般若，其相最明，在講經題的時候都講過了。

那麼金剛經就是文字，它是文字般若，我們就依著金剛經的文字，這個文字般若把它研究好了。瞭解了文字般若的道理了，就起觀照般若。要修行用功，文字般若，其相最明。這觀照般若，其用最利，用觀照就是智慧的妙用，它其用最利，能把無始劫來的無明煩惱一下子給斷掉了，不就證得其體最堅的實相般若了嗎？證得實相般若，不是直到彼岸，不是波羅蜜了嗎？這是按法上講，你不要一句一句地去講，就依著這個經的題目，

就夠你受持的。

第二種意思，按我們的心講，我們現在這個心，是妄想心啊！這妄想心沒有本體自性，它的本體自性就是離相無住的真心。真心本來離相，本來無住，前面說要離相度生，無住行施，都是叫我們去開悟，悟到我們本具的真心。你悟到本具的真心了，就好受持了。過去釋迦世尊，他跟我們一樣是個凡夫，他怎麼修行成佛呢？他就是用離相無住的真心修行，才能成佛的，才到了彼岸，才波羅蜜。

為什麼修行要用離相無住的真心呢？因為我們就是聽懂了佛法了，修行用功還不得力，不能精進用功，為什麼呢？第一個，生死的根本，愛情割不斷，生死的根本是什麼呢？就是男女的愛情，知道佛法好，愛情割不斷。還有五欲之樂，放不下。知道修行好，五欲之樂還在那牽腸掛礙，放不下。非要用離相的心，用無住的心，割不斷的，一切割斷！放不下的，

全身放下！這個樣子他才能成佛。

再看著經文，釋迦牟尼佛自己徵問，自己解釋：「所以者何？」我安立了金剛般若波羅蜜的經名，依這個名字就奉行受持，什麼道理呢？因為這個經的名字，就具足二諦的真理，就具足三諦的真理。這下面就說，「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按二諦的道理解釋，「佛說般若波羅蜜」經，這是按俗諦說。按真諦呢，「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按二諦，不過假名而已。按中諦解釋，這就是按三諦，即假即空，即是中諦。般若波羅蜜，是假諦。你依著般若波羅蜜，不要著相，這就是空諦。即假即空，就是中諦。你就這樣去度眾生，這樣行布施，這就「是名般若波羅蜜」，就是中道第一義諦的波羅蜜。你依著三諦的道理去修行，還有不到彼岸的嗎？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前面已經講過，什麼相都好離，就是佛的相、法的相不好離。因為我們學佛，要尊敬佛；學法，要尊敬法。這一尊敬，起了執著，要把它離開，真不容易。前面第七分佛就問過：「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就是要你離開佛相、離開法相。這個地方再問，「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須菩提到這個時候悟得很深了，前面他答怎麼答呢？「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沒有定法，叫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沒有定法，如來可說。不能說沒有說法，不過沒有定法。這個地方他悟得深了，簡直如來說法，沒有說。到下面最後第二十一分的經文上：

「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沒有說到一個字，哪有說法呢？所以如來無所說。

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怎麼沒有說一個字呢？他沒有著說法的相，所以說法，等於沒有說。如來說法者，即非說法，任運自然的說，這就是是名說法，都用這個三句配上。

講經，我就勸大家講經。在台灣現在，現在就講現在，比丘太少，比丘法師更少。比丘尼多，你們發心去講經說法嘛！那麼男居士，女居士，都可以講經說法嘛！但是你怎麼樣說法呢？你不要著法相來說法。我們要聽到哪裡，學到哪裡，我們講經說法，是令眾生斷煩惱的，我們自己的煩惱也沒有斷，沒有斷大家學著斷。無始劫來原有的煩惱沒有斷，你學會講經了，增加個新的煩惱，增加個什麼新的煩惱呢？增加個講經的我慢煩惱，自認為你比別個人大了一下，別個人不會講經，我會講經，你們對我

都應當恭敬供養，因為什麼？我是法師。這樣子你不是著了說法的相，才起我慢嗎？起了我慢不是煩惱嗎？所以你「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這個樣子去說法，不會增加新的煩惱，任運斷舊的煩惱，才自利利他嘛！

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這是講離依報的相，要離一切相，這個總相，就是正報的相、依報的相，這兩個相。我們的身體就是正報，山河大地這個世界，就是我們的依報。正報者，正當受報的一個身體，我們應該受享福的報，誰個享受呢？身體享受。我們應該受貧苦的報，誰個受貧苦呢？這個身

體。這個身體是正當受報的一個正報，依著什麼地方來受報呢？要享福，也得有一個地方享啊！受苦，也得有一個地方受啊！山河大地這個世界，就是我們的依報，依此受報，叫做依報。

你要離相，把身體的正報的相離了，把山河大地依報的相離了，還有什麼相不能離呢？不是統統離了嗎？這裡先告訴我們要離依報的相。

「三千大千世界」，是這一個世界的總體。把世界粉碎開呢，一粒一粒的微塵。微塵，是世界把它碎開來，碎成微塵。那一個三千大千世界，你看多大一個地方呢？把它碎成微塵，微塵多不多呢？須菩提當然答：那微塵太多了。

「須菩提！」釋迦佛接著說了：「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你要離相，還是依著三諦的道理來離，有沒有個微塵的相？有啊！因為有個微塵的相，才說微塵，才說微塵甚

多。但是微塵要是合起來，合成個世界的相呢，微塵的相隱而不見了，只看見一個大的世界的相。所以「佛說微塵，即非微塵，是名微塵。」按二諦的道理解，這是假名微塵而已。

世界也是的，「佛說世界，即非世界」，世界怎麼成的呢？眾多微塵合起來，合成一個大地，這就叫做世界。按俗諦講，它是有個世界啊！世界是眾多微塵合成的。把它分成眾多微塵，世界的相還有嗎？沒有了。所以「即非世界」，空了，世界相空了。按二諦解釋，不過假名世界而已。

按三諦解釋呢，「微塵」、「世界」，無情之法，怎麼樣解釋三諦的道理呢？法法皆真，法法皆如。真如在哪裡？真如在一切法上。微塵法，也是真如；世界法，也是真如。實相般若遍一切處，遍一切處不遍到微塵上，不遍到世界上嗎？所以微塵，也是實相般若；世界，也是實相般若。所以說：「青青翠竹，總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只看你會不會

中諦的道理了？會悟中諦的道理，你看看青青的翠竹，那個竹子，總是真如的本體；你看見菊花，開得很茂盛，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的本體。所以你要是會到中道的義理，微塵，也是真如，也是實相；世界，也是真如，也是實相，這叫「是名微塵」、「是名世界」。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這是離正報的相，佛的正報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還要離開呢，我們凡夫的臭皮囊，還有什麼可執著的嘛？這就是先離佛的相，佛的相正報離開了，這凡夫的相，你自然可以把它看空了。

三十二相，你們去查佛學大辭典，從頭頂上肉髻頂相，像那個佛像，佛頭上有一個紅紅的，有圓隔著，那是三十二相之一，叫做肉髻頂相。佛的頭頂有個肉髻，肉髻就是一個頭髮髮樣，但是不是頭髮是肉，叫做肉髻頂相，一直到腳底下足心平滿之相。我們的腳心都不平，釋迦牟尼佛的腳心是平的。三十二相，我們現在不能一個一個講，你們去查佛學大辭典。

前面第五分世尊就問過：「可以身相見如來不？」是以丈六金身的總相問的。須菩提答：「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這個地方又按佛的別相，具足有一個相、一個相，有三十二種大人相，再問：可不可以，以三十二種大人相，就見到如來呢？須菩提答，他已經悟得比以前還深，說：「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

「何以故？」須菩提自己徵問，自己解釋，「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如來說三十二相」，如來說的三十二相，是按

俗諦講。按空諦講呢，「即是非相」，即非三十二相。「是名三十二相」，按中諦講，這就是中諦的三十二相，即空即假之相。須菩提悟的道理甚深，所悟之理，跟釋迦世尊無二無別了。世尊說法說三諦法，須菩提學會說，他悟到這個地方，跟佛所悟的道理，一樣一樣，無二無別。

說到安立了經名，就依著經名奉持，這個經也就說完了。世尊悲心不盡，再怕我們離不開依報、正報的相。再說，世界的依報的相要把它離開，我們自己住的兩間房子那個依報，你還有什麼好執著的呢？正報的相要離開，佛的三十二相要離開，我們這個臭皮囊的正報，執著它幹什麼呢？這都是佛的悲心不盡，只怕我們離不開一切相，再說，說了再較量持經的功德。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

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前面較量持經的福德，都是用七寶布施，越較量布施的七寶越多，那個福德就越多，持經的福德也越多。恆河沙數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還是身外之財。身內之財，就是我們的身命，我們的身命只有一個，把身命做布施，布施了一個，可就沒有了。要再布施第二個身命，還得轉世再來生，才能布施第二個身命。所以身外之財容易布施，身內之財，就是身命，難得布施。你這一個善男子、善女人，他可以以身內之財，以身命布施，以多少身命呢？以恆河沙數那麼多的身命布施，那他得的福德多不多呢？須菩提一定會回答：「甚多，世尊！」

按經文上應該問：「是人所得福德多不？」這個善男子、善女人福德

多否？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這個經文略了，就是前面說了好幾遍了，經文略了，意思在這裡面。

底下就較量了，「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就是另外有一個人，或者善男子，或者善女人，於此金剛經中，乃至於受持個四句偈，就是短短的一段經文，或者為他人說全部金剛經，乃至於為他人說一個四句偈，其福甚多，怎麼多呢？超過前面恆河沙數身命布施的福德。

這個道理前面已經料揀過，你用七寶布施，布施得再多，只能利益他今生的生活，不能以度他的生死。現在你拿身命布施給眾生，像釋迦如來的公案，捨身飼虎，割肉餵鷹。老虎下大雪，沒有東西吃，要餓死。釋迦如來在行菩薩道的時候，一看見，動了慈悲心，把自己的身體捨了給老虎吃，這是身命布施。身命布施，那老虎吃了不是暫時可以不會餓死，並不

能令牠了生死、成佛道。你把金剛經自己受持，自己可以了生死、成佛道。為他人說，可以令他人了生死、成佛道，所以這個福德，不可同日而語。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須菩提尊者解悟得甚深，「聞說是經」，聽釋迦世尊給他講金剛經，講到這個地方。「深解義趣」，這個解字念（謝），解就是開悟了，甚深的解悟到義理的歸趣。聽金剛經，是聽講的義理，義理歸趣到什麼地方呢？歸趣到我們人人本具的離相無住真心上。所以須菩提開悟，悟到這個地方，悟得

甚深，叫做深解義趣。深解義趣，深受感激啊！

「涕淚悲泣」，鼻子裡流出水叫涕，眼睛裡流出水叫淚，悲是感激得心痛，很痛心叫做悲。泣呢，沒有放聲的哭叫做泣。在法會上不能放聲大哭嘛！他這時候感動得心痛痛心，應該放聲大哭，但是在法會裡不能放聲大哭，所以這叫泣，不叫哭。那麼感動得厲害，連鼻涕帶淚水都流出來，叫「涕淚悲泣，而白佛言：」這樣跟佛說。

「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指著聽的金剛經。「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須菩提是個阿羅漢，他證得我空之理，就是親見我空之理，他得了慧眼。我們凡夫叫肉眼，天上的眾生叫天眼，聲聞的眼睛叫慧眼。過去我證到阿羅漢，得到智慧眼，我親見我空之理了，但是「未曾得聞如是之經」，我聽那個經，都是聲聞乘小乘的經典，只破我空，不破法空。沒有聽到金剛經，我也空、法也空、空也空，這個甚深

的經典，所以他甚深的開了悟，才感動得鼻涕眼淚一起流，在那兒悲泣。

「希有！世尊！」跟前面二分開始說「希有！世尊！」不一樣。第二分開始說：「希有！世尊！」是讚歎佛希有！希有啊！世尊！怎麼希有？稀奇少有！我們以前以為世尊坐在講堂裡說法，才是跟我們說法，哪曉得世尊出入往返，穿衣吃飯，都是給我們說法呢！所以真是稀奇少有！那個希有！在佛那一邊；這個地方是深解義趣，以前沒有得到的智慧，今天得到了，這是稀奇少有！這個希有，是自己得到甚深解悟的希有，是自己的希有。

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即生實相。當知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

「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即生實相。」我今天得聞到這個甚深的經，將來要若復有一個人，跟我須菩提一樣，也得聞到這個經，他一定會生個清淨的信心。生個信心，信心清淨，即生實相。實相是本來具有的，叫無明煩惱蓋住了，無明煩惱一起，心不清淨了。因為這個時候信心一起，把無明煩惱給破掉了，心裡清淨，實相現出來了。

這個地方就證明須菩提深解義趣，這是正宗分第二大科，推廣降住開解分，要開解。須菩提，在經文上有明文，他深解義趣，前面第五分他聽到世尊講：「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他聽到了是悟，悟得很淺：「唉呀！這個道理可是太好了，只怕眾生夠不上！」所以他說：「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世尊就呵斥他：「莫作是說！」你不要這樣講，「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這個地方他悟到甚深，他自己相信：

「我自己能以悟到深解義趣，其他的眾生也可以。」所以他不說頗有眾生了，他說：「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即生實相。」這就是他解悟甚深的境界。

「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我們應當知道，信心清淨，即生實相這個人，他已經成就了佛的功德。前面第十二分叫「最上第一希有之法」，配佛的三身。這個地方最上二個字沒有說，最上二個字，這個地方就配到實相上，這個人即生實相，他親證法身了。親證法身了所以他成就第一報身佛的功德，成就希有化身佛的功德，也就是佛的三身功德統統成就。

「世尊！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按二諦解釋，說個實相，當體即空，實相它是無相之法嘛！實相無相，可即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不過按假名上，給它立個假名叫實相，按二諦這樣解

釋。

按三諦的道理解釋，「是實相者，即是非相」，說實相，實相無相，即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是故如來說名中道實相。實相無相，可無不相，實相在哪裡？實相在一切法上，一切法相都是實相，它無不相，所以它是中道實相。

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為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即為第一希有！

「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音謝）受持，不足為難。」他還是替眾生關心，說我須菩提，現今聞到了如是甚深的經典了。我能以如是信心清淨，能以深解義趣，能以如法受持，不足為難。為什麼？我不但

是阿羅漢，還是解空第一的阿羅漢，所以我這個不算難。

「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可是若當來世，世尊涅槃以後，正法時代，像法時代，尤其到了末法時代，到了後五百歲的時候。「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即為第一希有！」這是合到前面第六分的文世尊說的：「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你須菩提不要說，沒有人信得及我的言說章句，到了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須菩提這個時候就是關心眾生，但是還要讚歎眾生，要是到了後五百歲，假若有個人得聞到金剛經，能以信，能以解，能以受持，這個人就是真是第一希有的人了！

何以故？此人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

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

「何以故？」須菩提自己徵問，自己解釋，我須菩提怎麼說這個人，他是第一希有的人呢？因為「此人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這包括那個三層的四相：沒有我執的四相，沒有法執的四相，也沒有空執的四相。

「所以者何？」這個人怎麼樣把四相都空掉呢？「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因為他信心清淨了，離相了，我等的四相把它觀空了。這個地方就是合到前文第五分：「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那個經文。

「何以故？」他再加以轉釋，「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這就合到前文：「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那一句經文。「離一切諸相」，就

是「若見諸相非相」；「即名諸佛」，就是「即見如來」。這就證明須菩提深解義趣，悟的跟佛所悟的道理，無二無別。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佛給須菩提印證說：你說得對！你說得對！「如是如是！」分開來解，我悟的道理是這個樣子的，你須菩提悟的道理也是這個樣子，我也如是，你也如是。

「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前面須菩提說這個人第一希有，是由了信心清淨，生了實相，也是解悟到四相皆空，是講他悟到了無住。世尊再說說得淺一點，他沒有解悟的，只有信心堅固，也算是第一希有。

驚，是驚疑；怖，是恐怖；畏，是畏懼。這個人他聽到金剛經講三空之理，聽到這裡，得聞是經。聞我空，他不驚疑，是對的，他相信。聞法空，而不恐怖，他相信。聞空空，而不畏懼。這就是聽到哪裡，信到哪裡。「當知是人，甚為希有！」這個樣的甚為希有，我們在座的都可以承當，因為我們聽金剛經聽到三空之理，都不驚、不怖、不畏。

今天就講到這裡，向下文長，付待來日！請大家站起來回向！

請把經本打開，上次講到這裡，須菩提悟到甚深的道理了，他也會這樣說了，他也相信了，到了最後這五百歲，要是有眾生，得聞到是經，能信解受持，這個人真是第一希有了！「何以故？此人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他已經沒有我等四相了，沒有我等四相要合到前文，是三重四相都空了，我執的四相，法執的四相，空執的四相，這個統統空掉了。所以這個人信心才清淨，才是第一希有。

底下再解釋，「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我說這個眾生離了我等四相，四相怎麼能離？因為四相即是非相，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當體即空。為什麼四相能以觀照到空，能夠離開呢？因為「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須菩提悟的跟佛一樣，雖然證的果位還沒有證到，但是悟的理跟佛無二無別了，這就是前面世尊在第五分說的：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這就是我等四相，都是非相。到了第五分結詞上，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那是佛說的。這是須菩提說的，一樣的，若見諸相非相，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即見如來！所以下面佛就給他印證了，「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我悟的理是這個樣子的，你悟的理也是這個樣子。如是，就是這個樣子，我也如是，你也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世尊是慈悲無盡啊！

他要攝受一切眾生，只怕眾生聽金剛經，聽到這裡，一定要沒有我等四相，要離一切諸相，信心才清淨，「唉呀！夠不上啊！我們不行啊！」他退了心，這就是說，他只要有信心，聽到哪裡，信到哪裡，這個人就算第一希有了。不驚，聽見我等四相是空的，不驚疑；不怖，不恐怖，聽見法空的四相也要空掉，不恐怖；不畏，聽見空空的四個相也要空掉，並不畏懼。那這個人就是三空及第了，他對於三空之理雖然沒有及第，沒有悟到證到，但是他已經信到了，那這個人就算第一希有了。

上半卷的經文，是講究信，講究解，須菩提是解悟。世尊攝受眾生，他雖然沒有解悟，只要能以信，對於我空而不驚疑，對於法空而不恐怖，對於空空而不畏懼，這當知是人，就甚為希有了。前天講到這裡，昨天停了一天沒有講，今天接著講，看著經文。

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即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

「第一波羅蜜」，就是般若波羅蜜，如來說金剛經，般若經就是第一波羅蜜，就是般若波羅蜜。因為大乘法門要學六度，六度，「前五度如盲，般若如導。」你修前五度，像瞎子走路一樣，盲是瞎子，沒有眼睛叫盲。般若如導，般若度好像一個睜眼睛的人，來引導前五度的盲人。要是沒有般若度作引導著，前五度走，不會到達彼岸，所以般若度，名為第一波羅蜜。

前五度呢，與外道相同，般若度則超過外道，因為：第一、行布施，外道也行布施。第二、持戒，外道也講究持它外道的戒律。第三、忍辱，外道也講忍辱。第四、精進，外道也要精進用功啊！第五、禪定，外道也

有它外道的定功啊！但是它沒有第六的般若度。所以前五度，你一著相，同於外道，非有般若度來作引導不行。不然，你怎麼樣修，也到不了彼岸，也不能波羅蜜。

一定要把般若經聽個明白，研究個明白，要遠離我相、法相、空相，不然，你不修行用功則已，修行用功就著魔，為什麼呢？你同於外道嘛！那個可是真冤枉！你要是沒有善根，不會作佛的弟子，無論出家弟子、在家弟子，都得前生前世種了善根，前生前世都修行過，今生今世才能以作佛的弟子。你要是沒有善根，根本也不發心修行啊！有善根作了佛弟子，又發心用功修行，但是著相。這一著相，都變成外道，所以用了一輩子功，也沒有了生死，也沒有成佛道。那麼來生來世到哪裡去呢？你來生來世不生天就轉人，享點人天福報。第三生呢，你把福報享完了，非吃苦頭不行，所以招得來生不如意。

懂得第一波羅蜜重要了，但是這三句經文，你還要注意研究好，你懂得般若波羅蜜，是「第一波羅蜜」了，你一著相又錯了。所以「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即非第一波羅蜜」，按假諦講，它是有個第一波羅蜜。按空諦講，當體即空啊！也是因緣生法，哪有個真實的第一波羅蜜的相存在。按中道第一義諦講，這才是非空非假、即空即假的中道第一波羅蜜。

佛法難學就在這裡，所以須菩提尊者感慨，過去沒有聽過這個甚深的經典，現在你聽到了，聽到什麼難處呢？你處處執著，聽到哪裡，著到哪裡，你能學到佛法嗎？所以金剛經上一再的破相，叫你不要執著。那麼好不容易把你那個執著勁，給你破掉了，破掉了執著個空，你懂得金剛經了嗎？所以你要懂得「第一波羅蜜」的重要了，那是個世俗的假相。它「即非第一波羅蜜」，這是真諦、空諦。「是名第一波羅蜜」，要非空非假，即空即假，會歸中道，你才算真正懂得了佛法，再看著經文。

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是名忍辱波羅蜜。

六度都是這個樣子，前面無住行施，說了布施度；要持戒修福，已經說了持戒度。這再說忍辱度，在這個地方說忍辱度呢，正是跟著第一波羅蜜說下來的，很重要！很重要！

忍，是內心的忍；辱，是外境的辱，外境就是侮辱。外境就是對方的人，或者他罵了我，或者他打了我，或者遇見什麼事了，他就欺侮了我，這都是辱境現前。辱境現前我們要是個凡夫呢，你罵我，我不會罵你嗎？你打我，我不會打你嗎？你欺侮我，我不欺侮你嗎？這就鬥爭了，這是凡夫與凡夫增加生死。我們是學菩薩道的，我們要度眾生啊！怎麼能跟眾生結生死的冤家呢？所以對方那個人他怎麼樣侮辱我，他是個凡夫，我不能

跟他一般見識，我要能忍，因為我是學菩薩的，要忍辱。

前面講，要空我等四相，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我執的四相空了，還要空法執的四相；法執的四相空了，還要空那個空空的空執的四相，把相統統空盡，這才是般若波羅蜜。你好像是懂了，要腳踏實地用功，用到這個地方，才是真懂了。依文解義的懂，不能算懂，依文解義的懂那個道理都是佛的，都是須菩提尊者的，不是我們的。一定要求個開悟，悟是悟了個理，事實上你沒有空掉，還是不行。悟了，悟得跟佛一樣，無二無別，悟的理一樣，事實上你沒有做到那個功夫，那個相還是沒有離開。所以跟著第一波羅蜜，一定要腳踏實地用功，看你能不能忍辱？這是事實擺在你面前，辱境現前才叫你忍嘛！沒有辱境現前，你忍什麼呢？有人罵你，有人打你，甚至有人種種欺侮你，你能忍。下面經文釋迦佛，有人拿刀子節節支解，你能忍，這是腳踏實地用功夫用到這裡，才

是真正離相。

有人依文解義的瞭解了，開悟，也沒有真正開了悟，就算是懂了，怎麼樣呢？「口中說空，行在有中」，他依文解義懂了，好了，這也空，那也空，他很能以說，口裡盡講空，你考察他的行為呢，行為一點也不空。行為不空，他還會說：「我不著相。」他不著相，是順境，他不著相，要吃酒、要吃肉。你問他：「為什麼你是佛弟子，要吃酒、要吃眾生的肉呢？」他說：「我不著相嘛！」耶！這叫口中說空，行在有中。甚至於呢，邪淫男女。你問他：「為什麼你要邪淫呢？」他說：「不著相嘛！」總是在順境裡起貪欲不著相。要是有人罵你，有人打你，辱境現前，逆境現前，不順的境叫逆境，你能以不著相嗎？那就看看你的功夫了，不是你口中說空，就是空啊！

再進一步，有一種人對於金剛經，依文解義瞭解了空，一切都是假的，

一切都是空的，以為他懂了，落了個豁達空，也是落了個誇大狂。他看見大乘經上，釋迦如來說過：「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呢？我是佛，我要普度一切眾生。我要度眾生，先度最苦的眾生啊！地獄的眾生最苦。我是度眾生的人，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釋迦佛真是大慈大悲啊！

地藏菩薩發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先度地獄眾生。釋迦佛，他證到無生法忍了，忍有生忍、法忍、無生法忍。證到無生法忍，他到地獄裡，他不會受苦啊！他只度眾生。地藏菩薩也證到無生法忍，證到無生法忍了，所以地藏菩薩常常在地獄裡度眾生。

我們要上地獄度眾生則不行，他也看見釋迦佛說的這個道理很對，地藏菩薩做得也很對，他說：「我要學釋迦佛、地藏菩薩，我要下地獄裡度眾生。」請問：「你證到無生法忍沒有？你沒有，你怎麼能以到地獄裡去度眾生呢？」

在過去有師徒兩個，徒弟年輕，看大乘經有點領會，忽然間發了大菩提心，要學釋迦佛入地獄去度眾生，要學地藏菩薩入地獄去度眾生。他發了這個心，就跟他師父說：「師父啊！我今天可是發了大菩提心了。」師父說：「喔！你講講給我聽聽啊！」「釋迦世尊說得太對了：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啊！我們要發菩提心到地獄裡度眾生。地藏菩薩說：地獄不空，誓不成佛！這個太對了，我要學地藏菩薩。」他師父就說：「地獄裡很苦喔！火湯爐炭，那個燒人哦！你要學釋迦佛是對的，你要學地藏菩薩是對的，你要腳踏實地用功，要證到無生法忍才能以做得到啊！」這位徒弟說：「一切皆空嘛！哪有火湯爐炭啊？」他以為把大乘道理都瞭解了，跟他師父辯得沒完沒了。正趕著師父在那燒香，他在那辯得沒完沒了。師父把香火點著了，出其不意就把他臉上，給他觸了一下，徒弟大叫：「唉呀！師父你怎麼燒我的臉？」師父說：「這一點香火，你都受不了，地獄裡的火

湯爐炭，你都空掉了，這一點香火，你怎麼空不掉呢？」

所以學了第一波羅蜜，那是智慧度，你要腳踏實地用功，要修忍辱度。第一、修生忍，眾生忍，眾生怎麼樣罵我、侮辱我，我不跟眾生相同，能忍。第二、法忍，天氣太熱，熱得受不了；天氣太冷，冷得受不了；或者沒有飯吃，肚子餓得受不了，這麼樣你就觀到一切法空，這叫法忍。有了生忍、法忍，再進一步，第三、無生法忍，一切法本來不生，因為一念妄動，執著有眾生，執著有法，才生起來這些眾生相、法相。一切法本來不生，還忍個什麼？這個時候證到無生法忍，證到真空的境界，一切法本來不生嘛！真空的境界現前了。

前面講過：「前五度如盲，般若如導。」沒有般若度，前五度不能波羅蜜，不能到彼岸。這個地方忍辱波羅蜜，就是跟著第一波羅蜜說的，你有了般若波羅蜜了，忍辱也能以波羅蜜，也能到彼岸。那麼第一句「忍辱

波羅蜜」，是按俗諦，是按假諦講的。「即非忍辱波羅蜜」，是按真諦，按空諦講的。「是名忍辱波羅蜜」，是按非空非假，中道忍辱。也就是證了無生法忍真空，真空不空，即是妙有；妙有非有，即是真空，會歸中道的忍辱波羅蜜。

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

「何以故？」佛自己徵問自己解釋，說了第一波羅蜜了，般若波羅蜜是第一波羅蜜就好了，何必再說忍辱波羅蜜呢？這就是非腳踏實地用功不行，拿自己過去的公案，講出來給須菩提聽，也就是給我們聽。

「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先把這個故事講一講，歌利

王，是梵語，翻成中國話叫極惡的王。「割截身體」，釋迦如來沒有成佛之前，是一個修道的人，在修行用功的時候，遇見歌利王割他的身體。歌利王是一國的國王，在宮院裡住得乏地，要遊山玩景，帶著他的文武大臣，帶著宮院的宮女，到了山上去遊山。遊山遊來遊去很疲乏，歌利王坐在那個地方休息，就沖磕睡著了。他這一睡著呢，大家自由了，各人去玩，這一群宮女，各人去玩去了。一看山洞裡邊有一個在那打坐修行辦道的人，喔！大家都去跟他請開示。在山洞修行的道人，就給他們講開示。

國王坐在那個地方睡了一個覺，睡醒了，「耶！宮女都到哪裡去了？」文武大臣，都還在他的身邊，說：「他們都去遊玩去了。」國王這就去找，這時候已經發了脾氣，一找找到前面有一個山洞，宮女都在山洞口圍著，看什麼東西呢？一看，有一個修道的人，給他們在講道呢！國王發了脾氣，到那個地方一看，就更發脾氣說：「你這個修道的年紀不大，貪愛我

宮女的美色啊！」國王就說些不好聽的話。

修道的人說：「她們問我道，我給她們講道，我不會貪美色，我是修道的人！」國王因為是發了脾氣的人，他說：「許多的仙人，不吃煙火食，天天練氣、天天吃水果，他見了美色，還動貪心的。你年紀輕輕的人，怎麼敢說大話，見了美色不貪呢？」修道的人就說：「不動貪心，不在他吃水果，也不在他練氣，是在持戒！」國王說：「什麼叫戒？」他說：「忍辱叫戒。」「你能忍嗎？」「我能忍啊！」「我來試試看」，國王的脾氣大，身上帶著有劍，一下就把他的耳朵割下來一個。

把他耳朵割掉了一個，神色不變，文武大臣就勸國王說：「這是個修道的人！」「你們怎麼知道他真正修道？」「國王把他耳朵割掉一個，他的神色不變！」「我再試試看！」再把他的鼻子割下來，還不動，又把他的手、腳，都給它摘下來，叫節節支解。

這個時候四大天王護法，忍不住了，你怎麼這麼惡？於是忽然天地變色，飛沙走石！國王害怕了，惡人，他怕比他還兇的人，修道的人他不怕。「唉呀！恐怕是修道的人，真正有道要來報復我了！」國王跪在那個地方就跟修道的人求懺悔：「饒了我吧！我錯誤了。」

修道人說：「不是我動瞋恨要報復你，我沒有瞋恨心。我沒有瞋恨心，也證明我沒有動貪欲心，我同你發個願，怎麼樣證明我沒有瞋恨心呢？我要是沒有瞋恨心，你割我的耳朵，割我的鼻子，把我的手腳節節支解，耳朵鼻子手足都復原了。」修行人發了這個願，就復原了。這個修道人說：「我不會動瞋恨，我不捨棄一個眾生，你只要有慚愧心願意求懺悔，我同你再發個願：我要是將來成了佛，先度你。」後來這個道人成了佛，就是釋迦牟尼佛，度五比丘，第一個先度的憍陳如，就是這位極惡的歌利王轉世的。

公案講過了，再看著經文，「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這是剛才講的公案，過去世為歌利王割截我的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我那時候，四相皆空。「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節節支解時，這個解字，不念（謝），要念（姐）。節節支解時，他把我的手腳剝成一節一節的。「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所以離四相，要真正腳踏實地的用功，用到這個地方。我要是那個時候沒有離四相，他節節支解我，我能不動瞋恨嗎？我不動瞋恨，就是我根本離四相。我沒有我相，他節節支解的是誰？沒有人相，誰來支解我嘛！所以那時候我不能瞋恨。

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

這個空四相的功夫早了，不是歌利王割截身體的時候，才得了這個功夫。「又念過去」，在遇到歌利王以前，「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轉了五百生作忍辱仙人。這個仙人不是外道仙人，釋迦牟尼成了佛，不是叫大覺金仙嗎？這個是仙人，還是證道的仙人，他修忍辱。

「於爾所世」，爾所一個字，就是那五百世，於那個五百世。「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我四相皆空。

**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不應住色生心，應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即為非住。**

「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講金剛經講到這裡，把前面離相度生的文接起來，答覆須菩提的問題。須菩提

前面問：「云何降伏其心？」你離相，離一切相，就是把妄心降伏住了，什麼妄想心呢？度一切眾生入無餘涅槃，還不著相，還有什麼妄想心它會生起來呢？所以菩薩，你問這個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現在用功怎麼樣降伏其妄心呢？要離相，離一切相。不是離這個相，不離那個相。離一切相，包括前面二重的四相：我執的四相、法執的四相、空執的四相，統統離開。應當這個樣子，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你發起來這個心，就不會再起妄想了。這是總結前面離相度生，佛答覆他：怎麼樣降伏妄心？就這樣降伏。

「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即為非住。」這是佛答覆他：「云何應住？」云何應住其菩提心？前面說：你應該無住行施，這一段經文就是銜接前面第十分的經文：「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這裡就是重說一遍，還是在講菩薩，菩薩「不應住色生心」，你要生個心，不要著色塵。「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你不應住聲、香、味、觸、法，這五塵而生心。

應生個什麼心呢？「應生無所住心！」前面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換了文字，沒有換義。前面「應無所住，而生個心」，這個是「應生個無所住心！」生心是生出來了，而沒有住六塵。一生心就著於塵，心境是相對的，境界不出這六塵，你生心即錯，動念即乖！一生心一動念，就著了外面六塵。生心生出來，而不著六塵，這個心是什麼心？這個心是離相無住的真心，就是離相無住的菩提心。

「若心有住，即為非住。」分二層意思講：

一層反過來解釋，為什麼不要著六塵呢？假若你一著六塵，你著一個塵，那就不是安住真心的安住。你一住著了六塵的心，還是個妄想心了，

反過來解釋前文。

第二種解釋，深進一步解釋，「若心有住，即為非住。」連不住六塵的心，也不住著。不住六塵，我懂得了這個道理，不住六塵而生心，生個無所住的心。這個時候還有一個住，住什麼？住不住的住，「即為非住」，那你還不是真正安住喔！因為你還有一個不住的住在。

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

前面那一段接前面第十分，這是接第四分上：「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接無住行施那段文。你這個菩薩要修行不是，你要修行，要安住你的菩提心，不是空空洞洞的安住。你空空洞洞的安住，以為那是真空如來，你空空洞洞的安住在一個空的地方去了，你心裡還有空的相嘛！你要天天去行布施，要去度眾生，這才是真功夫呢！所

以第四分講無住行施，這個菩薩，你要度眾生，要行布施，行布施不住相。「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跟著前文「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

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應如是布施。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即非眾生。

「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應如是布施。」這是接前邊第四分最後一句：「菩薩但應如所教住。」你要相信我是佛，我是過來人，我怎麼樣說，你要怎麼樣相信，你就怎麼樣修。「但應如所教住」，教，就是如來的言教，如來所說的法。你應該如是布施，你為什麼要如是布施呢？你為利益一切眾生故。你住相布施，不能利益一切眾生。

為什麼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應如是布施呢？因為你是發菩提心的

人，你是行菩薩道的人，你才叫菩薩啦！發菩提心，一個菩提心，要具足四個心：「廣大第一常，其心不顛倒。」第一、要發廣大心，第二、發第一心，第三、發長遠心，第四、發不顛倒心。這四個心具足了，才叫菩提心，你才叫做菩薩。

第一、要發廣大心，你要廣度一切眾生，這是廣大心。

第二、發第一心，把眾生度到哪裡呢？度到來生來世轉一個人，度到來生來世生天，享點人天福報，那不是第一心啊！我們度眾生，得一個阿羅漢果，得一個辟支佛果，這超出三界，脫出輪迴了。但那是二乘小果，三界以內的生死了，三界以外的生死還沒有了，那不是第一心。度一切眾生，是廣大心；要度一切眾生，入於無餘涅槃，都把他度成佛，這才叫第一心。

第三、發長遠心，你度眾生成佛，不是簡單的事，眾生不好度，你非

發長遠心不行，怎麼長？盡未來際的度，今天度，明天度；今生度，來生度。這一劫盡，下一劫還度，盡未來際地度下去，要發長遠心。

第四、要發不顛倒心，你不要著相嘛！你一著相，長遠心發不起來了，菩提心會退失掉。要不顛倒，一著相，就顛倒了。

所以為什麼叫你離相度生？不要著相。為什麼要無住行施？不要住相。這個樣子，你才能盡未來際來度眾生，才能以發長遠心。不然，你菩提心會退失掉。

「為利益一切眾生」，這個利益，什麼利益呢？度眾生成佛，才是真正的利益。你一著相呢，去行布施，你要著相。這一著相，眾生得不到成佛的利益，跟你結些生死的緣。你自己菩提心退了，流轉生死；眾生得不到成佛的利益，也在流轉生死，大家都在流轉生死。

你去行布施，或者財布施，或者無畏布施，或者法布施，是利益眾生。

你一住相，眾生的根機是千差萬別，大別有二種：一種有善根的，一種沒有善根的。有善根的眾生，接受了你的財布施，接受了你的無畏布施，接受了你的法布施，很順利，而且還知道報恩。二種沒有善根的眾生，你怎麼樣度他，他不接受，你用財來布施，他不知道報恩。

那麼有善根好的眾生，接受了你的布施，知道報恩，你就生歡喜心，來生來世怎麼樣呢？你著個相，生歡喜心嘛！來生來世轉父母兒女，或者你給眾生作兒女，或者眾生給你作兒女。那個沒有善根的眾生，知恩不報反為仇，叫你動瞋恨，來生來世，冤家債主，轉為父母兒女，恩愛牽纏，一生一生，永遠不了。轉了冤家債主，結仇，越結越深，生死永遠不了，不但不能利益眾生，跟眾生增加生死。

為利益一切眾生，怎麼做法呢？財布施，天天行財布施，天天不著相；行法布施，天天講經說法，不著相。這樣就自己了生死，令眾生了生死；

自己得了利益，眾生也得了利益。所以你為利益一切眾生，應該不住相布施。

「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前面說過離四相的道理，怎麼現在又說離相、離相呢？如來說的相，是為利益眾生，如來沒有著這個相。「如來說一切諸相」，還當體就是空的，「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即非眾生。」如來說一切眾生相，它也是空的，如來沒有著眾生相。

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

下面再總結起來，叫須菩提生信心，叫一聲「須菩提！」由信心，而已經到了解悟，由信到了解了，這是叫我們聽的。

「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前面第十一分有一句經文：「我今實言告汝」，如來所說的都是實話，你決定要相信，怎麼一時談空，一時談有呢？一時說實相，一時說非相；一時說度眾生，一時說非眾生呢？

「如來是真語者」，真而不妄，如來不會妄語。如來是「實語者」，實而不虛，如來不說虛假的話。「如語者」，如來說的道理，都是如證而說，他證得個什麼道理，就說個什麼道理。「不誑（音逛）語者」，如來還能騙人嗎？社會上的好人，他還不騙人呢！何況是如來，他能騙眾生嗎？「不異語者」，異是變易更改，一會兒這樣說，一會兒那樣說，不是變易嗎？不會變易，如來說的前後的話，都是一貫的，沒有兩個樣子。

「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為什麼一時說空，一時說有呢？如來所得的這個法，是他證得的法，就是這個樣子。如來所證得的法，是無實無虛。你說它實，是有啦！沒有。那麼你說它虛，是空啦！不

空。它是超空超有的，所以一時說空，一時說有，一時說非空非有。如來所得的法，本來是這個樣子，他是如所證而說的。在這個無實無虛上，我們就應該會到：如來所得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是個什麼樣子，它是超空超有的法。空有是對待的，它是絕待的。說它是實，是落到有了；說它是虛，又落到空了；它不是空，不是有，超空超有，而是絕待之法，那才是真理。

說道理，越說越高越深，下面說一個譬喻，很容易會到那高深的道理。

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即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

「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即無所見。」你

不聽佛的話，不能以如所教而住。你要是著相行布施，你這個菩薩發了心要行布施，「住於法而行布施」，住了六塵之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等於一個人到了暗室裡邊，沒有光明。「即無所見」，你什麼都不看見。

「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你聽佛的教導，你不要住著一切法相，不住於六塵之法，你去行布施，這叫無住行施。「如人有目」，等於一個人兩個眼睛很明。而又「日光明照，見種種色。」什麼你都看得清清楚楚。

就這麼剛好，今天就講到這裡，向下文長，付待來日！請大家站起來
回向！

請把經本打開，今天再接再講：

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

讀誦，即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須菩提！當來之世」，第十四分最後一段，就讚歎假若到當來之世，就是世尊涅槃以後，也就是到了最後五百歲，末法這一萬年之中，都是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此經，就是金剛經。受持，受持其義；讀誦，讀誦其文。假若到了末法時代，尤其是到了今天。還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以受持、讀誦金剛經的。那這個人「即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佛的智慧，是具足智慧，無所不知，無所不見。「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就是前面所說的無量無邊的功德，這個人都可以成就。

這個地方要注意的，就是前面較量的都是福德。這個地方就說，成就

了無量無邊的功德。福德、功德什麼不同？要把它分別清爽。福德，是福的德；功德，是功的德。福德，是你修福、培福，培出來的德，叫福德；功德，是你用功修行，用功用出來的德，叫功德，功德比福德高。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

第十五分，還是較量福德的，前面所說較量的譬喻，一個比一個深。第八分、第十一分，有二個譬喻，都是用七寶布施的福德，來跟持經的福德比較。到了第十三分，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以身命布施多少身命呢？

布施恆河沙數，還是不如持金剛經的福德多，這個地方，身命布施更多了。

這一個譬喻布施身命多了，都是假設之詞。「若有」，事實上不會有，因為要較量福德，佛的智慧是看見有多少福德的，所以用這麼多的身命布施來比較。印度分時間，叫晝三時，夜三時。白天，分成：初日分、中日分、後日分，叫晝三時；夜晚，分成：初夜分、中夜分、後夜分，叫夜三時，合起來叫晝夜六時。在中國分時間，過去是一晝一夜，就分十二時。以後有時鐘了，就晝夜分二十四個時，分時間不同。這是印度分時間的辦法，白天分三個時，夜晚分三個時，叫晝夜六時。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假若有這個善男子、善女人，來以身命做布施。「初日分」，就是早半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以恆河沙等這麼多的身命來布施。初日分，就等於第十三分舉的譬喻那麼多，恆河沙數身命布施。可是到了「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到了中

半天，又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到了晚半天，也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這一天就布施了三個恆河沙數的身命布施，不是布施一天，每天每天這樣布施三個恆河沙數的身命，布施多少時候呢？「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布施無量百千萬億劫。一天，布施三個恆河沙數的身命，布施了多長時間？布施了無量百千萬億劫，統統以身布施。

這裡應該有個問答，佛問須菩提：布施了這麼多身命，這個人他得福多否？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這裡把經文略掉了。世尊就接著說：「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金剛經的福德就這麼多，聽到金剛經，「信心」，聽到哪裡，信到哪裡。「不逆」，不起違逆之心，很順從的信仰，那福報得的多了，得的比前面無量身命布施的福德還多。看著經文：

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

只要你聽到哪裡，信到哪裡，信心不逆，就可以得到這麼多的福德。又「何況」你能以「書寫」此金剛經，「受持」其義，「讀誦」其文，「為人解（音姐）說」金剛經，那個福德不是更不可思議啦！

法華經法師品上，說的五種法師：第一、書寫法師，第二、受持法師，受持其義。第三、讀經的法師，對本叫讀。第四、誦經法師，背熟了，背著本，不要對經，就會背，這叫誦經法師。第五、為人解說，解說，現在我們叫講經的法師，那叫為人解說的法師，這是法華經上法師品說的有五種法師。

書寫法師，書寫，怎麼樣子稱法師呢？釋迦世尊出世那個時候，在世間還沒有發明印刷術，要流通經典，都是用書寫的。流通經典用書寫，

就是書寫的經典越多，流通的越廣。後來就發明了印刷術了，在我們中國，就是到了宋朝才有刻版，我們中國不是有大藏經嗎？最早的大藏經叫宋版，宋朝才刻的版，才有印刷。可是在唐朝，已經有印出來的經本子，那就是還沒有大流通，只有少數的經本子印出來，不是普通的都會印。到了宋朝在中國才有了刻版印刷，那麼以後到了今天印刷術更進步了。

現在印刷術越來越來進步，可以影印，並不要刻版，也不要排版，你要是看見這個經本版本很好，你拿去影印，還不會有錯字，印出來跟古早的經本子一樣一樣。

這就是解釋書寫，就是現在最好印刷經典叫它流通。受持，是受持經典中的義理。讀經，對著本叫讀。誦經，讀熟了，背著本叫誦。為人解說，那麼最重要的，還是為人解說。前面這四種，都是自利；為人解說，才能利他。

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

前面較量怎麼樣子聽了這個經典，信心不逆，就超過了無量身命布施的福德呢？更何況你能以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福德更多了。

這就是說，舉其要來言、來說，金剛經，它有不可思議的功德，有不可稱量的功德，有無邊的功德。因為這個經的功德太多了，所以才能以超過七寶布施的功德，超過身命布施的功德。

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是人等，即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

為人解說。

「如來為發大乘者說，如來為發大乘者說。」如來說法，有小乘法，有大乘法。金剛經屬於大乘經，根本不是小乘經，所以它的功德大。大乘，還有淺有深，按賢首宗，把釋迦如來四十九年說的法，由淺至深，分成五個教：小、始、終、頓、圓。小教，就是小乘教。大乘教，由淺至深，再分成四個：始教、終教、頓教、圓教。

把這四個大乘教配這二句經文，「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發是發心，為發大乘心的人說的金剛經，那就配到始教。「為發最上乘者說」，就是發最大乘心的人，跟他說的金剛經，那就配到終教、頓教、圓教。因為金剛經淺的意思，也是大乘，不是小乘。深的意思，就是最上乘，所以它裡面含的功德多了。

「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就是前面說的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的功德，這個人都能以成就。如來悉知悉見，就是如來的智慧，他是具足的智慧，統統知道，統統見到，已成就這麼多的功德。

這就是假若有一個人能夠受持、讀誦、廣為人說，才成就這麼多的功德。釋迦如來出世要度眾生，度眾生怎麼度呢？就是說法，從他成了佛就說，一直說到他涅槃。釋迦如來三十歲成道，八十歲入涅槃，兩頭算上是五十年，合起來就是四十九年，一直在說，就是要想著利益眾生，非令眾生瞭解佛理不可。要想令眾生瞭解佛理，非得廣為人解說不可。要是我們懂得了這個意思了，你就一定要聽如來的話，要受持、讀誦，受持其義，讀誦其文，這是為廣為人說的準備。大乘法，以利他為自利，受持、讀誦是自己得利益，不是小乘只知道自利，不肯利人，所以它叫小乘啊！這是

大乘法，受持其義，讀誦其文，就是為廣為人說的準備。義理你能受持了，經文你也讀誦熟了，這個時候就廣為人說。跟前面的經文稍微不同，前面是「為他人說」，這地方加一個廣字，要「廣為人說」，因為要廣為人說，眾生才得利益多。

前面說度眾生要離相，行布施要無住，怎麼樣子這個地方處處較量福德，又較量功德？這個地方說我們要是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得到這麼多的功德，這樣不是著相嗎？

你自己要會研究經典，這個功德，不是有心得的功德。你要是受持、讀誦金剛經，廣為人說金剛經，你要是有個求功德的心，得不到這麼多的功德，跟金剛經的經義不合。金剛經叫你離相，叫你無住，它是不求功德，任運自然有這麼多的功德。

「如是人等，即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荷擔」二個字

用脊背背起來叫「荷」，用肩頭擔起來叫「擔」，是個形容詞，這就是對於弘法利生的責任，把它擔任起來。你能以受持、讀誦，廣為人說，你這個人，管你是善男子也好，善女人也好，只要能以受持、讀誦，廣為人說金剛經，你就是擔荷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一個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是釋迦佛證的菩提果，也就是如來的全部家業，你完全擔任起來了，那你才是釋迦世尊的好弟子。

「何以故」？這一個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金剛經，怎麼樣就能以算是荷擔如來家業的人呢？「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為人解說。」這個樂字念（要），樂是好樂，要是好樂小乘法的這個人，他著相，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他著四個見，你叫他受持、讀誦大乘經，他不肯；為人解說大乘經，他也不肯。

這個地方要注意，前面是不可以執著「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這個地方不是相，是個見，見與相什麼不同呢？能執著的叫見，所執著的叫相，分個能所。能執著的，就是內心的執著；所執著的，是執著心外的境界。我等四相，意思來得粗淺；這個四見來得深，來得細。就是我把我等四相空掉了，心裡面還有四個見，你還沒有空。到了後半卷，講我等四見的文很多，都是這樣分辨的。

這個「著」，就是執。執著、執著，就是這個執。執分二種：叫人我執，法我執。執著我，叫人我執；執著法，叫法我執。我們凡夫，具足這二個執，人我執，法我執都在。小乘聖人，他也稱為聖人，他把人我執空掉了，法我執沒有空，他執著法執，執著得厲害。所以這個地方著這個見，就是內心之中還有我等四個執著，這是法我執。

他由法我執，起這四個執著的見，「即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

講金剛經，他也聽不來，聽不來他怎麼能受持、讀誦呢？不能受持、讀誦，怎麼能為人解說呢？叫他講金剛經，他不肯講。這就反過來證明，能以受持、讀誦金剛經，能以廣為人說金剛經的這個人，決定不是小乘人。最淺，是發大乘心的人。高，是發大乘心的人，所以他得到的功德甚多甚多！

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即為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前面第十二分供養經典所在之處，經文有「隨說是經」，那這個地方天、人、阿修羅，都應當供養。這個地方是經本子在的地方，「在在處處」，就是隨便在什麼處所，只要有金剛經在，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

三善道的眾生，皆應供養，統統都應該當供養這個地方。

「當知此處，即為是塔。」我們供養，見了佛塔就供養，前面說「如佛塔廟」，印度塔與廟不分，塔是供養佛的舍利，廟是供養佛的像，塔也就是廟，廟也就是塔。在我們中國就叫寺，這個道理前面都料揀過，寺也就是廟，你應當知道有金剛經的處所，就是佛的塔一樣。

怎麼樣供養法呢？下面說供養了，「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第一、心裡要存恭敬心，你心裡不恭敬，這個供養不成供養。心裡有了恭敬了，身體要作禮，要圍繞。作禮，我們現在普通就叫頂禮。頂禮者，是以自己的頭頂，禮拜佛的兩隻腳，也叫禮足，這就是最敬禮。因為我們一個人，最尊貴的就是一個頭頂，最卑下的就是兩隻腳。我們對佛表示恭敬，拿我自己尊貴的頭頂，頂禮佛的兩隻腳，所以叫頂禮，也叫禮足，這個地方「作禮」，也就是頂禮，也就是禮足。

「圍繞」，也是一種禮節，現在就叫繞佛。我們現在做早課、做晚課，都要繞佛三匝，那也是一種敬禮。比方你進了佛殿，要頂禮三拜，等到繞佛的時候繞三匝，叫圍繞，圍著佛繞，圍著塔來繞，還是一種敬禮。

「以諸華、香，而散其處。」這是一種供養品，有花有香。香，有燒香，燒的香是點起來燒的，不是散的。要是末香，可以散。印度的花都是散的，不像我們現在在中國供養佛的花，都是插的，把它插到花瓶，把它插到花壺子，沒有散花的。香呢，末香也是散的，這是一種供養品，以諸華香，而散其處，就是有金剛經所在之處。

這一段經文，就是對於金剛經所在之處，供養這個處所。這個處所，都應當如是恭敬供養，經典不應當恭敬供養嗎？恭敬供養，就是因為這個經典有不可思議的功德。怎麼樣不可思議？因為它能以出生諸佛，出生諸佛之法。要想度眾生了生死成佛道，一定要用金剛經，一切諸佛都從金剛

經生出來。所以你要尊重有經典所在之處，就要尊重金剛經，尊重金剛經，你要受持讀誦，廣為人說金剛經。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正宗分第二大科，從第九分到第十六分，這是最後一段，能以淨除業障，第十六分。看著經文：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復次，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即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這是解除疑惑，前面讚歎金剛經的功德不可思議，你要是受持、讀誦金剛經，有不可思議的功德，無量無邊的功德，你都能得到。可是現在有善男子、善女人，在那受持、讀誦金剛經，反而為人輕賤。那麼前面世尊

所說的，得到無量無邊的功德，不對了嘛！這麼心裡生疑？世尊就先給你解釋開。

金剛經有無量的功德，有一個人在受持讀誦，應該為人尊重，沒有為人的尊重，反而為人輕賤！輕者不重，賤者不尊，不受尊重，還反而遭了輕賤！輕賤二個字，包括種種的輕賤，或是受人家的嫉妒障礙，或者受人家的誹謗，甚至於動手打拍，開口罵辱，這麼跟經上講的不對了？

佛就給我們解釋，這個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他這個遭人輕賤，是給他消罪業的，這叫重罪輕報。他這個人先世，就是前生前世，造的罪業，應該墮落惡道，惡道就是三惡道，應該墮落地獄、餓鬼、畜生，墮落三惡道。那麼現在有人來輕賤他，把他的罪業給消滅了。重罪，很重的罪，應該墮落三惡道的罪，受了一個輕賤，很輕很輕的一個果報，這樣子你看是個不好的事，反而是個好事。

把罪業給你消滅了，「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你一定很快就可以成佛。佛性是人人本具的，為什麼不能成佛呢？叫罪業給障礙到了，他這個人給你一輕賤，把你的罪業消了，沒有成佛的障礙，不是很快就成佛了嗎！

這一段經文裡邊，有二層的疑惑，我們分開來解釋：

第一、障礙有三種，叫做煩惱障，業障，報障。這個地方應該說消滅三障，怎麼只消除業障呢？這是一層疑惑。障，就是一種障礙，也叫障害。它能以障礙正法，正法也是聖人之法，也叫聖法。能以障害你的善法，你想證聖果，證不到，叫它給你障礙到了；你想修善法修不好，叫它給你障害到了。所以一定要常常求懺悔，就是這個意義。

三障，第一、是煩惱障，就是貪瞋癡等，這是過去自從當眾生以來，就有這種煩惱，這種煩惱等於一個種子一樣。

第二、就是業障，造的五逆十惡等等的罪惡，這個罪業叫做業障。

第三、叫做報障，墮到三惡道了，再不能修行用功了。墮落到地獄、餓鬼、畜生，再沒有法子修行，沒有法子用功，那就叫做果報障。

這三個障比較起來，業障的勢力最大。貪瞋癡，是過去世帶來的煩惱障，它在我們八識田中潛伏住，表現不出力量出來，等於一個種子一樣。現在造的惡業，叫業障，業障等於水、土一樣。種子怎麼叫它發生現行呢？你去用土把它種起來，澆一點水，潤澤潤澤，它就生芽了，可以長個樹，就可以開花了，所以業障的勢力最大。那麼由業是個業因，造了這個因，開了花了，將來要結果。你造的是惡業的因，一定要結惡果，結惡果墮落三惡道，那叫報障。

你把業障懺悔消滅了，過去的煩惱種子乾枯了，等於你不去用土種，消滅了種子，不澆水潤它，它這個種子乾枯了。業是個業因，你造了業因，

一定才得果報，你把業因消滅了，自然不得惡果。所以懺悔，是懺悔業障，實際是三障全除，煩惱障，業障，報障，三障都消滅了。這就是解釋第一層的疑惑，應該消滅三障，怎麼單說消滅業障呢？業障一消，三障也都消滅了。

第二層疑惑，我們佛教裡講，因果通三世，前生造的因，今生得結果；今生造的因，來生得結果。金剛經說這個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他的罪業是先世造的，既然造的罪業，應該墮惡道，他應該墮了三惡道，怎麼轉到人道，人道是三善道啊！這個因果不對了嘛？

因果二個字，你要知道，道理很複雜的，就是把因果二個字研究清楚，也還要細心，不然因果二個字，也不容易瞭解。造業有三個工具，就是身口意。身，身體上造業。口，說話，語言造業。意，心裡面的思想造業。身口意造業，可以造善業，也可以造惡業，這是一重道理，很複雜，它怎

麼樣呢？在造惡業的時候，他可能造善業；在造善業的時候，他可能造惡業。

隨便舉個例子好瞭解，比如有一個做賊的，偷人家的錢財，在現在說，偷鈔票，把人家的鈔票一下子偷了很多，犯盜戒。你沒有受過戒，也是個性惡，它本性是惡法，你偷盜人家的財物，本性就是惡法，你將來遭果報，一定墮落三惡道的。那麼他偷了人家的鈔票，他走到路上，正趕到路邊上，有一個人病倒在馬路旁邊了，他忽然間發了個善心：「唉呀！這個人很可憐啊！」問他：「你怎麼了？」「唉呀！我種種的病苦！」「你怎麼不去找醫生看呢？」「我沒有錢啊！」他發了一個善心，他剛剛偷人家的鈔票偷了很多嘛！他說：「好，我把你送到醫院。」馬上叫個計程車把他送去，錢歸他開，醫藥費歸他管，登了記了，他負責任，把這個人的病治好了。這就是偷盜人家的財物是做惡業，這一下子救了個人的生命，不是做了一

個善業嗎！

造業，是個因；得報，是個果。造業因的時候，是強者先牽。你造哪一個因，造的力量很強，先受報。他去偷人家的財物這個心力不太強，他常常偷人家的東西嘛！那麼他忽然間發了一個心，救了一個人的命，這個善業力量很強，強者先牽。就跟小孩子遊戲拔河一樣，誰的力量強，誰把誰搶過去。業因果報也是的，哪一個業因強，先去受報。所以他這個善業業因強，先轉了個人，而且還遇到金剛經。

他造了一個善業，力量很強，先把它牽到人道裡來受人道的善報。他前世造了惡因，墮落三惡道的因還在，那個業因應該第二世，人的果報報完了，應該墮三惡道。那麼今生遇到金剛經，他能受持讀誦，要是遇到有一個人來輕賤他，這就給他把前世應墮惡道的罪業消滅了，這叫重罪輕報。

這是解釋第二層的懷疑，就是他造了罪業，應該墮三惡道，怎麼轉到

人道裡來？這個道理解釋清白。再推到我們現在用功，你在佛門裡頭，無論你用什麼功，都是好事，都是功德。耶！遇見一個不如意的事發生了，你心裡頭很懊惱：「我在做功德，我在做善事，怎麼遭這個不好的因緣呢？」你要曉得，那是重罪輕報。每逢你做好事做功德的時候，遇不如意的事，切不可退心，你應當發歡喜心，就是你應該墮落三惡道罪業，給你消滅了，叫重罪輕報。

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

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這再較量金剛經的功德，前面一層一層的較量，先用七寶布施來較量，再用身命布施來較量，沒有法子再用世間法來比著較量了，就佛拿自己過去修的因來較量較量。

「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念」，就是回憶，回過頭來想到，想到過去時代，多長時代呢？有無量阿僧祇劫，「劫」是個長時間的名詞，有小劫，中劫，大劫，這個地方就指著大劫講。「過去」，是個時間，不是一個大劫、二個大劫，而有阿僧祇的大劫。「阿僧祇」，翻成中國話，翻無央數，也是個大數目的名字。那麼過去阿僧祇劫，不是一個阿僧祇劫，二個阿僧祇劫，而是過去無量阿僧祇劫，這個樣的長時間。

「於然燈佛前」，「於」字作個「在」字講，在遇到然燈佛以前的時間。釋迦佛遇見然燈佛授成佛之記，這個是沒有遇到然燈佛之前，還沒有授成佛之記以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那由他」，要念

這個音，那個「那」，要念（挪）。「他」，要念（托），合梵音。那由他，翻成中國話也翻個億。「值」，是遇到了。「得值」，得遇到有八百四千萬億億，這麼多的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供養，供養佛跟供養僧一樣，四事供養：飲食、衣服、臥具、醫藥供養。承事，以身體服勞、服役，當侍者。「無空過者」，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沒有一個空過的，他統統供養承事。

這裡應該要問一聲：「我供養過這麼多的佛，承事過這麼多的佛，我得的功德多不多呢？」須菩提答說：「甚多！世尊！」文略掉了。

底下說：「若復有人，於後末世」，尤其在最後末法時代。「能受持、讀誦此經」，能以受持金剛經，讀誦金剛經，所得的功德，比我多得多。記著，是受持讀誦金剛經這個人的功德多，供養佛的功德少。這個人受持讀誦金剛經所得的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比較，「百分不及

一」，我釋迦牟尼佛得的功德，跟受持讀誦金剛經這個人得的功德比較，百分不及一分。不要說百分不及一分，「千萬億分」，也不及一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乃至於用算數、用譬喻，都不能及，總而言之說，這個人得的功德太多了。

這個譬喻，是佛自己譬喻的，他得的功德少，受持讀誦金剛經的人功德多。我們反而也會生疑惑？佛過去親近過這麼多的佛，供養承事過這麼多的佛，得的功德，不及這個受持讀誦金剛經的功德嗎？也有點不相信。要知道，過去釋迦佛沒有遇到然燈佛以前，也是著相修行，供養承事都著相。遇到然燈佛授成佛之記以後，才不著相，再修一大阿僧祇劫他才成佛。成了佛了，他要利益眾生，要把他自己的心得完全說出來，就說金剛經。這是他過去無量阿僧祇劫修來的功夫，也是在遇到然燈佛以後所修來的功夫，全盤託出，都在金剛經上，所以金剛經的功德大。

我想出來有二句成語，作個比較，可以令我們堅定信心。我們在世間法上有二句話：「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遇見一個研究學問有心得的人，聽他講了一段道理，一席話，就是聽他講了一座的道理，喔！得的利益大了，怎麼樣呢？勝讀十年書。過去讀了十年書，沒有今天聽這一段話得的利益多。

這一個人講這一席話，是他讀書讀出來的心得。不只讀十年，他讀了幾十年書的心得。所以勝過你讀了十年書，乃至於勝過你讀了幾十年的書。拿這個比喻你好懂了，你聽了金剛經，是釋迦佛修了多少阿僧祇劫，修出來的這麼一點功夫，統統在金剛經上說出來了。那你受持讀誦了這一本金剛經，超過了你修無量阿僧祇劫！

今天就講到這裡，向下文長，付待來日！請站起來回向！
請把經本打開，看第十六分最後一段。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即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前面拿佛自己的因行作譬喻，譬喻高得再沒有法子高了，還是持經的功德大。其實是簡單的說，還沒有具足的說，這最後一段總以結歎，把它總結起來再讚歎這個持經的人。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此處指著後末世，都是到了佛法垂末的時候了，法運快完了，可是還有佛法在。這個時候能有人受持讀誦金剛經，前面一再讚歎，這個人就是甚為希有。那麼他所得的功德很多很多，我前面一再的比較，以七寶布施的功德，比不上持經的功德；以身命布施的功德，比不上持經的功德；乃至我釋迦

佛在因地修行供養諸佛的功德，也比不上持經的功德。實際呢，還都是簡單的比較，我沒有完全說出來。這個末法時代，要有個人受持讀誦這個經，他「所得」的「功德」，「我若具說者」，就是完全說出來了。「或有人聞，心即狂亂，狐疑不信！」說的功德太多了，有人聽到，心裡發了狂亂，反而狐疑不信。

把狐疑這個名詞先解釋一下，疑，就是疑惑，疑惑他就不信。貪、瞋、癡、慢、疑，這五個煩惱，都屬於思惑。前面講過，小乘四果，初果斷見惑，到了二果斷思惑，思惑分三界分九地，九九八十一品，這八十一品思惑是什麼思惑呢？就是對於事相他迷惑。貪、瞋、癡，我們常常聽到，三個根本煩惱，還有一個就是我慢，起了我慢，他也不接受佛法，以為他比釋迦佛還高，他怎麼能相信呢？貪、瞋、癡、慢、疑，這個疑惑煩惱呢，疑，他就不信。聽，怎麼聽，不接受，為什麼？他不信，所以疑煩惱是五

個根本煩惱之一。

「狐疑」，狐是個形容詞，狐是一個獸的名字，在動物園裡有，大家恐怕都看見過。狐多疑，牠住在河邊上，河水牠沒有法子過去，牠總想到河那一邊有個什麼樣的好景緻要去看看，但是牠沒有法過河。那麼等到人家過河的時候坐船，牠是個狐，也不敢上船，牠怕人捉牠呢！等到冬天裡，河水結了冰了，人從冰上可以過河，耶！牠心裡很歡喜，這個不要坐船就可以過河。但是白天人家從冰上走，牠也不敢走，怕人捉牠。等到夜裡沒有人了，要想過河，牠多疑，牠走一段：「唉呀！這個冰，禁得住？禁不住？假若冰冰一破，我不是掉到水裡淹死了嗎？」耶！不能過，這一疑，趕快退回來。退回來坐到岸上想想，過河的機會難得啊！熱天坐船不行，船我也不敢上去。冬天結了冰，不要船不是很好嗎？白天我看見很多人從冰上走，不會掉下去，還是走吧！走了一段，又怕冰破了掉到水裡淹死，

又退回來。如此進進退退，到了天亮，人來了，牠也沒有過了河，狐就是這樣的多疑。用狐狸的多疑，來形容人的多疑，叫狐疑。

貪、瞋、癡、慢、疑，這五個煩惱，各有個偏重，有的貪多，有的瞋恨多。有的貪心多，不發脾氣，他瞋恨心很少。有的貪心很少，歡喜發怒，歡喜發脾氣，瞋恨心很多。如此類推，狐疑，就是疑心重的這個人，他聽見釋迦如來讚歎受持讀誦金剛經的功德，讚歎得太多了，他心裡狂亂起來，反而狐疑不信。

他聞見說的功德多，他怎麼心裡狂亂，狐疑不信呢？心小，說的功德太多，他接受不了。有個名詞，叫小器易盈，比方你這個茶杯子太小了，還沒倒呢，就滿了，盈是滿了，小的器物容易盈滿。你要是個大的一個碗缸，你倒了半天，也倒不滿不是？一個小杯子，還沒倒就滿了。這就是疑心重的人，他的心量小，聽見佛說的持經功德太多，喔！他受不了了，反

而不信，不信怎麼樣呢？不信他要誹謗的，他說：釋迦牟尼佛也會打妄語騙人，謗佛、謗法。

「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這總結起來讚歎，我不要再一樁一樁的說，一樁一樁的較量，總說吧，金剛經是個不可思議的經，怎麼不可思議？它的義理不可思議，義理高深。因為義理高深，義理不可思議！它的果報也不可思議！你要受持讀誦這不可思議的金剛經，所得的果報也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思議這二個字，思是心思，議是言議，拿我們的心思來想它道理有多麼高深，想不到；拿我們的語言來議論經的義理有多麼高深，議不到。這叫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言議，叫不可思議！

在前面第八分讚歎已經說過，金剛經怎麼樣它的功德不可思議呢？它能出生諸佛，能出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就是一切佛、一切法，都從

金剛經裡生出來。生出來一個佛，功德就不可思議，何況生出來諸佛呢？前面有明文說過。

這裡叫著須菩提，是叫我們聽的，須菩提在第一大科，已經信心清淨了，決定不會疑惑。到第二大科，他深解義趣，他已經開了悟了，解是解悟了，他見的理，跟佛見的理，無二無別，一樣一樣，他怎麼會生疑？是叫我們不要疑惑，叫我們要相信。叫我們相信了，好受持讀誦金剛經。

須菩提尊者由信而解悟，我們是不是由信而解悟呢？解悟還沒有信心重要成就呢，我們究竟信得的當不的當呢？是不是還有疑惑呢？我們要信，決定信。我再說一個公案，能以令大家死心塌地的相信，金剛經的功德不可思議！

前面講到第十分，「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引證六祖大師開悟的一個公案，已經詳細說過了。就拿六祖大師開悟這個公案再來說，令我們能

以成信不疑。自從六祖大師開了悟以後，後來就接了六祖的祖師位，大弘頓教禪宗。禪宗到了中國，從達摩初祖起，一祖、三祖、四祖，到了五祖，不分什麼漸禪、頓禪。漸，是漸次，一步一步的來。頓，是頓超。不分頓禪、漸禪。

自從五祖以後，六祖接了法後來出家，就到廣東韶關曹溪，到那個地方去弘揚禪宗。北方呢，就是教授和尚神秀大師，他雖然沒有接祖師位，但是他五祖會下的教授和尚，相信他的學人也很多，他在北方弘揚禪宗，弘揚的是漸次禪，漸次悟，叫做漸禪。六祖大師在廣東弘揚的是頓超，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叫做頓禪。就是從五祖以後，由神秀跟六祖，才分一個頓禪、漸禪。

六祖大師弘揚頓禪，他的門下出了很多的大禪師，這以後就分為五家七派，禪宗就遍了中國。神秀大師的漸禪就消滅了，沒有了。全中國南方

北方，都是頓禪，起多少寺院，都得標上一個禪寺。在大陸上，是大寺院，都是某某禪寺。現在大陸上的佛教沒有了，到台灣也可以看見，起個什麼寺，都要帶一個禪字，那是從大陸上參學來的。這就是中國的佛教，大乘雖然有八大宗派，禪宗只算一個宗派。可是禪宗遍了全中國，也就是整個佛教，都是禪宗的佛教。

在中國出了很多的大禪師，這些大禪師從哪裡生出來的呢？從六祖門下生出來的。六祖從哪裡出來的呢？就在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那二句經文生出的。金剛經，能出生諸佛，我們都沒有看見。在中國佛教史上，六祖大師，我們雖然沒有看見，我們決定相信，六祖大師不是從金剛經裡生出來嗎？生出來後生出來這麼多的禪師，起了這麼多的禪寺，度了多少的眾生，功德還可思議嗎？你想到這個公案，那麼金剛經上，出生諸佛，決定是可以的，功德決定是不可思議！我們要死心塌地的相信，絲

毫不要猶豫。

講到這裡，把第十六分講完，也就是把正宗分第二大科，推廣降住開解分，這一大科講完，就是由信而解悟。下面從第十七分起，開始講正宗分的第三大科，究竟降住起修分，解悟是解悟理，你還得起事修，在事相上還要腳踏實地的修行，怎麼樣的修法呢？還依著你所悟的那個理啊！怎麼樣降伏妄心，怎麼樣安住真心，從這個地方修行起。所以從第十七分起這第三大科，叫究竟降住起修分，要修行了，悟，悟了以後再修。從第十七分起一直到第二十四分止，這是第三大科。

按三十二分的本子，到第十六分止，算是前半卷。從第十七分起以下，叫後半卷。我們先把前半卷與後半卷，所講的教理淺深，把它分別一下。

上卷與下卷，義理淺深之分判

前半部經，是講「信教」「解理」；後半部經，是講「修行」「證果」。

前半部經，重在啟發「正智」，以遣除「境相」，斷除「分別我法二執」。後半部經，重在顯發「理體」，以遣除「心相」，斷除「俱生我法二執」。

「前半部經」，就是從第一分到第十六分，「是講『信教』『解理』」。前半部經，就是講的信、講的解。信，信教，信佛的言教；解，解理，解悟佛理。「後半部經」，是講的講『修行』，講的『證果』。你相信了佛的言教了，解悟佛理了，還要腳踏實地的修行，才能證得果位。

「前半部經，重在啟發『正智』，以遣除『境相』，斷除『分別我法二執』。」前半部經講的這些道理，注重在啟發我們人的正當智慧。般若智慧，是正智，正當的智慧，才能遣除這個境相。心境是一對，先把心對著的外境這個境相，把它遣除掉。前面說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前半部經，注重在遣除境相。不可以住色布施，不可以住聲、香、味、觸、法布施，色、聲、香、味、觸、法，是六塵的境界，先把心外面的境界，

把它遣除掉。把外面的境相遣除了，斷除分別我法二執。我們妄想心它要起執著，執著有二種，一個我執，一個法執。小乘人，就是聲聞緣覺，他只斷了我執，沒有斷法執。大乘菩薩、大乘弟子，他用功一下手，我法二執一起斷，連我執帶法執一起遣除。

我法二執合起來，有分別起的我法二執，有俱生起的我法二執：

分別起的，是現生起的執著，由分別心起出來的。前半部經，重在斷除我法二執，它斷除的分別起的我法二執。這個妄心它要起分別，它起分別從哪裡起分別？它對著外境起的分別。你把所分別的外境，把它遣除掉了，它分別心不起了。把分別起的，就是現生現世由分別心起的我法二執，把它斷掉了。

我法二執，還有俱生的我法二執。俱生二個字，與生俱來，我們自從無始以來就是個凡夫，就有我法二執。你流轉生死，它跟著你流轉生死，

與生俱來。我們在人說人，由我們母親把我們生出來，就帶著有我法二執，就與生俱來的。俱生的我法二執在哪裡？在內心，潛伏到內心裡邊的一個相，叫心相。

「後半部經，重在顯發『理體』，以遣除『心相』，斷除『俱生我法二執』」。前半部經，是啟發我們的正智，有正智慧生出來了，就能以觀照這個理體。理體，就是實相般若；正智，就是觀照般若。後半部經，專顯發實相般若的真理之體。這個理體，真理之體，你能顯發出來了，就能遣除心相。內心裡潛伏著的心相，把它斷除掉了，俱生的我法二執，都可以斷掉。

懂得淺深的道理了，再開始看經文，看第十七分。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

下面我依著參考資料，第十七分之問答含義，來加以說明。

第十七分之問答含義

第十七分與前之第二分、第三分，問答之詞句相同，而其所含之義理則不同。前之發心，乃凡夫初發之心；此之發心，乃菩薩悟理之後，所發進修菩薩行之心也。前之佛答，要在遠離分別所起之境相；此之佛答，要在遠離俱生所起之心相也。

這段經文，跟前面第二分問的一樣，就是深淺不同。不講，只念經文，看起來是好像雷同，前面問過了，怎麼這又問呢？所以有人著註解說是重說的。

下面「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生個什麼心呢？「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跟前面第三分答的也相同，但是意思深淺不同。

第十七分與前面第二分、第三分問答的詞句相同，一樣的，而其所含的義理則不同。要是一樣，何必再分一個下半部呢？所以說，所含的義理則不同。「前之發心，乃凡夫初發之心」，須菩提問，是替凡夫請問，善男子、善女人，善男子、善女人是凡夫，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凡夫初發的心。第十七分還是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這個深淺大不同了。「此之發心，乃菩薩悟裡之後，所發進修菩薩行之心也。」這是乃菩薩悟裡之後，所發進修菩薩行的心，跟前面大不相同。前半卷由清淨的信心，而深解義趣，解悟了理了。現在這個善男子、善女人，是開悟的善男子、善女人，他們再問：問我悟了以後，要進修菩

薩行，發的這個心。

前面佛答的，跟第十七分答的，詞句雖然有幾個字不同，答的也還是相同的，但是裡面的含義不同。「前之佛答，要在遠離分別所起之境相」，前面佛答的，你怎麼樣子降伏妄心？度眾生，要離相，不要著眾生相，眾生是個心外的境界。你要行布施，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行布施，色、聲、香、味、觸、法，還是心外的境界。這個都是分別心所起的，要遠離分別心所起之境相。「此之佛答，要在遠離俱生所起之心相也。」到了第十七分，佛答的詞句差不多，是要遠離俱生所起的心相，俱生我法二執，內心裡邊潛伏的相。

把這個要點記著，下面再講經文，就不會不懂了。前半卷是叫遣除心外的境相，後半卷是遣除心內裡邊的心相。

再看著經文，「爾時，須菩提白佛言：「爾時，就是在這個時候，什

麼時候呢？由信心清淨而深解義趣，開了悟這個時候。須菩提是代表眾生，眾生就是「善男子、善女人」，他已經有了清淨的信心而開悟，悟了佛理了，這個時候他「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他要腳踏實地的修菩薩行了，耶！心裡頭還有念頭呢！那你還有念頭還是個妄想心，有了妄想心，真心就不能安住，所以「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他要發心修行，開了悟了要修行，心裡邊還有妄念，真心不能安住，怎麼樣安住呢？有了妄念就得降伏他的妄念。這個妄想心怎麼樣降伏呢？開悟以後，內心還有潛伏著的心相，要怎麼樣子降伏他的妄想心？要怎麼樣安住他的真心？

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何以故？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

壽者相，即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

「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這個善男子、善女人，就是開了悟以後的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他要進修菩薩行的這個心，那麼須菩提你為了替他們開過悟的善男子、善女人請問，就是現在要修行，內心裡邊還有妄念，怎麼個降伏呢？有妄念真心不能安住，怎麼樣安住呢？佛告訴他，沒有兩個樣子，依悟起修。你前半卷不是已經開了悟了嗎？依你所悟的理來修行，用功是一個方法，沒有兩個方法，還是要離相，還是要無住。前半卷是叫你離境界相，不要住境界相。現在告訴你，要離相無住，要離內心的相，要安住你的內心，方法只有一個，沒有兩個。

「當生如是心：」先總說，當生如是心，跟著你前文悟的理，是生無所住心，依著你悟的理，還去修行用功。「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就是梵語涅槃的翻譯，滅，是滅除煩惱；度，是度脫生死。你要度眾生怎麼度呢？把眾生的煩惱給它滅盡，把眾生的生死給它度脫，叫他證到無餘涅槃，這樣才算度了眾生。你還是照前邊你所悟的理，就這樣去修，還是要去眾生，把眾生度到無餘涅槃。

「滅度一切眾生已」，已，把他度盡了，度盡了眾生。「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這個句子跟前面第三分差不多，但是有一個字在上在下，這大有分別。前面第三分「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這個「實」字在「眾生」上面。這裡是「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實」字在「眾生」下面，我們研究這一個字的上下不同，道理大有分別。

前面「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遠離這個境界相，眾生是我們所度

的眾生，所度的是心外的境界，眾生性本來是空的，眾生都沒有自性啊！你執著眾生相幹什麼呢？所以「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

這個地方是空內心的相，你把外面眾生的相空掉了，內心裡邊還有一個念頭，我是把眾生度盡了。這個地方就是要空內心相，而無有一個眾生實實在在為我滅度，我並沒有度眾生，是把內心的相，把它遣除掉。

「何以故？」佛再加以解釋，「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跟前面三分的文也相同，含義不同。前面是你要是著一個眾生相，所度的眾生相，那是個「人相」。有人相對著，就有個能度的「我相」。人我差別，就是個「眾生相」。你再執著不捨，就是「壽者相」。前面是注重在遣除眾生相，這個地方要遣除內心的心相，你把外面的眾生相遣除了，內裡面還有個能度的心，這個眾生我都把他度盡了，我都把他度盡了不是個「我相」嗎？我相對待的，就是個「人相」。人我對

待的，就是個「眾生相」。你再執著不捨，就是個「壽者相」。你這一個我相一起，四個相都生出來，生出來跟凡夫有什麼不同，你何必當菩薩呢？所以你「即非菩薩」，你不是菩薩，變成一個凡夫了。

「所以者何？」再徵問再解釋，為什麼你一動個我等四相，你就不叫菩薩呢？「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你因為內心裡面的法執未空啊！實實在在一切法是空的，一切法是空的，哪有個能度的我，所度的人呢？不但是我人這個相都空，你發心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也是空的。

前面一再講，第七分「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須菩提答：「無有定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後來第十七分這裡佛再問：「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須菩提悟得深了，答：「無有法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根本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個法，也是空的。你說你發了

菩提心了，你一著相，內心裡面不是有了個相嗎？根本沒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這個人，你去著這個我相幹什麼？著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四相都起來了，一定要把它徹底觀空。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不也，世尊！」前面第十分問過這個公案，釋迦如來在然燈佛面前授記成佛，那一定得了成佛的法了，成佛的法就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這裡再問，這個「如來」，就是釋迦佛自己稱。我「如來於然燈佛所」，「於」作「在」字講，在然燈佛的所在，「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

文字相同，意思不同，前面說是：有個所得的菩提法，這個地方有個能得的心，我內心有沒有個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這個心呢？須菩提悟的甚深了，他答說：「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如我解悟的佛說的義理，「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在然燈佛所面前，不但沒有所得，也沒有能得，沒有所得的菩提法，也沒有能得菩提法的心。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言：如是如是！」他答的對，佛給他印證：如是如是！對的對的。不但沒有所得之法，也沒有能得之心。「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實實在在一切法空，所得的菩提法實實在在沒有，能

得菩提法那個心，也實實在在沒有，這叫能所俱空。

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即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

「須菩提！」再叫一聲當機者，「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即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這是然燈佛給我授記的話，「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但是因為我沒有法得，境空，心也空，我才夠資格授記。我要是假若那個時候，於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內心存了一個得法的心：「我今天得了菩提法了！」那然燈佛不給我授記了，說：你將來成佛，號釋迦牟尼。這個授記

的話不說，為什麼？你心裡頭有一個著相的心，跟凡夫一樣，怎麼有資格成佛呢？

「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因為我外邊境界空，內邊心也空，實實在在沒有個能得菩提法的這個心，然燈佛他才給我授記，「作是言：」才這樣講：「汝於來世」，汝於再來世，過了九十一劫的時候，「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

恐怕在座有初聽經的人，釋迦牟尼的德號，還不瞭解，梵語釋迦牟尼，翻成中國話叫能仁寂默。能仁，是能仁慈，能慈悲一切眾生。寂默，而不著相。這就是能以仁慈一切眾生，去度一切眾生，而又遠離一切眾生相。能仁，是他的悲心。寂默，不著相，是他的智慧。這叫悲智二輪，悲智雙運，合起來就是一個佛的德號。

度眾生，要用一個大乘的車子，乘就是車，大車，才能廣度一切眾生。

大車得有兩個車輪子，一個是悲輪，一個是智輪，叫悲智二輪。這兩個輪子一起轉，叫悲智雙運，才能度眾生。

凡夫發了菩提心，要度眾生，他著相，就是能仁而不能寂寞。二乘人不著相了，他是落到偏空那邊，寂寞而不能仁，他不去度眾生。所以悲智二輪要雙運，不然你就把大乘車子推翻了，度不了眾生，連自己也墮落下來。所以悲智二輪，要悲智雙運，大乘車才能走動，才能度一切眾生。

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何以故？」再加以解釋。「如來者，即諸法如義。」佛有十個德號，第一個德號就是如來，這個地方就講法身如來，你證到法身如來才能成佛。法身如來是個什麼？怎麼解釋呢？一切法的真如之義，就叫如來。這

一切法生滅假相，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是它的本體是不動的，如者不變異，一切法不變異的不動之體，就是法身如來。你悟到這個道理，你開了悟；證到這個道理，你就成佛。

「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有人，就是凡夫。凡夫著相，他信了佛、信了法了，他來研究佛的歷史，說佛修行二大阿僧祇劫，遇到燃燈佛授了成佛之記，他得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這是個凡夫人講的。「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在我佛的本分上，實實在在沒有個能得之心，這是凡夫那麼樣讚歎我，說我得了法，實實在在沒有能得之心。

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

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

「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既然沒有個法所得，又沒有個能得之心，那就說一切皆空就好了，何必再說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名字呢？要知道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在菩提法中，沒有實，也沒有虛。前面第十四分講過，「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無實，你不能著有；無虛，你不能著空。你說沒有個菩提法，你著了空了；你說有個菩提法，又著了有了。它是超空有的，所以它本性就無實無虛，一時說有，一時說空幹什麼呢？它本性就是這個樣子。

「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要推廣開來，「如來者，即諸法如義。」「諸法」，就是「一切法」，這一切諸法它本體不變動，那就是真如。你悟了這個理了就開悟，證得這個理了就成佛，這個法是無實無虛

的。無實，說沒有個菩提法可得；無虛，一切法都是佛法。你只要悟，悟到這個理，前面講了無實無虛，悟這個理。這個地方告訴你，一切法，你要證到一切法的真如。

「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所言一切法者」，就是一切有為法，就是凡所有相之法。「即非一切法」，它當體即空，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嘛！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是中道第一義諦的一切諸法，一切法皆是佛法的那個諸法。

前面就是得的法要離相，這個地方感得果報要離相。

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即為非大身，是名大身。

前面第十分說過這個譬喻，「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

是身為大不？」譬如有一個人，像須彌山王那麼大，是身為大否？「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佛說非身，是名大身。」像須彌山王那麼高的一個大身，指著報身如來。報身如來就是應機示現的，像須彌山王那麼大，甚大啦！甚大不算大，它有個尺寸。就是八萬四千由旬那麼高，再有一個八萬五千由旬呢，它不是不叫大了！所以要怎麼樣大呢？如來的法身，沒有相的，才叫大身。

這個地方，前面說過，須菩提已經悟到這裡了，沒有再說有人身量大於須彌山王，須菩提接著就解釋了。「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譬如有一個人，像須彌山王那麼大，佛沒有說出來，須菩提就接上解釋了，「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即為非大身，是名大身。」如來說大身就是法身，法身遍一切處，那才叫真正大身。

須菩提！菩薩亦如是，

前面講了半天，講釋迦牟尼佛自己的公案，我在然燈佛面前，有法得三藐三菩提否？說我有能得之心嗎？沒有。須菩提悟理悟得很深，如我解佛所說義，沒有法得，沒有個能得菩提法的心。我證到報身佛了，我可有執著有個報身佛的相嗎？也沒有。佛成了佛了，得到法身如來，法身如來是遍於一切法的，那才叫大身。對於報身佛的相，有沒有著報身佛的相？也沒有。他說自己這些故事幹什麼呢？解釋前面你要是當菩薩，你要度一切眾生，入無餘涅槃，內心裡邊不要有一個度眾生入無餘涅槃的心。「菩薩亦如是」，像我沒有能得法的心，沒有能證果的心，那麼樣子，你就是一个菩薩了。

講這麼高，講這麼深幹什麼？這是講金剛經啊！這是講的佛法嘛！講

佛法，我們要成佛，要度眾生成佛，不講到佛的境界怎麼行呢？一定要這樣高、這樣深，才可以瞭解了金剛經的道理，你才能以依著這個道理來修行，將來才自己可以成佛，才可以度一切眾生成佛。

前面講這個地方，我已經勸過諸位，說得太高太深，我們現在用得著嗎？現在用得著。我們生心動念，生的什麼心，動的什麼念呢？財、色、名、食、睡。你動這個心、動這個念，就要造業，造了業就要墮落。金剛經上講度一切眾生入無餘涅槃，還不要著相，還不要動念頭，我們動貪財的心、動貪色的心幹什麼呢？那還有出息嗎？自己不是大生慚愧嗎？所以你當下就得了利益，你可以把財、色、名、食、睡的心，把它放下來。

今天就講到這裡，向下文長，付待來日！請站起來回向！

請把經本打開，看第十七分的後半段，「須菩提！菩薩亦如是」，昨天就講到這裡，今天再接再講：

第十七分起，就是正宗分的第三大科起，究竟降住起修分，究竟二個字，按現在普通話說，就是要徹底的離相，徹底的無住，做到究竟處了。講的就是離相，離相就是降伏妄心的方法；講的無住，無住就是安住真心的方法。前面講，先講離相，釋迦牟尼佛以他自己所修的，都是離相的功夫來講，講給須菩提聽，也就是講給我們聽。他得了菩提記，授成佛之記，他離相。他證到報身佛，所謂大身，他沒有著相，也是離相。那麼釋迦佛是過來人，他以身作則，告訴我們他怎麼樣用功？怎麼樣降伏妄心的，就是離相，一直離到底。授成佛之記，也要離相；等到成了佛，證得報身佛，也要離相。那麼講這個是叫菩薩聽的，所以現在就告訴須菩提，也就是告訴我們，「須菩提！菩薩亦如是」，這是總說，也是這個樣子，菩薩也得離相，不離相不叫菩薩。

「須菩提！菩薩亦如是」，是總說，下面別明，也是這樣離相，怎麼

樣離相呢？先說度眾生要離相，今天接著講。

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即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

「若作是言：」假如你是個菩薩，你要這樣講：「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即不名菩薩。」這就嚴格的訶斥，佛法難學就在這裡，不發心度眾生，不是大乘弟子，根本不能成佛。發心度眾生，你不能離相，我當滅度無量眾生，開頭就說了一個我，有我是個能度的，就有彼眾生，是所度的「人相」。能度的所度的差別，就是個「眾生相」。你執著不捨，就是「壽者相」。我相一起，四相都起來，四相都起來就是凡夫，你怎麼樣叫做菩薩呢？所以不名叫菩薩。

「何以故？須菩提！」再加以解釋，他說他要發心度無量的眾生，令無量的眾生都得滅度，就是證到無餘涅槃，怎麼不叫個菩薩呢？「實無有法，名為菩薩。」你菩薩是超過二乘人的，二乘人證得我空，沒有證得法空。菩薩你要證法空啊！證到法空，一切法皆空，哪有個菩薩法你執著呢？實實在在沒有一個法，名字叫做菩薩。你一執著，我要當菩薩，大大的錯誤！你不但沒有超過了二乘人，反而你落到凡夫地，凡夫是處處著相的，底下再解釋。

「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一切法當體都是空的，一切法都是因緣生法，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在一切空中，哪有個我、人、眾生、壽者相呢？你一開頭就說，我要度眾生，你不是大大的錯誤嗎？所以你不叫個菩薩。

前面已經料揀過，後半卷跟前半卷的淺深不同。前面第三分，告訴我

們要降伏妄想心，怎麼降伏呢？你度一切眾生入無餘涅槃，而要離相，叫離相度生。這個地方還是要離相度生，有什麼不同呢？前面已經料揀過，要把它記清爽。前面是離心外的眾生相，現在要離心內裡邊的心相。外面的眾生相，你把它空掉了，內心裡邊還有個念頭：「我是個菩薩，我要度眾生」，這還是個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嘛！比前面的相細就是的，難斷，也是的。所以一定要把它究竟離開，外面的眾生相把它離了，內心裡邊這個念頭還要把它離開。

這個時候，內心的相空了，外面的境界也空掉了，寂滅了，心空境寂！二乘人也是心空境寂，菩薩怎麼超過二乘呢？二乘心空境寂，他落到心空境寂那裡，掉到無為坑裡去了，叫他度眾生，他不肯度，觀三界如牢獄，視生死如冤家，好不容易離開了牢獄，離開了冤家，所以你叫他再回來，他不肯回來，超出三界就超出去了。二乘人的心空境寂，落到心空境寂那

一邊，所以叫做偏空涅槃，他得的涅槃，不是大涅槃，偏空的涅槃。菩薩心空境寂，內心的相空了，外面的境界也空了，他要去度眾生。終日度眾生，終日離相；終日離相，終日度眾生。菩薩高就高在這個地方，而且不這樣做，還永遠不能成佛。

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再約莊嚴佛土離相，「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菩薩應該做什麼功夫呢？應該行布施，但是你不能住相，叫無住行施。無住行施這個布施度，包括六度，六度開開就是萬行，修六度萬行幹什麼呢？莊嚴佛的國土。將來你要成了佛了，你得有個依報的莊嚴，

都是你當菩薩所修的功德。就像阿彌陀佛，莊嚴極樂世界一樣，得嚴淨佛土，莊嚴佛土。那麼聽佛法聽懂得了，學菩薩，修六度萬行，要莊嚴佛土，相沒有離開。「若菩薩作是言」，他這樣講，「我當莊嚴佛土」，開口又出來一個我，「是不名菩薩」，那你就不是個菩薩。

「何以故？」世尊再加以解釋，「如來說」，我常常跟你們講。「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都在金剛經，前半卷也是這樣講，菩薩莊嚴佛土，這是對的。但是你不要著相，當體即空，「即非莊嚴」。即非莊嚴，不是不莊嚴，要會歸中道，「是名莊嚴」，就是每天莊嚴佛土，每天不著相；每天不著相，是每天莊嚴佛土，這個樣子才會歸到中道。

上半卷也有這三句經文，也是這樣開示，是注重在離境相，要行布施，要莊嚴佛土，「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色、聲、香、味、觸、法，是六塵境界，要遠離六塵境界。這個地方要遠離內心之

相，內心裡面不許存莊嚴佛土的念頭。

「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是不名菩薩，說名真是菩薩，怎麼樣才叫個菩薩呢？要「通達無我法」，要無我，要無法。要我也空，法也空，我法二執都把它空掉，哪裡有一個我，哪裡有一個法？你起了執著，沒有我，有了我了；沒有法，有了法了。你把我執、法執空掉了，我也空，法也空了。

還要注意「通達」二個字，通達了無我、無法，不是落到無我無法。落到無我無法，落到二空的境界。前面講過了，我也空，法也空，空也空，你執著二空幹什麼呢？要通達無我、無法。在那無我、無法的境界之中，天天度眾生，天天莊嚴佛土，這個樣子才叫做真是菩薩。

前面已經講過，佛法講到這裡，講得太高太深了！學佛法，不高不深，怎麼叫佛法呢？高深難學，佛法難學，要是好學，何必要我們這樣用功呢？

我們信了佛做什麼呢？信了佛就是想學佛法不是？你學到法了沒有？這成了個大問題。

信了佛了，不信外道，天天到廟裡來燒香、獻供果、磕頭、禮拜，叫他受個三皈依，他不肯。好不容易勸導受了三皈依了，再勸他受五戒、受十善，不敢。好不容易勸他受了五戒了，也肯修十種善法了，這真修行，持戒修行，你學到佛法了沒有？那是人天乘法。受五戒，保持人身不失；修十善，保持你可以生天。人乘法、天乘法，哪裡是佛法呢？

那麼聽了佛經了，聽得也不少；看了佛經了，也看得不少。知道了，知道眾生在六道裡，受無窮生死大苦，一定要了生死，不然，沒有學到佛法。要發心了生死，修四諦、十二因緣法，要脫出輪迴，超出三界，這樣你學到佛法了沒有？你學的是聲聞、緣覺法，也叫二乘法，也叫小乘法。你修的四諦、十二因緣，了脫了生死了，超出三界是不錯。你自己得利益，

三界以內的眾生，你怎麼不管呢？你這能是佛法嗎？你學的是小乘法。

怎麼樣才叫佛法呢？發心度眾生了生死。你自己了生死，不度眾生，你就是個小乘啊！要發大乘心，才是佛法。要度眾生了生死，怎麼樣度呢？修六度萬行啊！這樣子才學了佛法，才走到佛的道路上。沒有成佛之前，就叫做菩薩；功德修圓滿了，就叫做佛，這樣學對了。

你度眾生對了，離相了沒有？你修六度萬行對了，離相了沒有？沒有離相，我要度眾生，我要修六度萬行，你哪裡是個菩薩呢？你修的是菩薩行，發的也是菩薩心，不能離相，不能離相你所做的功德到哪裡去呢？不能成佛。你所做的功德，落到人天福報，那才冤枉呢？

這等於一個什麼呢？等於自己有一個傳家寶，家裡老祖宗傳下來一個金剛鑽石，自己不認識，把它當成個大理石賣掉了，這個價值太低了！所以你修六度萬行，度一切眾生，這等於一個無價寶。結果的時候，你得了

個人天福報，這不是太冤枉了嗎？從哪裡冤枉起呢？你沒有離相，就從這地方冤枉。你沒有離相，就有我執，就有法執，就有我等四相，法等四相。你本來做的是無為法、無為行，結果都變成有為有漏，不落到人天福報到哪裡去呢？

自從你信了佛，就想學佛法，你聽到這個樣的道理了沒有？沒有。沒有也是冤枉事。學佛，學了多年，沒有聞到佛法，所以今天聽到金剛經，聽到第十七分了，喔！才知道怎麼樣叫做菩薩，要發心度眾生入無餘涅槃，要離相；要發心修六度萬行莊嚴佛土，要離相。這個樣子才叫做菩薩，這個樣子才叫做佛法。應當自己慶幸，不要恐怖害怕，唉呀！說太高太深了，難得學，不難學。你只要發心，不驚、不怖、不畏，這個樣子你就能得到無量的功德。

剛才從頭說起，你信了佛了，叫你受個三皈依，你不敢；叫你受個五

戒，你不敢，為什麼呢？你說：「我要顧生活，吃飯要緊啊！」好像一受了戒，處處起了障礙，障礙了你的生活。所以這叫自生障礙，不是佛給你的障礙。

怎麼不是佛給我們的障礙呢？佛說的三句經，第一句都是俗諦，「莊嚴佛土」，莊嚴佛土都是俗諦法。「即非莊嚴」，由俗諦你不要著相，再會歸到真諦。由俗諦、真諦，即真即俗，才會歸中道，才「是名莊嚴」。

佛跟外道不同，不是不顧俗諦，金剛經一開頭，先沒有開口跟你說法，就是教給我們吃飯、穿衣服、住房子、走路，衣食住行，現在人生四大要素，先給你表演這一套。佛也吃飯，也穿衣服，也走路，到了舍衛大城。回到祇樹給孤獨園，也走路啊！回來洗腳、打坐，也住房子啊！衣食住行，佛都沒有說不要這個，不要這個，你照佛那樣生活就對了，怎麼樣叫你不顧生活呢？

要顧生活，佛要定戒律，戒什麼呢？戒能防非止惡。為生活，先不要做惡，比方要殺生害命，殺豬、宰羊，為什麼呢？為生活，這個要不得。去打魚賣魚，殺雞子、殺鴨子去賣，為什麼呢？為生活，這個要不得。戒律上有個名字叫惡律儀，這樣的為生活，活不幾天，你要墮地獄，這不是太划不來了嗎？人生命很短，活不到一百年，你去造地獄業幹什麼？那麼做賊、做土匪，偷人家的財物，搶人家的財物，這個要不得，犯偷盜戒，做來做去，還是把你自己做到地獄裡去。所以你只要不做惡，生活還是要顧的，不吃飯、不穿衣服、不住房子，怎麼樣修行呢？衣食住都是要的，但是不要做惡。

在我們講堂裡，沒有做惡事來生活的，沒有殺生的人，也沒有偷盜的人。那麼都是正當的職業，正當的生活，這個正當的職業，正當的生活，你要求進步啊！你要跟佛學到，不要著相，不吃飯不能活著，不穿衣服不

能活著，不住房子不能活著，活都不活起，怎麼修行？衣食住都是要的，但是你不要著相。

現代工業社會，講的要競爭、要進取，不著相怎麼樣行呢？你迷信了科學，迷信了工業。要曉得，你去進取，你去競爭，不是求發財嗎？發財不發財，不在你進取，不在你競爭。發財、不發財，是你前生行了布施沒有行布施？前生你沒有行布施，今生怎麼樣進取，也不發財；怎麼樣競爭，也不發財。

在中國的儒教，孔夫子被稱為人間的聖人，他是講究天命，發財不發財是天命。我們佛教裡發財不發財，是你的果報，名字不同，道理一樣。孔夫子懂得發財不發財的道理，孔夫子當教書的先生，學生來上學，繳的學費很少，孔夫子的生活也很困難。有人就勸他，依著你老人家這一肚子學問，你要在社會上做點事業，還不發大財嗎？為什麼當窮教書的先生

呢？

孔夫子怎麼答覆他呢？「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我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這個富，就是發財，假若可以求得到的話，我不顧身份，我一定去求。執鞭，拿著馬鞭子，有二種，一種是給人家當馬夫，有錢的人為了馬要騎馬，我拿著馬鞭子給他當僕人，我也幹。一種是趕馬車，趕馬車能以發財，我也去幹。就是執著馬鞭子求生活，能以發財，執鞭之士我也幹。如不可求，我的身份已經低落了，給人家當了僕人，趕了馬車，結果還是沒有發財，那還是隨我所好，我還是當我的教書先生！

現在的新名詞，要進取要競爭，就是孔夫子說的求。你去進取，你去競爭，不是就求發財嗎？發財不是你求到來的，不是你進取競爭得來的，看你有沒有這個福報？沒有這個福報，你怎麼樣進取，怎麼樣競爭，還是不發財。

懂得了前世的因，今世的果的道理了，你前生沒有培發財的福報，你今生怎麼樣競爭，怎麼樣進取，也不會發財。懂得了這個道理你就安命，隨緣度生活。不要去打些妄要求發財，發財不是求得來的。你一直求發財，錢也不會到你家裡來，必須你有福報，沒有福報你去找錢可真難！所以說，你不要去找，不要去求，不要天天為發財打妄想，只要有一碗飯吃，有一件衣服穿，有一間房子住，這個樣就去學佛法，就隨力隨分去度眾生，這個樣心安理得，不是很好的生活嗎？

還有一句最要緊的話記得，隨力隨分去度眾生，隨力隨分去行布施，不要著相，要離相。離相度生，無住行施，你發財很快，前面第四分上經文上，說得很清爽嗎？你無住行施，就能得到像十方虛空無量無邊那樣的福德，你的衣食住還有什麼問題不解決嗎？

現在第十七分講完，看著經，「一體同觀分第十八」。按新眼疏的科

文叫做「知見離相」，連佛知佛見都要離，離相，要究竟離相。先講見無定相，眼睛看見的，沒有一定的相，要把它遠離。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
這個如來，是應身如來，他是淨飯王摩耶夫人生出來的一個太子，不過相

好莊嚴就是了，他也是有肉眼啊！所以須菩提說：「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天眼，是天上眾生的眼。修行用功，會得到天眼通，是個佛弟子得到天眼通。外道用功，也會得到天眼通。佛弟子有六種神通，跟外道前五通都共的，天眼通外道也會得到。」

有個五眼圓明的偈頌，是古時候的大德作的，在參考資料上有，它是要押韻，前後次第不對，我們看這個偈頌幹什麼？因為押了韻，好記好背熟，實際跟經上不次第，要按經文。

這個偈頌說：「天眼通非礙，肉眼礙非通，法眼能觀俗，慧眼了真空，佛眼如千日，照異體還同。」

「天眼通非礙，肉眼礙非通」，應該先講肉眼，肉眼就是父母生出來

肉長的眼，它是障礙而不通達，不要說隔著牆壁外面看不見，隔一張紙它就看不見，什麼都不隔，還見近不見遠。你上了高山頂上，沒有牆壁檔到，也沒有紙檔到，你可以什麼都看見嗎？到遠的地方也是看不見，肉眼它有障礙，不會通達無礙。

天眼則不障礙，「天眼通非礙」，無處不通達，隔著張紙看見，隔個牆壁也看見，無遠不看見。可以上觀天堂，下觀地獄，那是天眼，所以天眼通非礙。

下面佛再接著問，「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慧眼，是智慧眼，能以見到真空之理的。二乘人聲聞、辟支佛都有慧眼，佛哪裡沒有慧眼呢？所以「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法眼，能觀俗諦，俗諦是一切差別相、一切差別理，都看得很清爽，菩薩

有這個眼。那個偈頌，是把法眼攔在前面，慧眼攔在後面，它也是為押韻，叫「法眼能觀俗，慧眼了真空」，要按經上的次第，慧眼在前，法眼在後。慧眼是二乘的眼，法眼是菩薩的眼，菩薩都有法眼，一切俗諦道理他都觀察得很清爽，佛怎麼沒有法眼呢？一定有法眼。

下面再接著問，「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如來現在已經成了佛了，你的眼當然是佛眼，怎麼沒有佛眼呢？那個偈頌上說：「佛眼如千日，照異體還同。」佛的眼睛像一千個太陽那麼明亮，一千個日，各照各的，叫做照異。但是日的光明沒有兩個樣的體。等於電燈，一個電燈照一個境界，各個電燈，照各個的啊！它是照異，但是電的體只有一個。這就是佛眼，觀俗諦就是空諦，觀空諦就是俗諦，它是平等即是差別，差別即是平等，這就是佛眼的功用。

說這五個眼幹什麼呢？要離這個見的相。眼睛所見的功能，誰也超不

過佛眼啦！佛眼，不是離開肉眼另外有一個佛眼啊！就在這個肉眼上起的功能。你只修行用功，不要著相，用功用那個地方，自然起了天眼通。再用功，耶！自然見到真空之理，得了慧眼。再用功，耶！見俗諦差別之理，得了法眼；再用功，成佛了，得了佛眼，還是肉眼啊！你不要著一個相，著個相功夫生了障礙，連天眼通還得不到，何況能得到佛眼呢！

前面講佛的見，佛的見沒有一定的相，要離相。下面講佛的知，是佛的心的功能，佛是無法不知，但是要離相。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恆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恆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恆河，是諸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

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恆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釋迦佛說法，常在恆河邊上說法，每逢要說無量數目的時候，統統用恆河沙作一個比喻，如來常常說恆河沙嗎？有說啊！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恆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恆河」，把數目字把它擴大，這一條恆河裡面所有的沙，每一粒沙子，算一條恆河的數目，有如是沙等這麼多的恆河。「是諸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這個恆河，就是恆河沙的恆河，恆河多得沒有數，它的沙子更多得沒有數了。由恆河沙的恆河沙數這麼多的佛世界。佛世界，就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有這麼

多的三千大千世界。「如是寧為多不？甚多！世尊！」那三千大千世界可太多了。

「佛告須菩提：」佛再跟須菩提說，「爾所國土中」，國土，就是佛世界。爾所，就是恆河沙數恆河沙那麼多的佛世界，那麼多的國土。「所有眾生」，所有的眾生，一個三千大千世界的眾生，就多得不可思議了，何況那麼多三千大千世界的眾生更多了。那個多的不可思議的眾生，每一個眾生有「若干種心」，若干種的心，眾生天天打妄想，一天不曉得打多少妄想？那麼一生不曉得打多少妄想？一個眾生的心就若干種，何況那麼多眾生的若干種心呢？「如來悉知」，可是如來統統知道，每一個眾生的若干種心。

「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如來用功用成佛，他得了佛的心了，他就了知一切眾生的心。眾生的心，就是個虛妄不實的

妄念。「說諸心」，是眾生的心。「皆為非心」，它當體沒有自性，當體就空。「是名為心」，不過假名叫做心而已。

「所以者何？」怎麼眾生的心叫做非心呢？「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眾生的心，就是個妄念，它是剎那生滅，這一個念頭起來了，過去了，「過去心不可得」，過去就滅了，你求過去的心，不可得。現在的心呢？現在的心它不停住，妄念一起就過去了。一念有九十剎那，一剎那有九百個生滅。這一個念頭一動，就是個最短的時間了，可是裡面還有小時間，有九十剎那，這每一個剎那的小時間還有九百個生滅，它根本不停，很快，過去了。現在心，求現在心，也不可得，你求個現在心，已經過去了。「未來心」呢？未來心還沒有來啊！還沒有來上哪裡求得呢？所以三心不可得。

古人作了一個觀三心不可得的偈頌，參考資料上有：「三際求心，心

不有。心不有處，妄緣無。妄緣無處，即菩提。生死涅槃，本平等。」「三際求心，心不有。」際，就是時間，在過去際，過去的時間，求這個心，它已經過去就滅了，不可得，沒有。現在的心不停住，沒有。未來的心還沒有到，還沒有來嘛！沒有。在這過去、現在、未來，求不到心。

「心不有處，妄緣無。」妄緣，妄想攀緣。我們的心，是念念不停，就是妄想攀緣的心。你能以用功觀這個心、求這個心，三際求心不有，妄想攀緣的心，停止了，空了。

「妄緣無處，即菩提。」要安住真心，就安住菩提心，不是另外有一個菩提心。就是你妄想攀緣的心，等到沒有的時候，菩提心就現出來了。

「生死涅槃，本平等。」到你菩提心現前的時候，就是真心現前。一切對待的假相都空了，生死涅槃，本來平等。我們為什麼要修行用功？要了生死，證涅槃嘛！你著生死的相，著涅槃的相，就是小乘人。小乘人畏

懼生死，生死太苦了，要了生死，求涅槃，涅槃寂靜之樂嘛！要求涅槃。不曉得生死涅槃，是個對待的假名詞。你有生死，叫做此岸；證得涅槃，叫彼岸。你生死了脫了，沒有此岸，哪裡叫做彼岸呢？所以生死涅槃，本平等，本平等就是只有一個真心，沒有第二個法。

再會到經上，佛的心，他無所不知，無量世界，無量眾生，無量的種心，佛統統知道。他怎麼知道呢？他把那妄想攀緣的心空掉了，真心現前了！真心，大而無外，心包太虛，量周沙界，這個心多大呢？包太虛空。無量世界都在虛空裡啊！虛空還在真心裡。這些眾生打妄想，都在佛心裡面打妄想，佛怎麼不知道呢？

這在科文上叫「知無實相」，連佛的知，你也不要著相。佛知，無量世界，無量眾生，無量妄心，他統統知道。我們要求個佛知，你求不到啦！你著相，求個佛知求不到。要離相，把妄想攀緣的心離開了，真心現前了！

跟佛的心無二無別了，一切眾生的心，你也會知道。

在覓心了不可得的公案，禪宗有六位祖師，初祖達摩到了中國來，因為他講的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家夠不上聽。他就到了嵩山去面壁，有一個石頭像個牆壁，對著石頭打坐。有一個法師，他知道達摩是個高人，他要去跟達摩求法，就追到嵩山給他當侍者，這就是慧可禪師。

嵩山就在大陸的河南省，嵩山是五嶽的中嶽，山高，冬天冷，下大雪，達摩祖師不怕冷，他照樣的打坐。慧可禪師沒有得道，下了雪了，他冷得受不了，要退心，心想：「我來求法，沒有求到法，怎麼怕冷能退心呢？」那時候出家人，身上都帶著有個刀，這個刀不是殺生害命的，比方地下有草、有樹，打坐不能打，拿刀把它砍一砍，不是殺生的刀，叫戒刀。這個時候拿著戒刀，因為自己恨自己不過，怎麼能退道心呢？把手臂給斬斷了。

把手臂斬斷了一隻，疼得要死！冷，不冷了，雪下得再大，也不知道

冷，叫疼的心把的冷心降伏住了。這個時候疼得受不了，疼得要死，活不下去了，心裡不安定得厲害，那麼求達摩祖師了，看祖師是個得道的高僧，一定有個什麼妙法叫我的心安？他就求達摩祖師給他安心。

達摩祖師就說：「將心來，與汝安。」你叫我給你安心，你把心拿來，我給你安嘛！慧可就回光反照找自己的心了，找自己的心，過去心不可得，過去已經滅了。現在的心不可得，現在心它不停住。未來的心，還沒有來到啊，三心都不可得。他跟達摩祖師說：「覓心了不可得！」了，是究竟。我尋找我的心，究竟不可得。過去、現在、未來，求心，得不到個心。達摩祖師說：「我與汝安心竟。」我心給你安好了，慧可禪師忽然大徹大悟了，就悟到三心不可得的這個理了。

你怎麼樣子疼呢？斬斷手臂，疼得心裡不安，因為你有個妄念。你三心不可得，妄念沒有了，不是真心現前了嗎？忽然大徹大悟了，這就接二

祖的祖師位。達摩祖師，是印度人，中國人做祖師是二祖，實際慧可禪師，是中國人第一個祖師。

還有一個三心不可得公案，就是「德山禪師吃點心」的公案，德山，後來叫禪師，在當初是法師。他是大陸上四川省的人，會講金剛經，他信解行中，都稱他周金剛，他會講，學問也好，註金剛經註解，叫青龍疏鈔，註了一百二十卷之多，在全四川，很馳名的一位大法師。

德山禪師，就是唐朝人，這個時候頓教禪宗已經大興了，但是還沒傳到四川。出家人到處參學嘛！傳來傳去傳了一個消息，說是在南方，有所謂禪宗，不立文字，不要研究經典，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德山不是禪師，他是法師，天天講金剛經，聽說這個話，認為是魔子魔孫來破壞佛教的。「佛經是佛說的啊！怎麼樣子不要佛經，就能以修行用功呢？一定是魔子魔孫來破壞佛法的。我要出川，離開四川，要到南方去降伏這些魔子

魔孫。」於是擔著他自己抄寫的青龍疏鈔一百二十卷，擔了一大擔，離開四川，到了大陸的南方。

那麼他擔了一大擔金剛經的註解，這個時候走到路上，肚子有一點餓。看見路旁邊有一個老太婆，在那賣油滋點心，他把擔子放下來，要去買油滋點心吃。

賣點心的老太婆，看他是一個出家人，還擔了一大擔書，就問他：「師父啊！你擔的是什麼經書呢？」「我擔的金剛經註解。」「誰著的呢？」「我自己著的。」「喔！那你是個大法師啊！你著這麼多的註解，一定對於金剛經很瞭解了！」「我不敢說瞭解，懂得一點點。」「喔！那我跟你領教領教金剛經的道理好不好啊？」

「金剛經上有三句經文，叫做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有沒有這三句經文呢？」「有啊！」「這三心都不可得，你師父

今天要點心，是點哪個心呢？」這一問，三心都不可得，點哪個心嘛？他答不出來了。答不出來很生慚愧，我研究金剛經，研究多少年，著註解註這麼多，叫這老太婆給我問走了。就問她說：「你跟誰學的佛法呢？」老太婆說：「我跟龍潭禪師。」德山心想：「禪宗恐怕是很高喔！龍潭禪師住在哪裡呢？」老太婆就告訴在什麼地方，於是他就去參訪龍潭禪師。

一見了龍潭禪師，一談佛法的道理，那人家談得高，這才死心塌地的當參學，天天請開示。那麼這一天，談得很久，談到天黑了，還在談。龍潭禪師說：「天黑了，應該休息了，你回去休息吧！」他另外住了一個房間，要出了龍潭禪師的房間，回到他房間裡去休息。

告辭一出門，說：「外面看不見了！」龍潭禪師說，「看不見我給你一個燈！」那個時候沒有電燈，就給他拿紙做的燈，叫紙燈，就是土話叫紙煤子，拿紙把它折成一個長長的一條，把它點起來可以照照亮，拿紙燈

照亮好回去。德山剛剛接過來，冷不防，龍潭禪師突然從旁邊嘆一口，給它吹滅了。這一吹滅，德山禪師當下明心見性，大徹大悟，這叫「吹滅紙燈，明心見性。」為什麼吹滅紙燈就明心見性？宗門下，是要你去參！我們教下的叫解。這個解要誤人的，因為一解，認為你開悟了，其實不是，解還是依文解義。我們學教的人，都是拿一個紙燈，拿它來照照路，紙燈在心外頭，心裡本來有光嘛！你把心裡的光放出來一點？放不出來。所以吹滅紙燈，要你放下文字障，不要執著。你以為依文解義解得好，就認為你懂得了佛法，實際上都是佛菩薩的，不是你自己的。要吹滅了紙燈，才能大徹大悟。後來才出了一個德山禪師，了不得！

今天就講到這裡，向下文長，付待來日！請站起來回向！

請把經本打開，看「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金剛經，按三十二分的本子講到第十八分，就是從第十七分到第十八分，完全講的是究竟降心離相，離到這第十八分了，連佛的知見也要離，那離到究竟處了。從第十九分起呢，就是究竟住心無住的道理，一直到下面第二十四分止，完全是講的住心無住的道理。

第十九分的經文，我剛才念的這一段經文要注意，不是較量持經的功德的。前邊是用三千大千世界七寶做布施，乃至於以身命做布施，都是較量持經的功德。這一段不是的，這要注意。

第十九分的經文，是個什麼意思呢？教給我們修行的，要無住行施。就是把前半卷，第四分無住行施的道理，把它重解釋解釋，怎麼樣無住行施？我們要去度眾生，一定要行布施，行布施得無住，所以從第十九分起要究竟無住。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若有人」，這個人可不簡單的一個人，是個發心修菩薩行的菩薩。下半卷第三科不是要起修嗎？這個地方就說明怎麼樣修行的。他用功修行修到十八分離相，已經離到三心不可得這個地方了。這個相究竟離了，要去度眾生，行布施，布施要無住。這個人就是修行用功的菩薩，離相離到究竟處，離

到三心不可得這個地方，他來行布施了。

這一個人，就是這個菩薩，他以充滿了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以用布施。拿充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來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在經文上要注意，「以是因緣」這四個字，以什麼因，什麼緣呢？以「三心不可得」的心為「因」，以「充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為「緣」，這個樣的因緣來行布施，這個人得福多否？

須菩提就答了，「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經文上說得很顯明，我們念經的時候，往往會把它忽略過去了，就是第十九分這一段經文，「以是因緣」這四個字非常重要。世尊這樣問：「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須菩提這樣答：「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以是因緣這四個字，你把它滑掉還行嗎？就是說：這個人他以三心不可得的心為「因」，以充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為「緣」，那這個人他布施，沒有住

相。他以三心不可得的心為因，他沒有住相，那他得福一定多啊！

那個得福多麼多呢？第四分上說得很多：「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無住行施的這個人，得的福德，像十方虛空不可思量那麼多。所以這十九分，就是解釋第四分無住行施的，十方虛空不可思量，這個人得的福德也不可思量，豈不是甚多嗎？

世尊再接著解釋，「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福德多。」前面第八分須菩提就解釋過這個話，「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按福德相上解釋的，是按性上解釋，是按真諦。按俗諦解有多有少的相？世尊這個時候沒有聽到須菩提再加以解釋了，世尊自己再解釋，恐怕有人懷疑：前面要離相，什麼相都離就行了，怎麼這個地方又說個福德多，這不是著相嗎？所以聽見須菩提沒有接著解釋，世尊自己解釋了，因為這個福德，不是實

在的福德性，不是真實性。

「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福德多」，因為福德是個假相，假相按俗諦講，就有多有少的相，所以得的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因為這個福德，本來是按真諦上是無的；按俗諦上講，說它得福德多。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下面要詳細說明無住，說到究竟無住，第一、見佛不住相，第二、聞法不住相。第二十分，是先講見佛無住，先講見身無住。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前面第五分經文上問：「可以身相見如來不？」第十三分又有一句，「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前面上半卷問過二次。這個地方經文多了「具足」二個字，你要注意，這個「具足色身」，就是報身佛。「色身」，是講他的總相，就像應身佛丈六金身，是個總相；三十二相，是別相。報身佛的身體總相，它是「具足色身」，所以講的不是應化身，是個報身佛。初學大乘法的知道了，應化佛是應機示現的，報身佛一定是真實的，報身佛他無量阿僧祇劫修的，修的功德，才感得這個佛身，這個佛身一定真實的嘛！所以前面第十分解釋「非身，是名大身。」沒有說明報身那個名詞，已經含著義。不但應身是虛妄的，連報身也是虛妄的。再推到前面講第五分的時候，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那也包括著報身。這個地方就詳細注明了，具足色身的報身佛，佛可以這樣見嗎？「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色身見。」須菩提答，

不應當以具足色身來見到佛。

這須菩提答：「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色身見。」前面佛問：「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那個「佛」，也指著法身佛。這個須菩提答：「如來」，這個「如來」是指法身如來。要想見到法身佛，見到法身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不能見了報身佛，著相，你一著相，見不到法身如來了。

「何以故？」須菩提再加以解釋，「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如來說報身佛的總相是具足色身，有相就屬於色法，什麼叫色身呢？身體是眼睛看見的色法，叫做色塵，它還是在六塵範圍以內，那怎麼能是真實的呢？所以按俗諦講，它是「具足色身」，報身佛的身相具足。要按真諦講呢，「即非具足色身」，當體就是空的。「是名具足色身」，是即空即有，這是中道具足色身。中道具足色身，不能著相，一著相就又落到俗諦那邊去了。會到中道的具足色身，還是要離，不能住，

所以說究竟無住。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

再講見相無住，「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前面「可以具足色身見」是總相，等於應身佛的丈六金身。這個相呢，是別相，一個相一個相的別相，等於應身佛的三十二相。報身佛，是身有無量相，相有無量好。應身佛有個數目，它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報身佛都是無量的，身有無量相，相有無量好，好有無量莊嚴，所以叫做具足諸相。釋迦佛問須菩提：你要是見法身如來，可不可以具足諸相這個報身佛見到呢？

「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要想見到法身如來，法身如來是無相的法身，法身是個理體它無相，怎麼樣能以具足諸相，有相的報身，能見到法身如來呢？

須菩提再加以解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前文是「具足諸相」，這裡把文字顛倒一下，意思一樣的。「諸相具足」，是按俗諦講。「即非具足」，應該中間還有「諸相」二個字，經文把它略掉，「即非諸相具足」，按真諦講，諸相即是非相。「是名諸相具足」，按中道第一義諦講，是報身佛有個諸相具足的莊嚴，實際它還是應菩薩的機示現的，所以說到中道了，還不可以住相。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這下面講到「聞法無住」，前面是「見佛無住」，這再「聞法無住」，先講「說者無住」，再講到「聞者無住」，看著經文。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聽金剛經，聽到這裡，只要念一遍，你就可以瞭解。我前面講到離佛的相，離法的相講過，我們佛弟子離相無住，先下手，離六塵的相，不住六塵，這個功夫雖然一下子用不到，還容易接受，應該這樣離。但是佛的相，法的相，要想把它離開，心裡面總有一點恍恍惚惚，怎麼離佛的相，離法的相呢？我們天天學佛，天天聞法，要恭敬要供養，所以這樣子就不容易離開。不容易離開也離的不究竟啊！你無住，無住得不究竟。所以這個地方要究竟無住，把佛的相離開，不要住著。再把如來說法的相，不

要住著，這才是究竟無住。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如來沒有這個念頭，你可不要講我有這個念頭，就是這麼一句話。「汝勿謂如來作是念」，你不要替我說話，我心裡沒有這個念，你說我心裡頭作是念，這個就不對！作什麼念呢？「我當有所說法」，你以為我心裡有這麼個念頭，我當有所說法，我是佛，說法是我的責任，我要度眾生，不說法怎麼度呢？你以為我心裡有這個念頭嗎？你可不要這樣說。

「莫作是念！」再警告他一句。前面「汝勿謂如來作是念」，這底下再加一句「莫作是念！」這就是第十七分開始說，上半卷離相無住，都是離心外的六塵境界。第十七分起下半卷，是離內心的相。佛以身作則，你看我心裡頭有相沒有？我，佛的相，當然沒有六塵的相，但是我說法的相應該有。你要是這樣講，就錯誤了，你切不可這樣講。

「何以故？」為什麼我要警告你，叫你不要作是念？「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假若有這個人，這樣說，他說如來在那講經說法，他是讚歎我嗎？他是毀謗我。

怎麼樣讚歎佛講經說法，落個謗佛呢？「不能解我所說故。」我說法的意思，他一點沒有瞭解。這個解字，念（姐），是不能瞭解。念（謝），他不能以悟到我說法的深義。所以這個人說：我如來著了相在那說法，他不是毀謗我嗎？

「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三句經文，金剛經上很多，這個地方最好瞭解。如來是說法，不是眾生講話，如來所說的法，都是度眾生了生死的方法，才叫說法，哪能會著相呢？著相怎麼了生死呢？所以如來說法，他無法可說，這才是真正的說法。

「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這個三句經文最好瞭解，

我們最好學，我們要去度眾生，你到哪裡學說法呢？學說法，你切不可不著說法的相。說法者，無法可說，才叫說法。你一著相，不叫說法了。

釋迦如來要涅槃，文殊菩薩請釋迦佛住世，再轉法輪。說個再轉法輪，說錯了，釋迦牟尼佛大大的訶斥：你怎麼請我住世，再轉法輪？那麼過去我是曾轉法輪嗎？你叫我再轉法輪，我說法四十九年，沒有說到一個字啊！我根本就沒有轉過法輪，你怎麼叫我再轉法輪呢？

大乘起信論上，馬鳴菩薩講的，他來著大乘起信論是弘法的，「非求世間名利恭敬故」，貪名、貪利、貪恭敬，都是世間凡夫動的念頭，我們轉法輪度眾生，這三個念都不能動。我從這個地方悟到，這是當法師的三關，你一定要透過這三關，你講經說法才講得好。不然，你天天講經說法，你天天生煩惱。

第一、我要講經，我的名氣越講越大，這不是貪名嗎？第二、我要講

經，你們得送供養給我，這不是貪利嗎？第三、我要講經，你們要好好的恭敬我，這不是貪恭敬嗎？你貪名、貪利、貪恭敬，不都是世間凡夫的妄想嗎？你講經說法的法師是學佛的，你怎麼學凡夫呢？這不是顛倒了。

這麼樣子一顛倒了，就要生煩惱，你貪了名，有名好貪；你貪了利，有利好貪；你貪了恭敬，有恭敬好貪，都貪到了，貪到了不是增加貪煩惱嗎？貪的不順心、不滿意呢，你不動瞋恨嗎？不應當貪而貪，不應當瞋你要瞋，這不是愚癡嗎？天天講經說法，叫斷貪瞋癡，你可天天在增加貪瞋癡，這不是顛倒嗎？

所以在金剛經這三句經文，你要學到，說法者，則無法可說，才是名說法。你不要著法相，按現在新名詞，說法是你的義務，誰叫你當菩薩呢？你不是自己發了心要當菩薩嗎？那是你應當盡的義務，你著相幹什麼呢？就天天說法，天天不著相，還無法可說，這才是真正說法。

這一段就是佛自己以身作一個榜樣，「說者無住」，說法的人不住相。再講到「聞者無住」，聞法的人不住相。

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眾生，非不眾生。何以故？須菩提！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

這一段經文一共有六十二個字，在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金剛經，沒有。金剛經的翻譯，一共有六種譯本，這是北魏朝菩提流支法師翻譯的金剛經，有這一段經文。我開經的時候就講過，我們中國人跟羅什法師特別有緣，歡喜念他翻譯的經，它少了一段，把菩提流支翻譯的金剛經那個經文，給它抄了一段，加到羅什法師翻譯的金剛經裡面。

那麼翻譯的經不能完全一樣啊！它少這麼一段就好了，為什麼把菩提

流支三藏法師翻譯的金剛經給它抄過來一段，加到羅什法師翻譯的金剛經呢？因為印度翻到中國來的金剛經註解有二種：一種是無著法師的金剛經論，一種是彌勒菩薩作的金剛經偈頌。金剛經論，也有這一段的意思；金剛經作的偈頌，也有這一段的意思。研究金剛經的人研究出來，人家北魏朝翻譯的對，羅什法師翻譯的，是少了這麼一段，把它抄過來加到羅什翻譯的金剛經裡面了。

各人翻譯的不一樣，不一樣大同小異啊！羅什法師翻譯的翻譯得很好，他怎麼樣翻譯的少了六十二個字，少了這麼一大段呢？我在那兒研究，這是推論，沒有歷史的根據。因為印度的經本子，釋迦佛在世，沒有發明造紙術，沒有紙。釋迦佛涅槃以後，也還沒有發明造紙術，造紙出來。那麼結集經藏，寫到哪裡呢？寫到印度有一種樹葉子很細，寫到樹葉子上，叫貝葉靈文。那麼從印度帶梵文的本子，帶到中國來，古時候交通不

便利，帶得很費力氣啊！到了翻譯的時候可能是樹葉子少了一張。那麼他翻譯，得依著梵文本子翻，梵文的本子丟了那麼一張，他就沒有法子翻譯出來了，所以少了一段，這是我大概推論的。

再看著經文，「爾時，慧命須菩提」，爾時，就是釋迦佛說：「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這個時候。慧命須菩提，慧命二個字，不能依著續佛慧命解釋。魏譯的本子，就是北魏朝菩提流支法師翻譯的本子，他把長老二個字，都翻譯成慧命。秦譯的本子，姚秦時代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本子，翻譯成長老。依著長老的意思解釋慧命，慧，是有德，道德長。命，是有壽，壽命，他的戒臘老。慧命，就是長老二個字的意思。由這二個字證明，就不是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了，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是「長老須菩提」。

「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

心不？」上半卷有這麼一段疑惑的問詞，上半卷是怎麼樣說的呢？在第五分以後第六分接著問。第五分：「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這個時候須菩提開悟，開了悟了替眾生擔心：「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要是能以聽說「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這個經文，能以生一個真實的信心嗎？是問的這個。

這個地方是怎麼樣疑的呢？前面說是「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還是有所說法，是世尊說出來的。這個地方聽說：「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這個道理太究竟了、太好了，但是我替眾生擔心是，他聞到世尊說這個道理，能不能以生起個真實的信心呢？

「佛言：須菩提！彼非眾生，非不眾生。」前面是須菩提問：「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世尊叫他：「莫作是說，如來滅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這個地方

沒有再加解釋，一定有人生信心，但是他生起信心的這個眾生，非眾生了。

他這個人生起來信心，不是眾生了，怎麼樣呢？前面第十四分有二句經文可以作註解：「信心清淨，即生實相。」他生起信心，是清淨信心，信心一清淨，自己本具的實相般若現前了，即生實相，實相也就是自己具有的佛性。那這個人，他信心一生起來，實相就生出來，這個人決定成佛，他還是個眾生嗎？所以「彼非眾生」。

底下又來一句「非不眾生」，這怎麼說呢？好像是自相矛盾的一個話，事實是這個樣子。他本來是個眾生，因為聽見佛說法說金剛經，說到這個地方，他就信到這個地方，那信心清淨，即生實相，他就不是眾生，因為什麼？他將來成佛有份了。但是他只是生出來一個清淨的信心，還沒有解悟到真正的深理，由信才開悟嘛！還沒有開悟，開了悟悟了理，還要腳踏實地的修行呢！修行了才能以證果，才能成佛。所以他現在，按他的果報，

還是個眾生，所以叫「非不眾生」。

「何以故？」我這麼樣說，好像是自相矛盾的一個話呢？又是眾生，又不是眾生，不是眾生，又是眾生呢？「須菩提！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眾生眾生者」，連說二個眾生，就是上文：「彼非眾生，非不眾生。」那二個眾生，把文略掉了。我為什麼說：「彼非眾生，非不眾生。」呢？那是按世俗諦這樣講的，他生了清淨信心，就不是眾生。但是他的果報，還是個眾生，所以又「非不眾生」。我說這二句「彼非眾生，非不眾生。」「如來說非眾生」，要按真諦說，連帶著二句的眾生，都非眾生，二句的眾生相都是空的。「是名眾生」，按二諦解釋，不過假名叫做眾生而已。按三諦解釋，那是合到中道第一義諦的眾生。

從慧命須菩提白佛言起，這六十二個字，叫聞法無住，還是講究竟無住。前面佛自己說，他沒有動過說法的念頭，是說法的人無住。爾時慧命

須菩提這一段，是聞法的無住，他要是聞法住了相，就不會說是信心清淨，即生實相，所以聞法他不住相。

再講到「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按科文上，叫「得果無住」，得了菩提果了，沒有住相。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所得耶！

須菩提是跟著聽佛說法，上半卷到了第十四分，他就深解義趣，已有甚深的解悟了。等到下半卷的時候，要依悟起修，他是個上根利智的人，一邊聽法一邊就修行了，悟理悟得深，修行用功也越來越深，所以到這個地方，他才知道究竟無住的道理。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所得耶！」

耶字是個問詞，這個地方不能作問詞講，這是須菩提解悟到甚深的道理，依著他悟到甚深的道理講出來的，前邊世尊問過三次，第一次在第七分：「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他怎麼答呢？須菩提答：「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沒有定法，叫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他不敢說沒有。第二次在第十分佛又問：「於法有所得不？」須菩提答：「於法實無所得。」第三次在第十七分佛又問：「有法得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須菩提答：「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他答說：沒有，已經悟了，悟到是實實在在沒有，但是那個沒有，不是現在說的沒有，那個就是佛他無所得，還是有一個得，不過不能以執著就是了，再不能執著，還是有一個得。

這個地方究竟無所得，才悟到真正的深處了。須菩提說：世尊！佛得

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究竟為無所得啊！真正明瞭了，真正無所得。耶字，是須菩提的悟處，不能作問詞。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言：如是如是！」佛聽出來了，他不是有所疑問，是他悟到這個甚深之理了，佛就給他印證了：「如是如是！」你說得很對！你說得很對！

「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裡換了幾個字，還是那個三句經文，就是：「佛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即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還是那個三句經文，不過這個地方文字有點不同，「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按世俗諦說有的。可是呢，「乃至無

有少法可得」，按真諦講，它是當體即是空，不但說沒有多的法可得，乃至於少的法也沒有，就是我心裡沒有一點點得的念頭。「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這才是佛得的真正中道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今天經就講到這裡，向下文長，付待來日！請大家站起來回向！
請把經本打開，看「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是名善法。

「復次，須菩提！」佛重複次第，又叫一聲當機者。「是法平等，無

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前面說佛所證的果，叫做無上正等正覺，就叫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果。叫我們發心，就要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心，為什麼又說結果的時候，是「無有少法可得」呢？這就是解釋這個道理，跟著第二十二分：「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是法」，就是無上正等正覺之法，它是個實相般若平等的理體。這個法是平等之法，怎麼樣平等呢？沒有「高」，沒有「下」，你成了佛了，這個菩提法它沒有「高」；你沒有成佛，當九法界的眾生，這個法也沒有「下」。參考資料有解釋：

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是法」者，實相妙法也，亦即菩提心法也。上與十方諸佛「平」，下與九界眾生「等」。諸佛雖高，此菩提心法亦無有高。眾生雖下，此菩

提心法亦無有下，故言「無有高下」也。

「是法」，這個菩提法，就是實相般若，也就是我們的佛性。在六道凡夫說吧，我們一時上天堂，一時下地獄，在六道裡邊頭出頭沒，生到人天道享點福報，墮到三惡道，受苦無窮，它這個佛性沒有動，實相般若沒有動，名字不同，還是那個真理之體，它不會變動的。你生到天，它還是那個樣；你下到地獄，它還是那個樣，這就是在六道凡夫，它並沒有說是減少了一點，念心經大家都知道，叫「不增不減」。在佛的份上，沒有增，就沒有「高」。在凡夫份上，也沒有減，它沒有「下」，所以它叫做平等之法。這樣「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樣才叫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前面說是無所得，要是有所得，它不是「高」了嗎？無所得，可不是少了，它少了不是又「下」了嗎？無所得，因為它其性平等，不能說得，不能說不得。因為對著須菩提講，只好講個無所得，實際連無所得的名字，

也不能加上去。

再講無所得這個名字，怎麼叫做得呢？以前沒有，現在有了，這就得到了。或者以前有，失掉了，耶！現在又找回來了，那麼得到了。以前沒有，今天有了，叫得了。從來就有啊！不是以前沒有，怎麼能叫得呢？要是失掉了，再找到了叫得，從來沒有失掉啊！哪裡會找到了呢？沒有失掉，找個什麼，怎麼還叫做得呢？這個得的名字安不上去。

釋迦佛成了佛的時候，在華嚴經上說的有，三嘆奇哉：「奇哉！奇哉！奇哉！一切眾生皆具有如來智慧德相」，釋迦佛成了佛了，看見一切眾生都是佛，而且現現成成的佛。皆具有，如來的智慧，如來的功德，如來的相好。具足有，不是比著佛少了一部分，跟佛一樣一樣，無二無別。那麼眾生怎麼當眾生，怎麼沒有成佛呢？「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在這個地方，我們學大乘經，聽大乘經，一定要迴光反照照自己，不然永遠

不會開悟啊！我們與佛差了個什麼呢？多了個什麼呢？差，一點沒有差，跟佛的智慧，佛的功德相好，我們都具足有，一點沒有差。那麼多了個什麼呢？多了個妄想，給障礙到了。多了個妄想，你不執著還不要緊，多了個妄想，還多了個執著，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那麼這麼樣子如來的智慧，如來的功德，如來的相好，怎麼現不出來呢？就是你這一執著，給障礙到了。

那麼這一個執著，再分成二個：叫人我執，法我執，越分越多，實際就是個妄想。妄想者，虛妄想念啊！沒有一個真實的自體，打妄想嘛！耶！他要執著，本來一切都是虛妄不實的，他要把它當真的，這一切煩惱都生出來。這個樣子你起了煩惱，認成真的，你就造業，造了業了受果報，受果報還起煩惱，還造業。煩惱，也叫迷惑的惑，起惑、造業、受報，受報就受苦啊！惑、業、苦，三法輪轉，永遠逃不出這三個字的圈圈，所以

眾生苦，就苦在這裡。

那麼金剛經上說的什麼呢？破人我執、法我執。你把這二個執著都破了，還不落於空，落於空又起了一個空執。所以金剛經上有三重關：你一執著我，有我等四相生起來；你一執著一個法，又有我等四相生出來；我也空了，法也空了，你又執著這二個空叫俱空，又有我等四相了。這我等四相，在金剛經上分三層，你不起執，不起執三重的我等四相，一空一切空，空得乾乾淨淨，你就大徹大悟了嘛！

前面講六祖大師的公案，我們可以作個例證。六祖大師連一個字都不認識，窮得沒有飯吃，天天上山打柴，賣了柴再買米才給他母親吃點飯。聽到人家念金剛經，念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忽然間開悟了，悟到什麼呢？悟到實相般若，悟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個平等法，開悟了是真的嗎？不是真的，他見了五祖怎麼會說：「人有南北，佛性無南北。」

他從哪裡開了這個智慧呢？他不是聽到金剛經那時候開的智慧嗎？他念了神秀大師的偈子，他不滿意。他自己作了一個偈子：「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不認得一個大字的，會作這樣的偈子，他不開悟，他怎麼作得出來呢？開悟是從哪裡開出來的？從金剛經上出來的？從他自己心裡出來的啊！如來的智慧是本來具有的嘛！你把執著放下了，如來的智慧現前了，這就叫大徹大悟。我們不要起執著，你聽經，聽著聽著就會開悟，跟六祖大師不是無二無別嗎？毛病就出在執著上。本來是虛妄不實的，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你把它都當成真的，就這樣子自己沒有煩惱找煩惱，沒有苦頭找苦頭吃，所以眾生冤枉啊！

這就是懂得「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不能說個得。所以前面第二十二分說：「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沒有少法可得，這才叫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什麼不能說得呢？因為這個法是個平

等法，沒有高，沒有下。

「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在無所得中有個所得，這個得，就是自己發現了，不是自己家裡沒有，從外面得出來的。自己家裡寶貝，以前隱藏，都沒有發現。今天發現了，還是自己家珍，自己家裡珍寶。所以這個菩提法，本來在我們自己心中，叫無明煩惱給障礙住了。今天無明煩惱給照空了，耶！得到了，這個得，就是假名叫得。

「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這個經上明文，可以證明新眼疏上的大科，正宗分分四大科，金剛經上現現成成的。釋迦佛自己分的，不是通理大師分的，通理大師發現的。每達到那一段了，耶！就要較量持經的福德，第一大科：略明降住生「信」分，把清淨信心生出來，較量持經的福德，這就是第二分到第八分，第一科。

第二大科：推廣降住開解分，從第九分到第十六分止，到了第十四分有明文，須菩提，深「解」義趣，解就是開了悟，那不是第二大科開解分嗎？開了解了，這就較量持經的福德，到了第十六分結束。

現在第三大科：究竟降住起修分，開了悟要修行，那到這裡，「修」一切善法，不是有明文嗎？把第二十三分講完了，第二十四分較量持經的福德，都是現現成成的四大科，這先講了三大科，現在講起修分了。

怎麼樣個修法呢？「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前面從第二分起，須菩提問：云何安住其真心？云何降伏其妄心？釋迦佛就解釋，要降伏妄心，你離相；要安住真心？你無住。一直解到現在，你一動念頭，就有四個相生出來：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最高了，我要發心度一切眾生成佛，還是個妄想。你一執著這個最高的妄想，還是有我等四個相生出來不是？我要去度眾生，我要行布施。你一住相，四個相都生出來。

所以你要是降伏妄心，要離相。離一切相，連度眾生成佛的相，也得離。你要去修行呢，修行要行布施，行布施不能住相。不能住相，還得離。離了這個住的相了，你這個修行才是真修行。所以這個地方，我等四個相，你要「無」，無就是離開。我等四個相，包括前面的三層：我執的四相，法執的四相，空執的四相，完全要無，這一個「無」字，就是功夫，統統把它無得乾乾淨淨。無得乾乾淨淨，可不落於偏空，不落於斷滅，還要「修一切善法」。大乘佛法難學就在這裡，可是金剛經這二句文，什麼人都看得懂不是，怎麼難學呢？

這個二句經文好懂，「修一切善法」，都是些什麼善法呢？平常講一切善法，就是十種善法：身三、口四、意三。身，身體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口，不妄言、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意，不貪、不瞋、不癡。這十種善法，不是這個地方一切善法，那是天乘法。修那十種善法，準備

生天，你不生天，自然生天，那是天乘法。

金剛經上所講的善法，什麼善法呢？第四分上有明文，行布施。行布施怎麼叫一切呢？前面講過了，一個布施，開三個布施：財布施、無畏布施、法布施。開三個布施，再開開，開成六度，六度再開，開成萬行，不是一切善法嗎？你一個布施法裡面包括一切善法，修一切善法，從布施修起啊！由布施開成六度，六度再開成萬行，這就是修一切善法。

學金剛經呢，就學了個空空洞洞，找不到修行的法子。佛說每一部經，都要告訴我們個修行的法子，我們好斷煩惱了生死啊！金剛經的修行的方法在哪裡呢？第四分叫無住行施，那就是金剛經上修行的法子。大乘菩薩修行，就修行六度萬行，一個布施，包括六度萬行。到了這第二十三分上說的更明顯，還告訴一個方法怎麼修？前面講無住行施，無住是不要住這四個相，你去修一切善法。就是行布施，包括六度萬行，修一切善法，這

不是金剛經上告訴我們一個修行的方法嗎？

這就是個成佛的正因，也就是得菩提法的一個正因。「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前面說無所得，怎麼這裡又說有所得？是不是世尊自相矛盾呢？不是的，為度眾生，不能說沒有一個得，這假名為得。得到了呢，你不能著相，一著相你根本就沒有得到。真正得了菩提法的時候，哪裡有一個所得呢？所以到你成佛那一天，它沒有所得，本來就是佛，哪有一個新成的佛呢？

「須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是名善法。」按二諦的道理講，「所言善法者」，所言修一切善法，是按俗諦講的。「即非善法」，是按真諦講。「是名善法」，不過假名善法而已。

要按三諦講，「所言善法者」，是俗諦，俗諦它有相，有惡法之相，就有善法之相。要勸眾生，斷除惡法，要修善法，一定得有個名字。「如

來說即非善法」，如來說法都是依著真諦說，不能落於俗諦。所以按真諦上，善法的本性是空的，「即非善法」。「是名善法」，中道第一義諦。離一切相，「即非善法」。再修一切善法，這才是中道第一義諦的善法。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第三大科，到第二十四分為止。三十二分的科文，分得很好。「福智無比」，第二十三分上叫我們「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無了四個相，就是修佛的智慧；修一切善法，就是修佛的福報。成了佛了，叫兩足尊，福報具足了，智慧也具足了，這叫福智無比。那我們一下手，就要修這個佛的正因，就要修佛的智慧，修佛的福報。怎麼樣修呢？離一切相，這就是智；修一切善法，這就是修福。結果修圓滿，成了佛了，福也具足，智慧也具足，按新眼疏的科文「校量持福」，是較量持經之福。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這是較量持經的福德，先有一個人用財布施，有多少財呢？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的諸須彌山王。須彌山王，是一個小世界的中心。這一個三千大千世界，有一百億個須彌山，須彌山稱為山王，叫諸須彌山王，就是有百億之多。一個須彌山王，有八萬四千由旬高，有一百億個須彌山呢！「如是等」，就是那一百億個須彌山那麼高。「七寶聚」，聚，

是把它積聚起來，把金、銀、琉璃、玻璃、砗磲、真珠、瑪瑙等七寶積聚起來，積聚得八萬四千由旬高，像一個須彌山王，於是積聚一百億個須彌山王那麼高。「有人持用布施」，拿來布施。這下面應該佛問一聲：「須菩提！是人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這裡把這個問答的文略了。

底下佛接著說了，「若人」，另外一個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這一個人，不用七寶作布施，受持金剛經的全部，或者半部，乃至於四句偈。受持，自己受持，受持其義；讀誦，讀誦其文；再為他人說，再給別人講金剛經。那麼這個人，就是第二個持經的這個人，講經的這個人。「於前福德」，於前面七寶布施的福德，「百分不及一」，比較起來呢，前面財布施的人有一百分，不及這個持經的福德一分。「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不但一百分

趕不上一分，乃至於百千萬億分，也趕不上一分，乃至於用算數用譬喻，簡直比較不來，就是持經的福德、講經的福德太多太大了。

前面聽較量福德，聽得很多了，這麼一聽就懂了。可是要是與過去研究，有一個疑問，這個疑問還不太容易解決。前面一共有五次較量持經福德的文，一次比一次深。第一次，是在第八分的較量，有人以七寶布施，是充滿一個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作布施。第二次在第十一分的較量，是「以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來作布施」，那比第一次多得多了。第三次在第十三分的較量，是一個人用一個恆河沙數的身命作布施。第四次在第十五分的較量，是用無量恆河沙數，每一天三分，初日分，布施一個恆河沙數身命作布施；中日分，亦以一個恆河沙數身命作布施；後日分，亦以一個恆河沙數身命作布施，一天布施了三個恆河沙數的身命布施，如是乃至百千萬億劫以身命布施，用無量的身命作布施，來較量持經的福德，也

趕不上持經的福德多。第五次第十六分的布施，更不得了了，佛拿他自己因位的修行來作比較，他在燃燈佛之前，遇到八百四十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他得的福報大不大呢？跟持金剛經這個人的福德比較起來，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不及一，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現在到了第六次的較量了，應該比第五次還高還深，怎麼這個七寶布施忽然間減少了？還減少了太多。第六次是用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的諸須彌山王，這個七寶聚來作布施的，除了須彌山王的七寶，還有許多地方都空著的呢，連那第一次的譬喻也趕不上，第一次是充滿了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這是怎麼說的呢？那麼有註解上說，前面五個是次第的，由淺至深。到了第六次，就是如來的方便說了，這個解釋不對。

前面講過，如來有五個語：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第五個語，叫不異語，怎麼叫不異？前後不變易。前面是由次第

譬喻、較量的，由淺至深，怎麼到這個地方不次第呢？怎麼不由淺至深了？這不是變成異語，如來不異語啊！這種怎麼說得通呢？

依著華嚴經有二句經文，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參考資料上有：「發心究竟二不別，如是二心先心難。」發心，是最初發心。最初發心發菩提心，要行菩薩道。究竟，是發心到了究竟，到了圓滿的時候成佛。二不別，這兩個心，沒有兩個樣子。初發心，跟到了究竟成佛那個心一樣一樣的。要不一樣，那個最初發心，不是成佛的正因，結果你不能成佛。成佛的正果，一定要與正因，因果相應才可以啊！所以你最初發心，就要發得正，要發成佛的心，要正因，才能得正果。所以最初發心的心，一直到了究竟位，到了成佛的心，沒有兩個樣子，叫發心究竟二不別。

這兩個心沒有兩個樣子是平等，可是平等不礙差別，第二句說它有差別，「如是二心先心難」，先心，就是最初的心。兩個心比較起來，最初

發心那個心，很難，很困難。

那麼再合到金剛經，金剛經是講的信、解、修、證。信心要清淨信心，要生起來個清淨信心，很難很難！第二個要解，解是解悟，大開圓解，很難很難！要是你的清淨信心生出來，接著是求個解悟，開悟更難。解悟更難，居然能以解悟了，解悟以後還得修行啊！這個比較容易。前面一層比一層的福德多，是那個時候求生信心很難，求開悟很難，所以它的福德加倍的多。到開了悟以後再修，這個很容易了，所以福德比較起來是減少了。這個譬喻，是在他開了悟修行，比較容易，這個樣譬喻的，並不是不次第。

我們最初發心，要用功修行，我都勸諸位在家的居士，你的家庭裡面，假若是可以空出來一個房間，你還是設立一個佛堂，因為你好用功。我常常勸居士，你要設立一個佛堂，那是一個高尚的享受，是個高等的娛樂。你要得這個好的享受，得這個好的娛樂，你的家庭裡面一定要設一個佛

堂。

那麼設一個佛堂，你最初發心要用功，用功要拜佛、要打坐。你去拜三拜佛，腰硬得像個棍子，硬是拜不下去。你得費好大的力氣，才磕了頭下去，拜三拜佛，簡直累得受不了。不能怕累啊！所以不怕難，這才要拜下去。你打坐，腿子盤不起來，雙腿盤不起來，單腿盤也不起來，腿硬得像個棍子，硬把它搬上去。盤起來了，盤起來疼得要命，不怕疼，非盤不行。所以那個心發得很堅固、很虔誠。等你拜久了，不要說拜三拜，拜三百拜，很容易。等你腿盤熟了，怎麼樣呢？腿不疼了，不要說是坐十分鐘、二十分鐘，坐二點鐘它也不疼，很容易了。所以最初下手很難，他用心用得特別虔誠才可以，這個樣它的福德就特別多。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這講到正宗分第四大科，叫「決定降住成證分」，由「究竟降住起修分」才再「決定降住成證分」，有個證得。從

第二十五起一直到三十二分，都是第四大科，講的是什麼呢？降心離相，住心無住。不過講的是決定的道理，要決定降心離相，決定住心無住。所以金剛經，你沒有研究，沒有聽，看得很難懂，不曉得講的是什麼？講的很一貫，降心離相，住心無住，開頭到尾，就是這一句話。先講降心離相。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眾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若有眾生，如來度者，如來即有我、人、眾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即非凡夫，是名凡夫。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眾生。須菩提！

莫作是念！」你們不要替我想，說我如來心裡有這個念頭，有個什麼念頭呢？說我如來當去度眾生，須菩提！你可不要作這個念，我沒有這個念。

決定離相，還是解釋前文，第三分上叫我們降心離相，怎麼降心離相呢？度一切眾生入無餘涅槃，實無眾生，得滅度者，度生要離相。講到後來第十七分，要是菩薩，你得離相，你這個菩薩「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即不名菩薩。」你不叫做菩薩，你生心動念不是個凡夫嗎？你哪裡是個菩薩呢？那麼佛能生心動念嗎？所以佛拿自己作個例證，我叫你們這樣住，就是我也這樣住的啊！我度眾生，我沒有念嘛！你不要替我想，說我有度眾生念頭：「我是佛，我是如來，我應當度眾生」，須菩提，你莫作是念啊！

「何以故？」我如來是天天在度眾生，怎麼心裡不可以作這個念呢？「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如來是度的眾生，眾生是個假相啊！怎麼叫

做眾生呢？色、受、想、行、識，五個法和合起來的假相，叫做眾生，哪裡有一個眾生？實實在在沒有一個眾生為我所度嘛！

這是所度的眾生相是空的，下面這一句講，能度的心也是空的。「若有眾生，如來度者，如來即有我、人、眾生、壽者。」這是我要是假若有個能度眾生的心，若有眾生，為我如來所度，我如來有度眾生的心，有能度之心，能度之心不空，那如來就有我等四相生出來了。有我為能度眾生，有所度啊！有我相，有人相。人我差別，就是眾生相。執著不捨，就是壽者相。那如來還像個如來嗎？不是變成凡夫了嗎？

「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如來說話，也有說我啊！前面說，你們不要說我當度眾生，不是說過我嗎？那是隨著世俗諦，假名為我，如來可沒有我執啊！可是凡夫呢，要以為如來有個我，那是凡夫的執著，我如來沒有這個執著，我說那個我，即非有

我。

「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即非凡夫，是名凡夫。」耶！前面說「實無眾生」，怎麼又出來一個凡夫呢？凡夫不就是眾生嗎？你要曉得，還是按世俗諦講，有個凡夫的名字。按真諦講呢，「即非凡夫」。「是名凡夫」，假名凡夫而已，這是按二諦講。要按三諦講呢，說有個凡夫，是個假諦。說「即非凡夫」，是空諦。「是名凡夫」，中諦。怎麼凡夫也叫中諦呢？一切都是佛法，凡夫哪裡不是佛法呢？

今天就講到這裡，向下文長，付待來日！請站起來回向！

請把經本打開，看「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按新眼疏的科，這是降心離相之文，從第二十五分起到三十二分，這是正宗分的第四大科，「決定降住成證分」。前面第二十五分略明離相，到了二十六分，就是詳細的說要離相，先講觀佛的相，要離相，看著經文。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

前邊第五分，世尊已經一再的問過須菩提：「可以身相見如來不？」須菩提答：「不可以身相見如來不？」第十三分再問：「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須菩提答：「不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須菩提都解悟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須菩提怎麼樣答：「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呢？這要注意「觀」字，「觀」跟「見」不同。見，是眼睛看見；觀，是心裡觀想。觀字的音聲，要讀去聲，不能讀（官），還是眼睛看見，叫觀。讀去聲讀（貫），觀是觀想，心裡想叫觀。

前面一再的問，是眼睛可不可以看見佛的相，可不可以看見三十二相？須菩提說：不可以。這個地方問呢，心裡可不可以這樣觀想？可不可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呢？「須菩提言：如是如是！」是這個樣的觀想啊！是這個樣的觀想啊！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啊！須菩提前面已經悟到：不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怎麼這個地方又答：可以觀想如來呢！因為沒有講金剛經之前，釋迦世尊開示弟子，你打坐的時候，要觀想佛，因為我們的妄想心，不能沒有念頭，你不觀想佛，就觀想九法界的眾生啊！一定要觀想佛。觀想佛怎麼觀呢？佛有三十二相，你觀想他三十二相就對了。在沒有講金剛經之前，佛是這樣開示，大家也都這樣用功的，所以須菩提說：是的啊！世尊！是以三十二相觀想如來。

金剛經上是要講高深的佛理，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佛的應化身有相，是虛妄的，就是包括的有報身佛，還是沒有顯明的開示。到後來第二十分

就說：可以具足色身見嗎？可以具足諸相見嗎？那完全明顯的開示報身佛的相，也是不可以執著。那麼現在，就是平常開示的，叫他以三十二相觀想如來，這個地方要把這個相給它駁掉，要離相啊！離相，決定離相，要把佛相給它離開，離得清清淨淨。

前面我一再地提到，我們離相，最難離的，就是佛的相，法的相。因為過去學佛，佛一再的開示我們：要尊敬佛、要恭敬佛、要念佛、要拜佛。現在說那個相不要了，怎麼能一下離開呢？所以這個地方釋迦佛要叫你究竟離開，要叫你決定離開，釋迦佛就給他講理了。

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

「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這一個理由是駁得很好很好，很充足很充足。佛示現丈六金身、三十二相，是人的相，你要是過去聽過，就知道；你沒有聽過這句話，要記著。佛是在人，示現個人；在天，示現個天，佛不是時常到天上說法嗎？現的相，是天上人的相。他在人間，示現的是人的相。人的相當然要示現個最莊嚴的人相，誰的相最莊嚴呢？轉輪聖王的相最莊嚴，示現的轉輪聖王的相。

轉輪聖王有四種：鐵轉輪王，銅轉輪王，銀轉輪王，金轉輪王。這就是他們在人間，是個最大福報的人。鐵轉輪王，他可以統領一大部洲；銅轉輪王，可以統領二大部洲；銀轉輪王，可以統領三大部洲；金轉輪王，可以統領四大部洲。就是這一個小世界，他是一個最大的國王，叫做金轉輪王。

他怎麼叫金轉輪王呢？他的福報大，生出來就感應有一個金輪寶。他

統領四大部洲，四大部洲小國王很多，在佛經上講小國王，叫粟散王，粟是米，好像一把米散開了那麼多。四大部洲，小國王多得很，要有哪個小國王不服，金轉輪王的寶，就飛到去了，小國王一看金輪寶來了，不敢打仗，就降伏了。所以金轉輪王有金輪寶，他有這個福報，才能統領四大部洲。

怎麼叫做轉輪聖王呢？他是人間的一個聖人，他教化四大部洲的人民修十善法，以十善法教化四大部洲的人民，是個人間的聖人，所以叫做轉輪聖王。

那麼佛示現在人間，他要示現個人的相，叫人間的凡夫，見了他要起恭敬心，要示現個最莊嚴的人相。最莊嚴的人相，就是轉輪聖王的相，丈六金身，有三十二種相好。佛在人間示現，就示現轉輪聖王的相，有丈六金身，有三十二種相。

過去我開示你們，因為你們的善根還不夠深，智慧也還不夠高，跟你說這要觀想個法身佛，法身佛無相怎麼觀想呢？觀想不來。要是叫你觀想個報身佛的相，報身佛的相，身有無量相，相有無量好，好有無量莊嚴，都是無量無量的，怎麼觀呢？也是觀想不來。你現在看見我的身相了，丈六金身，三十二種相，天天對著你們講話，你不是看見我這個佛的相嗎？你就觀想這三十二相就是佛相。

現在要叫你離開佛相，離不開，就跟你說：我這個相不是佛的相，是個轉輪聖王的相。你要是觀佛的相，觀成三十二相就是佛，轉輪聖王就是如來了，那麼如來還有價值嗎？他的福報，是人間第一，但是他連天上人的福報也不夠，他是個人間的人。天上的眾生，生來就帶著有五種神通，叫報通，除了漏盡通沒有，什麼天眼通、天耳通等統統有。轉輪聖王沒有五種神通，他連天上人的眾生還趕不上，哪裡是個佛呢？所以想到這裡

了，你就把佛相可以離開了。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
你要是不了解須菩提的悟性深，你以為他是隨便說話。前面佛問說：「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答：「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怎麼現在又說：「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須菩提到了第十四分，他深解義趣。到了第十七分以後，如他解悟的又來修行，修離相、無住，他的功夫已經到了深的地方。所以佛一說，當下他就開悟，就悟到：對的，不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這個偈連說兩個「我」，這是對凡夫說法，假名為我。前面第二十五

分佛已經自己說過：「如來說有我者，即非有我。」佛沒有著我的相。按世俗諦，應該說個我，這個我，就是佛自稱。

「若以色見我」，你要是以色見我，色是色相，就是身體，身體屬於色法。你要是以三十二相的色身來見佛，你錯了。「以音聲求我」，會說法的，這就是個佛，你又錯了。怎麼樣呢？你走到邪道上去，「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不能見如來，就是不能見到法身如來，你證不到法身，法身是無相的嘛！

聽金剛經，聽不到甚深的道理，這個偈子還是相信不及。我們學佛的，以佛的相見佛，就算著相，還是著的佛相，怎麼走到邪道上呢？我們以佛說法的音聲，就算著了相，還是著的佛的法，怎麼走到邪道上去，佛怎麼訶斥得這麼嚴重呢？還是有所疑？

邪道，不是正道，就是叫邪道。你著了佛的相，著了佛說法的音聲，

雖然不是外道的邪道，但是你確切不是正道。因為什麼不是正道呢？佛不在心外啊！我們對於其他修道的，都叫外道，給它取個外道的名是什麼呢？他心外求道，名為外道。現在你在心外求佛，不是正道了，不是走到邪道怎麼樣呢？

你要以三十二相色身來見佛，不是在你心外嗎？你要以會說法的那個人，就是佛，不是在你心外嗎？你把佛擺到你心外邊了，不是同外道一樣，心外求道嗎？你不是走邪道是什麼呢？

要把佛相離開了，什麼相都離開了，底下再接著：你不要落到斷滅空，叫「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前面叫你離相，說到第二十六分還是離應身佛的相三十二相。前面第二十分說：不可以具足色身見如來，不可以具足諸相見如來。具足色身、具足諸相，是報身佛的相，不可著報身佛的相，報身佛的相要離開啊！那麼現在你說你瞭解了，我懂了，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能以著相，連報身佛的相都不能著，說報身佛的相，也是應機示現的。你要是這麼樣會這個道理，又會到邪道上去了，怎麼樣呢？你落到空那一邊去了，又落個偏空，落個偏空不要緊，落個斷滅空。報身佛是無量阿僧祇劫，修的六度萬行的功德，莊嚴出來的，你說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需要以報身佛的相來得。那麼你六度萬行的功德不要修了，不要修了你怎麼能成佛

呢？不要修了，你認為瞭解佛理了，結果你還是個大凡夫，不是大大的錯誤嗎？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假若你心裡這樣想念著：「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他要離一切相，應身佛的相要離，報身佛的相也要離，不可以具足報身佛的相，不應該以具足相，來得佛的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嚴重的訶斥，你可不要這樣想念，怎麼樣呢？心裡不要這樣想：「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

你以為瞭解了佛理，結果你起了斷滅之見，那報身佛都不要了，你六度萬行不要修了，不是落個斷滅空嗎？所以佛再訶斥：「莫作是念！」一切不可以作這個念頭？「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你真正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那是佛的大菩提心啊！你發了心要成佛，怎麼能說斷滅相呢？

大乘的深理，難瞭解就在這個地方，你認為佛說法自相矛盾，一時說有，一時說空。一時說叫我們離相，叫我們不要著相。一時說叫我們不要動這個念頭，動這個念頭，就是於法起了斷滅之見。而究竟怎麼樣學法呢？根本前面說的法，你沒有甚深的瞭解，認為佛自相矛盾，一時談有，一時談空。佛沒有一時談有，一時談空，他說法是一貫的。

開始你問：「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你是替這些發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的善男子、善女

人來請問，怎麼樣安住他的真心？怎麼樣降伏他的妄心？我就開始跟你說：要降伏妄想心，你發心，你發了大菩提心了，你要普度一切眾生，但是你要離相，實無眾生，得滅度者。那不就是一時說有，一時說空。要叫你度一切眾生，不是有嗎？有，叫你離相，不就是空嗎？佛法本來是那個樣子，不這個樣子，你就打妄想。那麼叫你修行怎麼修呢？無住行施。應該於一切法，不要住著來行布施。行布施，不是有嗎？不住相，不是空嗎？佛法就是這個樣子的，不是佛一時說有，一時說空。

這個道理第三分、第四分，講到離相度生、無住行施沒有詳細的講，就開示你「但應如所教住。」你是跟佛來學法，你是問我怎麼樣降伏妄心？怎麼樣安住真心？我叫你這樣，你就這樣做，你就這樣修，就對了，你應該「但應如所教住。」沒有錯，我是過來人嘛！我就這樣修的，我才成了佛，你跟我這樣修就沒有錯。後來再把它開開來，再說這個離相，再說無

住，說了很多，為什麼我們聽著一時說有，一時說空呢？因為眾生的妄念雖多，不出這二個總相，你不執著有，就執著空。對於我們執著有，就說你不可以執著。

尤其說到第二十六分了，要是著了佛的相，那就行了邪道。第二十七分一下子大轉彎，轉過來，你不可以說，不以具足相故得菩提，你要動了這個念頭，那這個邪道，你可走得遠了，你落到斷滅之見。第二十六分、第二十七分，一個說有，一個說空，怎麼樣呢？佛法就是這個樣子。

本來是這個樣子，怎麼是這個樣子呢？前面一再的講過，你沒有注意，你沒有留心啊！你以為佛一時說有，一時說空，自相矛盾。佛所得的法無實無虛，前面第十七分有沒有這一句？底下再說：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第二十三分有沒有這一句？佛法就那樣，佛得的法什麼樣呢？佛所得的法無實，不是有個有的法，有個法不是有實了嗎？也不是個空的法，有

空的法，不是虛了嗎？不能說有，不能說空。你要執著有，佛就說你不可執著有；你要執著空，佛就跟你說，你不可執著空，是去你執著的。佛所得的法，它是平等的，平等的法，沒有高，沒有下。你執著個有，不是高了嗎？你執著個空，不是下了嗎？所以佛一時說空，是叫你不要執有；一時說有，不叫你執空。佛的法是超空有，它是平等平等的，不可以執著有，執著有就是：是法是實，是法是高了，它無實無高啊！你執著個空呢，是法虛了，是法下了。佛所得的法，它沒有虛，沒有下嘛！什麼樣的？平等平等，就是不可以執著有，不可以執著空。

說得太高太深，我們凡夫怎麼夠得上？夠得上啊！前面佛說，你能以一念生淨信者，那個福報，就等於你供養過百千萬億佛的福報。你聽了金剛經了，你一念不生，一念不生落於斷滅嘛！落於斷滅你這個人不是死了嗎？你在那打坐的，我一念沒有生，一念不生，沒有斷滅，那這個心什麼

心呢？這個心就是清淨信心，就是佛的法身。我們本具的法身，跟佛證得的法身，無二無別嘛！你得用點功，打打坐觀想觀想，才能得個實在。

你打坐定下來，一念不生，你好會到這個道理。你打坐，坐了很久的時間，清淨心能以保持著，這還不叫功夫。要在動作的時候，你要去度眾生，得行布施，行布施不是在那兒打坐行啊！財布施，也得動作啊！說法，法布施，也得動作啊！釋迦佛上舍衛大城去托鉢吃飯，他是在動作上表現不著相，用功用的在動作上不著相。不著相，不著有的相，不著空的相，那你就是真正學了佛法，真正修到了佛的法。

第二十六分、第二十七分對治大邪見，從我們凡夫份上說起，凡夫外道邪見，開開來有六十二種，六十二種它有二個根本邪見：一個叫做常見，一個叫做斷見。

第一種就是常見，是永遠這個樣子，他認為他執著這個道理很對。斷

見，是沒有了。常見、斷見，是根本二個大邪見，它撥因果的。在人說人，我們要瞭解這個道理，它怎麼是二個根本大邪見呢？他執著個常見，執著個常見怎麼樣呢？他認為人死了，來生還轉人。那不要做好事，他盡量的去做惡、去害人。「不要緊，我死了來生來世，還是轉個人嘛！」把因果掉了，自害人，他不怕做惡，不怕害人。國家的法律再厲害，不過是殺我，殺了我轉了世，我又當人啊！這有什麼關係？這就叫大邪見，執著常見，永遠執這個樣子，今生做人，來生來世還是做人，做了惡，還是不耽誤他做人，這就是大邪見。

第二種就是斷見，斷見就是斷滅見，斷滅見是撥因果的，人死了就沒有了，什麼還有來生來世，什麼升天堂下地獄，哪有這些事？人死了就完了，他不怕錯因果，做惡做到死，不就完了嗎？哪有個什麼來生的因果報應？它撥因果的，這個樣子他要害自己，要害別人。

那麼學佛，當然不是凡夫做惡，但是你執著個佛相，你不能離開，還屬於常見。你執著個沒有具足相，沒有個報身相，還是個斷滅見。這就是第二十六分，去除你那個常見；第二十七分，去除你那個斷見。把二個大邪見去掉，就是正見生出來。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

講較量持經的福德，前面有五層，我都料揀過了，一層比一層高深，到了第六層料揀，忽然間福德減少了，這就是到你修行用功的時候，這個行反而容易了，不如初發心的那個行來的困難，越困難他越堅強，得的福報越多。這個地方呢，還沒有前面五層那個樣的布施多。你要曉得，這個

地方不是不次第，前面是凡夫用七寶布施，用身命布施，是講的凡夫。這個地方，是兩個菩薩來比較的。

「若菩薩以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這個菩薩是個什麼菩薩呢？行布施，他住相，就是個住相行布施的菩薩。「若復有人」，這個人不是凡夫人，這個人是菩薩，還比前面的那個菩薩高，他是不住相的一個菩薩。

「知一切法無我」，他學大乘法，尤其是聽金剛經的道理，他真正知道了，「知一切法無我」，這個法無我呢，包括人無我。這個凡夫，執著我們這個身體就是我，他不曉得我們這個身體，是色、受、想、行、識，五蘊和合的個假相。佛開示他的弟子，你要觀我空，人沒有個我，它是五個法合起來的。說個譬喻，等於五根線合起來一個繩子，你不要認為繩子的相是真實的，你把它抖開來五根線，哪裡一條繩子呢？那叫我空，也叫

人我空，也叫人無我。小乘修行就修到這裡，他得到人無我。

法無我呢？大乘菩薩修行的，不但修人我空，也修法無我。二乘人，他知道五蘊合起來的假相沒有的，但是五蘊法是實實在在有的。還是用那個譬喻解釋，這個和合假相是繩子的相，繩子是五根線合起來的。你把它抖開來是五個線，繩子的相不是當體就空了嗎？你不能執著五根線是實實在在有的。你把線再抖抖看，竟是些纖維，竟是些棉花毛，哪裡有個線的本體呢？大乘菩薩用功用到這裡，不但繩子的相觀空，線的相把它觀空；不但人我空，而且法無我，這叫「知一切法無我」。

他「知一切法無我」，是他的因行，因地修的行門，得了個什麼結果呢？「得成於忍」，得成個無生法忍。「忍」有三種，我們修六度，第一、布施，第二、持戒、第三、不是忍辱嗎？忍辱是初下手，忍有三種忍：

第一、叫生忍，生忍也叫眾生忍。有人罵我，有人打我，有人怎麼樣

欺侮我，障礙我，我都能忍。那他打我罵我，不是侮辱我，侮辱我能忍，這叫忍辱。這個忍，就是忍耐的忍，叫做眾生忍。

第二、叫法忍，對於無情法能忍，比方天氣太熱，天氣太冷，我都能忍。熱，天氣熱是個法，是個無情法，它不是個眾生啊！我都能忍，這還是個忍耐的忍。

第三、叫無生法忍，這一切法本來不生，是我們妄念執著，才有生有滅，妄見生滅。一切法本來平等不動的，它沒有生沒有滅。你打了妄想，起了執著，一切法才有生有滅。它本來無生，本來無生就是個平等的法身，這個時候你認識了，這個忍，叫忍可。忍可，可字怎麼講？了了分明。我對於一切法，本來不生的道理，我心裡面徹底瞭解了，這就是解悟悟到這個地方，叫忍可。而且對於無生之理，安住不動，這叫做安忍。無生法忍，這個忍，不是忍耐，忍耐是勉強，初下手用功忍耐嘛！這個忍可，是真正

知道了，起了智慧，對於無生之理真正瞭解了，叫忍可。對於無生法忍，能安住不動，叫安忍，這就屬於定力。

在大乘的位子上，有五十一個菩薩位，連佛果的位，有五十二個位。十信位，不能得無生法忍，十信位不能安定，他進進退退。我們有善根沒有呢？有。有大乘善根沒有呢？有。要是沒有，今天不會聽金剛經，那證明我們前生前世種了大乘善根的。那麼得了無生法忍沒有？沒有得到。他怎麼沒有得到呢？十信沒有修圓滿。十信位的菩薩，譬喻叫空中毛，空中飛了一個雀鳥輕的毛，它隨風東西。東風吹，那個毛往西飛；西風吹，那個毛往東飛。十信菩薩就是這麼進進退退，遇著好的因緣，他又進步，精進用功了；遇著五欲六塵的境界，又把它牽著墮落下去了，進進退退。我們就是十信位的菩薩，十信沒有圓滿，你不好好用功，來生來世可能不保險，會墮落下去。

要十信修圓滿，住了十住位，這個時候證了無生法忍了，安忍，他安忍不動，不會再退了。那麼再進步，十住位修圓滿，十行位修圓滿，十迴向位修圓滿，這叫三賢位。這三十個位修圓滿了，登地，登到初地，這個時候又得到無生法忍，這叫做忍可。初地菩薩，他豁破一分無明，親證一分法身，法身什麼樣子他親證了，忍可那個可，就是了了分明，他親實證得了嘛！那麼於是地地高，地地瞭解得清爽，到了登地的菩薩又證到深一步的無生法忍。那麼初地、二地，一直再精進，精進到八地菩薩，得到無生法忍，這是究竟得到無生法忍了。無生法忍在大乘位子上，由淺至深，有這三個階段。你最淺的這個菩薩，他得到於忍，得到無生法忍，最淺的位子是個十住位的菩薩。再高一級，是登地以後的菩薩。再高，就是八地菩薩。

第四大科正宗分，是決定降住成證分，要證果的，經上的明文就在這

裡。他證得什麼果呢？證得無生法忍。證得無生法忍在大乘的位子上講，最淺是個十住菩薩；高了一級的，是登地以後的菩薩；再高，是個八地菩薩，就得了這麼個果。

我們現在大家修行用功，都是修淨土法門，念阿彌陀佛的。我講金剛經，講到快完了，我沒有講一句勸大家念佛的話。為什麼呢？講金剛經，沒有說念阿彌陀佛的，就依著金剛經講金剛經。那麼明天就講圓滿了，現在說一點念佛的道理。

我們在娑婆世界修行，能得到十住位很難很難！我們都有大乘善根，都是十信沒有圓滿，是進進退退，到現在還當凡夫。要想入了住位，叫它不退轉，在娑婆世界修行很困難！為什麼？娑婆世界環境惡劣，牽你墮落的因緣太多。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一生到西方，就不退轉。我們天天念阿彌陀佛，念個最簡單的迴向偈，可能你天天念，還沒有瞭解：「願生西方

淨土中，九品蓮花為父母，花開念佛悟無生，不退菩薩為伴侶。」第三句就是這一句的功夫，生到西方極樂世界，是蓮花化生。蓮花一開，見佛，花開見佛。花開見佛得了什麼結果呢？悟到無生法忍，一生到西方就悟到無生法忍。

第四句是「不退菩薩為伴侶」，最低的位子，西方極樂世界的菩薩，都是十住位的菩薩，十住位的菩薩都得到不退轉。所以我們一生到西方，西方極樂世界全是阿鞞跋致，阿鞞跋致就是不退轉。你一生到西方，你也 是個不退轉的菩薩，最低的位子是 個十住位。那十信圓滿了，保險了，你不會再退墮到凡夫。

再看著經文，不要講太多，此菩薩就證得無生法忍了，「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他沒有說福德，前面那個菩薩，他修的是福德，布施，他住相，是修的福德。後面這個人沒有行財布施，他「知一切法無我，得

成於忍。」那麼他得的是功德，就算前面那個人行布施也是功德，可是勝過前面那個功德。

何以故？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

「何以故？」佛再加以解釋，這個菩薩怎麼樣沒有得到福德，而得到功德呢？「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因為這個菩薩，他不納受福德。

這須菩提聽了又不瞭解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受福德？」世尊常常開示我們，叫我修福德，而且金剛經上前面較量福德，較量多少次，都得到大福德，怎麼樣這個地方又說菩薩不受福德，怎麼樣解

釋呢？

佛加以解釋，「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不受福德，不是不做福德。所以學金剛經，學不通的時候，落了空洞洞，叫他做一點好事，他都不做：「不要著相嘛！行什麼布施！」他說他懂了金剛經了。金剛經上，叫你行布施不住相，不住相行布施，有無量的福德，無量的福德也不貪著，這樣叫做不受福德。金剛經的道理有時候很難懂，這幾句不是很好懂嗎？你就這樣做嘛！你天天去做福德，你不貪著，這樣就是變成功德了。

假如再問：為什麼菩薩作福德，不應貪著呢？你一動個貪福德的心，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四相不是生出來了？這樣你不是變成凡夫，哪是個菩薩呢？你即不名菩薩了嘛！

今天就講到這裡，明天就可以講完、講圓滿，希望明天大家都來聽，

聽個圓滿。向下文長，付待來日！站起來回向！

請把經本打開，看「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能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正宗分第四大科，是決定降住成證分，前面從二十五分起，二十六分、二十七分，一直到二十八分，都是決定降心離相的道理，連佛的相，都要決定離開。這再講決定住心無住的道理，住心無住，一切相都不要住。那麼一切相總起來，不出於正報與依報。先講正報無住，剛才念的這段經文，就是講正報無住。

這一段講正報無住，就是講釋迦佛的應化身，凡夫二乘人都可以看得見的，叫正報。包括報身，菩薩可以看見，地上菩薩可以看見。由應身、報身，而會歸到法身，法身是無相的，這一段的總義就在這個地方。

先消文，「須菩提！若有人言」，這就是著相的人，「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行、住、坐、臥，四大威儀。若來、若去，是行，行就是行路的行。沒有說住的威儀，住就是立著、站著。坐，打坐的威儀。前面第一分如來托鉢化飯吃，有來有去，回來，洗足已，敷座而坐，有坐。但是「臥」，金剛經上沒有說，釋迦佛為給弟子們示模範，也要睡覺的。睡覺，如來有臥的威儀，就是右側而臥，側著身，身體往右邊側身，右手托腮，左手搭跨。右手托著腮巴，左手搭著腿的跨，這個樣是臥的威儀。弟子們都看見的，看見了就會這樣說，如來也有四大威儀。

「是人不解（音謝）我所說義。」講「所說義」這三個字，這就是如

來常常跟弟子們說法開示的，走路，有走路的威儀；站著，有站著的威儀；坐下來，有坐下來威儀；臥下來，有臥下來的威儀，如來是常常這樣說的。你要照著我說的四大威儀，著了相，你沒有解悟，你不解我所說的義理。

「何以故？」我怎麼樣說這個人，不解悟我所說的義理呢？「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如來，照最淺的意思解釋，如來者，好像來了，實際沒有來，來無來相，去無去相，這樣才叫如來。你連這最淺的義理，沒有瞭解。

「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下面依著參考資料解釋：

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此明應化身如來也。亦即近明前文（第二十六分）不可以色相見佛之

義。遠明（第一分）世尊托鉢化飯，由祇園來，向舍衛去，來無來相，去無去相之義也。所謂不起道場，而去鹿苑也。進而明之，即從兜率天來，亦未嘗來。向雙林去，亦未嘗去也。而見世尊有來有去者，正如雲駛月運、舟行岸移，然月未嘗運，而岸未嘗移，蓋隨其機見耳。又如月之印水，水清則月來，水濁則月去，天上之月，實未嘗來去也。是故若欲見佛，但淨其心，所謂眾生心水淨，如來影現中也。

再釋義，這一段經，就是第二十九分這一段經，「此明應化身如來也」，明應化身如來，包括報身如來，實際還都是的指應化身，為什麼呢？著相的都是些凡夫二乘。凡夫，著一切相；二乘人，著法相，他執著著如來有來去坐臥之相，所以這麼樣子的指，還是指著應化身如來。

「亦即近明前文（二十六分）不可以色相見佛之義」，近明，最近說明，就是第二十六分，這是二十九分的經文。前面第二十六分：「若以色

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若以色見我」，怎麼以色相見佛，就行了邪道呢？這就是近明不可以色相見佛的道理。

「遠明（第一分）世尊托鉢化飯，由祇園來，向舍衛去，來無來相，去無去相之義也。」世尊，你看見有來有去，他來無來相，去無去相。「所謂不起道場，而去鹿苑也。」這個應化身，從哪裡來的應化身呢？由報身來的。報身從哪裡來的呢？是證得法身才起的報身。法身是無相的，報身、應化身，都是由法身起的妙用，他哪裡會有相呢？為度這九法界眾生，現報身，現應化身，實際是來無來相，去無去相。

「所謂不起道場，而去鹿苑也。」這叫雙垂兩相，世尊成了佛了，就如證而說，他證得個什麼佛法，他說個什麼佛法，只有地上菩薩才能以聽得懂。二乘人「有眼不見舍那身，有耳不聞圓頓教」。說華嚴經，是盧舍那佛，二乘人有眼不看見，「有眼不見舍那身」，舍那身，盧舍那佛，沒

有看見這個佛。說的華嚴經，是圓頓大教啊！二乘人的耳朵聽不懂，「有耳不聞圓頓教」。釋迦世尊說華嚴經，二乘人根本沒有看見這個佛，也沒有聽見說這個法。

那麼二乘人看見釋迦佛成了佛，三七二十一天，在菩提樹下打坐思惟，在那思惟，想著怎麼樣度眾生？哪個眾生有緣先當得度，在思惟這個事情。想好了，五比丘最有緣，應該先度這五個人，這五個人在鹿野苑住著的。所以二乘人看見，釋迦世尊成了佛，由菩提道場，就到鹿野苑來了，有來有去。實際世尊，在二十一天說華嚴經，在道場裡沒有動，不離開道場，不起道場，並沒有起座，坐在那裡講華嚴經，而就到了鹿野苑了。

開經的時候，講世尊五時說法，就說：「華嚴最初三七日」，有士林的一個聽眾，給我來一封信，說：「華嚴經也是一大部經啊！怎麼二十一天就能說完呢？」那麼第二天，我就拿出這封信，要答覆他，我問：「士

林這位居士來了沒有來？」沒有來，沒有來一直也沒有講。今天不曉得這個居士來了沒有？或者在座的，對於這二十一天說華嚴經，還有懷疑的，我附帶的講一講。

五時說法的偈頌，是天台宗智者大師著的，智者大師的智慧最高最深，稱為東方小釋迦。東方，就是我們中國，稱為我們中國的釋迦佛。他研究佛教的歷史，當然研究的最清爽了，他才作這五時說法的偈子。

那麼研究佛四十九年說法的歷史，到鹿野苑去度五比丘，開始說小乘法，就說阿含經了。說阿含經之前，只有二十一天的時間，這個二十一天沒有說法，這就是推測他一定在說華嚴經。華嚴經是釋迦世尊涅槃以後就沒有流通，大海龍王護法，把華嚴經存到龍宮裡了。到了佛涅槃以後六百年，出了一個龍樹菩薩，他有神通，到龍宮裡去看，看到有三種華嚴經，第一種、第二種經文之多，不是我們南瞻部洲的這些凡夫所可以接受的。

第三種華嚴經，還有十萬偈。

龍樹菩薩也是地上菩薩，那都是有智慧的人，他看經過目不忘，把那十萬偈頌都把它背熟了，背出來的。那麼把十萬偈的華嚴經背出來，他出了龍宮，就用梵文把它寫出來了，人世間才有了華嚴經，才翻譯到中國來。我們中國的華嚴經，一共才翻譯了十萬五千偈，但是部頭也就很大了。那麼跟這二十一天時間怎麼配合？二十一天時間短，華嚴經這麼多的經文，怎麼樣說得了？就是這麼樣懷疑。

這就是研究佛四十九年說法歷史，只有二十一天這個空檔，決定說華嚴經，就在這二十一天說的。那麼怎麼說這麼多呢？我們就知道，說華嚴經，是報身佛說的，跟這些地上菩薩，叫法身大士聽的。這些佛菩薩都是不可思議的，說法的人，聽法的人，統統不可思議！世間這個時間的長短，在他們身上是講不來的。他可以把短時間拉長，可以把長時間促短，這叫

做不可思議的法會，我們只要相信就對了。

我們拿地藏經作個例證，地藏經是在忉利天講的，講多少時候呢？講三個月。三個月，是人間的三個月。到結夏安居，世尊生了天了，到解夏的時候，他從天宮下來，在我們人間，這三個月講一部地藏經，這個時間還有多多的，那不算短促。可是你要曉得，天上的時間跟我們人間的時間不同。四天王天的一晝夜，是我們人間五十年。忉利天的一晝夜，是我們人間一百年。在人間的三個月，在天上不是剎那之際嗎？就那剎那之際，就說了一部地藏經，他就下天宮了，我們人間已經過了三個月。

這就是說，時間，沒有定相，我們不要為這二十一天時間短懷疑華嚴經。空間，也沒有定相，釋迦如來成了佛沒有起道場，在那說華嚴經，那邊就到了鹿野苑了。由菩提道場到鹿野苑是空間啊！有來有去，沒有定相，叫來無來相，去無去相。

「進而明之」，進一步我們研究，再說明一下，「即從兜率天來，亦未嘗來，向雙林去，亦未嘗去也。」釋迦世尊要現八相成道，第一個相，從兜率天下來，實際他沒有來。最後第八個相，涅槃相，到雙林樹底下去涅槃，去到雙林樹，也沒有去相，叫來無來相，去無去相。

「而見世尊有來去者，正如雲駛月運，舟行岸移，然月未嘗運，而岸未嘗移，蓋隨其機見耳。」說個比喻，像「雲駛月運」，月亮由東方往西走，人眼睛可以看見，它是由東方往西走的。這個時候，有一塊雲彩，在月亮下面往西飛，飛得很快！雲彩飛得很快，喔！看見月亮往東走，走得很快。耶！今天奇怪，月亮怎麼往東走呢？實際是下面那塊雲彩往西飛，飛得快了，是一種錯覺，而月亮並沒有往東運。

「舟行岸移」，現在的輪船很大，比如大家上船要到外國，各人的親戚朋友都要來送行，送行的人都在岸上。那麼上船上的人，要跟送行的人

話別，都在船邊上站著，只顧話別，說臨別的話，這船開了不知道。船上的人，看見岸往後退了，實際岸沒有往後退，是舟行了，叫舟行岸移。

「又如月之印水」，現在天上的月亮，印到水裡面有個月亮。「水清則月來，水濁則月去，天上之月，實未嘗來去也。」天上的月亮印到水裡面有個月亮，水清，看見月亮來了。水渾濁，看不見月亮，隨月亮去了。實際天上的月亮沒有動，也沒有來，也沒有去，也是這個道理。

這是釋義，再會歸到我們本身，勸我們怎麼修行？「是故若欲見佛，但淨其心」，我們要想見佛，說我們怎麼沒有見到佛呢？說佛沒有去，怎麼沒有見到呢？你的水渾濁。你要想著見佛，先淨你的心，把你的心清淨了，佛就來了。我們的心像水，水渾濁了，月亮看不見啊！不怪月亮沒有來，只是你的水太渾濁了。「所謂眾生心水淨，如來影現中」，等你的心水清淨了，耶！如來的影子現出來，你就見了佛了。

第二十九分這一段經文，就是決定住心無住，一切法無住，連佛的法、佛的相，也不可住。應化身來，你看見有來有去，他來無來相，去無去相。報身佛呢，前面講過，不可以具足色身見，不可以具足諸相見，報身佛的相，也是來無來相，去無去相。由應化佛，來去坐臥之相，會歸到法身無相上，你真心安住了。

所以佛加以解釋，「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你要離相，把佛相離得乾乾淨淨，會歸到無相的法身如來了，法身沒有相，法身在哪裡？法身遍一切處。遍一切處，沒有彼處，沒有此處。有此處，有彼處，才有從此處來，到彼處去嘛！它遍一切處，沒有兩個處，它從哪裡來，從哪裡去呢？所以來無來，去無去。那麼你就知道，一切相皆是虛妄，會歸到一切相皆是虛妄，你能見到諸相非相，見到諸相非相，你見到法身如來了。

再講「一合相分第三十」，按新眼疏的科，前面講的是正報無住，這再講依報無住。依報，大而世界，小如微塵。先講微塵無住，再講世界無住。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眾，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眾實有者，佛即不說是微塵眾。所以者何？佛說微塵眾，即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

看著經文：「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眾，寧為多不？」把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大地。這大的有三千大千世界大地，把它碎開，碎成極微的塵土，叫做微塵。就是

我們把這一塊土，碎成微塵，也說不過來數目，更何況把三千大千世界的大地，碎成微塵呢？「於意云何？」於你須菩提心意之下以為如何？「是微塵眾，寧為多不？」微塵眾，眾多的微塵，是不是太多呢？「須菩提言：甚多！世尊！」當然太多了。

這裡面有一個字要研究一下，把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這只是個譬喻，事實上沒有這個事實。這個男子、女人，就說「若有人」就可以了，怎麼稱「善男子、善女人」呢？這是佛的弟子，或者是男弟子，或者是女弟子，他修析色歸空觀，把色法分析開，歸到空，簡單說叫析空觀。他也是聽佛的開示，佛叫他修觀想，修析空觀的男弟子、女弟子，所以稱為善男子、善女人。

須菩提說了個甚多，就自己跟著加以解釋了，「何以故？」我怎麼敢說個甚多呢？「若是微塵眾實有者，佛即不說是微塵眾。」因為按世俗的

假相上說，有個多，有個少，微塵也是個假相，有多有少的相。要是按真諦講，要是實有的話，它沒有兩個相，實際理地，一塵都不能立，哪裡有個微塵眾多呢？所以，因為是在世俗假相上說甚多。若是微塵實有，要是說到它本性實有上，那世尊也不會說它叫微塵眾，眾，就是很多。

「所以者何？」須菩提自己再加以解釋，「佛說微塵眾，即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如來說微塵眾多，是按俗諦說的，按假相上說的。「即非微塵眾」，是按真諦、按空諦講，即沒有個微塵之相。「是名微塵眾」，要按二諦解釋，不過假名微塵眾而已。要三諦解釋呢，「是名微塵」，中道第一義諦的微塵，法身遍一切處，還不遍到微塵上嗎？微塵也是如來的法身嘛！

須菩提再接著說下去了，因為須菩提解悟解悟得甚深了，他知道如來說法的意思，不等世尊再舉個世界的例子，他就跟著說下去了。

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即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

「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如來說世界也是這樣的，三千大千世界有個世界，是按世俗的假相上有的。要按真諦說，世界沒有個世界的相，「即非世界」。要按二諦解釋，「是名世界。」不過假名叫做世界而已。因為世界從哪裡來的？眾多微塵合起來的，看著有個世界，實際沒有個世界，把它分成微塵，世界不是空了嗎？所以按二諦解釋，「即非世界」，假名世界而已。

要按三諦講呢，「是名世界」，是中道第一義諦的世界。這就是：「所

謂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你看見山河大地，不是世界的相嗎？全露法王身，整個都是佛的身在顯露出來。

「何以故？」須菩提跟著再加以解釋：「若世界實有者，即是一合相。」這就叫決定無住，微塵無住，世界也無住。世界它怎麼樣子即非世界？它可以把它分開，把它碎成微塵，它不是實在有的嘛！要是假若世界是實在有的，就變成了一合相了。這一合相，就是有一個真實的東西，有這一件東西是真實的，它分不開了，它是真實的嘛！因為它不是真實的，是虛妄的，才可以分開，把它碎成微塵嘛！所以世界不是實有，若是實有，變成一合相了。

須菩提再接著加以解釋，「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講微塵、講世界，都是世間的假相，都要會歸真理，會歸二諦之理，說個一合相，也就沒有一合相，不過是假名一合相而已。

要是會成三諦的道理呢，「一合相」，是假諦。「即非一合相」，是空諦。「是名一合相」，是中諦。怎麼解釋中諦呢？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合相也是佛法，法法皆真，法法皆如，一合相也就是真如的本體嘛！所以中道第一義諦的一合相。

「須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世間的整體，沒有個一合相。一合相，就是真實的一個整體，沒有一個東西是真實的整體。內而根身，外而世界，都可以把它分開的，作析空觀。內而根身，我們的五根身，我們的身體。我們的身體，是地、水、火、風四大種組合起來的，你把它分成地、水、火、風四分，哪裡有一個身體的一合相呢？外而世界，可以碎為眾多的微塵，哪裡有個世界的一合相呢？所以一合相，根本就是不可說的一個名詞。但是，凡夫處處執著，內而執著根身，外而執著世界，都有一個真實的本體，真實的物體。

再講「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按新眼疏的科，「結歸問意」，金剛經說到三十分就說完了，到三十一分把它總結起來，結到經頭上須菩提問的二個問題：「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跟他說了一部金剛經，就是答覆他這二個問題：「云何降伏其妄心？」要離相。「云何安住其真心？」就無住。現在到了三十分，這二個問題把它總結起來，先結降心離相的問題。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不也，世尊！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

經文二個解字，念（謝）。前面一開始降心離相，要離我相、人相、

眾生相、壽者相，這個是心外之境相，把它要離開。再說要離開「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的相，見與相的分別，相是心外的境相，見是內心執著之相，前面都講過。講過你聽到了，就認為如來說這四個見，也是實實在在。你沒有聽懂，這個人解悟我所說義嗎？須菩提聽懂了，他不解如來所說義啊！

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

「何以故？」須菩提自己徵問，自己解釋。「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世尊因為我們眾生不能以無我，才把它分開來說，外面有四個相，內邊有四個見。外面四個相空了，裡面四個見還沒有空，再說

你還是要把它離開，根本就是沒有個我，人無我，法無我，沒有我了，哪
有四個見呢？這就是決定離相，你把我我的相離開，把法我的相離開，還
有什麼四個相、四個見，不離開呢？總相離開了，別相自然離開嘛！所以
「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
者見」，世尊沒有起分別的執著，只是去眾生的執著而已，不過假名我見、
人見、眾生見、壽者見。

要是按三諦解釋呢，「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是中道
第一義諦啊！怎麼會到中道第一義諦去呢？我等四見屬於煩惱，煩惱即是
菩提，不是中道第一義諦嗎？

這就是要決定離相，答覆須菩提怎麼樣降伏妄心？離相，先把我相離
乾淨，再離法的相。

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音謝），不生法相。」前面已經講過，你要信，你要解，你要如是修，你才如是證。你著個法相，根本就沒有解悟，怎麼修行？不修行，怎麼證得呢？

對於一切法，你心裡面應當如是知，你眼睛應當如是見，還要如是生個清淨信心，如是解悟其理，還不生法相。這叫降伏妄心，降伏到究竟處了，一切相離開。

「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對於一切法，

要研究得清清爽爽，什麼世間法？什麼出世間法？研究得清清爽了，不能執著。因為如來所說的法相，都是去眾生的執，執去掉了，法也不必再執。再執著法，就因藥成病，為什麼要吃藥？治病的嘛！病好了不要再執著藥了。再執著藥，病好了還要吃藥，因藥再生起來病。所以對治你的人我執，法我執。人我執，法我執都離開了，這個法也不要執嘛！所以如來說一切法，都是權巧方便，如來所說的法相，即非法相，是名法相，假名法相而已，這是按二諦解釋。按三諦解釋，如來所說的法相，是假諦。「即非法相」，是空諦。即空即假，「是名法相」，中道第一義諦。中道第一義諦怎麼解成是名法相呢？這個中道第一義諦的法相，是無相之相，是實相法的相。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這要是按心印疏分的科，正宗分到三十一分止，第三十二分，就分到流通分了。我們是按新眼疏的分科講，第三十

二分還是正宗分，最後一段，才是流通分。三十二分，還分到正宗分，佛是答覆須菩提住心無住的問題，把它總結起來。前面是結歸云何降伏其心，要離相的問題，要離我相、離法相，這樣妄心降伏。這再結歸云何住心無住，答覆須菩提住心無住，把它總結起來答覆。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先較量，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阿僧祇，是個大數目名字，翻成無央數。無量，也是個大數目名字。這就不只一個三千大千世界，二個三千大千世界，而有

阿僧祇的三千大千世界。不是一個阿僧祇，二個阿僧祇，而有無量阿僧祇的三千大千世界。這麼三千大千世界多了，七寶也多了，統統拿來做布施。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這另外有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這個善男子、善女人，「持於此經」，於金剛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勝過前面七寶布施那個人。

受持、讀誦，是自利；為人演說，是利他。大乘佛法，以利他為自利，自利再為他人演說。受持、讀誦，是為人演說的一個準備。演說，為人演說，利人了，自己才能得利益。不是先自利後利人，目的還是在為人演說，而受持、讀誦的。

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

怎麼剛才我解釋，注重在為他人演說呢？下面佛告訴我們，他沒有說云何受持？云何讀誦？他只說：「云何為人演說？」就是以為人演說為目的。

我們是佛的弟子，應該擔荷如來的家業，擔荷如來的家業就要為人演說，才能以續佛的慧命。沒有人演說，佛的慧命斷了，佛法滅亡了嘛！要負起責任來，為人演說。

「云何為人演說？」告訴未來世的弟子，為人演說，就是講經說法的
一個方法，你為人演說，就說法相嘛！「不取於相」，你不能著演說之相，
怎麼樣演說？「如如不動」，以如如智，觀如如理。你講的是真如實相之
理，依著真如實相之理，起的真如實相的智慧，也就是以實相般若起的觀
照般若的智慧來演說，演說的文字般若。一如沒有二如，如如智即是如如
理，所以它根本沒有動。你一取相，就是一著相，動了，不是講經說法的

真理了。

這就是答覆須菩提「云何應住其心？」那個問題，前面第四分答覆他「云何應住」？於一切法，不要住相，你去行布施。行布施，財布施，無畏布施，法布施，最重要的法布施。行法布施，不要住相，你的真心自然安住了。

再結歸到經題上，經題叫做「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般若，有三般若：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實相般若。「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就是三般若。「為人演說？」演說的文字般若。「不取於相」，演說，正在說法，怎麼不取於相？你起的觀照般若嘛！會歸到實相般若，實相般若如如不動嘛！

何以故？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

觀。

要是你沒有會歸三般若呢，不必這樣解釋了，如來是希望我們大心凡夫發心弘法。大心凡夫他是發大心要弘法，但是著相心退步了，教你這個觀想。

「一切有為法」，三界以內的法，有所作為之法，五蘊，十二處，十八界，都是有為之法。你要說法度眾生，不是要在三界以內度嗎？你取相取的都是有為法相，不應該取。你應該作個觀想：一切有為法，如「夢」、如「幻」，都是虛幻不實的，像作夢的境界，像那幻術幻出來的境界。

如「泡」，如「影」，不堅固，就像水上有個泡，向人照出來個影子，你看見有個東西，實際沒有個東西。「如露、亦如電」，無常的，下個露水，在樹葉上結了一個水珠，太陽一出來就沒有了。像陰天要下雨，掣了

個電光，亮了一下沒有了，都是無常的，你執著幹什麼呢？「應作如是觀」，觀字念去聲念（貫），你應該常常這樣觀想，三界有為法虛幻不實，不堅不固，一切無常，用不著取相。

講到這裡，正宗分講完，下面這一段經文，是流通分。

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是經已」，把金剛經說完了，說圓滿了，叫已。「長老須菩提」，是當機者，還有其他的聽眾，四眾弟子。「及」，並及，「比丘、比丘尼」，出家二眾。「優婆塞、優婆夷」，在家二眾。「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還有一切世間天眾、人眾、阿修羅眾，三善道的眾生，都在那裡聽

法。「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聽懂了金剛經的經義，發了歡喜心，就是法樂之心，信受，如是信，如是納受，如是奉行，如法修行，怎麼樣修行呢？弘法利生，不取於相。

金剛經講到這裡，講圓滿了。

金剛經參考資料

道源長老 編

一、說經之地方

世尊說法四十九年，其中說般若經之時間最長，有二十二年。在此二十二年之中，所說的般若經，有八部十類之多。八部者：第一、小品般若。第二、放光般若。第三、光讚般若。第四、道行般若。第五、小品般若。第六、天王問般若。第七、文殊般若。第八、金剛般若。再加上仁王般若，及六百卷之大般若，共有十類。

說般若經之地方，則有四處十六會。第一、王舍城之鷲峰山，有七會。第二、舍衛國之給孤獨園，有七會。第三、他化自在天之摩尼寶藏殿，有一會。第四、王舍城竹林精舍之白鷺池側，有一會。此四處十六會所說之

般若經，俱在六百卷之大般若經中，上面所說之八部十類，除仁王般若經外，其餘之八部般若，亦俱在六百卷之大般若經中。

此金剛經，在六百卷中，當於五百七十七卷。在四處十六會中，正當於第二處第三會，即在舍衛國之給孤獨園所說也。

二、翻譯之年代

金剛經傳至中國，共有六種翻譯。第一、姚秦時代，鳩摩羅什法師譯，名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第二、元魏時代，菩提留支法師譯，亦名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第三、南朝陳時，真諦法師譯，亦名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第四、隋朝時代，達摩笈多法師譯，名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第五、唐朝時代，玄奘法師譯，名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第六、同在唐朝時代，義淨法師譯，亦名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現在所使用之經本，即是第一種，鳩摩羅什法師在姚秦時代所譯。以

什師與中國人，法緣深厚，悉皆歡喜讀誦什師之譯本，故用之。

三、所依之版本

現在所依之版本，乃世間流通之三十二分版本。三十二分，乃梁昭明太子所分。法師們講金剛經，多數皆依清朝溥畹法師所著金剛經心印疏之科判。今以世人皆喜三十二分本，故用之。

四、題目之含義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金剛是喻，具有三義：謂堅、利、明也。以此寶其體最堅，一切物不能壞。其用極利，能壞一切物。其相光明，方寸之寶光照數十里。般若是法，華言智慧，其義有三：謂實相般若、觀照般若、文字般若也。以金剛三義喻般若三義者，以金剛之體堅，喻實相般若理體之堅也。以金剛之用

利，喻觀照般若智用之利也。以金剛之相明，喻文字般若其相之明也。梵語波羅蜜，華言到彼岸也。梵語修多羅，華言契經，謂契理契機之經教也。具有四義：謂貫、攝、常、法也。以「經」能「貫」穿所說之義，「攝」持所化之機。「常」則三世不能易其理，「法」則十界皆同遵其規也。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姚秦者，朝代之名，以別於苻秦，故曰姚秦也。三藏者：經藏、律藏、論藏也。法師者：以法自師，以法師人也。鳩摩羅什，華言童壽，以幼童之年而有高壽之德也，乃譯經法師之德號也。

五、全經之科段

凡是佛經應分為三大分：即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今依三十二分，分為三分。即第一分為序分。自第二分至第三十二分前半分為正宗分。第

三十二分後半分為流通分。

正宗分中，又按信、解、修、證，分為四科：

- 一、自第二分至第八分，略明降住生「信」分。
 - 二、自第九分至第十六分，推廣降住開「解」分。
 - 三、自第十七分至第二十四分，究竟降住起「修」分。
 - 四、自第二十五分至第三十二分前半分，決定降住成「證」分。
- 第三分之「離相度生」，及第四分之「無住行施」，乃一經之要旨，以後經文，皆依此要旨而加以闡釋也。

如是

- 一、「如是」者乃指法之詞，即指此一部金剛經也。
- 二、「如是」者乃信順之詞，即世尊所說之法，阿難尊者悉皆信受順

從也。

三、「如是」者乃顯理之詞，今據本經，當以實相般若、觀照般若為「如」，文字般若為「是」。良以實相、觀照，二而不二，體用如如，故名為「如」。文字性空，不即文字，不離文字，故名為「是」也。

一時

「一時」者乃師資道合，說聽究竟，唯一無二之時也。

佛

梵語佛陀，此云覺者，謂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也。

舍衛國

梵語「舍衛」，此云聞物，亦云豐德。以物產豐富，道德高尚，名聲

遠聞也。

祇陀

梵語祇陀，此云戰勝，乃波斯匿王之太子也。

大比丘

梵語比丘，具有三義，謂怖魔、乞士、破惡。大比丘者，回小向大之比丘也。

千二百五十人俱

佛度三迦葉，即優樓頻螺迦葉、伽耶迦葉、那提迦葉等一千人。又度舍利弗、目犍連等二百人，更度耶舍長者子等五十人。此等諸人，先事外道，勤勞無益，一見如來，便登聖果，以此感恩，誓常隨侍，所謂「常隨

眾」也。

「發起序」者：以此一段經文，發起「正宗分」也。有淺深二種釋義：淺釋者，以戒定發般若妙慧也。深釋者，以「離言般若」發起「依言般若」也。此佛就一切眾生日用尋常，去來動靜，行住坐臥，穿衣吃飯處，直顯實相般若之本體，以明無住真心之妙用也。所以假此乞食，發起斯經者，不過要人向日用中，識得自己與諸佛，無二無別，則能事畢矣。

長老者

道德長、戒臘老，德臘俱高之尊稱也。

須菩提

此云空生，或云善現，又名善吉。以初生時，家中寶藏頓空，故名空生。相師占之，此子善吉，故名善吉。七日之後，家珍復現，故又名善現，

乃舍衛國鳩留長者之子，解空第一。在般若會上，轉教菩薩，故為「當機」，發起此經也。若論其本，乃青龍陀佛，為輔助釋迦教化，大權示現者也。

希有者

稀奇少有也。其意有二：一、就佛邊說，於日用尋常處，示奇特事，可謂希有！二、就自己邊說，能向穿衣吃飯處，討得個消息，從來未知，今日方悟，真可謂希有也！

善護念、善付囑者

如來之心，加護愛念諸弟子；如來之口，委付之叮囑諸弟子。如般若會上，轉教付財，將大付小，引小入大，囑小化大，以大激小，皆如來之方便護念也。

然尚非今之所謂善也。今見如來，入城還園，穿衣吃飯，直顯住心無

住，降心離相之妙旨。以「身教」不以「言教」，時時處處，無不為諸弟子作模範，真可謂「善護念善付囑」矣！梵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云「無上正等正覺」。「正覺」揀別凡夫之不覺，及外道之邪覺。「正等」揀別二乘之不等。「無上」揀別菩薩之有上。以順於古例，故不翻其義，但譯其音也。

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

「云何應住」者，應當如何安住其菩提心也。「云何降伏其心」者，云何降伏其妄想心也。「降伏」是剋制、攝持、消滅之義。

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之兩「如是」，有三釋：

一、約顯理釋：「如是」者，眾生諸佛，本自如如。所謂生佛一「如」，

莫不皆「是」也。設廓而論之，則內而根身，外而器界，無非真「如」，咸「是」實相，故言「青青翠竹總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此顯世出世間，無一法不「如」，無一法不「是」，以明「如是」也。

二、約指前釋：「如是」者，「如」世尊前面之穿衣吃飯，洗足敷座，一段光景，這就「是」了。以此而住，無非安住。即是而降，無往弗降。此明無住之住，是真安住！不降之降，即真降伏！故云「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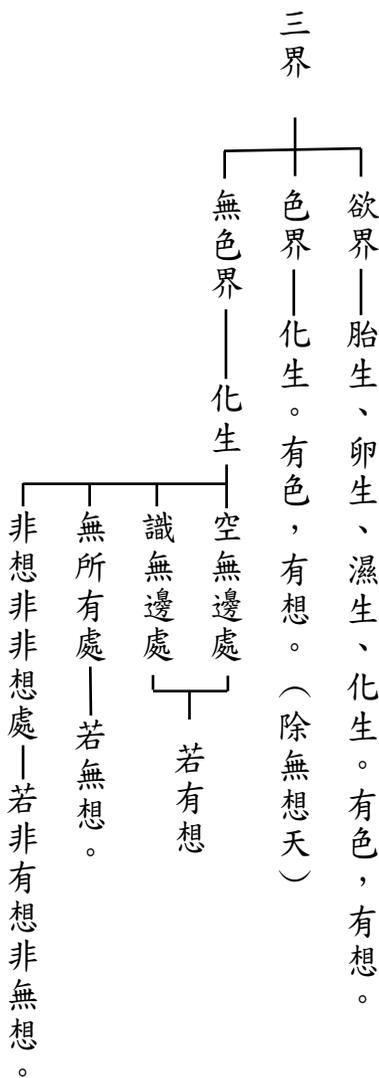
三、約開後釋：「如是」者，即指後文所說之一部金剛經也。

諸菩薩摩訶薩

梵語摩訶，華言大。此處約發心釋，發大乘心者曰菩薩（權教大乘）。

發最上乘心者曰摩訶薩（實教大乘）。

三界所有一切眾生之類，列表以明之：



無餘涅槃

「涅槃」華言寂滅，亦云圓寂。有大乘小乘之分：小乘涅槃，斷三界之內之見惑、思惑，了脫分段生死。然尚餘有三界以外之塵沙惑、無明惑，未曾斷除，變易生死未曾了脫，故曰有餘涅槃。大乘涅槃則四惑俱斷，二

死皆了，故曰無餘涅槃。

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我相」者：以我為能度，便有「我相」。

「人相」者：以彼為所度，便有「人相」。

「眾生相」者：所度既非一人，善根更不一致，處處分別，便有「眾生相」。

「壽者相」者：有法授受，戀著不捨，念念相續不斷，猶如命根，便有「壽者相」。

此四相乃由我相開出，合之實一我相也。

法

「法」字乃通於一切之語，一切事物，大者、小者，有形者、無形者，

通謂之「法」。一切道理，真實者、虛妄者，亦皆謂之「法」。不論眼見者、耳聞者，謂之「法」，即眼不能見、耳不能聞，但為心想所及者，亦皆謂之法也。此「法」字乃通指一切世間法，及出世間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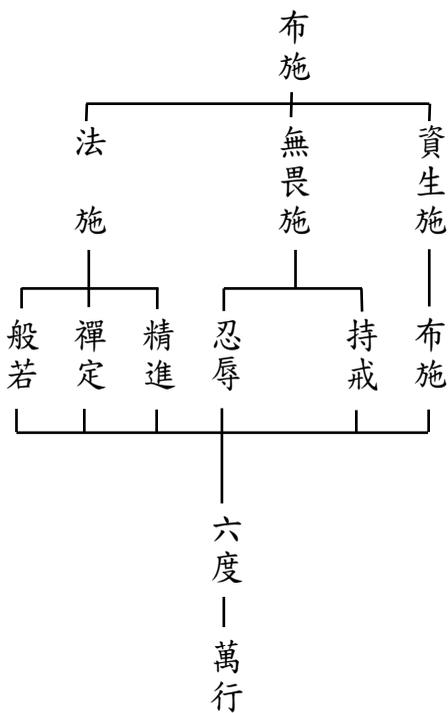
應無所住，行於布施。

「住」者執著也。謂菩薩離相度生，是發大願。發願之後，必起大行，否則便成空願耳。菩薩所修之萬行，即六度：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今但言布施者，以布施一度，統攝其餘五度，由六度而開為萬行也。唯於行布施時，應觀想「三輪體空」，不可執著，以一起執著，則真心不能安住矣！故曰：「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也。

布施攝六度

偈曰：檀（梵語檀那，華言布施）義攝於六，資生（財）無畏法，此中一二三，

是名修行住，再列表以明之：



三輪體空

六度法門，度度輪轉不息，曰「輪」。各各如夢如幻，等無實體，曰「體空」。今舉布施度言之，內無能施之我，外無受施之人，中無所施之

物，故曰「三輪體空」也。

無住行施

行布施何以不許「執著」耶？蓋一有住者，即落於「有為法」中。所有功德，報在人天，不但不能作成佛之正因，且將招致第三生之苦果！永嘉禪師證道歌云：「布施持戒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故必「無住行施」，方能與「無為法」相應，現在安住真心，將來定成佛果。然即此「無住」之念，亦不許執著也。

十八界

內六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外六塵：色塵、聲塵、香塵、味塵、觸塵、法塵。（塵即是外境。以此六種外境，能染污清淨真心，故曰六塵）。中間生起六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識即是妄心，

有明了分別之能。分而為六，故名六識。以上六根、六塵、六識、總名十八界，包括三界以內諸有為法。以各有界分，故名為界也。

「見如來不」之「不」字，音「否」，問詞也。「不也世尊」之「不」字，音「弗」，即「不可」也。以後經文，凡遇此等字句，皆作「否」、「弗」讀解。

如來三身

- 一、法身：實相之理體也。實相無相，故不可見。唯證相應。
- 二、報身：因行圓滿，得此酬報，真實之智體也。唯地上菩薩得見之。
- 三、應身：亦名應化身。自理智不二之妙體，為化度眾生，應機示現妙用之身也。如世尊在印度出世，丈六金身，三十二相者是也。大心凡夫，及二乘人得見之。

可以身相見如來不？

此乃世尊審問勘驗之詞也。以上如來所謂「離相度生」、「無住行施」之理，雖甚明了，但恐「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故即將須菩提面對之如來身相，以審問勘驗之也。須知學佛之人，最難離之相，即是佛相與法相，今世尊先以離佛相問之也。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此世尊令須菩提（須菩提代表我等眾生）擴大觀照般若之工夫也。既了知佛之身相，虛妄不實。即當推而廣之，觀照一切諸法，凡所有相者，皆是虛妄也。

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此令不著「有」也。「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此令不著「空」也。蓋若一味「離相」，則恐墜「無為坑」，起「斷滅見」矣！若能見得諸相非相，正不必離相覓性。須知正當照見諸相非相之時，正是法身如來顯現之時，故曰即見如來也。若見諸相非相之「見」字，是觀照般若之工夫；即見如來之「見」字，是實相般若之悟證，要真能見到諸相非相方可。若祇是說理，而無真工夫，即不能見如來也。

後五百歲

釋迦世尊之法運，共一萬二千年。即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也。「後五百歲」者，即一萬二千年之最後五百年也。

持戒修福，能生信心。

此有三種義理：

一、持戒能止惡生定，修福能生善攝慧，故能於此般若深理，生真實之信心也。

二、持戒修福只是大乘之基礎，般若法門方是大乘之究竟，故佛作此說以引進之也。

三、學般若者，往往偏執空理，不肯持戒修福。如世間一般文人，口能談般若，筆能寫般若，但不能實際修般若。又如一般「惡取空」者，以持戒修福為著相，以殺生姪亂為不著相。不知因果難逃，惡有惡報，定當墮落也。

永嘉禪師云：「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故佛言必以持戒修福為先，以警誡之也。

一念生淨信

「淨信」者，不著空邊，不著有邊，深信「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之信心也。即此一念，得與實相般若相應，故能獲福無量也。

三空

無我等四相，「我空」也。無法相，「法空」也。亦無非法相，「空空」也（亦名俱空）。

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菩提乃佛所證之智果。今言「無有定法」者，以此菩提之果法，不過對菩薩有上，而稱「無上」；對二乘之偏覺，而稱「正等」；對凡夫外道之痴邪，而稱「正覺」。只是對待而立之假名而已，故無一定之法，名為菩提也。

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

如來所說之法，皆應機而說，遇小機說小法，遇大機說大法，本無一定也。

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

遠離空有二邊。「非法」者，非有法也；「非非法」者，非空法也，遠離空有二邊，方得證菩提。是有邊不可取，空邊亦不可取也。如來所說之法，密說顯說，無不令離二邊，會歸中道。故如來所說法，不可說是「非法」，亦不可說是「非非法」也。

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十住、十行、十回向，謂之三「賢」菩薩。十地，謂之十「聖」菩薩。

「無為法」者，即實相般若，非修造而成，無所作為，故名「無為」。即非空、非有之自性清淨心也。「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者，謂一切三賢十聖，無不以此雙非之無為法，而得成就其差別果位也。

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者，乃釋迦一佛之教化區域也。以須彌山為中心，四面有四大部洲，一日一月，為一「小世界」。合此「小世界」一千個，為「小千世界」；再合此「小千世界」一千個，為「中千世界」；再合此「中千世界」一千個，為「大千世界」；以此大千世界，成自小千，中千，大千，故名「三千大千世界」。乃「大化身佛」所居之國土也。

受持

對於經中之義理，領納於心，曰「受」；憶念不忘，曰「持」。

二諦

「二諦」者，真諦、俗諦也。俗諦者，凡情所見世間之事相也。是順凡俗迷情之法，故曰俗。其為凡俗事相之道理，決定而不動，故曰諦。真諦者，聖智所見真實之理性也。是離虛妄，故曰真。其理決定而不動，故曰諦也。

小乘四果

一、初果須陀洹，華言預流，亦入流。以斷盡三界八十八使「見惑」，初入聖人之流也。

二、二果斯陀含，華言一來。斷欲界九品「思惑」之前六品，只須一往天上，一來人間，即證三果也。

三、三果阿那含，華言不來，亦云不還。斷欲界「思惑」後三品盡，

不再還來欲界也。

四、四果阿羅漢，華言殺賊，斷盡三界見思二惑，喻如殺盡煩惱賊也。亦云應供，煩惱斷盡，應受人天供養也。亦云無生，不再來三界受生死也。

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

小乘初果，斷「見惑」，初生無漏真智，親見「我空」之理。對於六塵境界，不起分別，故能六根不入六塵。根塵既不相入，中間自然不生六識。六識不生，即是分別心不起。分別心既然不起，有誰能念「我證初果」耶！

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

初果已斷三界迷理之「見惑」，已證「我空」之理。二果進修，更於

欲界貪瞋癡慢等迷事之「思惑」，斷前六品。煩惱更薄，「我空更深」，雖隨惑潤生，須「一往來」，而二果聖人心中，實無往來之念也。

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不來，是名阿那含。

三果聖人斷盡欲界「思惑」，不但於道理上見到「我空」，即於欲界之事相上，已證到「我空」。欲界之「我」既已空矣，更有誰作「不還欲界」之念耶！

實無有法，名阿羅漢。

四果聖人，斷盡三界煩惱，徹證無生之理。我等四相不起，即無能無所。既無能證之人，亦無所證之果，更有誰作「我得阿羅漢道」之念耶？

三昧

華言正定。

阿蘭那

華言寂靜。

然燈佛與釋迦世尊授成佛之記

世尊因地修行，至第二阿僧祇劫滿時，名儒童，亦名善慧。遇然燈佛出世，見王家女名瞿夷者，持七枝青蓮花。以五百金錢，買其五枝。合彼女所寄託之二枝，一併供佛。又見地有泥，解衣覆地，不足，乃解髮佈地，請佛踏之而過。佛因授記曰：「過後九十一劫，汝當作佛，號釋迦牟尼」。

莊嚴佛土

莊嚴者，莊盛嚴飾也。菩薩因地所修六度萬行之功德，以之回向，莊

嚴成佛時之依報國土，謂之莊嚴佛土。

三諦

諦者，真實不虛之理也。三諦者，空諦、假諦、中諦也。空諦者，謂一切由因緣所生之事物物，其體性空無之理也。假諦者，謂一切事物體性雖空，而假相實存之理也。中諦者，謂空假不二，中道之理也。龍樹菩薩所造之中觀論，有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空諦），亦為是假名（假諦），亦是中道義（中諦）。」即明此三諦之義也。

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

「莊嚴佛土」者，乃約「假諦」說，菩薩修六度萬行，以莊嚴佛土，是有所莊嚴也。「即非莊嚴」者，乃約「空諦」說，菩薩所修之六度萬行，皆是因緣所生，都無自性，當體即空也。「是名莊嚴」者，乃約「中諦」

說，中諦能圓融二諦，雖然莊嚴而不著其相，雖不著相而不妨熾然莊嚴，是則名為莊嚴佛土也。

恆河

新譯殞伽河，華言天堂來，謂其源高且遠也。其河甚寬且長，沙細如麵。

隨說是經

「隨說」二字，約有四義：一、隨說人，不揀僧俗凡聖。二、隨說經，不論事理精粗。三、隨說經，不定章句前後。四、隨說處，不拘城市山林。

阿修羅

華言非天，以有天之福，無天之德也。

皆應供養，如佛塔廟。

凡是講金剛經之處所（無論講多講少），皆應如供養佛之塔廟而供養之。

塔

梵語塔婆，新譯窣堵波。華言方墳，亦云圓塚，亦云高顯處。塔之種類甚多，大分四種：一、生處塔。二、成道塔。三、轉法輪塔。四、般涅槃塔。供養講金剛經之處所，即等於供養佛之四種塔：一、經云：「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即等於「生處塔」也。二、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又云：「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即等於「成道塔」也。三、經云：「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又云：「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即等於「轉法輪塔」也。四、經云：「所有一切眾生之類……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即等於「般涅槃塔」也。

廟

「廟」者貌也，供佛像貌之處也。

最上第一希有之法

「最上」者，以其成就法身之法也。無漏無為，離名絕相，再無一法，加之於上，故名「最上」也。「第一」者，以其成就報身之法也。萬德莊嚴，無量相好，眾聖中尊，更無過者，故名「第一」也。「希有」者，以其成就化身之法也。在天而天，在人而人，羊中現羊，鹿中現鹿，隨類現身，稀奇少有，故名「希有」也。

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此顯處勝也。「若尊重弟子」之「若」字，作「及」字解。「尊重弟

子」者，如來之可尊可重之弟子，即一切賢聖僧也。謂此經典所在之處，即有佛在，並及一切賢聖僧寶皆在也。「經典所在」，乃法寶也。「即為有佛」，正是佛寶也。「尊重弟子」為僧寶也。經典所在之處，三寶備足，則其處之殊勝可知矣。

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

此有二義：

一、約法釋，謂應依「文字般若」，而起「觀照般若」，斷除一切煩惱，親證「實相般若」，直到彼岸，如是奉持即可矣。

二、約心釋，蓋此金剛般若者，乃現前諸人個個本有的離相無住之真心是也。世尊歷劫修行，全用此心。出世成佛，亦用此心。以用此心故，而能於割不斷處，一切割斷！放不下的，全身放下！設捨此心，別無有心，

故教「以是名字，汝當奉持」也。

聞說是經，深解義趣！

「解」是解悟。「義」是義理。「趣」是歸趣。「深解義趣」者，即所謂「大開圓解」也。須菩提在聲聞位上，固然只解悟到我空之理；即在菩薩位上，過去雖能解悟我法二空之理，亦未悟到二空不空之理。今在金剛般若會上，得聞「空有一如」之義，而能甚深的解悟到中道之理，歸趣到自心本具之實相般若，而大開圓解也。

涕淚悲泣

鼻出曰「涕」，眼出曰「淚」，感激心痛曰「悲」，無聲之哭曰「泣」。須菩提尊者之所以悲泣者，乃喜愧交集也。喜者，喜今日之得悟，愧者，愧過去之未聞也。

希有

此第十四分之「希有」，與第二分之「希有」不同，前之「希有」乃是須菩提尊者見到世尊在日用尋常中，表現般若妙用，是讚歎世尊之希有；後之「希有」乃尊者「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所悟般若之理，與佛無二無別，是感嘆自己之希有也。

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

此正是須菩提尊者，依悟而說也。所悟者，即前文世尊說「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之理也。

不驚、不怖、不畏

聞「我空」，而不驚疑；聞「法空」，而不恐怖；聞「空空」，而不

畏懼也。

第一波羅蜜

即是般若波羅蜜。蓋五度如盲，般若如導，五度無般若，皆不能到彼岸，故般若稱為第一也。

歌利王

華言極惡王。

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真語」者，不妄語也；「實語」者，不虛語也；「如語」者，如所證而語也；「不誑語」者，不騙人之語也；「不異語」者，不更改變易之語也。

五種法師

法華經法師品所說，有五種法師：一、受持法師，憶持其義而不忘者。二、讀經法師，正心端坐，目覩經文，口宣句讀者。三、誦經法師，習讀既熟，不對經文，自然能誦者。四、解說法師，解說經義，弘法利人者。五、書寫法師，書寫（印刷）經文，而廣流布於世者。

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

「發」者，發心也。「大乘」者，權教大乘也，約宗派說，即是始教般若空宗。「最上乘」者，實教大乘也，即是頓教禪宗。然而世尊所說之金剛般若，並無兩樣，只因弟子發心不同，致使淺者見淺，深者見深也。

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在背曰荷，在肩曰擔，即所謂負起責任也。世尊出世，祇為度生。我等能發大心，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即是荷擔如來家業，替佛轉化也。

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

所著曰「相」，能著曰「見」。「見」即「執」也。「執」有二種：一者「人我執」，二者「法我執」。此處經文所說之我等四見，乃是「法我執」。即前文（第六分）所說：「若取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也。蓋「樂小法者」，「我執」雖破，「法執」猶存，「即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為人解說」也。

業障消滅

障正道、害善法者有三，故曰三障，一、煩惱障，即貪、瞋、癡等之惑也。二、業障，即五逆、十惡之業也。三、報障，即地獄、餓鬼、畜生

之苦報也。而急於消滅「業障」者，一則以業障不除，即不能修正道集善法，亦即不能斷「煩惱障」也。二則以業障不除，定招三惡道之報障也。

上卷與下卷，義理淺深之分別。

前半部經，是講「信教」「解理」；後半部經，是講「修行」「證果」。前半部經，重在啟發「正智」，以遣除「境相」，斷除「分別我法二執」。後半部經，重在顯發「理體」，以遣除「心相」，斷除「俱生我法二執」。

第十七分之問答含義

第十七分與前之第二分、第三分，問答之詞句相同，而其所含之義理則不同。前之發心，乃凡夫初發之心；此之發心，乃菩薩悟理之後，所發進修菩薩行之心也。前之佛答，要在遠離「分別」所起之「境相」；此之佛答，要在遠離「俱生」所起之「心相」也。

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

第三分云：「實無眾生得滅度者」。「實」字在「眾生」之上，是說眾生性空，雖滅度一切眾生，而「實無眾生」之相可得。是重在離「所」度之相，亦即離外境之相也。此處云：「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實」字在「滅度」之上，是說菩薩心空，雖滅度一切眾生已，在菩薩心中，無有一眾生「實為我滅度」之念也。是重在離「能」度之相，亦即離內心之相也。此處執著四相即非菩薩，與前第三分第四分，文義不同，前文（第四分）於「即非菩薩」下，則接說「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是重在空外境也。此處於「即非菩薩」下，則接說「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是重在空內心也。

此處所舉然燈佛公案，與前第十分含義不同。與前文（第十分）問然燈佛之事，言雖彷彿，意不雷同，前文曰「於法有所得不？」是知「於法」義屬於所得之法，乃心外之相也。此處「有法得菩提不？」義屬於能得之心法，乃心內之見也。

如來者，即諸法如義。

「諸法如義」者，一切諸法之真如義也。「真」者不虛妄，「如」者不變異。一切諸法之事相，皆是虛妄，皆有變異。但一切諸法之理體，則平等一如，無有差別。能悟入此諸法真如之義理者，即謂之「如來」，即從真如而來也。

於是中無實無虛

「於是中」者，於如來所得之菩提法中也。以「無實」故，「凡所有

相皆是虛妄」。以「虛無」故，「一切法皆是佛法」也。以無實無虛，方顯平等之理體也。

五眼圓明偈

天眼通非礙，肉眼礙非通，法眼能觀俗，慧眼了真空，佛眼如千日，照異體還同。

觀三心不可得偈

三際求心，心不有；心不有處，妄緣無；妄緣無處，即菩提；生死涅槃，本平等。

二祖求初祖安心

禪宗二祖慧可禪師，侍初祖達摩，因立雪斷臂，求初祖安心。初祖曰：

「將心來，與汝安！」慧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初祖曰：「與汝安心竟！」慧可遂徹悟，嗣二祖位。

德山參龍潭

唐朝德山禪師，向婆子買油糍點心。婆子問：「三心不可得，汝點那一心？」德山無對。迨至龍潭，吹滅紙燈，始大悟。

慧命

「慧」者有德也，「命」者有壽也，即「長老」之異譯也。

魏譯加入六十二字

自「爾時，慧命須菩提」至「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有六十二字，乃後人依元魏菩提留支譯本加入者。其加入之意，或以無著菩薩之金

剛經論，及彌勒菩薩之金剛經偈頌，皆有此義也。

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是法」者，實相妙法也，亦即菩提心法也。上與十方諸佛「平」，下與九界眾生「等」。諸佛雖高，此菩提心法亦無有高。眾生雖下，此菩提心法亦無有下，故言「無有高下」也。

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

「觀」音貫，讀去聲，觀與見不同。面對如來，以眼視之，曰見；不對如來，以心想之，曰觀。佛問汝等用功修行時，是否以三十二相「觀想」如來耶！

轉輪聖王

轉輪聖王有四：鐵轉輪王，統領一洲；銅轉輪王，統領二洲；銀轉輪王，統領三洲；金轉輪王，統領四洲。聖王生時，即具七寶：一、金輪寶，名勝自在。二、象寶，名青山。三、紺馬寶，名勇疾風，四、神珠寶，名光藏雲。五、主藏臣寶，名大財。六、女寶，名淨妙德。七、主兵臣寶，名離垢眼。有此七寶，名轉輪王。王欲東，則輪寶東飛；王欲西，則輪寶西飛。設諸小國，有不順命者，輪寶先往不待干戈，而自臣服。以十善法，化四天下，故稱聖王。其身金色，三十二相，與佛頗同，乃世間第一福德人也。

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邪道」者，不正之道也。以不達自性平等，向外馳求，尋言取相，非邪而何？故斥之曰：不能見離相之法身如來也。不許著相見佛者，破「常

見」也。然則，如何方能見佛？曰：「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也。

於法不說斷滅相

此破「斷見」也。前文云：「此法無實無虛」，又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若著相見佛，是有「實」矣，是有「高」矣。若說斷滅，是有「虛」矣，是有「下」矣，皆非「平等」之法也。

經文自開卷至第二十六分，皆談「妙有」。所謂妙有不有，以故即有而說空也。自第二十七分，直至卷終，皆談「真空」。所謂真空不空，是即空而說有也。

知一切法無我

「無我」有二種：一、「人無我」，「我」者，自主自在之義。凡夫不了五蘊（色、受、想、行、識），假和合之義，固執實有自主自在之人體，曰

「人我」。今了五蘊假和合之義，達實無人體，曰「人無我」。是為小乘之觀道，以斷「煩惱障」，而得涅槃者也。二、「法無我」，固執諸法有實體、有實用，曰「法我」。今了諸法因緣生之義，達實無自性，曰「法無我」。是為大乘菩薩之觀道，以斷「所知障」而得成佛者也。小乘但悟「人無我」，大乘則「二無我」皆悟。

得成於忍

「忍」者忍耐、忍可、安忍也。「忍耐」者，忍耐違逆之境，而不起瞋心也。是「忍耐」者，忍辱之義也。「忍可」者，於諸法性空之理，忍可於心，了了分明也。是「忍可」者，智之義也。「安忍」者，於諸法實相之理，安住不動也。是「安忍」者，定之義也。忍有三種；

一、「耐怨害忍」，亦名「生忍」。能忍耐有情（眾生）怨敵之惱害者。

二、「安受苦忍」，亦名「法忍」。能安受無情之法，如寒熱水火等苦楚者。

三、「諦察法忍」，亦名「無生法忍」。諦觀諸法實相，而安住於無生之理智者。前二忍是「忍耐」之義，後一忍是「忍可」「安忍」之義也。「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者，謂此菩薩悟知一切諸法無我，而得成就「無生法忍」也。

不受福德

「不受」者，非拒而不納也。但於福德，不起貪著之念，即是不受之義也。

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此明應化身如來也。亦即近明前文（第二十六分）不可以色相見佛之義。

遠明前文（第一分）世尊由祇園來，向舍衛去，來無來相，去無去相之義也。所謂「不起道場，而去鹿苑」也。進而明之，即從兜率來，亦未嘗來；向雙林去，亦未嘗去也。而見世尊有來有去者，正如「雲駛月運」、「舟行岸移」，然月未嘗運，而岸未嘗移，蓋隨其機見耳。又如月之印水，水清則月來，水濁則月去，天上之月，實未嘗來去也。是故若欲見佛，但淨其心。所謂「眾生心水淨，如來影現中」也。

若善男子善女子，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

「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何以稱為「善」男子「善」女人？以其修「析色歸空觀」（簡稱析空觀），故得稱為善也。

微塵非微塵，世界非世界。

此顯非一、非異，平等之理也。亦遠結前文（第十三分）微塵非微塵，

世界非世界之義也。前文之義，乃是喻明如來說法，無說法相，及三十二相，即是非相之理也。此處（第三十分）所說，乃令正觀，微塵非微塵，世界非世界，以況顯佛之三身，非一、非異，平等之理也。

一合相

「一合相」者，眾生執著每一事物，有一實在之整體也。內而根身（五根身）執著有一實在之整體，名之曰「一合相」。外而世界，亦執著有一實在之整體，名之曰「一合相」。而不知此根身乃四大（地、水、火、風）假合而有，亦不知此世界乃微塵假合而有也。世界之相粗顯，易於觀察，故佛令觀世界非實有，再觀微塵亦非實有，以解悟世界「非一」，微塵「非異」平等之理。進而觀想凡夫之根身，非一、非異，更進而觀想如來之三身，非一、非異，則應化身之無來無去之理，可以明矣。